

...e, e du chade por
 o, por nome Louren
 s Adantes, e hum
 co, e bu Clerigo.
 ay e amay donos
 o Day.
 nte feito
 entrão
 m nob
 molber



翻譯：李賢鈞
 陳鳳君

英國



儒里奧·

迪尼斯



*gill v... m...
 e f... de...
 de... de...
 v... m...
 m...
 a...*

澳門文化司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家



葡語作家叢書

18

文學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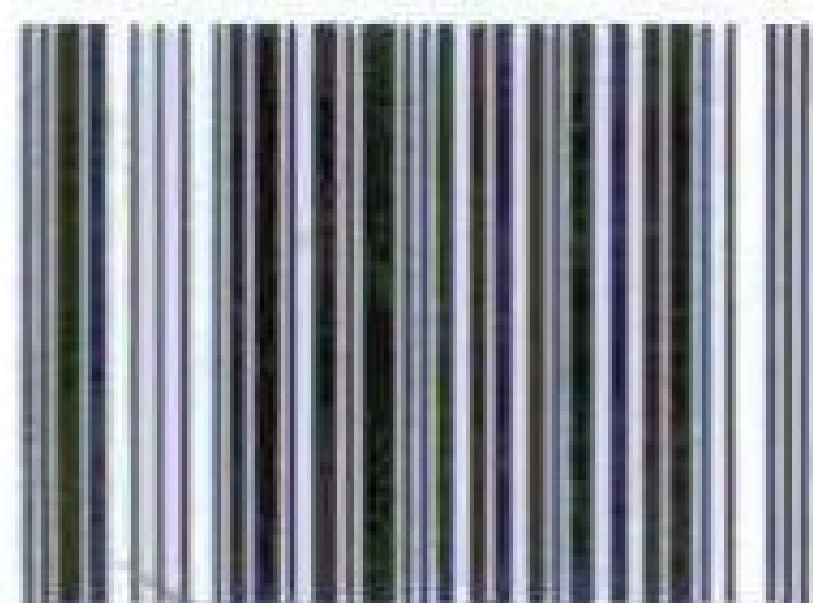


JÚLIO DINIS
UMA FAMÍLIA INGLESA

SÉRIE LITERÁRIA

故事發生在十九世紀末葡萄牙北部首府波爾圖。幾個世紀以前，幾家英國人來到這座城市，經營葡萄酒的生意。富裕的英國酒商之子卡洛斯和父親手下卑微的職員之女塞西麗婭產生了愛情。小說圍繞著兩位青年男女的愛情糾葛展開，通過斯湯達和福樓拜式的心理刻劃，準確地再現了以英國人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和以為外國人做事的本地人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情景。作者不同於現實主義小說家埃薩·蓋羅斯，沒有描寫不同階層之間的衝突，它被婚姻的面紗掩蓋了。在作者的筆下，與富人聯姻是下層人士出人頭地的捷徑，愛情彷彿成為戰無不勝的法寶。

ISBN 7-80611-419-X



9 787806 114193 >

ISBN:972-35-0239-9

I552.45

D43

儒里奧・迪尼斯

評介：埃雷娜・布埃斯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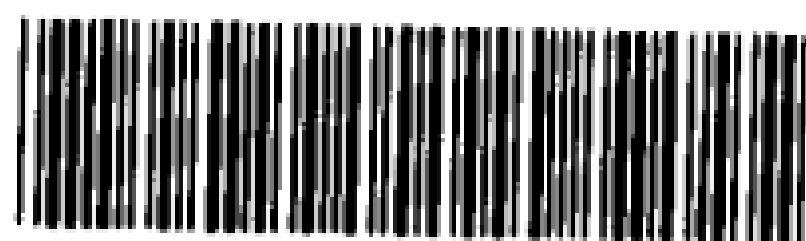
英國人之家

翻譯：李寶鈞

陳鳳吾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

贈書



A0829572

新學社
PDG

Título: Uma Família Inglesa

書名：英國人之家

Autor: Júlio Dinis

作者：儒里奧·迪尼斯

Ediçã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出版：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

Colecção: Biblioteca Básica de Autores Portugueses (Série Literatura), vol. 18

類別：《葡語作家叢書》文學系列之十八

Coordenação: Ana Paula Laborinho

統籌：林寶娜

Tradução para Chinês: Cheng Feng Wu e Li Bao Jun

中文翻譯：陳鳳吾·李寶鈞

Apresentação crítica: Helena Carvalhão Buescu

評介：埃雷娜·布埃斯古

Capa: Victor Marreiros

封面設計：馬偉達

Fotocomposição, montagem e impressão: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植字、排版及印刷：花山文藝出版社／河北新華印刷一廠

Tiragem: 10 000 exemplares

發行數量：10,000 冊

1.ª Edição: Macau/Shijiazhuang (Hebei, China, 1997)

第一版：澳門／石家莊（中國·河北省，1997）

ISBN:972-35-0239-9

葡語作家叢書

英國人之家

儒里奧·迪尼斯 著

陳鳳吾 譯

李寶鈞

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石家莊市北馬路 45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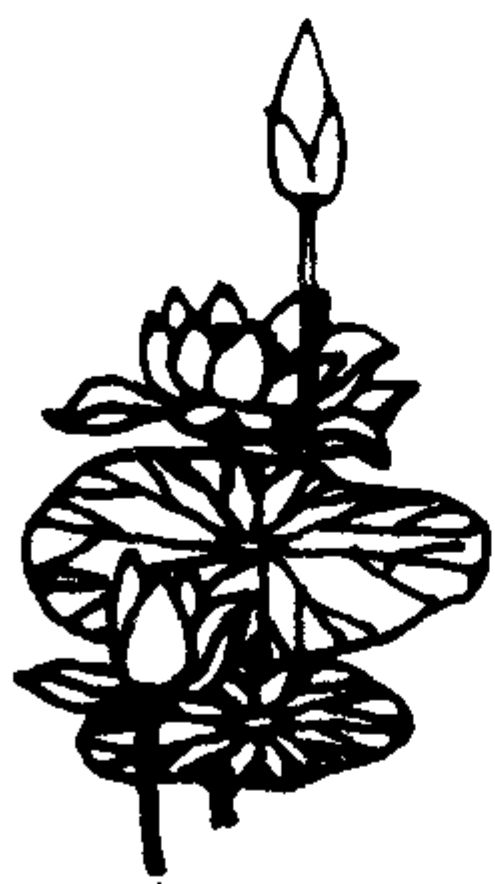
河北新華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850×1168 毫米 1/32 16.25 印張 403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0,000

ISBN 7-80611-419-X/I·408

英國人之家



1 前言之類——向讀者 介紹一位人物

當十九世紀後半葉開始的時候，在僑居波爾圖的維多利亞女王的臣民中，沒有誰能像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那樣受到人們的尊敬和恭維，而且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具有純粹的、真正的英國人的氣質。

全城都知道，那是一位精明的富商和經營奇纔，其建立在久經考驗的、堅如磐石的基礎上的信譽，在歐洲和美洲的主要市場上，特別是在大不列顛的廣大商業界是名聞遐邇的。

在“英格蘭銀行”以及倫敦和倫敦西區的一些儲備銀行或私人銀行家的簿記上，可以成功地找到這一蒸蒸日上的信譽的證明文件。

理查德先生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即使是在崎嶇的小道上孤身拼搏時，他也能作到鎮定自若，面不改色，表現出堅韌不拔、孜孜以求的精神。

有時，他會冒險地把資本投於開辦新的公司，創建新的商業門類，幫助新出現的工業，以樹立成功的榜樣，讓後來的曠達之士有章可循，獲得可靠的利潤。考慮到人類的前途，這一作法可以免除不少人在苦思冥想的魔爪中痛苦掙紮——長時間的權衡利弊能夠毒害人們的思想。

在同實際生活中的險阻抗爭中，理查德先生養成了很高的精神素質，誠如斯太恩^①說的那樣：“在逆境中堅韌不拔，在順境中持之以恆。”

我們這位商人還有另一種值得稱道的精神——面對長時間的痛苦折磨也能無動於衷，或者更確切地說，任何喜怒哀樂都不形於色。

從外表判斷，可以說一層厚厚的斯多亞精神^②使其心變硬了，所以他能擺脫任何刺激的影響——人的這部分內臟對無數的同情是習慣於感到痛苦的。

在這個世界上，基督時代的赫拉克里托們^③以其“淚谷”贏得了悲天憐人的美稱。但對理查德先生來說，可能的

① 勞倫斯·斯太恩（1713—1768），英國作家。

② 斯多亞精神或斯多亞主義，古希臘哲學家席西奧所創立的哲學流派，認為人不應為感情和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所動，主張堅忍、禁欲和虛無恬淡。

③ 赫拉克里托（前 540—前 480），古希臘哲學家，認為火是組成物質的基本元素。

成功或已發生的災難都無力改變他的容顏，甚至不能使那容光煥發的面孔失去一點紅潤——如果用科學的語言來說，就是失去“血色”。對他志得意滿的樣子，人們更是嫉妬不已。

大西洋的浪潮每天都嚮我們的海岸拋來英國人。在他們當中，想來這種現象也許是很平常的。

對南歐的詩人和作家們來說，每一個這樣的英國人都無異於一種無聲的抗議。

這些詩人和作家總是固執地認為，我們具有快活的心靈並流露於面部是和我們萬里晴空、明媚燦爛的陽光以及半島蒼穹上皎潔如洗的月光分不開的。而英國卻沒有這一切，比如倫敦，“大霧彌漫，難得撥雲見天。”在他們的想像中，英國人總是為乖戾的脾氣所迫，時時刻刻都可能從地下的礦井中鑽出來的英國盟友們的臉色，似乎應該是陰鬱的、灰暗的。

他們不僅大錯特錯，而且還試圖蒙騙我們呢！

這要不是一種錯覺，要不就是懷有惡意。海峽那邊的人們臉上那種抹不去的、明顯的福瑞之像，對此早已鳴冤叫屈了。這些人走在我們中間，渾身似乎籠罩着一種厚厚的歡快氣氛，對這個世界、對人們，尤其對他們自己顯得都十分自滿自足。

所以英國小說家詹姆斯竟敢在他的一部小說的開首篇中寫下這樣的讚嘆：“歡快的英格蘭！啊，歡快的英格蘭！”

為什麼不可以稱英格蘭為歡快的呢？毫無根據地硬說英國人憂鬱的說法是怎麼傳開的呢？

為了不給它一個更壞的名字，姑且稱之為“濫用”罷！對此，誰也提不出更充分的哲學標準來。

**** 葡語作家叢書**

公正的讀者，請看看英國僑團中任何一位罷（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就屬於這一僑團）！你將會看到，不僅在文明和工業尚未摧毀英國那茂密的森林的時候，上述小說中的那句歡快的歌詞——“歡快的英格蘭！啊，歡快的英格蘭！”——已為他們的英雄羅賓漢^①所吟唱，就是現代的、具有輕松快樂民族個性的英國人，仍在大霧和工廠的煙雲瀰漫中歌唱呢！

我一慣相信，即使“壞脾氣”是大不列顛的地方病，但它並不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樣完全統治了倫敦的天地。

德賴登^②說，英國的喜劇對全世界的喜劇來說，具有無可爭辯的優勢。

想知道英國喜劇的這種優勢歸功於什麼嗎？氣候，就是那種許多人指責為滋生自疑癥和自殺癥的同一種氣候。

這些人解釋說，英國的變幻無常的氣候適宜於培養這些特殊的、古怪的性格，是大不列顛喜劇精神的寶貴的、取之不盡的滋養品。歡快精神和這個強大的王國是相得益彰的。

拜倫筆下的堂·璜和莎士比亞筆下的福斯泰夫^③也許比一些性格憂鬱的英國人更像英國人。

理查德先生是《泰晤士報》的忠誠讀者、法國的不共戴

① 羅賓·胡德或羅賓漢，英國中世紀傳說中的英雄，他英勇地抵抗了諾曼底人對薩克遜人的入侵。

② 德賴登（1613—1700），英國古典主義作家，作品有政治雜文、喜劇、文學評論等。

③ 拜倫（1788—1824），英國詩人，主要作品有堂·璜（1819），曾參加過希臘反抗土耳其統治的起義。福斯泰夫，莎士比亞劇中的一位肥胖的、快活的滑稽的角色。瓦爾梯曾根據波伊托的詞譜寫成歌劇。

天的敵人。儘管他有某種嚴肅的習性，但卻是英國材料製成的，一點也不摻假。

當他昂首闊步、趾高氣揚地行走時——尊重英國禮儀使他很拘謹，但他的舉止又暴露出這一切不過是裝裝樣子而已。

至於說到體格……，懷特斯頓先生可稱得上是典型的英國人。這些話難道還不是最恰當的描述嗎？

看到這裏，我們中沒有誰會再猶豫，就把這種男性的混雜的性格歸之於大霧的女兒、海洋的女王、會議和布丁以及其它許多東西的故鄉——古老的英格蘭。

這樣，本階級典型人物的所有這些特點，所有這些突出特徵都集中在理查德·懷特斯頓身上了，而且那麼自然純淨，沒有一點瑕疵。

他的皮膚是那種人們熟悉的、幾乎像紅磚一樣的顏色；一雙像青玉一樣的藍眼睛十分突出；黃紅色的頭髮和鬍鬚，簡直像不斷在臉上燃燒的一團火；整齊的、潔白的牙齒像一排鑲上的珍珠；身板挺直，動作靈活，面部總是流露出滿意的樣子。

至於說到衣着，可以說恰如其人，絕對的英國習慣。一件紐克郡或英國西部最好的廠家生產的藍色料子的小禮服；一雙短而窄的皮靴——瘦骨嶙嶙的脛骨穿進去可以產生“氣動活塞”的效果；靴子又高又瘦，好看而不穩固；領帶和坎肩則像國會中爵士們用的那樣雪白；冬天時，穿整套的馬來樹膠做的風雨衣——這種輕便實用的材料代替了中世紀那種不透雨的笨重裝束；這就是這位體面的商人的主要衣着。最後，置於這一切之上的是帽子——那種一成不變的、時髦的

浪潮摧不垮的石堡式的帽子，在怪癖的人潮中，它像不可動搖的堡壘；古典式的帽子使一部份英國人具有了獨一無二的特徵；帽子是著名的英倫三島工業和製造業的象徵，因為它使人聯想到煙囪，他們那種工業城市裏到處聳立的、蔚為壯觀的煙囪。

二十多年來，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一直呼吸着我們南歐芬芳的空氣，喝着英國餐桌上最受鐘愛的波爾圖葡萄酒——這種瓊漿玉液的芳香比我們的空氣更濃，也許由於英國人腦下腺的作用，他卻沒有受到我們這片迷人的土地上的種種魅力的影響，至少其中兩種主要的東西對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未產生任何結果：一是未養成半島的生活習慣，而且恰恰相反，他的英國習性依然如故；另一個就是沒學會尊重葡萄牙語的語法，他時時處處都肆無忌憚地、大言不慚地糟踐我們的語法，嚮最寬容的標準挑戰。

理查德先生證實了《傳說故事》一書作者的斷言：當一個英國人處於絕望情況時，總是求助某種奇怪的語言，像真正的蠻人那樣歪曲它、折磨它、肢解它，總之非要把它糟蹋得不成樣子纔肯善罷甘休。

當懷特斯頓先生講葡萄牙語時，洛巴托和馬杜伊拉的遺體一定會在九泉之下顫抖^①，因為連對最基本的關連詞和性數一致的規律，他都能很冷酷地、漫不經心地、無動於衷地加以踐踏。這種態度，祇有和賽馬俱樂部的成員騎馬從無辜

① 洛巴托（？—1840），葡萄牙語法學家。馬杜勒伊拉（1688—1741），葡萄牙語法學家。

的行人或摔倒的對手身上踏過去的殘忍可以相比。

伊比利亞半島這一隅的音律——拉丁化的語言音律也無法幸免。理查德先生在講我們的語言時，那種語法搭配帶有明顯的大不列顛的印記。如果聽到他的葡語發音，恐怕連維納斯對《葡國魂》^①的吟誦者也會感到失望。

在他的言談話語中流露出一個真正的倫敦公民的自由信念：中庸調和、根深蒂固的立憲主義精神和對他們國家幹預原則的執着。這一切似乎都奇特地延伸到了葡萄牙語的造句章法領域裏。理查德先生有着過份調和的傾嚮，總是力圖使名詞和形容詞的性數相一致——而他對性數絕對地厭惡和認為不可容忍。改變一個盟國的語法結構，就像英國喜歡改變它的憲章一樣。

這種發音和句法結合的效果，對那些耳朵沒有毛病的人來說，有時會產生一種喜劇效應。但他休想逃脫懲罰，他的那些商界同仁的嘴唇上會流露出掩飾不住的狡黠的微笑，從而暫時衝淡了嚴肅的職業氣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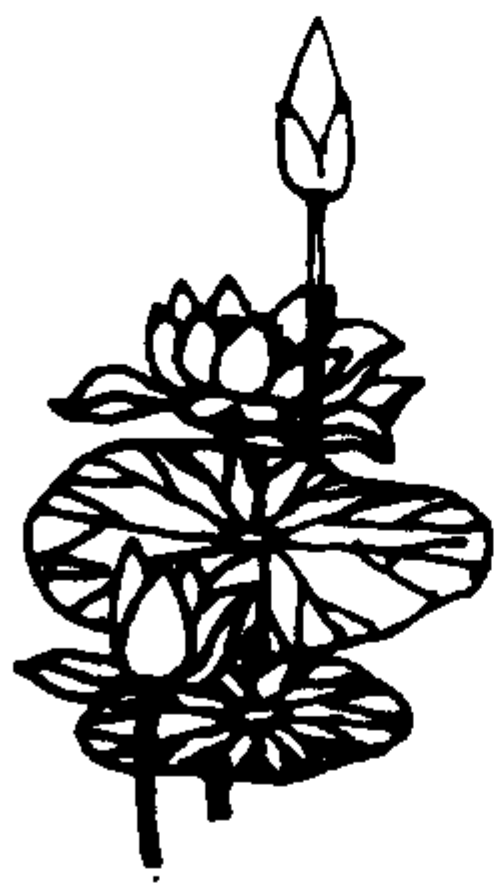
在他講母語時，如果有人糾正他某個英文詞的發音——那怕是最有爭議的詞，或是發現在座的人流露出某種嘲笑，他就會暴跳如雷，甚至控制不住地威脅要對膽大妄為者施以高尚的“拳擊手法”。這種“拳擊”從杰克·布朗頓之後，倫敦人簡直視為神聖的藝術並“以狂熱的精神學習，以天纔的技藝加以教練”——那位曾經當過教授，後來成為作家的人的

① 《葡國魂》，又譯作《盧濟塔尼亞人之歌》，是葡萄牙大詩人卡蒙斯的長篇敘事詩。

原話就是這樣說的。

而對他糟蹋外國語言所招來的嘲笑，理查德先生卻能處之泰然，我不知道他心中是否還有某種自豪和愜意。

英國人之家



2 再介紹兩位人物， 前言結束

懷特斯頓家體面的家長有一雙兒女：一位是溫文爾雅的小姐——她是兩歲時從北方“移栽”到我們這裏的一株含羞草；另一位是比她年輕的、在葡萄牙出生的小夥子。

他們就是詹妮和卡洛斯。

詹妮是這樣一種英國姑娘：亭亭玉立的身段、細白如凝脂的皮膚以及滿頭的金髮，使她們顯得那麼秀逸輕盈，那麼光艷照人，那麼步如蓮花生輝，似乎隨時都會像仙女似地從地上冉冉昇空。

她們嬌嫩得像一隻玲瓏的小銀鹿，觸摸一下就會立刻逃去。北方女人的體形像詩一般玄虛而又有質感。在她們面前，我們這些粗俗的人總有一種無法克

服的拘謹感，擔心出口氣會把她們吹跑，望一眼會把她們灼傷，舉手投足會把她們褻瀆。

一層處女貞潔的祥雲籠罩住她們，使人可望而不可及，任何想入非非都會在她們懷裏窒息而死。

奧西安^① 詩歌中那些貞女的形像，肯定是從像她那樣的美女身上汲取了靈感。姑且不論這些詩歌的作者是誰，行吟詩人確實是把這些貞女比作平原的白雪，把她們的頭髮比作西方的陽光染黃的彩霞。

詹妮溫柔的藍眼睛中沒有那種古道熱腸的激情火焰，也沒有想入非非的閃光，有的卻是一種神秘的、溫柔的、從靈魂深處反射出的光芒。薄薄的、細長的嘴唇不為任何翻滾的思潮所動，而總是帶着微笑——那種親切的、善良的、平靜而又永恒的幸福的笑容。她的乳房總是謹慎地掩藏在樸素而平常的衣服下面，儘管沒有那種使人浮想聯翩的性感的衝動，但是微笑的起伏卻顯示出上帝把一家的命運托付給她的這個女人的平靜心情。她是所有人一生中都夢寐以求的那種賢妻良母、孝悌姊妹型的人物，屢屢肆虐的狂風暴雨無法企及的星星，與人生死與共、分享人間親情的天使。她的眼淚和微笑能使所有人感到滿足和欣慰。看到詹妮，會使人想起那種女人純潔的愛——當丈夫親切地吻她的前額時，她會垂下眼睛，像初次見面那樣滿面羞紅，不好意思地望着由她細心照看的在搖籃中熟睡的嬰兒。

亭亭玉立的身材、優美的行走姿態——不像我們那些貴

① 奧西安 (OSSIAN)，傳說中蘇格蘭三世紀時的行吟詩人。

夫人的搔首弄姿，討人喜歡的白皙的前額、毫無佩飾的美麗的金髮，親切而又略帶傷感的眼神，清脆的聲音，總之，這位英國姑娘有一種說不出的、神秘的美感。她具有那種女性的魅力和溫柔，和那種世俗的多愁善感的美女毫不相幹。

看到她，人們會自然而然地感到，對她來說，愛從來不是消遣娛樂，更不是時而歡娛嬉笑時而泪流滿面的隨意行爲。也許這種強烈的激情從來就沒有佔據過她的身心。她像某種植物一樣，一旦破土而出，長出枝葉，開出花朵；就把自己的根深深地紮入生長的泥土裏。

在詹妮身上，“愛人”的概念肯定會使她內心不安——當然這種感情她是極難流露出來的，我們不過是猜想罷了。不過一旦爲人之妻，爲人之母，她也許會慢慢地承擔起這副重擔。即使不可理解，她也會完成這一神聖的演變。

這樣的心靈祇有兩種合乎情理的結果：要麼是天堂般的幸福，要麼是備受痛苦的折磨。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把苦難集於一身、壓倒一切痛苦的流露更使人痛苦的了——有時流露出來或許會好受一些。但詹妮的天空還是晴朗的，生活的流水也是平靜的。

轉瞬即逝的、不易察覺的嘴唇的翕動、微微皺起眉頭——如果這不是錯覺的話，以及那雙清澈的藍眼睛中的陰鬱眼光，是她堅強理智中少有鬭爭的惟一迹象。鬭爭的結果，總是理智戰勝各種女性的衝動。

但是這種薄薄的烟雲是極少出現的，而且常常是稍縱即逝。

她心中幾乎總有一種溫和寧靜，這從她的臉上可以看得

出來。

由此並不能說她的性格是冷酷的、麻木不仁的。使我們震驚的情感的熾烈火光，對她來說僅僅能引起輕微的感奮。

太陽的熱雖然不像人爲點燃的、吞沒森林和城市的大火那樣熾熱，難道說它不強烈、不應受到讚美嗎？一種熱能使草原披上綠色、使枝頭開滿鮮花並普照大地；而另一種熱則使植物燃燒，而且它那致命的光也照不多遠。究竟哪一種更強大，更有力呢？

在詹妮身上，心中的情誼像供在上帝前的聖燈的光焰，能夠照亮整個教堂，看到它就會使人想到天上的東西。

有這樣一些人，他們把一切都神聖化了；激情助長了惡習，祇有真正的衝動纔能使他們產生崇高的品德。

在凡夫俗子手中的，用以花天酒地飲宴的酒杯，如果放在聖壇上，將會變成莊嚴的宗教的神聖象徵。

上帝也會降臨到許多人的心靈中，使他們的原始感情變爲自己配享的祭獻。

而卡洛斯在許多方面則完全不同於他的姐姐。

他身上流着英國人的血，但氣質卻是南歐人的。他在葡萄牙第一次看到人間的陽光，在那裏渡過了童年，感受過少年時的最初激情和內心的覺醒。他的性格明顯地帶有這一烙印，從某種角度上講，他是具有雙重國籍的人。

他從半島獲得了熱情奔放、富於想像、粗曠豪放——對此他極少克制；而從大不列顛，他又繼承了毅力、執着、堅韌等優點。有時候，他會讓那些自認爲了解他的人大吃一驚。他的某些怪癖乖張又明顯來自祖國。

卡洛斯儘管性情有些粗暴，但並不因此而失去一副慷慨大方、極富同情心的心腸。他對所有不幸者都會動情，而且常常禁不住熱淚盈眶。

如果有時候控制不住而做出輕率的行爲，或者說出未經慎重考慮的話，他總是首先責備自己、悔恨自己，並不惜一切代價去加以彌補。

爲了別人，他可以做出英勇的自我犧牲。如果說他常常忘記別人的恩惠的話，那是因爲他已習慣於爲別人做出更大的犧牲而從不想得到任何回報——他好像根本就不知道這是自己應有的權利。人們怎麼會爲此而責備他呢？

他勇敢得近乎粗野，隨便得近乎放浪形骸，誠摯得近乎無禮。他的最大的缺點就是把高尚的品質發揮過了頭。他不懂得也不會把這一切納入爲社會所尊重的那種循規蹈矩的範疇之中。

二十歲的熱血青年，頭腦常常像脫繮的野馬。豁達的本能使那顆心備受折磨，因爲一但激動起來，衝破了別人所能容忍的界綫，那麼動手就是不可避免的。但事過之後，他又會深感懊悔，發現甚至誇大那些由於他的怪癖和失去理智所造成的、有時並非不可彌補的後果。

卡洛斯是這樣一種人：他們總是把自己的主要敵人關在心中加以喂養。

在卡洛斯·懷特斯頓和父親之間，有着親切的、純潔的愛，儘管這種愛在兩人之間都故意加以掩飾，表面上看起來十分冷淡，而且像純粹的英國人那樣深藏不露。兩人極少會面，祇是在日常生活中坐到一起時纔簡單交談幾句。理查德

先生在兒子面前侃侃而談的時候，往往是在家庭晚餐結束，坐在餐桌前細細品嚐最後幾盃葡萄酒的時候。但即使這樣，談話也僅限於簡單的問答，其中用得最多的是表示讚同的詞“YES”。他們嘴唇上雖然帶着溫柔的微笑，但這往往並不意味着真正在注意聽對方的談話。

卡洛斯尊重父親、熱愛父親，甚至願爲他做出最大的犧牲，但又常常設法避開他，好像和他在一起就感到很不自在。

他的確感到不自在。

卡洛斯具有這樣一種脾氣，那就是受不了拘束。爲此，他要麼打破這種拘束，要麼就是設法避開它。

如果他不能信馬由繮的胡扯一氣，他就沉默不語。如果他不能像稚氣未脫的孩子那樣縱情地、無緣無故地歡蹦亂跳，他就會感到鬱鬱寡歡。即便給他海闊天空談話的自由，他也會看到他仍然是一本正經。言不由心會使他憂鬱和心情煩躁。

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嚴格的生活習慣、僵硬的行爲原則以及對英國禮儀的尊重對卡洛斯都有影響。對此，他沒有勇氣去反抗，所以纔想方設法躲避他。

他把父親看成是一位嚴厲的、不講情面的、隨時都會判決他的法官。卡洛斯良心上有着青年人常常帶有的某種犯罪感。他不相信自己掩飾的能力，所以祇要有可能，他就儘力逃避這位父親法官的追查。其實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有時並沒有這種意思。

從父親方面來說，也深深地愛着兒子。對稚嫩的年輕人來說，他是夠寬容的，就像當年他希望和需要別人對待自己那樣。天知道他做出了多大的努力纔裝出這副正經的樣子，而

這和他無拘無束的樂天個性又是截然相反的。這些努力往往無法驅散流露在他嘴唇上的微笑。

他認為使卡洛斯永遠保持住男子氣、對輕浮的人以近乎粗野的態度去對待，是父親作為保護人的天然職責。輕浮行為常常成為他嚴厲懲罰人的原因。

冗長的道德說教和宗教的陳詞濫調使他厭惡，也違反英國人乾脆利落的習慣。在這些問題上，無論從他們的國民制度和精神來說，他都喜歡言簡意賅，從不使用轉彎抹角、語義不詳的比喻。

帶有表情的、祇有英國人的喉嚨纔能發出的尖銳、有力的“噢！”，再加上迅速的搖頭和兩三下咋舌的嘖嘖聲是理查德先生不耐煩和不高興的信號。對此，卡洛斯比對其他任何明白無誤的形式都更害怕，因為這可能是父親責備的預示。

這聲要命的“噢”祇要傳入他的耳朵，這一天他就休想無憂無慮地快活起來，在他青年人的晴朗的天空上，立刻會飄來一片烏雲。

於是他發誓改過自新；莊嚴地對自己發誓。但這種誓言轉眼就會被忘得一乾二淨，直至新的類似的場面再次出現。

卡洛斯對姐姐的感情又是一樣。

詹妮是他的天使，是全家的好天使。這位溫順的、善良的仙女的目光能平息暴風、能撥雲見日。

她的微笑可以平息感情的衝突。那雙手是如此柔弱細嫩，但卻多少次把卡洛斯阻擋在深淵面前，給他以扶助！那隻臂膀也許會被人認為纖巧無力，但當弟弟眼看要墮下去的時候，它又是那麼有力地把他拉回到自己身邊。在他失去理智時，從

那嘴唇裏發出的鶯聲燕語又能使他震耳發聾。

兩人之間沒有任何秘密。卡洛斯從小就習慣對姐姐講述自己生活中發生的所有事情——不管是好事或是壞事。

他以誠懇的天真，一件一件地對她傾訴當天的多種想法。他也曾不止一次地克制住自己不去講那些不太光彩的事，為的是免去這位親切的審判官那善意的、帶着微笑的責備。如果聽到這些，那美麗動人的嘴唇上流露出的不快，會使他感到痛心。

如果試圖避開責備，不坦白自己的過失，那麼悔恨會使他更加不安。他很少犯這樣的過失，但即便如此，他的良心也常常感到內疚。

詹妮深受弟弟和父親的喜愛，在可能發生矛盾時，她對和諧的家庭氣氛有着雙重的影響。

她的一句話往往可以平息卡洛斯的任何乖戾行為可能在理查德先生心中產生的氣惱；三言兩語又可以打消弟弟試圖抗爭的想法——對他的年紀和脾氣來說這是十分自然的。對父親作為最後手段使用的某種壓制措施，卡洛斯不時想起來反抗。

詹妮的小小的私房錢也不時拿出來償還卡洛斯不謹慎欠下的債務或是彌補他輕率行為造成的後果。她時刻準備為弟弟辯護，減輕他的過錯。

如果她從卡洛斯身上得不到什麼的話，那麼這種東西誰也無法在人間得到。

讓她猜想別人的願望，倒不如直截了當地向她提出要求；小心翼翼地表達出來的請求，對她無異於一道嚴肅的命令。詹

妮從來不想流露出這種優越感，而是想方設法加以掩飾。

她深諳人心的千變萬化，這與其說是出於經驗——她沒有豐富的閱歷——，不如說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她那令人佩服的全部女性的機智在於她善於順應環境，在於隨機應變。她不自覺地接受和感謝什麼，因為良知告訴她這是暗示和請求。

詹妮巧妙編織的策略在平凡之中發展得日益完美，這從姊弟兩人之間親密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來。

玩弄高超的、假慈悲的手腕，對詹妮來說，無異於自輕自賤。

當天使對我們扮假的時候，她們仍然不失其純真善良。天使永遠是天使，她們的翅膀即使觸到了塵世間的污泥濁水，但飛起來的時候仍然是潔白無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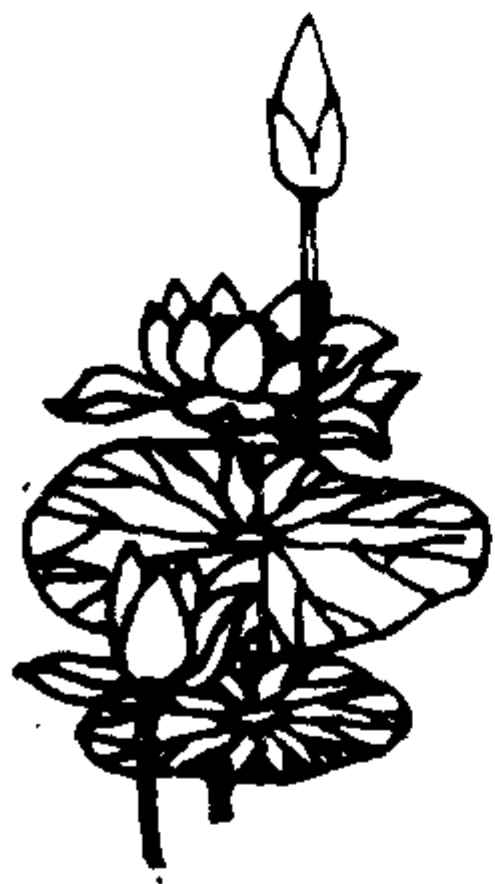
詹妮家的人口不多，生活的圈子也僅限於幾位親人，這種祇有同塵世間的人們經常打交道纔能得到的心機是誰教給她的呢？這我們已經指出過，是因為多思的性格和善於動腦子的習慣。認真讀一本書往往比瀏覽一千部書的收獲還要大。在研究性格時也是如此。有些觀察家成年累月地同人們生活在一起，但到死對他們也一無所知。還有一些人把自己關在冷清的書齋中，探究自己內心的秘密、闡釋它們，因為一旦發現人性共同的心理原則，那麼次要的東西將迎刃而解。當從這些陰暗的角落中走出一個大家都不認識而又似曾相識的人時，的確會令人感到吃驚。這個人是怎樣、又在什麼地方學會這一切的呢？那就是對自己不帶感情的觀察或者說是對週圍人的觀察的結果，再加上聰明纔智，從表面上看來是微不足道的迹象中引伸出豐富的聯想。

卡洛斯在姐姐面前不知道怎樣纔能堅持己見，總是在不知不覺中步步退讓。到最後，機智的對手簡直是揮灑自如、一矢中的。到這時，他纔吃驚地發現先前輕易想出來的原以為要費大力氣纔能實現的主意已經實現了。

普遍認為具有不屈不撓性格的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通過並無多大不同的方式，幾乎每天也都敗在一個女孩子的身上。

詹妮懂得如何巧妙地掩飾這些時時刻刻贏得的小小的但又重要的勝利，以便這位自誇處事果斷、不輕易改變決定的紳士在這種場合下不致產生受人左右的想法。

這就是懷特斯頓先生家中的三位主要成員。在這個極其簡單的故事的各章中，我們還會再次見到他們。我們必須現在就聲明，以免讀者抱有什麼幻想和希望，以為本書會有複雜的、驚天動地的情節。



3 在金鷹酒店^①

這是 1855 年狂歡節臨近尾聲時的一個晚上。

街上的假面具琳琅滿目，比天上的星星還要多。2 月的天氣像神經過敏的女人一樣變化無常，正處在喜歡翻臉的時刻。但是，歡樂的嘉年華會正在對她的一本正經加以嘲笑，人們在烏雲籠罩下的風雨聲中照樣翩翩起舞。由於杜洛河^②的河水上漲，此時市中心的狂歡節頗有水城威尼斯的情調。

各個劇院門前擠滿了成群結隊的人，售票者的高聲喊叫和戴着假面具者

① 金鷹酒店（Águia de Ouro），位于“戰鬥廣場”，是當時知識分子、藝術家和政治家經常聚會的地方。

② 杜洛河（Douro），葡萄牙的第二大河，流經波爾圖市。

的怪聲怪調震耳欲聾。主要舞廳附近的商店裏都臨時配備了衣帽架，上面掛着各個季節、各個民族的服裝。有些服裝，你簡直說不出是什麼季節、什麼民族、什麼階層或什麼社會地位的人穿的。

無數的觀眾擠在假面具展售攤前，使得那裏街上的交通爲之堵塞，那情景就像霍夫曼^①神怪故事中的鬼妖一樣令人想入非非。這些具有喜劇表情和姿態的假面具像一群魔鬼的腦袋^②一樣伸到燈光下來嘲笑人類的瘋狂。

這些如醉如痴的觀賞者幾乎每走一步都會爲擦身而過的車伕的使勁咒罵或是搖搖晃晃、擠擠攘攘的轎椅^③的嘎吱聲所驚醒。祇有在這時候，人們纔會好不容易散開一點。但是剛往前走幾步，就又擠在了一起。

如果可以以大事比小事的話，我們可以從這些人身上看到世上夢幻者的形像——在忙忙碌碌的事業上的碰壁常常殘酷地把他們從美夢中驚醒。

全城一片歡騰。

人人都急匆匆地奔來奔去，雖然疲憊不堪，但又裝出很開心的樣子。

在金鷹酒店——我們酒店中老嫗、幾乎所有這塊土地上的政治的、私人的、藝術秘密的知情者——也有某種事情在發生。這家位於“戰聞廣場”旁邊的、過往行人都免不了望

① 霍夫曼 (Ernest Hoffmann, 1776—1822)，德國作家和作曲家。

② 魔鬼的腦袋，歐洲中世紀關於浮士德嚮靡非斯特出賣靈魂以換取青春的傳說中的魔鬼。德國作家歌德著有《浮士德》。

③ 轎椅，葡萄牙一種古式交通工具，類似中國四川一帶的滑杆。

一眼的黃房子裏肯定有什麼事情。

從下午三點鐘開始，水晶盃和瓷器的叮鏘聲、開瓶的爆裂聲、大笑聲、嗡嗡的喧鬧聲以及震耳欲聾的哇裏哇喇聲，就像潮水一般從這所著名的建築物的窄門裏涌出來。有很長一段時間，這股聲浪就像洶涌的、注入大海的河流，傳到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時依然十分清楚。

侍者們急匆匆地在樓梯上跑上跑下，在走廊上擦身而過或者撞個滿懷。互相矛盾的吩咐使他們不知所措，一邊催促廚房的夥伴，一邊用諾言留住大廳裏不耐煩的食客。

一位衣着樸素的單身客人，因胃部的小小欲望走進這家酒店想吃他們的拿手好菜——紅燒牛排，但卻無人理睬。他等得實在不耐煩了，祇好低着頭悄悄離去。

此刻，這家外表並不起眼的“金鷹酒店”不知爲什麼似乎籠罩着莊嚴的、與它那招牌相稱的光環。

街上一盞昏暗的路燈燈光照在酒店招牌的“金鷹”上，反射出的光似乎比平時明亮了許多。

這家使人想到部長和尋歡作樂的企業家們的酒店，毫無疑問正在迎接一個莊嚴的夜晚。

底層，咖啡廳的侍者總是壓低着嗓子在說話，舉止莊重，好像上面真的有什麼重要活動似的。

咖啡廳的冷清和餐廳的熱鬧氣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這間方形的令人窒息的咖啡廳空無一人，牆上掛着描繪希臘獨立戰爭^①的帆布油畫，昏暗的燈光使得整個大廳顯得

^① 希臘獨立戰爭。希臘於1829年獨立。拜倫1823年曾參加希臘的獨立戰爭。

陰森森的。臺球計分員睏得直打盹兒。

假面舞會曾經從這裏傳入政界人士中。可是今天晚上，關於正在進行的克里米亞戰爭^①的爭論卻轉到了響着華爾茲和馬祖卡^② 舞曲的各個劇院去了。

我無意讓讀者諸君在這個傷感的、幾乎有點悲哀的地方多加逗留。

讓我們穿過在樓梯和過道上來來往往的侍者，到上面看看罷！如前所說，聚會的吵雜聲就是從那裏傳出來的。

諸位肯定知道這個地方，但要描繪它的建築特色是頗費筆墨的。

我們看到的是一群年青人節日晚餐的場面。

我們來得有點遲了。

雪茄烟的烟霧到處瀰漫，使燈光變得昏暗不清。晚餐已近尾聲，盃盤狼籍，一片混亂。

盃子破碎，美酒肆溢。各種姿態的人都有，有些簡直難以描述。

喊叫聲震耳欲聾，其混亂使人想起“巴別塔”的建築者^③。

這裏在同時談論各種問題，話題轉換之快令談話者自己都感到吃驚和困惑，一不留神，就失去了剛纔談話的題目。有時大家都談一個問題，轉瞬之間又七嘴八舌的分成幾攤，過

① 克里米亞戰爭（1854—1855），是當時幾大軍事強國卷入的一場戰爭。

② 馬祖卡，波蘭民間一種舞曲，肖邦首次把它改編為鋼琴曲。

③ 巴別塔，據《聖經》上講，古巴比倫有一城名巴別，城裏人決定修一高達天廷的塔。上帝責其狂妄，使建築者突操不同語言，彼此不相了解，使塔無法建成。

一會兒，又合在了一起。有時候，所有的嘴都在說話，每個人都祇聽到自己的聲音。某位高談闊論者有時也會讓全場的人聽他講幾句，但很快就爲意外的事或動作岔開，再次恢復各講各的局面。唇槍舌戰，驢唇不對馬嘴。話語就像洗過的紙牌，要費很大力氣纔能弄清它們的意思。

那裏在談文學，偶爾會聽到某位小說家、大詩人或時髦詩人的名字；旁邊的幾位在討論政治，對當代的財政、外交、軍事等重大問題評頭論足；對面坐着的兩個小夥子在講桃色新聞，不時還愉快地交流一下實踐經驗；另外兩人的話題落在外衣的款式上；有一堆人在慷慨激昂地談抒情劇，設計着使觀眾頓足歡呼的情節；旁邊是兩位馬術愛好者，正繪聲繪色地講述買賣賽馬時如何搗鬼的故事。德國哲學爲熱烈的爭論提供了依據。所有這一切不時爲放聲大笑、哼唱和各種語言的發誓和歡呼所打斷。

很難確定聚集在這裏的人有什麼共同之處。

他們的身份各異，從青年神父（理髮師的技巧和耐心掩飾了剃度的痕迹）到陸軍軍官。人人都溫文爾雅，一副世紀風流的樣子。對他們來說，共同的獵物就是野蠻的急不可耐的宣泄感情。與會者的年齡層次也不盡相同，從嘴上沒毛、沉醉於少年激情中的昨天的中學生，到忘記歲月流失、天真地混迹在年輕人中間的老者。他們的經濟狀況各種各樣，有揮金如土、自信財源永不枯竭的資本家，也有囊空如洗、靠舉債度日的“無產者階級”——他們是時髦的真正犧牲品，這裏的氣氛雖然讓他們感到屈辱，卻又要強顏歡笑。這些人的智力高下不等，有受歡迎的、頗具聲望的作家，也有目不識

丁的文盲——對他們的蠢行，別人常常當面報之以哄堂大笑。

從各種角度看，應該說聚集在這裏的形形色色的人代表着社會的一部分。他們自詡高雅，而要擠進這一階層所必須的要求，是很難盡述的，因為真正意義上的高雅並不是這些人的共同品質。

晚餐的原因嘛……並沒有什麼原因——這也是它的另一個特點，晚餐本身就是理由，如果可以用哲學的語言來說明的話，那麼“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在人群中，我們碰到了一位已經認識的人。

因為直到現在為止，我祇嚮讀者介紹過三個人，那麼要猜出是三位中的哪一位並不需要特殊的慧眼。

當然，來賓中的這位就是卡洛斯·懷特斯頓，而非什麼謹小慎微之輩。

他坐在餐桌的盡頭。卡洛斯是常常引人注目的角色，不時把話題轉移到維吉爾^①的“埃奈伊達”的英雄身上。事實上，他既沒有像特洛亞英雄^②那樣描繪伊利昂城^③的毀滅，而聽眾也沒有迪洛人^④那種傾聽的耐心。

卡洛斯·懷特斯頓白天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搜集社會上喜聞樂道的滑稽的、聳人聽聞的傳言中渡過的。

① 維吉爾（前 70—前 19 年），古羅馬的偉大詩人、執政官屋大維的朋友，他模倣古希臘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創作出羅馬史詩《埃奈伊達》。

② 特洛亞英雄，此處指埃奈亞斯。

③ 伊利昂城，小亞西亞的城市，被希臘人所圍困 10 年。

④ 迪洛人。迪洛，是古代腓尼基的一座城池。

所以，大家都興致勃勃地在聽他講。

我感到我們沒趕上故事的開頭，因為他正講到中間。

“我們這位老兄，”卡洛斯一邊說，一邊從身旁的記者那裏點上一枝雪茄烟，“儘管已得到通知，但仍然以誠意決定……”

“那麼就是丈夫的誠意了，”一位來遲的青年神父壓低聲音插話道，他正以十足的勇氣嚮一塊依然未動的乳鴿酥餅進攻，隨後又說道：“我不知道還有什麼能超過這種誠意。”

“真正情人的誠意就以此為尺度，”卡洛斯回答道。

“但這不會有什麼結果，”神父說。

“靜一靜，曼奴艾爾神父！”好幾個人同時喊道，“接着講，卡洛斯，後來呢？”

“後來嘛，”卡洛斯繼續說道，“他着意修飾了一番，灑上香水，把頭髮燙卷……”

“並且描了眉，別忘了！”桌子那頭的一個人說。

“對，描了眉，”卡洛斯說，“一切準備停當之後，就前去約會。”

“約會是怎麼進行的呢？”一位軍人問道。

“方式非常簡單，”卡洛斯接着說，“參事先生每天晚上到那裏之後，就把帽子、手杖和手套放在草地上，然後就像松鼠一樣順着陽臺邊的一棵山毛櫸往上爬……”

“哈！不可能！”幾個人笑着說。

“真的！”

“這違反機械定律，他那個大腹便便的肚子……”一位大學生急忙說道。

“恰恰相反，”另一個人反駁說，“正是肚子使他上昇的。記得阿基米德定律嗎？氣球……”

“對物理學來說，參事先生掉下來將是一次很精彩的試驗……”

“太有意思了……”有人說。

“一個如此重的人，恰好是重力加速度的例子。”

這些人信口雌黃，爭相賣弄纔學。

“結果呢？讓卡洛斯講下去，後來呢？”幾位好奇者問道。

卡洛斯繼續講道：

“但是那天晚上，參事先生可是大大的吃了一驚，當他爬上枝葉茂密的樹上時，卻撞上了另外一個人。”

“撞上了維克托？”

“正是維克托。諸位想想，兩人的對話該是多麼精彩啊！”

“應該是精彩極啦！多麼悅耳和諧的夜鶯對唱啊！”

“參事先生也許首先對他說：‘蒂迪洛，你躺在鉅大的無花菓樹蔭下，正在教美麗的阿馬麗婭如何讓樹林歌唱^①’。”

“我反對用‘躺’這個詞。維克托的處境並不舒服。”

“做必要的變化和改動，這樣比較合適。”

“曼奴艾爾神父，請告訴我們，你用拉丁文怎麼描述維克托的處境？”

“別問神父，你没看見他正像古代占卜者^②那樣觀察鴿子的內臟嗎？讓我們尊重這一莊嚴的儀式罷！”

① 這裏引的是維吉爾“牧歌”中的兩句詩。

② 古代占卜者指古羅馬以鳥的變化預知未來的人。

“但是結果呢，卡洛斯，結果怎麼樣？”

“結果你們已經知道了，參事先生……”

卡洛斯的講述這時被一位酒店的侍者打斷，他走過來交給卡洛斯一封信。

“諸位先生，請原諒，”卡洛斯一邊說，一邊準備打開信。

“精彩，”記者喊道，“我們有某位急不可待的女神回應^①了！”

一位半吊子文藝愛好者，把椅背轉嚮桌子哼唱道：“留給我一封信。”

“是某個被圍困的特洛亞的降書嗎？”一位軍人問道。

“我嗅出舞臺上下燈的烟味，化妝室裏有名堂。”

“我看優惠票^②要取消，我們很少有人能幸免。”

卡洛斯打開信時笑了。

“喂，卡洛斯！心跳過快對消化可有害呀！”一位醫學院學生說。

“放心罷！我已習慣這種刺激了，”卡洛斯回答說。

他突然變得嚴肅起來。

“壞消息！”有幾個人說。

“事情麻煩了！”

“瞧着罷！優惠票的要求提高啦！”

“不是這樣。我打賭，又有一位參事從另一棵山毛櫸樹上

① 回聲，希臘女神中居於山林水澤中的小仙女，由於愛情得不到回應，所以一怒之下變成別人的回聲。這是古代對回聲的解釋。

② 優惠票，紀念某演員慶賀日的專場演出。

爬上來了。這次是拿卡洛斯來出氣的。”

卡洛斯已經不聽這些話了。他站起來走到酒臺旁邊，在來信的背面匆匆寫下幾句話。

他一邊寫，聚會的夥伴們假裝在爲他草擬復信的詞句。

“我的天使，如果天上……”

“我揚起愛的翅膀飛嚮……”

“像另一位列安德羅^①一樣，我，一個沉船的人……”

“我的赫洛伊莎^②，如果阿伯拉德的不幸……”

“朱麗葉，當夜鶯……”

卡洛斯把信封好，交給侍者之後，回到桌前。

他嘴唇上竭力保持着微笑，但像往常一樣，這種強顏歡笑是顯而易見的。

坐在對面的軍人問道：“怎麼回事？你從信中嗅出了瘟疫？”

半吊子文藝家則說：“我們的曼利克是否要趕去把他的萊奧娜拉從一位路那伯爵^③的魔爪中挽救出來呢？”

“烏里塞斯^④回到了家鄉，這等於下了逐客令……”

① 列安德羅，希臘神話中的一位青年小夥子，爲會見其情人而溺死。

② 赫洛伊莎和阿伯拉特，12世紀時的一對不幸的戀人。法國紅衣主教福爾貝特的侄女赫洛伊莎，曾秘密和阿伯拉特結婚。爲了報復，福爾貝特下令閹割了阿伯拉特。赫洛伊莎雖被迫和阿伯拉特分開，入了修道院，但兩人仍互通情書。

③ 路那伯爵，此處指15世紀西班牙詩人戈麥斯·曼里克，他是路那伯爵的讎敵。

④ 烏里塞斯，古希臘的英雄。這裏指他在特洛亞戰爭之後返回故鄉的故事。

“也許是一家待客不太週到的商店^①，堅持讓裁縫立即用現金支付一筆數目不小的款子。”

“一副假面具將會使其忘恩負義……”

“你們的猜測夠多的了，”卡洛斯說。

他斟滿一盃酒，儘力使自己的話保持着開始時的輕鬆語調。隨後說了一句“這張條子是提醒我……”

“哎呀！提醒！”

“我們的痴醉情迷，你同樣應記得。”

“爲了提醒我，今天是我的生日，”卡洛斯說。

“真的嗎？”

“我對你說的是實話。”

“當你對我說‘我愛你’的時候，我纔剛剛二十歲（法語）。 ”

“但你對此閉口不談。”

“可是我忘掉了！如果早想起來，我也不會在這兒啦！”

“怎麼樣？在你家招待我們？”

“同樣不行。我一嚮把過生日僅僅限於家庭生活。”

“噢！噢！傷感主義！”

“英國式的腳伸到壁爐邊，飲料放在桌子上，《泰晤士報》拿在手裏。時而喃喃幾句或從嗓子裏發出一聲帶有氫氰酸味的感嘆，多麼愜意啊！”

“天氣應該是晴朗的！”

“但英國的天氣多少有些霧蒙蒙的。”

① 商店，19世紀時，專門出售布匹和婦女裝飾品。

“而且飄着煤粉。”

“不要忘記對聖經上某個章節的闡釋。”

“那是‘上帝挽救我們’的不同語音變化。”

卡洛斯笑着回答道：

“請相信我，你們偶爾也有得意忘形的日子。”

“我願意相信，雖不能說所有的人，但至少在座的許多人感到卡洛斯說的是實話，而且具有欣賞這種天倫之樂的能力，祇不過他們羞於在狂歡節的盛宴上承認這一點罷了。

還要怎樣說呢？坦露心胸並非時髦，所有感情的表露都被視為荒唐。成百上千被認為弱點的東西，祇應關起門來嚮四面牆壁訴說。

但卡洛斯不懂得如何掩飾。他以真正的自信和坦率的天真所說出的那些話，對他來說是格言式的暗示，而他們卻稱之為“對一家之長的極度尊敬的傾嚮。”

引起議論紛紛，而且好像真的使卡洛斯感動的條子是他姐姐寫的，上面說道：

“卡洛斯：今天是2月19日，你20歲生日。我認為無須提醒你同我們一起分享這一快樂。爸爸在等着你。再見。詹妮”

對這張紙條，卡洛斯僅回答如下：

“詹妮：你太相信我的記憶了。你知道，我真的忘了。如果不是我的生日，而是你們兩人中任何一個人的生日，

肯定不會發生這種情況。你可對此假設做出判斷，不是嗎？現在我無法答應你，因為不得不奉陪這些像我一樣狂熱的夥伴。當離開他們時，我不知道還能不能坐在你旁邊而不褻瀆家中那張神聖的、祖傳的餐桌。你也知道，這一天並不值得慶祝，因為我降生到這個世界上，祇是多了一顆輕浮的頭腦而已。明天我將請求你的原諒……我怎麼會想到狂歡節的星期一是我的生日呢？！你的壞弟弟卡洛斯。”

經過一番解釋之後，一位同伴終於舉着酒盃站起來說道：“先生們，我提議為卡洛斯的生日乾盃！”

“同意！”大家學着他的腔調讚同道。

“卡洛斯，為你二十歲生日乾盃！從今天開始你還有三百六十五天可以講述心中的愛憎，你可以……”

“不要長篇大論！喂！讓我們乾盃！”一個聲音喊道。

“飲進一口酒比吐出一句話更有意義，”另一個聲音說。

“智者之所以高明，是因為能夠豪飲。此刻，酒就是智者。”

“你饒了我們罷！至少是現在。你那半吊子闊論太難消化了。”

“喂！讓我們喝罷！”大家齊聲喊道。

於是大家一起舉盃。

面對那樣的祝賀，卡洛斯有點不好意思了。他好像看到詹妮在用嗔怪的目光望着他。此刻，祇有詹妮一個人陪着老商人——他對兒子不在眼前肯定感到難過。整個晚上，這種沉重的感覺怎麼也無法從小夥子的頭腦中消失。

一種揮不去的、幾乎是後悔來這裏的念頭佔據了卡洛斯·懷特斯頓的心，如果說對大廳裏議論的問題不是完全心不在焉，至少興趣已經大減。他不再參加爭論，有一陣子甚至聽不見別人在說些什麼。

他此刻的思想就像是在照相館暗室中衝出的底片一樣模糊不清。那上面雖然留有外界事物的影子，但無法把它們固定下來，而且很快就消散了，游動了。

從那之後的整個晚上，卡洛斯祇是偶爾插幾句，但語調卻是漫不經心的，無動於衷的。有時不得不回答別人，也顯得很不耐煩。

大廳裏談論的許多事情，他聽到了，但沒有聽明白。對這些問題，卡洛斯在正常的情況下是會很注意的，而且也不迴避任何爭論。

看到他憂心忡忡的樣子，坐在旁邊的記者就問起了原因。但是這位記者一開口就總是離不開長篇大論，他對文學的滔滔議論是很難打斷的。

“老弟，你怎麼啦？那樣一張紙條幾乎產生了中風的效果，打起精神來！是心事嗎？一位金髮白皙的女郎？嗯？啊！英國女郎！暗送秋波時那種極其溫柔的嫵媚！‘調情’這個字，卡列特^①竟然找不到更合適的字，祇好譯作 Flartar。”

他的議論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卡洛斯，你讀過卡列特的書嗎？你對他的《故鄉紀行》怎麼看？啊！這毫無疑問是他寫得最好的一本書。比起馬伊

① 卡列特（1799—1854）葡萄牙浪漫派詩人，劇作家。

斯特^①的《薩維埃》來，我更喜歡《故鄉紀行》。我不參與對《薩維埃》的普遍讚揚，要知道……”

他停下來喝了一口 XEREZ^② 葡萄酒。發一通議論之後，停頓一會兒是他的習慣。

我們知道，卡洛斯沒有理睬他。這時他聽到旁邊的一位在說道：“我現在至少希望有三百康托^③，然後從這裏去巴黎，再……”

記者繼續說道：

“馬伊斯特的‘薩維埃’是從斯太恩那裏得到啓發的，這是很明顯的，但差距太大了。《感情旅行》寫得好。啊！《Sentimental Journey》是一本巧妙揉進某種哲學香料的書，而這種哲學香料和抒情文學卻能相得益彰。幽默在斯太恩身上消失了。過多的哲學議論凍結了文學的靈感。還有波普^④，冷峻、尖刻、僵硬。法國詩人不那麼 Filosoficar（侃哲學），請允許我用這個新詞。維克多·雨果^⑤ 有時候……卡洛斯，你喜歡拉馬丁^⑥還是雨果？維克多·雨果更多地具有拜倫的風格。很明顯，拉馬丁十分欣羨‘少年哈羅德’^⑦。真是鮮明的對比！那部‘少年哈羅德’！你對‘少年哈羅德’有何高論？這是至今

① 薩維埃·馬伊斯特（1763—1852），法國作家。

② 塞列斯，是西班牙安達露西亞產的一種葡萄酒。

③ 康托，葡幣名，一康托等於 1000 列伊斯。

④ 波普（1688—1744），英國詩人、哲學家。

⑤ 維克多·雨果（1802—1869），法國作家。

⑥ 拉馬丁（1790—1869），法國詩人。

⑦ 少年哈羅德，拜倫詩中的人物。

獨一無二的浪漫詩作。對他奉獻給我們的‘Poor, paltry slaves!’^①（可憐的、卑賤的斯拉夫人），我可以原諒。你看到，我並不是盲目崇拜拜倫。

他再次停下來，燃上一枝雪茄。

卡洛斯仍然沉默不語。

這時他發現旁邊的一堆人在議論：“古斯托亞斯子爵的那位相好纔真是佳人呢！”

“曼奴艾爾·卡爾維亞斯的那位更漂亮。”

有人接着議論道：“對不起，孩子，但是對我來說，綜合並不是事實分析的純粹思考；綜合先於分析，並給分析以探索外部世界的力量，亦即印在其中注入不變的、顯而易見的原則；康德^② ……”

記者繼續說道：“我不囿於常規的批評，這是我的體系。對人們的意見，我絕不高唱‘阿門’。比如說，我坦誠的、大膽的承認，但丁^③ 對我並沒有多大魅力。”

長時間的停頓。

這時候，一位坐在桌子盡頭的人指着舉到唇邊的酒盃說：“曼奴艾爾神父，這纔是令我青春快活的上帝。”

“因為歸根結底，你不得不同意我的觀點。但丁祇不過是一位像荷馬^④ 一樣的行吟詩人。《神曲》是什麼？祇不過是當時宗教信仰的簡編而已！”

① 此處指拜倫詩中對葡萄牙人的貶斥。

② 康德（1724—1804），德國哲學家。

③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詩人，《神曲》的作者。

④ 荷馬，希臘詩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作者。

停頓。

“關於潘普洛納^①的卡爾里斯特^②革命有什麼新聞嗎？”
他聽到卡洛斯在問。

“暫時還一無所知，祇知道一些軍曹、軍士和平民卷了進去。”有人答道。

記者繼續他的文學評論：“但丁的偉大功績在於形式，這是他的可貴之處。《神曲》開始的詩句是：

‘在我們生命的途程中’。”

“然而，我認為薄伽丘^③的天賦更高。這是表現在小人物身上的靈性。你讀過《十日談》嗎？應該看一看，這是一本很精彩的書，其中某些東西是超世紀的。這就是天纔的最高標志。拉豐丹^④應該清醒一些，他畢竟是路易十四的同時代人。在那個宮廷裏，不可能存在真正的靈感。我憎惡這一時期的文學，也討厭路易十四和他那個世紀。莫里哀^⑤跳出了這個圈子，為什麼呢？因為喜劇天纔有一種特殊的品質，它遵循的不是靈感，而是分析，是‘哲學的思考’”。

“我打賭，”一位政治家喊道，“如果盟國卷入對塞巴斯托

① 潘普洛納，西班牙東北部城市，納瓦拉省首府。1833年至1876年，為繼承費爾南多七世王位事，爆發了三次內戰。

② 卡爾里斯特，系西班牙正統論者，西班牙查理一世主義者，19世紀，西班牙自由主義者和查理一世主義者進行了激烈的鬭爭。

③ 薄伽丘（1313—1375），意大利詩人和人文主義者，著有《十日談》。

④ 拉豐丹（1612—1695），法國詩人和寓言作家。

⑤ 莫里哀（1622—1673），法國著名喜劇作家。

波爾^①的進攻，將無一人能夠生還。”

另外一個人爭辯道：“那就讓奧邁爾·巴薩^②佔領塞巴斯托波爾至興費羅波爾^③的大道，然後再說罷！你要知道他在葉夫巴托利亞^④集結了四萬人馬。”

記者繼續說道：

“我佩服的惟一一位作家，即在喜劇纔華方面勝過莫里哀的，是拉伯雷^⑤。啊！拉伯雷纔是我喜歡的書！我的書架上和旅行箱裏有三本書從來沒有取出過。它們是：《聖經》，《荷國魂》和《保羅和維吉尼亞》^⑥。”“我知道，這是習慣”，卡洛斯終於不耐煩地站起來說道。他試圖避開這位饒舌的鄰座，避開他那滔滔不絕的提問、回答、批判、對比以及果斷的旁徵博引。

但是這家夥拉着他的胳膊也站了起來，繼續說道：“沒有那麼回事。這些是心靈中三種重要感情的模式：即宗教感情、對祖國的感情和對愛情的感受，這我知道。但是，我坦誠地告訴你們，由於性格上的原因，描寫社會和分析情感的作品更吸引我。而在這方面，祇有三位出色的作家：列薩杰^⑦，理

① 塞巴斯托波爾，克里米亞一城市，1854—1855 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被圍困。

② 奧邁爾·巴薩（1806—1871），土耳其將軍。

③ 興費羅波爾，克里米亞的首府。

④ 葉夫巴托利亞，克里米亞一城市。

⑤ 拉伯雷（1495—1553），法國作家、人文主義者、物理學家。

⑥ 《保羅和維吉尼亞》，法國作家貝拿廷（1737—1814）的小說。

⑦ 列薩杰（1668—1747），法國劇作家。

查森^①和拉伯雷。‘Pantagruel e Gargantua’^②的創作是十分有名的！”

這時，業餘文藝愛好者看到兩人從他椅子後面走過，趕緊轉過身來喊道：“你是說彭蒂^③嗎？啊！那個女人！多美的發音！多麼動人的表情！”

“嘿！去你的彭蒂罷！”一位老青年說。他是這位頭牌女歌唱家的公開反對派，一年時間裏，他用半年時間哀嘆抒情劇，另半年時間用來系統地詆毀各類薄記公司。

“你可能認為‘諾爾瑪’^④也不錯罷？如果聽聽‘羅西·卡希’^⑤……”

“羅西·卡希！哼！你在說什麼呀！笨蛋！請別抖動被時代的塵埃淹沒的名人罷！多厚的塵土呀！你生活在現代！”

“用這種內行的熱情談論‘羅西’，等於談論1800年的洗禮登記冊。”

“我抗議，”老青年憤怒地喊道。

“寬恕死去的人罷。”神父說。

“讓那個女人安息罷！”另一位業餘文藝愛好者大聲說。

① 理查森（1689—1761），英國作家。

② 指拉伯雷的小說。其中的Pantagruel是小說中一樂天派酒徒，粗率而好譏俏。

③ 彭蒂，葡萄牙著名的女歌唱家，曾於1851年、1854年和1855年在聖·若昂舉行過專場演出。

④ 諾爾瑪意大利作曲家貝利尼的歌劇。

⑤ 羅西·卡希，當時波爾圖著名的歌劇女演員。1843年和1844年曾舉辦過兩次個人獨唱音樂會。

卡洛斯和記者已經走到前面。記者邊走邊大談特談歌劇腳本，談到費利賽·羅馬尼^①、曼若尼^②，談到《他死了！》……等等……等等……等等……

卡洛斯被身邊的一位青年拉住了胳膊。

“這裏有一位能告訴我們。喂，卡洛斯，請告訴我們，你認識拉烏拉·維埃卡斯嗎？”

“不認識，”卡洛斯漫不經心地回答道。

“你一定認識，維埃卡斯的女兒，就是買下彼德羅佐莊園的那個巴西人。”

“怎麼啦？”

“你認識？好，你認為那姑娘有多少嫁妝？”

卡洛斯聳聳肩，表示他對此一無所知，準備繼續往前走。這時另一位對“嫁妝學”也頗為關心的人拉住了他。

“這沒有什麼難猜的，維埃卡斯不會給她多於九康托的嫁妝。”

“再乘三倍，這一點兒也不多。”神父給這一爭論不休的問題開出了價碼。

“哎呀！有道理！”爭論者像得到了什麼真憑實據似地喊道。

神父心平氣和地抹抹鬍子，又斟上一盃甜葡萄酒。

“曼奴艾爾神父，你說維埃卡斯……”

“維埃卡斯至少有……”神父把盃子舉到眼前，對着燈光

① 費利賽·羅馬尼（1788—1865），意大利歌劇作家。

② 曼若尼（1785—1873），意大利作家。

仔細審視着清醇的酒漿，在說完這句話之前，一口喝完了這盃酒。

“至少有……至少有……”

他又抹抹嘴唇，終於說道：“六十七康托。”

“哎喲！”

卡洛斯走到桌子的對面，記者仍跟在後面嘮叨不休：

“當今的話題就是錢，而文學則祇好退避三舍……”然後又談起小仲馬^①、艾米勒·歐吉爾^②、旁薩德^③，等等，等等。

當他們走到餐廳邊上時，一位嘴上沒毛的預科生說道：“別提這個了，埃米麗亞·維多麗娜纔是另一種氣質的女人，昨天我還在塔瓦斯子爵家見到她。她穿着馬麗亞·斯圖加特款式的禮服，完全像個女王。真是一位出眾的、光艷照人的女人。”

“曾經是，曾經是。但現在已經不是了。開始枯萎嘍，當你剛剛長出乳牙時……韶華易逝……”有人說。

“韶華！年齡！女人有着難以捉摸的年齡。”

“太難聽了！喂，卡洛斯，你怎麼看？”

“我說是這樣，”卡洛斯不屑地回答說。

“杜阿爾特家的這位孩子說，他喜歡埃米麗亞·維多麗娜，而不喜歡馬麗亞娜·普拉澤斯。”

“我再重復一遍，的確是這樣。”

① 小仲馬（1824—1895），法國作家。

② 艾米勒·歐吉爾（1820—1889），法國作家。

③ 旁薩德（1814—1867），法國劇作家。

“你真是沒意思！誰不知道馬麗婭娜那令人神魂顛倒的漂亮臉蛋！”

“而手呢？那雙瘦長的、青筋暴露的手呢？一雙真正的藝術家的、貴夫人的手。”

“關於‘手’的問題，請允許我提一下克列門迪娜·利亞爾的手。這位至少在北方各省可以稱得上是第一美人的手，”一位被談話驅走睡意的人說。

“同意！”許多聲音喊道。

“至於說到克列門迪娜，當今盛傳着這樣一種說法：奇科·洛桑對她的評價最爲權威。”

“是嗎？”

“布里托昨天還對我說，正如諸位所知，他在這方面是十分自負的。”

“可怕！荒唐！”

“算了罷！奇科吹捧她的目的祇不過是想借此謀個一官半職而已。她父親利亞爾有權有勢，所以，他纔攀龍附鳳……”

“對，就像戲劇第五幕中那樣，有情人終成眷屬。”

“利亞爾有什麼權勢？”一位競選失敗的家夥聳聳肩，憤憤地問道。

“沒有，好了罷？可他的姻兄弟是王室樞密處的職員……”

“大臣們需要利用他。”

“你弄錯了。人們曾經起勁談論過利亞爾參加競選的事，但是我告訴你，他從羅勃列托身上連4張選票也弄不到。”

“怎麼弄不到？啊，孩子！難道你不知道是誰把羅勃列托弄到那裏的嗎？”

“那麼我告訴你，畢列斯。有一段時間，他在內閣裏頗有影響。但後來因為給侄子在海關謀職失敗，他纔放棄了……”

“什麼侄子？是我們科英布拉人稱之為希臘神話中的獨眼鉅人的那個家夥嗎？噢，太不像話啦！”

“他這人辦什麼事總是有始有終，但和對手總是不能共處，他說，一想到這些可憐蟲，他就渾身的不舒服。”

“有一天他……”

從站在餐廳盡頭的一堆人中爆發出的哄堂大笑打斷了正在講述的故事。

所有的注意力和目光都轉嚮了那裏。

有四個小夥子笑得流出了眼淚。他們旁邊的第五位顯得十分狼狽，尷尬地站在那裏。

“這位老兄太有意思啦！”一位大笑的青年說。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其他人雖然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卻也笑着問道。

樣子狼狽的那位回答說：“別理他們，一幫瘋子。”

“怎麼回事？說說看！”餐廳的人異口同聲地堅持道。

“柯拉烏迪奧·畢列斯在這裏有一項發現。”

“我是說……”畢列斯試圖打斷他。

“安靜！”許多人同時喊道。

那位笑得最厲害的人說：“柯拉烏迪奧聽到羅倫索讚揚在國外看到的水閘系統後，竟對我們說，那倒不錯，晚餐之後

再沒有什麼比‘水閘’^①更適合他的胃口啦！”

“我說的是水菓罐頭之類做成的水閘。”

他的辯解被一陣哄堂大笑所淹沒。

“野蠻人能夠把低地國家的防波堤啃吃了，那麼荷蘭就將淹沒在滔滔的海水中。”

“多麼可怕而稀奇古怪的胃呀！”

“而這是帝國的命運之所系呀！荷蘭能逃脫沃爾奈伯爵^②嗎？”

隨之而來的是各種名言和警句層出不窮，餐廳裏一片混亂。

最後，一個聲音壓過了吵雜：“請注意！現在是十一點鐘！該是我們莊嚴步入假面舞會的時候了！”

說這話的是那位老青年。他從桌旁站起來，斟滿盃子，喊道：“為今晚的所得乾盃！”

所有的人都學着他的樣子站起來：“乾盃！為我們的所得乾盃！”

隨之而來的是一陣狂風暴雨般的推拉椅子聲。

幾分鐘之後，吃了八小時晚餐的快活的同伴們一窩蜂似地從“金鷹”酒店的正門涌了出去。

經過這三分之一天的折騰，許多人已經步履踉蹌了。

一位一直沉默寡言的同伴這時抓住卡洛斯的胳膊，依在

① 葡萄牙文的“水閘”和水菓罐頭祇有一個字母之差。這裏講的是那位小夥子把水閘當成了水菓罐頭。

② 沃爾奈伯爵（1757—1820），法國作家。

他身上搖搖擺擺地嚮前走去。到“戰鬨廣場”時，他用信賴的、幾乎是激動的口吻說出如下的話（不時還深深地吸幾口大烟斗）：

“卡洛斯，你是我的朋友，也許是我惟一的朋友……因此我把剛剛留下的印象用詩句告訴你……我祇喜歡對理解我的人談這些。詩人需要有知音，需要有含羞草的心靈……”

儘管是好友之間的竊竊私語，但許多聽到的人仍然圍了上來，因為此人頗有詩纔，而且善於即興賦詩。

有人已經同幾位戴着假面具、在前往劇院的路上掉隊的人攀談起來。有兩個人扯着嗓子唱起了“露西婭”^①中的二重唱：

“噢，太陽，你快快昇起來罷！”

詩人開始以豪放的激情吟誦起對烟草的頌歌——我們應該承認，它在人們心中不會引起多大的共鳴。

在團團的烟霧中間，
我悠然如神仙，
一位祭壇上的神仙！
任何爐中的香烟，
都無法使我如此飄然。
像這個鉅大的、

① 拉麥莫爾的露西婭，意大利作曲家托尼澤蒂（1797—1848）的歌劇。

完美的烟斗中的清烟！
坐在華麗的沙發上，
翹起二郎腿，
不停地抽啊，
血氣方剛的素丹。
神奇的清香
衝上頭腦，
使他忘卻了伊斯蘭教的
貞女和可蘭經。

啊，多么遙遠，
令人魂牽夢繞的鴉片！
那一年生植物中
可卑的隱君子！
對麻醉的恐懼
正來自罌粟花！
當它在烟槍中
燃燒的時候！
熱帶地區的
未開化的種族
在食用阿拉伯咖啡。
潑去盃中那
劣質飲料罷！
它帶着黑色幾內亞的野蠻。

那奇異的綠葉，
來自中國的美味。
由於我們的惡運，
從那裏帶到
我們的家中，
在熱水壺中享用。
飲用茶葉的
是標新立異！

啊！從壓榨機中
流出的含酒精的汁液，
也不配讓我歌唱，
讓我稱讚！
儘管你能讓貪盃者
變成喋喋不休的醉漢。
冒着泡沫的
英國啤酒！
對我來說，
你毫無用處！
聽到忽布這種
英國人讚不絕口的植物，
我祇有大笑捧腹。

值得宣揚的奇迹
並不是來自樟腦球，

而是小雪茄的
著名發明者！
拉斯帕爾^① 是異教徒，
而我纔是正宗主流。
他的異端邪說，
無法使我屈服。

我的歌屬於美洲，
那出產烟草的國度。
在它面前，羅馬的酒神
也會低頭。
歐洲、亞洲、非洲
當今的整個地球，
都為這時髦英雄的
烟霧所淹沒！

甚至在人烟稀少
的拉波尼亞，
人們也在不停地抽！
在帝伯勒河、在波河，
在伏爾加河，在維斯杜拉河，
在特茹河和杜洛河，
到處都在抽！

① 拉斯帕爾（1794—1878），法國化學家和政治家。

鉅大的功績
應歸於尼古特^①！

我乾裂的嘴唇
深深地吮吸着！
讓蠢人去嘆息罷，
為那成千上萬的吻。
我無須什麼情人，
有什麼比那輕烟
更令人消魂！

維蘇威的火山口
在冒着濃烟，
遮天蔽日的雲
是它吐出一團團。
抽烟！噢，多麼愜意！
酋長的享受！
讓魔鬼把世上的
嗜好統統帶走罷！

“太好啦！”聽過的人喊道。他們確實為吟誦者的藝術纔華感到振奮。卡洛斯本人也笑了，他已不那麼憂心忡忡了，愁

① 尼古特（1530—1600），法國外交家，曾任駐里斯本大使，並從那裏把烟籽帶往法國。

雲開始消散。

“誰買票?!”

“聖·若昂劇院^①的票，誰買?”

“壹角貳分，老爺，壹角貳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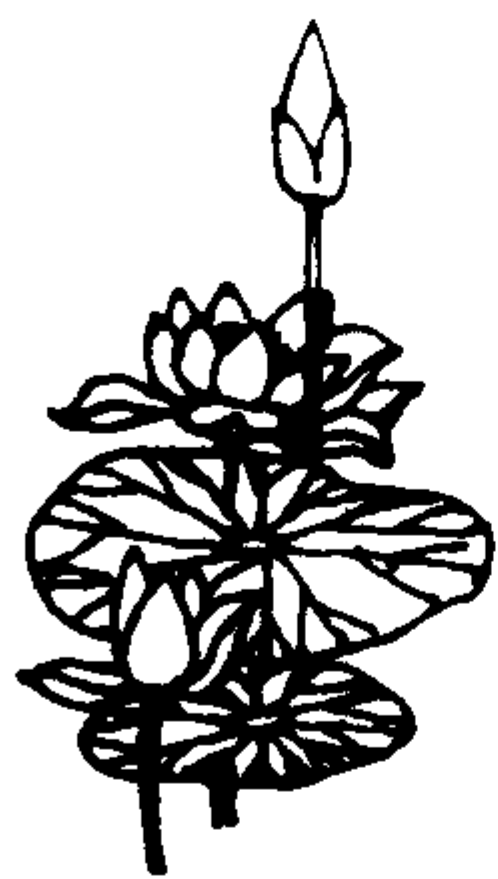
一群票販子用這類叫賣聲圍住了剛從“金鷹”酒店出來的人——他們想以盡可能好的方式獲得入場卷。一走進劇院大廳，他們就發現那裏幾百人因炎熱、悶氣已經疲倦得要死。踐踏、擁擠、碰撞，戴着假面具的人被弄得頭昏腦脹，天旋地轉。

每年都習慣在那裏吃盡苦頭的讀者，一定會原諒我的使他們難受的重復描寫。回想起渡過的淡而無味的時光，到底爲的是什麼呢？名義上是享受波爾圖的狂歡節，其實不過是大家都這麼作罷了——隨大流是我們生活中的重要原則之一。

題外話耽誤了讀者的時間。我之所以這樣，是需要用行動來展現我們的主人翁的性格並描繪出他典型的生活習慣及交友之道。讓我們就此打住，來看看不那麼鬧哄哄的，既不輕鬆也不開心的場面罷！

① 聖·若昂劇院 (S. Joao)，波爾圖主要的歌劇院，建於18世紀，1915年毀於大火。

英國人之家



4 一位家中的天使

在發生上面描寫過的場面的第二天上午，已經是十一點多了，而卡洛斯仍在睡覺。

他回家時，天空中的星星已開始失去亮光，鳥兒也在巢中不安地跳來跳去，而一些上早班的工人的腳步聲已經在街上迴響。他也許正在夢中繼續頭天晚上舞會的故事，這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理查德·懷特斯頓家的位置有利於破壞白天的權利——不睡覺而工作，而不是睡覺和休息。

幾乎不用我再說明，波爾圖的讀者就知道懷特斯頓先生的家是在賽托費拉區。

我們這座城市（須嚮可能還不太了解她的人說明）自然的分成外觀迥異、各

具特色的三個區：東城區、中心區和西城區。

中心區纔是真正的波爾圖，東城區是巴西區，西城區則是英國區。

中心區主要是商店、攤販、寫字樓，有着許多窗子和寬闊陽臺的房子，古老的大樓爲了現代化而新增設的冷冰冰的建築；天井，獨立於整個城市格局的小道以及週圍居民隨意開辟的小巷。街道狹窄，巡邏的警察很多。在所有的街角上都可以看到配備有棍棒、繩子以及蒙着古式頂蓬的小轎椅的加利西亞人。常有聖像游行，凡是有泥濘的街道也就是買賣興隆，白天上班人多，晚上睡覺人多的地方。這個區仍保留着許多舊教區的痕迹，不過大多爲其現代化的外貌所掩蓋罷了。

東城區主要是巴西區，也是從美洲回來的資本家們喜歡居住的地方。那裏有不少鉅大的、被稱爲小宮殿的花崗岩建築：寬大的正門，貼有藍色、綠色、黃色，平的帶有浮雕的瓷磚的牆壁；房檐一般是藍色的，陽臺或藍色或金黃色；花園裏的花草則用圓規和尺子量過之後栽成幾何圖案，其間還佈置有代表四季的瓷塑像；大門是鐵的，上面用金色字刻着房主的名字及建造的年代。也有許多哥特式窗子和長方形大門，或是長方形窗子、哥特式大門的房子。有些院牆還建有雉堞和中國式的瞭望孔。這種街道上塵土更多，窗前常常站着某位闊老。

西城區是英國區，那裏主要居住着我們的英國客人。房子多半塗上暗綠色、紅土色、咖啡色、灰色、黑色，居然有黑色！窗子則是長方形的，窗臺的用處比劇院裏的看臺欄杆

還多——這也是主人深居簡出的表現，因為窗臺比陽臺更為安靜。有的樓房坐落在花園的後部，花園裏有槐樹、菩提、玉蘭以及彎彎曲曲的小徑。面嚮街的門總是關住的，烟囱裏幾乎經常在冒烟。百葉窗或透明的窗簾讓好奇者十分失望，窗前沒有人。街上常常能碰到盤着髮髻的英國女人和成群的帶着白色圍嘴的金髮兒童。

這就是波爾圖三個城區的主要特色，無須再加說明，像任何分類一樣，沒有什麼東西是完全絕對的。

我們勾畫了典型，但並未確定明顯的界綫，這裏不排除某些——甚至許多例外。今天這種例外恐怕比 1855 年時更多。

尊貴的理查德先生及其一家當然是住在西城區。

我不得不隱去街名，以免引起麻煩，因為住在那裏的人們彼此都認識。

至於這所住宅，當然是可以描寫的，不過要加入一點人為的修飾，以免某些無所事事的讀者去瞎琢磨。

它是那種深色的房子，鑲着白色的窗框，坐落在花園的後部。柵欄上縱橫交錯的常青藤和高高的山茶花枝葉擋住了好奇者的目光。草坪間不規則的小徑顯出典型的英國情調。

如果不算閣樓，這所房子祇有一層。花園的一側有一排類似廂房的建築，面嚮街道處有三個寬大的窗戶。這條街是全城行人最少的街道之一。

卡洛斯的臥室就在廂房裏。

整個院子透着某種舒適、某種英文稱之為 Comfortable（舒適）的氣息。

工業區和商業區的吵雜聲離它很遠，而這種噪音對早晨睡懶覺則是可怕的。

看起來一切都在鼓勵卡洛斯沉睡整整一個上午。直到今天，少數人的時間觀念仍然是一到中午，就對人說“下午好”。

聽不到弟弟的進門聲，詹妮從來無法入睡。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她總是瞞着弟弟，以免使他掃興。有時她讓卡洛斯知道她在等他，那是因為她事先知道這樣作有好處。

那天晚上，她發現卡洛斯回來的很晚，所以讓弟弟一直睡到此刻，以便恢復不眠之夜失去的精力，這也許對新的不眠之夜是必須的。

像一位年青的母親關心頭胎兒子的睡眠一樣，僕人們一大早就看見她在弟弟的房間週圍轉來轉去，生怕有任何細微的、可能驚醒弟弟的聲音。

在連結弟弟臥室和家中其他房間的長長的走廊上，她從天一亮就踱來踱去。她的腳步非常輕，那妙曼的身影像一位天使，性情剛烈的弟弟甚至不知道在熟睡中有她的羽翼在保護自己。

有時候她在弟弟臥室門前停下，注意的聽一聽，看看有沒有任何輕微的、表明他已醒來的動靜。

然後她就離開，慢慢地朝對面餐廳走去，在那裏還要安排關照理查德先生午餐的準備工作，因為午餐的時間就要到了。

當她從弟弟房間走回來的時候，正好碰到一個年青的男僕。小夥子依在花園的門框上，陷入深深的苦惱之中，以至

於沒有發現詹妮已經走過來。

姑娘用慈祥的目光望着他，在他身邊停下，問道：“你媽媽怎麼樣，若瑟？”

小夥子醒過神兒來，立刻作出畢恭畢敬的樣子，回答道：“小姐，今天的情況我不知道，昨天離開她時，情況很不好。”

“今天的情況不知道？”詹妮一邊說，一邊擡頭望望走廊上的掛鐘，那上面時針正好指嚮十一點半。“不知道，可現在快中午啦！”

“怎麼辦呢，小姐？卡洛斯少爺起得這麼遲……”

“去看看她罷，若瑟，去罷！病成這樣……可憐！你知道她很需要你嗎？”

“但是……如果……”

“去罷！卡洛斯與你無關，我會告訴他的。去罷！”

“那就太謝謝您了，小姐，”小夥子爲年青的女主人的善意深深感動了。

詹妮繼續踱來踱去。

當她從閣樓樓梯旁走過時，突然停了下來，樓梯上有什麼東西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跨上兩個階梯，彎下身子，仔細觀察了一下，原來是風從院子裏吹進來的一根羽毛。詹妮忍不住自己的不快。

英國人有根深蒂固的潔癖，看到這，她不會無動於衷。

“樓梯今天打掃過嗎，彼得羅？”她問一位身穿長長的白圍裙，此刻正好在走廊上碰見男僕。

“打掃過了，小姐，”男僕回答說。

“你瞧，”詹妮說，“說實話，打掃得很不仔細，看看這扶

手上的灰塵。”

“那是又髒了，風……”

“可能罷，但要再擦一遍。”

“是！我這就擦。”

詹妮指着面嚮花園的玻璃窗，繼續說道：“你瞧瞧，用一塊濕布把這滿是塵土的玻璃擦擦，金屬框也擦亮。”

“是，小姐，我告訴花工說在花園裏撒上沙子。下過雨之後，這是很需要的，”男僕提醒道。像他們這個階層的所有人一樣，他們監視別人比履行自己的職責更認真。

詹妮點頭表示同意之後，就往前走進餐廳。

她環視一下餐桌，潔白的英國桌布上擺着精美的玻璃盃和珍貴的英國瓷器。

她仔細檢查了一會兒餐具，有時從表情上可以發現她看出了什麼毛病。

最後，她手搭在理查德先生坐的那個椅背上，叫道：“彼得羅！”

走廊上的僕人趕緊跑過來。

“芥末放在哪兒啦？”

“哎呀！真的。”

僕人跑到食品櫃前尋找這種英國餐飲不可缺少的佐料。

“瞧瞧餐巾是怎麼疊的。”

僕人趕緊糾正不完善的地方。

“你知道，那種面包不是爸爸中午喜歡吃的。”

“有道理，小姐。”

於是，迅速地換上真正的英式面包。

“把那些花往中間移一移。太靠近火腿是不行的。盤子往這邊放一放。對，就是這樣。瞧瞧切肉刀是怎麼放的。現在更糟。對，就這樣。把《泰晤士報》放在旁邊。好了，你可以走了。”

餐廳裏祇剩下詹妮一個人，她就自己動手又擺弄了一陣子。理查德先生喜歡的各種細枝末節，祇有她纔知道。有些事雖然幼稚可笑，但人人都免不了有些這樣的習慣。她拉上窗簾，以便餐廳裏有那種英國人喜歡的半明不暗的氣氛，然後又回到走廊上。

走了幾步，一位年輕的女僕低着頭，惶惶不安地朝她走來。

“怎麼啦，露易莎？”詹妮問她。

“我是來嚮詹妮小姐告別的，因為我今天要走了。”

“怎麼要走啦？誰吩咐的？”

“沒有人，但是……”

“你不舒服嗎？”

“我……但是……”

“到底是怎麼回事？”

“詹妮小姐知道，我妹妹在城外幹活，活很多，可憐的妹妹，而她身體又那麼弱！她拼命幹，結果病倒了，回到了我媽媽家裏。基督呀，可怎麼辦呢？她幾乎癱瘓了，瞎了！我的兄弟們整天胡混，怎麼僱得起護士呢？誰會想這些呢？這樣祇好我去……等她好些，如果詹妮小姐還要的話，我就……”

“露易莎，你現在無論如何不能離開我們。”

“但是……”

“你聽着，如你想照顧妹妹，就把她接到這裏來。”

“小姐……”

“把閣樓上的另一間房子給她準備一下。”

“看在上帝的份上……”

詹妮立刻打斷她的話，說道：“我說，露易莎，你能不能快點把那些袖口給我弄好？我已經給你說過了，去罷！”

“我現在就去，親愛的小姐，”姑娘說，她的心高興得怦怦直跳。

這時，一陣尖厲的、刺耳的、痛苦的喊叫聲使得詹妮停下了腳步，她的眉宇間立刻浮上一層傷心的烏雲。叫喊聲是從上面一層傳來的。

男僕看到她停下來傾聽，苦笑着說：“是卡塔麗娜夫人，從昨天開始就一直煩躁不安。”

“可憐的凱特！”詹妮嘆息道。她輕捷地走上通嚮閣樓的樓梯。

卡塔麗娜，或者像英國人的呢稱凱特，是一位八十多歲的傭人。她曾經是理查德先生的保姆，現在下身已癱瘓，神志也有點不清了。她住在閣樓上，得到懷特斯頓一家的親切關照，但家中的男女僕人卻早已不耐煩了。有些天，老太太發作起來顯得很兇，不斷用葡語和英語發出譫語，而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聲更讓全家恐惶不安。這種時候，要讓她安靜下來是很難的。她雙手亂舞，很少有人能在不傷害她的情況下加以制止。

“狗東西！”她煩躁地罵道。那腔調別人很難模倣，使得

按住她的女僕笑了起來。“狗東西！你們把我捆在這裏了！你們想餓死我嗎？餓死我！讓我見見迪克……他會來的，一定會來的！放開我！迪克！迪克！”在家中，她一直叫理查德先生爲迪克。“迪克！你難道要我這樣死嗎？你想看着我死嗎？你不可憐我嗎？迪克！是我抱着你長大的，我……我是可憐的凱特·辛普萊頓啊！迪克！迪克！把這些魔鬼攆走！他們想悶死我。我對你幹了什麼壞事，你讓我這樣死？放開我！”

那雙瘦弱的胳膊以意想不到的力氣居然掙脫了按住她的幾雙手，然後在自己滿是皺紋的臉上亂抓亂搔。

這時詹妮走進房間。

詹妮示意女僕離開病床，她走了過去。

“小心，詹妮小姐！”胖胖的、紅發的、滿臉雀斑的英國廚娘說。她因爲按住病人，所以弄得滿頭是汗。

“當心，姑娘！她很兇呢！”一位來自瑪亞郊區的健壯的葡萄牙女僕說。

詹妮沒有理睬她們。

她走近神志不清的老婦人的卧榻，用纖纖的雙手按着她的脈膊。

老人哆嗦一下，用恐懼的、可怕的目光盯住她。

“你好，凱特！”詹妮親熱地說，笑咪咪的臉上絲毫沒有擔心的樣子。

凱特盯住她望了一會兒。

“今天怎麼會這樣糟糕，凱特？連我也認不出了嗎？”

老人開始安靜下來，但仍不說話，驚恐的目光也沒有從詹妮身上移開。

“奶媽，不認識我了嗎？”詹妮的語調更加柔和，“凱特，
嗯？難道連詹妮也認不出嗎？”

八十老嫗的臉上閃出奇特的、難看的微笑，隨後點點頭。
這頭點的動作慢慢加快，像處在這種精神狀態下的病人常有的
那樣，到後來簡直是亂搖一氣了。但她手中握住的刀終於
松開了。

“我一開始就看出來了，你認識我？”，詹妮一邊說，一邊
憐憫地把頭髮從她的多皺的前額上拂去，“你一定要安靜，好
嗎？”

“好！好！”老婦人像孩子般笑了，然後用雙臂摟住詹妮
的脖子，把她拉到自己懷裏吻着，難過地用英語說着“好！好！
可憐的小東西，好，”她不停地重複着，把詹妮摟得越來越緊。

“哎呀，詹妮小姐，詹妮小姐！”廚娘害怕地叫起來。

詹妮用手指嚮她，示意不要出聲或讓她出去。

病人抱着詹妮的頭，開始像搖小孩睡覺一樣搖起來，同
時哼起了悲傷的小調。五十年前，她就是哼着這種小調給小
迪克——也就是今天的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催眠的。

她用蘇格蘭土語唱的小曲，翻譯過來是這樣的：

睡罷，孩子，我在守護着你，
你入睡時，我就笑了！
讓我為你哭出
你要流的淚水。

詹妮沒有反抗。老人一邊唱，一邊哭，聲音越來越弱。到

後來，逐漸陷入了昏睡之中——那種像是即將來臨的永久的長眠。

昏迷中，她哼唱的聲音越來越含混不清。

“讓我為你哭出
你要流的淚水……”

於是詹妮從她懷中脫出身子，把床鋪整理一下，關上窗子，輕聲吩咐僕人幾句，就下樓去了。

在樓梯的最後一個臺階，她看到園丁正坐在那裏雙手捂住臉哭泣。

“怎麼啦，曼奴艾爾？”

老人嚇了一跳，趕緊站起身來。

“哎呀，詹妮姑娘，是這麼回事……你瞧！”

他指指花園門口的柵欄，那裏有一個破碎的瓷花盆和一株名貴的海棠。

“這是怎麼回事？”詹妮問道。

“你爸爸讓我把花盆從他房間搬到暖房去，而且吩咐我千萬小心！我真是倒霉，一下臺階，就滑倒了……上帝饒恕我罷！”

“你放心，我爸爸不會罵你的……”

“是啊，可他千叮嚀萬囑咐的！而這個花盆又是那麼珍貴！上帝呀，我今天真是開始得不吉利！”

看到老人焦慮的樣子，詹妮很感動。他現在已沒有勇氣嚮理查德先生說明了。

善良的姑娘彎下身子，拾起兩片仍然帶着海棠泥土的瓷片，細心地把它們合在一起，然後捧着它們嚮院中的暖房走去。

“你到哪兒呀，姑娘？”園丁驚奇地問道。

詹妮沒有回答他。

老人跟在她後面。

理查德先生正在暖房裏細心侍弄花草。快到暖房時，詹妮提高聲音對他說：“你不應該把這盆花托給任何人，因為……哎呀！”

花盆從她手中掉到地上，在暖房門口摔得粉碎。

“啊！”理查德先生喊着跑過來救他的海棠。

“瞧瞧！瞧瞧！”詹妮裝出十分狼狽的樣子，“上帝是怎樣懲罰我的誇口啊！”

理查德先生蹲在地上說：“真的，一個多麼好的花盆啊！孩子！瞧瞧這株可憐的海棠！成什麼樣子啦！”

“曼奴埃爾，這下你可以幸災樂禍了，”詹妮繼續說道：“我信不過你，可我……”

老園丁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趁理查德先生專心收拾海棠的機會，使勁吻着詹妮來不及抽回的手。

已是中午時分了。

詹妮對理查德先生說：“走罷！請您原諒我的過失。去吃中飯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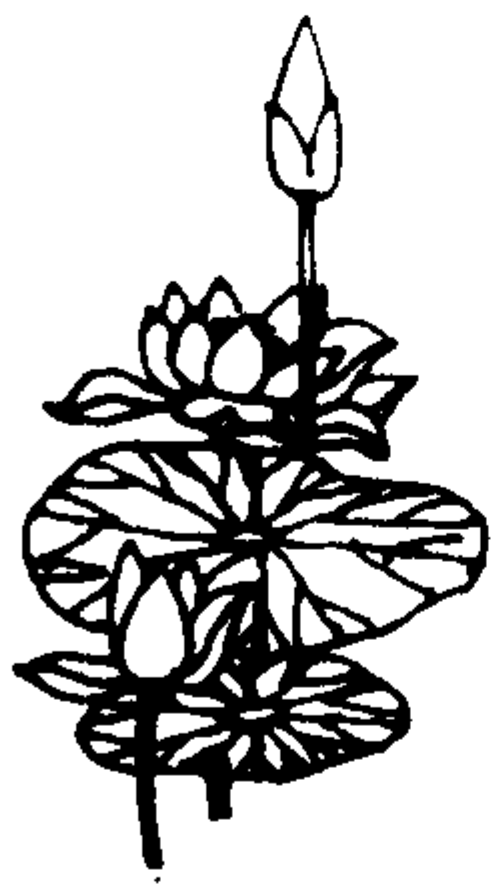
理查德先生慈祥地望着女兒，用手撫摸一下她的臉，然後嘆息着與海棠告別。他一邊往屋裏走，一邊笑着嗔怪道：“粗心大意的孩子！搗亂鬼！”

但是，仍然留在臺階旁的作爲曼奴艾爾罪證的泥土，沒有逃過英國人的敏銳眼光。詹妮發覺之後，趕緊解釋說：“是我換了那些從英國來的根泥……”

“已經換了嗎？不知是否會好些。讓我們去看看怎麼樣。”

“現在不行，已是您吃午飯的時候了。”

理查德先生沒有再堅持。幾分鐘之後，他已做好了就餐的準備。



5 理查德先生的 一個上午

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理查德先生是嚴格遵守時間的。清早，在讀一段“聖經”和查看一遍他收集的珍貴的英國鳥類和昆蟲——爲此他參考了耶列爾、蘇卡特、雷內埃以及當地其他專家們的著作——之後，就到花園中去享受清晨的美景。他對花草十分喜愛，松土、培土，在花圃裏栽種。理查德先生早上的這些活動，很難說對花圃有什麼好處，雖然他的用心是好的。

在他的書房裏，儘管各種各樣的植物和園藝學的書——從柯蒂斯的《倫敦植被》、林德利的全集，到倫敦各園藝協會的雜誌——經常打開着，但理查德先生卻習慣於不循成規，獨辟蹊徑。他瞧

不起理論家的成見和老園丁曼奴艾爾的經驗。有時，他會在嬌貴的、稀有的植物身上作一些園藝教科書上沒有的實驗，而這些花草是他不惜代價從歐洲，當然主要是從倫敦的考文特市場和牛津街的先人祠買來的。

爲了醫治老商人的藝術所造成的後果，大自然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啊！

幸好理查德先生對花園的興趣主要集中在花木上。一年中的每個季節裏，他祇侍弄一種花。比如現在，海棠是他情有獨鐘的花。但他的過分鐘愛和侍弄卻使海棠遭了殃，以至愛花如命的老曼奴艾爾都惴惴不安。

懷特斯頓先生在這些可憐的海棠身上開始實驗一種新的澆灌法，以至使大批海棠倒下了。這是一種人工配製的、植物無法吸收的液體，他自認爲有助於植物的發育成長。

“這會把葉子燒壞的”，看到理查德先生在鍋裏調製這種液體，曼奴艾爾冒昧地說道。

“閉上你的嘴，傻瓜！你會看到它們長得多麼肥壯的。”

看到海棠枯死之後，理查德先生不得不放棄這種實驗，但他決不認輸。

“這些花盆底部孔太少……我要從倫敦訂購一些來……”

這是理查德先生擺脫尷尬處境時常用的技倆。作爲忠實的英國人，他總是求助於倫敦。

他這樣忙忙碌碌，一直到吃中飯的時候。

於是他回到室內，然後就大吃特吃牡蠣。

波爾圖的市場勉強能夠滿足英國僑團中無數軟體動物食用者的需要。在這批人中，懷特斯頓先生佔有突出的地位。午

餐也上英式烤牛肉或火腿，芥末、土豆、餅乾、啤酒、精製奶酪。這些食品對薩克遜人的健壯胃口是十分適宜的，因為據《從耶爾西到格蘭威爾旅行》一書的作者說，在公元四世紀的時候，薩克遜人尚處在茹毛飲血階段。

卡洛斯通常陪伴父親午餐。理查德先生在如此莊嚴的時刻，喜歡看到兒子在自己身邊，但同他又很少交談。開始問候兩句之後，他就習慣於打開《泰晤士報》，一邊吃一邊閱讀這冗長的報紙，祇有在推薦或批評某道菜時纔停一會兒。

花園裏發生的事他已忘掉了，所以走進餐廳時嘴裏哼哼着愉快的抒情曲。但是發覺那天中午卡洛斯不在時，他不高興地皺起了眉頭，也停止了哼唱。

這是英國極為流行的作曲家和聲樂家拉塞爾創作的一段曲子，那時倫敦成群結隊的人急不可奈地湧嚮音樂廳，以欣賞他的作品演唱——他本人則擔任鋼琴伴奏。在無論是英國或北美的音樂廳裏，劇院裏，街道上，農村裏，這期間都可看到這一消息，這位杰出的音樂家的作品被反復演奏，其民族特色與意大利風格完善的結合在一起，但又不失其本色。

在那年倫敦出版的，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民族音樂愛好者所狂熱搜集的《樂曲和民歌選》中，有一首理查德先生最為欣賞，他剛纔走進餐廳時哼哼的就是這首歌。這首歌無論是曲調還是夢凱博士的歌詞都極符合英國人的特性，所以受到歡迎是理所當然的。

這是一首鼓舞移民的歌。成群結隊的英國人每天都從全國各地啓程漂洋過海去尋求財富。他們告別所愛的故鄉時，沒有眼淚。如果說在現代社會中為攫取財富所進行的鬭爭中還

有一絲神話人物賈森^①，那史詩般的光輝的話，那麼英國人就是當代史詩中的英雄，那種離開摯愛的祖國和家庭時滿不在乎的樣子，那種在逆境中激勵他們的堅韌不拔的勇氣，那種在勝利時又不高枕無憂的堅定精神，使這些無畏的商業航海者贏得了令人尊敬的聲譽。至於一些荒唐的表面現象是掩蓋不了這些的。

爲了進一步研究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的性格，我們在這裏把夢凱博士的歌詞翻譯出來，因爲歌詞中的觀念和體面商人的觀念不謀而合。

在那時進行的克里米亞戰爭中，英國士兵們唱的也是這首歌。離開祖國時，軍樂器在空中奏出這首人們熟悉的曲調，成千的旁觀者齊聲唱道：

“Cheer, boys! Cheer……”

這是這首歌的開頭，我們可以譯作：

“歡呼罷，小夥子們！歡呼罷！讓苟且偷安的悲哀遠離我們。大丈夫的氣概，勇敢鼓舞我們踏上徵途！希望推動我們嚮前，嚮我們光輝的明天。讓我們忘記今天的黑暗罷！

“再見罷，啊，英格蘭！你還有許多兒子，像我們一樣熱愛你。

“我們將擦乾最初流出的眼淚。在我們揚起風帆去尋求財富時，為什麼要哭泣？再見罷，英格蘭，再見罷！永

① 賈森，古希臘神話中尋到全羊毛的英雄

遠再見罷！

“歡呼罷！小夥子們，歡呼罷！為了國家，為了故土！歡呼罷，小夥子們！堅強的意志使雙臂有力。來！財富會補償光榮的勞動。來罷，小夥子們！為了新的土地，為了幸福的樂土！”

“來呀！微風吹着我們在海洋的浪背上前進。世界隨着我們駛過的浪迹延伸。帝國之星在西方發光。我們在那裏辛勞，而很少得到報償。海外的富饒對我的悲傷露出微笑。我們將得到平原和森林，在無邊的土地上成熟的金色谷粒，等待我們去收割。”

理查德先生在餐廳門口停止哼唱的就是這首歌的曲調，他看到餐桌上祇擺着一份刀叉時，就問道：

“卡洛斯還在床上？”他轉身問詹妮，口氣略有不快。

我這裏應該敬告讀者，爲了我和你的方便，我祇好讓理查德先生講葡萄牙語，而且是用他從來不承認的那種語法規則。

詹妮感到有必要爲弟弟辯護幾句，因爲理查德先生對頭天生日時卡洛斯不在家已表現出相當的不自在。現在他對兒子的過份懶散更爲不滿。

詹妮對父親的詢問回答道：“還沒起來。”

“哼！”理查德先生這聲不快的喉音還伴隨着通常使用的附加詞。

詹妮說：“查爾斯昨天沒辦法，所以回來的晚了……”

“他挑的日子倒不錯。”

“他忘了。”

“咄咄怪事！”

“我相信如果是七月三日爸爸的生日，他準不會忘的。”

理查德先生坐下來開始看《泰晤士報》。

詹妮坐在他對面，但往後移了移椅子。

“由於他睡得晚，”詹妮過了一會兒又說道：“我擔心缺乏休息對他不好，所以吩咐不要叫醒他。”

“他回來得很晚嗎？”

“我想……兩點鐘罷，”詹妮結結巴巴地說。

正在為理查德先生上菜的僕人討好地糾正說：

“對不起，詹妮小姐，他回來時已過四點了。”

“噢！”理查德先生哼了一聲。

詹妮望了僕人一眼，那意思是告訴他，他的糾正很不合時宜。

“查爾斯答應了幾位朋友，”她說，“當他發現是自己的生日時，已來不及推辭了。”

理查德先生不需要再聽什麼解釋就停止了他的責備。他已經失去了同女兒爭論的習慣，所以祇用閱讀《泰晤士報》作為回答。

“是，是。好罷。這些放肆的行為對他沒好處，因此……”

這時，一條灰黑色的、毛絨絨的小狗蹦蹦跳跳地來到餐廳。

“啊，蝴蝶，早上好！你好嗎，先生？”理查德先生嚮他鐘愛的狗喊道。小狗伸出爪子，像是要和他握手。這一動作

是在討火腿吃，對此英國人從不拒絕。

小狗很隨便地坐在主人旁邊的空位子上，名正言順地享受着午餐中屬於牠的那一份。

詹妮不時站起來爲父親服務，滿足祇有女兒而不是傭人或其他任何人所知道的理查德先生的特殊習慣。

理查德先生似乎還沒有忘記剛纔的話題，這時輕聲說道：“他有八天了，從沒在辦公室露過面，這很不好。”

詹妮沒有回答。

很明顯，整個午餐中一直保持住沉默，同樣的想法佔據了兩個人的頭腦。

我擔心《泰晤士報》的編輯們這次沒有能抓住讀者的心。英國人終於站了起來。

他一邊洗手，一邊望着園中繁花似錦的花壇，喃喃道：“看來很糟，一種壞習慣。”

他走出餐廳來到書房。

詹妮陪着他。

“很不值得，”他一邊走一邊說。

他穿上大衣，從詹妮手中接過帽子和手杖，以同樣的語氣說道：“這會發生像常說的……常見的……”

他套上甘蔗皮色的皮手套（因爲奇妙的愛國精神從倫敦直接訂購的），仍然吹毛求疵地說道：“我不知道到辦公室去幾分鐘有這麼難。”

過一會兒，又說道：“不好，太不好啦！”

看來他準備出門，但習慣於觀察的詹妮發現他在猶豫，好像兩種決定正在鬭爭。

“再見，詹妮，”他說，但並不見他擡腿。

“我不知道忘了什麼！”他嘟囔着，臉上明顯帶着困惑。

詹妮在房間裏掃一眼。

“圍巾？”她問，同時把在化妝臺上看到的圍巾遞給他。

“啊，圍巾，對……圍巾。”

顯然他還不完全滿意。

“現在不缺什麼了，再見。”

詹妮想這次一定要出門了。

“我不知道……啊！那麼……那麼卡洛斯……今天上午不起床了嗎？”

“要不要我叫醒他？”

“不，不……是……”

然後說道：

“沒什麼事。”

“你有什麼對他吩咐的嗎？”

“沒有……但是，不過還有時間。”

“請說罷！查爾斯快起來了！”

“是這麼回事……”

理查德先生有點不好意思地走到書桌前，打開抽屜，從裏面取出一塊英國製的漂亮的手錶和錶鏈——這些東西明顯是從倫敦訂購來送給兒子作為生日禮物的。

頭天卡洛斯不在家，使他無法實現這一心願。

由於兒子的過錯使他的愛心未能表達，現在已沒有辦法再抑制這種心情了。

“給你，”理查德先生對詹妮說，口氣裏竭力裝出冷冰冰

的樣子，“如果你願意，就把它交給你弟弟。這是我送他的，如果昨天……”

詹妮從父親手中接過手錶，對他親切地笑了笑。

理查德先生繼續說道：

“我不知道卡洛斯是否喜歡，雖然是件價錢很貴的東西……”

“最大的價值是您還想着他，先生。”

理查德先生嘟囔了一句英國話，做了一個不太明顯的表示懷疑的動作。

詹妮說：“如果他能從您手中接過來，那就更珍貴了。”

“你或許可以去叫卡洛斯，請他接受我的禮物？”父親帶着某種嫉妬問道。

“如果是在晚餐時……”

“他也許不給我們這種共進晚餐的榮幸。”

“噢！如果卡洛斯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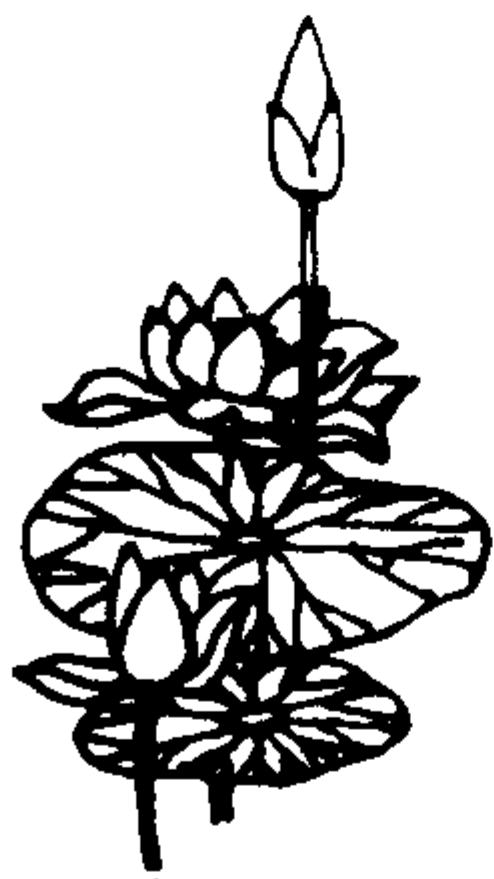
“沒什麼，沒什麼。如果你願意，那麼就由你交給他罷。”

他一邊說，一邊從大廳裏走出來，穿過花園，很快就出了大門。

在走廊上碰到他的僕人聽到他仍在嘟囔着“看起來很不好。”

但是一到街上，他看起來已經精神抖擻了。他走得很快，這是那種篤信時間就是金錢的人所獨有的腳步。他嚮小狗蝴蝶說了幾句親切的話，然後就哼起了“歡呼罷，小夥子們！歡呼罷！”

英國人之家



6 當卡洛斯醒來時

詹妮在門口和父親道別之後，久久地站在那兒一動不動。她的目光雖然在巡視週圍的東西，但思想卻早已走了神。

那既有孩子的天真，又有母性的莊重的神秘表情，不知爲什麼此刻變得有些憂鬱和悲愁。這種陰影是心事重重的表現，而她又不懂得如何加以掩飾。

詹妮預感到，現在該是施加自己那天使般影響的時候了，以便驅散籠罩在家庭上空的淡淡的陰雲。

她對其中的一方已施加過這種影響，結果是大大緩和了理查德先生對兒子的一腔怨氣。但還有另一方，事情並未完結。她需要在卡洛斯身上也試一試。

深諳弟弟性格的詹妮相信自己的努力不會白費，所以她那憂鬱的臉上透出

了一綫自信的亮光。

她正是帶着這種心情去讓安德烈把卡洛斯叫醒的。

安德烈是家中的老僕，雖然已經退休，但仍在家中充當着類似管家的角色。從理查德先生在波爾圖定居之後，他就一直侍候這位商人和他的一雙兒女。

詹妮對安德烈說：“你去告訴卡洛斯，我在書房等他。”

當安德烈老人進入房間時，卡洛斯還睡得正香呢。那均勻的、深深的呼吸聲說明他沒在作任何荒謬的惡夢，睡得很平靜。

聽了一會兒那呼吸聲——它像房間的鐘擺一樣均勻，安德烈輕輕地走過去，好像生怕驚醒他似的來到窗前，小心地把窗戶打開一個縫。

一綫陽光透過長長的窗簾射進卡洛斯的臥室，金色的窗簾長穗拖在地毯上。

老人這纔看清了房間的混亂是何等令人吃驚。

這絲陽光並不像聖經《創世紀》篇中的那種照亮大地的神光，因為它照出的是一片混亂。很難用言語描繪房間裏的情況。老管家看到這一切之後，不禁苦笑起來。

那情景的確無法詳加描寫。

房間裏的所有東西，似乎瘋狂地跳了一夜的舞。它們對白天的到來大吃一驚，所以匆忙之中都找錯了自己的位置。椅子亂七八糟地堆在臥室的中央，佔去了原本屬於衣櫃的位置。而衣櫃則大敞着，裏面基本上是空的，好像一座劫後餘生的城市。

在桌子上、沙發上、高背椅上、地上，總之除了應該放

的地方之外的一切地方，都散亂着上衣、背心、褲子和五顏六色的樣子不同的圍巾。地板上擺着難以盡述的各類東西。這裏扔着幾支手套，前天晚上纔穿過一次的當作廢物丟掉的褲子；那裏是曾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弄到匆匆帶回來的幾枝花，而今則枯萎了，落葉了，遭到遺棄，被忘得一乾二淨。抽了半截的雪茄，珍貴的印度瓷花瓶的碎片，犯下不討主人喜歡的罪過的書籍，一張因不堪重壓倒下的椅子、書信、項鍊、畫冊、手帕、馬鞭擺得到處都是。馬刺放在了鬧鐘的位置上，而鬧鐘則放在壁爐的大理石邊上。一副絲製的假面具，頭天的晚報和一個裝有馬來橡膠嘴的烟斗放在床頭櫃上。床邊丟着獵槍火藥、法蘭絨睡衣和他心愛的馬褲。燈架上則放着一個銀墨盒——臨時成了烟灰缸。帽子掛在門的鑰匙上。臺燈在地上，而一些書和地圖則堆在床下。一個塗有假漆的、繪有姿態滑稽可笑的中國人物的硬紙做的燈罩被當成了莎士比亞的帽子，而他的脖子上則堂而皇之地圍着一個舞會用的領帶。莎士比亞對面的拜倫半身塑像的左耳上竟掛着一頂寬沿的氈帽，像是在焦急地望着自己那位著名的同鄉。在房間的另一角，是嚴肅而慈祥的沃爾特·司各特爵士，他戴着當時因為克里米亞戰爭而十分流行的土爾其軟帽，樣子顯得很拘謹。第四座塑像被黑色絲絨假面具所掩蓋，已看不到《失樂園》的作者、歌唱天使和魔鬼戰鬪的彌爾頓先生那慈祥和悲天憐人的尊容。

這些英國文學史上的偉大人物似乎都被狂歡節的聲音從墳墓中召喚了出來，蒼白的頭上戴着奇怪的假面具，也在那裏互相祝賀呢！

在這些紛然雜陳的東西中間，有一條獅子一樣大鼻孔，和牛一樣雄壯的名爲“新大陸”的長毛狗。它懶洋洋地依靠在軟軟的、華麗的沙發上，兩隻蹄子踏在一本精美的相冊上。以此精美的東西作爲它的坐墊，實在是太不敬了。其他的景象可想而知。

辦事一嚮井井有條的安德烈面對這雜亂無章的場面，笑着直搖頭。他站在這混亂之中觀察了一陣，不知這裏剛剛發生了什麼翻天覆地的故事。然後，他走近床邊，故意撩起白色的窗簾，彎下身子望着卡洛斯那寬闊的前額，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叫醒正在沉睡的少爺。

卡洛斯的表情既親切又生動，薩克遜人的優點都集中在這張臉上。短短的、自然蜷曲的頭髮使他的前額和兩鬢顯得寬闊動人。典型的北方人的白皙面孔，毫無曲折的高挺的鼻梁，微笑時顯得又嘲弄又親切的厚實的嘴唇。長長的睫毛，眼瞼上透着淡淡的青筋，眼圈的週圍佈滿着血絲，顯出不眠之夜痕迹。這就是那張開朗的、動人的面孔的主要特徵，從某種角度上看，和拜倫頗爲相似。此刻閉着的眼睛裏，常常閃出活潑的火花，而正在沉睡中的那張安祥的面孔，也像英國詩人一樣表情生動——拜倫的傳紀作家們至少是這樣說的。

安德烈終於決定叫醒卡洛斯，但那聲音卻又像怕他聽見一樣。

“卡洛斯少爺！”他輕聲叫道。

儘管聲音很低，而且有點膽怯，但這句話已足夠把卡洛斯喚醒了。

他立刻睜開眼睛望望僕人，懶洋洋地伸伸胳膊——我們

每天早上起來時都是以這樣的動作打碎纏繞我們的睏倦鎖鏈的——，然後用雙臂挽着脖子，好像要依在它們上面似的，用含糊不清的聲音問道：

“白天好，安德烈。幾點鐘了？”

“中午啦！”

僕人的回答帶着意味深長的微笑。

“天哪！”卡洛斯模倣着廚娘的慣用語調喊道，同時望望對面的掛鐘。掛鐘像是在回答他的詢問，慢悠悠地、響亮地敲響了十二下。

“可我覺得不像，”卡洛斯一邊數着，一邊說“你不覺得早上有點奇怪嗎？爸爸呢？”

“已經出門了！”

“他說什麼沒有？”

安德烈聳聳肩，回答道：

“什麼也沒說。”

這本身就說明了問題。

卡洛斯對此心裏很清楚，所以不再問什麼了。

“起來罷！是時候啦！”安德烈一邊說，一邊從地上揀起看到的東西。

“你不覺得把我叫醒有點太不近人情、太殘忍嗎？”卡洛斯沮喪地說。

“起來罷，懶鬼。”

卡洛斯再次張開嘴打了個哈欠，對被趕走的睡意仍然戀戀不舍。他用手推開把頭枕在他雙膝上的長毛狗“新大陸”，順手打開身邊的一本書。這是狄更斯的一本小說，他曾經漫

不經心的看過幾行。

看到他没有準備起來的樣子，安德烈說道：“怎麼啦？”

“老兄，去把午飯給我端來，祇要咖啡就行了。我好像剛剛結束昨天晚上那亂哄哄的晚餐。”

“那麼你是想在這兒午餐啦？”

“我想這是頗愛稱讚的決定。”

“可是……”

“可是什麼？你有什麼反對意見嗎？請講罷！”

“是這樣，詹妮小姐說她在書房裏等你呢。”

卡洛斯一下子從床上跳起來。

“笨蛋！你怎麼現在纔告訴我，快，把睡衣遞給我。不是這個……你没看到那是假面具嗎？快點，那是圍巾……另外那個……對，拿過來，你去告訴詹妮，我一會兒就去見她。”

卡洛斯匆匆忙忙梳洗完畢，就來到書房，詹妮正在那裏等他。

在這間書房裏，姊弟倆常常一起讀書，這是從小養成的習慣。金髮少年和金髮女郎並肩讀同一本書的情景使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十分高興並常常給以親切的祝福。

“白天好，查爾斯，”詹妮一邊說着，一邊嚮他伸出手。弟弟親切地握住姐姐的手。

“孩子，讓你久等了罷？原諒我。那蠢家夥沒有馬上告訴我是你……”

“請原諒我讓人叫醒你，不過……”

“你作得對。否則我會睡到晚上呢。”

“你昨天回來的很晚，查爾斯，”詹妮說，故意低下頭去

撫摸卧在她腳邊的“新大陸”。

“你聽到我進門的聲音了？”

“聽到了。”

“我吵醒了你嗎，詹妮？不是因為我不小心，不過……我真是笨蛋！”

“不，你没有吵醒我，我當時還沒入睡。”

“没有人睡，都4點鐘啦！你病了嗎，詹妮？”

“没有，但是……”

卡洛斯用頗為嚴肅的目光望着姐姐。

“那麼一定是因為我啦？我不是告訴過你嗎？如果你為我累成這個樣子，我實在太對不起你了。”

“不，不是因為累，是……”

“你太固執，所以……”

“現在不談這些。告訴我，今天你能早點回來嗎？”

“今天！狂歡節的星期二！噢，詹妮！至少讓過了狂歡節，過完這可惡的節日，以後……以後你會看到，我將每天晚上陪着你……你一個人在家一定很乏味，對罷，可憐的孩子？”

“哎呀，我說的不是自己。你這樣下去會生病的，查爾斯。這些拖得很長時間的晚餐……這些不眠之夜……”

“對我嗎？你放心，孩子。什麼也損害不了我。所以……”

“再說，查爾斯，你確實有很長時間晚上都不和我們在一起渡過了，我再重複一遍，我不是講自己。但是爸爸……你很清楚老習慣……他喜歡看到大家在一起。隔長不短的，如果你方便的話……”

“是啊！詹妮，你說的對。等到夏天到來的時候，我發誓，一定按你說的去作。但是冬天的晚上！冬天的晚上，一切都像作家湯普森^①在《四季》中所寫的那樣。在家裏熬着實在太漫長難熬啦！”

“四季……我知道，你會覺得一切都那麼美好……”

卡洛斯笑着反駁道：“不，我既然已嚮你許諾……我說，詹妮，你太好了。我的話肯定要挨你的罵。但你應該承認，至少對我這種年齡的小夥子，像爸爸那樣在家消磨一個晚上，實在是太沒趣了。永遠是那份《泰晤士報》。詹妮，那沒完沒了的《泰晤士報》會把我葬送的。《聖經》是我尊重並欽佩的一本書，但我們那些宗教學者們的訓教實在令人不寒而栗。斯特恩的《桑特·項狄的生平和見解》，我已會背了。費爾丁的《湯姆·瓊斯》雖然沒有讀過，但由於聽得太多，所以沒有哪一章是不知道的。說實話，再一次聽爸爸帶着永不枯竭的熱情天南海北的評論……真讓人受不了！”

“查爾斯！”詹妮用責備的口吻喊道。

卡洛斯繼續說道：“更糟糕的是，時不時還來一段古怪的莫拉伊斯的話，或者是同樣讓人發抖的布瑞茵斯·赫拉克利托和德謨克里托的高論。這些東西對英國人來說比希臘哲學家的原著更難消化。這是為什麼我去尋找湯普森說的那種地方：“人們在偷偷地談論着各種話題，胡言亂語使他們感到興奮。”

詹妮對弟弟的議論忍不住笑了，爲了掩飾自己的脆弱，她

① 湯普森（1859—1907）英國詩人，作品多帶有神秘的宗教色彩。

趕緊接着說道：“好罷，查爾斯。但不應該是昨天！因為昨天是你的生日！”

“那又怎麼樣呢，小姐？我忘了那回事，真的，我請你相信，我對自己的生日一嚮看得無關緊要！”

“但愛你的人卻很看重這一天。你難道不願給他們一個嚮你祝賀的機會嗎？”

“如果我記起的話，當然會……”“爸爸本來要給你一個驚喜，可憐的爸爸！他剛剛把這塊給你的手錶交給我時的樣子，實在讓我傷心，”詹妮說着，把理查德先生的禮物遞到弟弟手中。

“真的嗎？可他……可憐的爸爸！哎呀！我讓他失去了這份歡樂！啊，詹妮，瞧我這個頭腦！你一定知道我心中的滋味，對罷？”

“知道，查爾斯，知道。”

“大家厚愛你，可你自己……”

“你瞧，詹妮，這是多漂亮的一塊錶，不是嗎？好。查爾斯先生，你也需要作點什麼。說定了，夏天我不再逃走了。狂歡節過去了，結束了。我進入四旬齋了。”

“狂歡節！化妝舞會一定很有意思罷！因為它是如此吸引你，查爾斯！”

“詹妮，你錯了，平淡乏味，但是……你也許對此無法理解。不過確實是興趣盎然，但又令人無法抗拒。”

“咄咄怪事！”

“請相信我，很少有哪一天晚上不讓我充滿厭倦。在那種喧鬧裏，我都快煩死了。每當我想到你，想到你那安祥寧靜

的夜晚，想到你那玫瑰色的房間，詹妮，我總是問自己，爲什麼要遠離你們，逃離這個天堂呢？這個不配作你弟弟的瘋子爲什麼心甘情願地到處游蕩呢？我真想像在大地上游蕩的夏娃那樣大放悲聲。和你站在一起，夏娃也暗然失色，因爲她呼吸的空氣並非那麼純淨。彌爾頓在《失樂園》中難道不是這樣說的嗎？再說，我有什麼天使般的權力把自己從家中流放呢？嗯？”

“你在開玩笑，查爾斯？”

“你相信我不是在開玩笑。別人也會對你這樣說，如果……”

“難道這就是使你在那裏獸到今天凌晨四點鐘的原因嗎？”

“今天？噢……對不起，詹妮，一切都有例外，比如說昨天晚上，我應該承認，並非完全是不愉快的回憶。”

“是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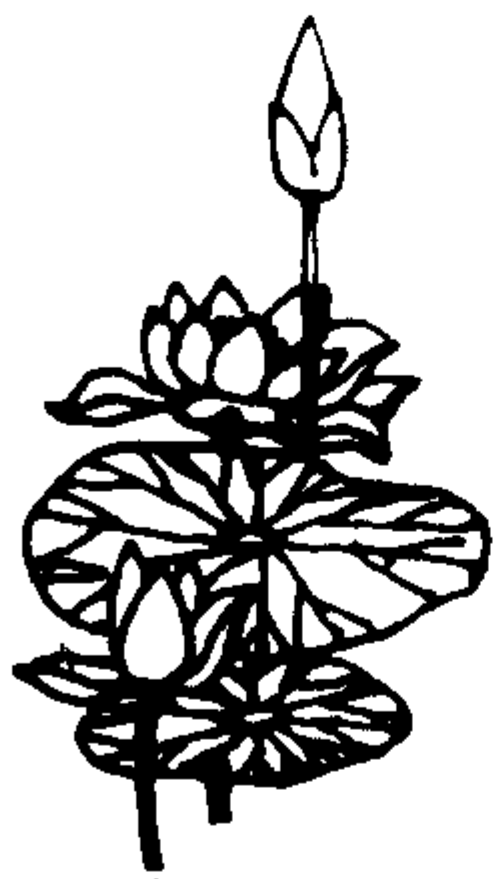
“如果你有耐心聽，而且不罵我的話，那麼我就講給你聽聽……”

“啊！難道有什麼差錯？”

“我怎麼知道？我對自己太缺乏信心了，所以不敢說做得是否對。但我仍然要告訴你。”

詹妮笑了。

“讓我們聽聽罷！”她一邊說，一邊擺上傭人剛剛端進來的午餐。



7 前夜的回顧

對許多人來說，此刻已是開始消化最主要的、最正規的晚餐的時候了。卡洛斯一邊用着過點的午餐，一邊說道：“詹妮，正如我對你說的，昨天晚上我過得比平時愉快。”

“是嗎？發生了什麼事呢？”

“讓我講給你聽，我們十一點離開餐桌。這頓晚餐拖得太長了。但不停的乾盃使氣氛一直都很活躍。走進劇場時，我頭重腳輕，心情沉重。頭重腳輕是太多美酒的刺激和那自始至終的喧鬧……”

“那麼心情沉重呢？”

“是你那封信在我心中引起的懊悔。”

“啊！什麼懊悔？！”

“我嚮你保證，確實感到懊悔。在這

種心情下，劇場在我看來如同地獄，那些無聊的假面具像真正的魔鬼，還有那樂隊奏出的不協調的聲音……”

“而你卻獸下去了？”

“獸下去了，對。我急於這一切早點結束，好使我脫身。你根本想像不出那裏的情況，請讓我繼續說下去。”

詹妮漫不經心地翻着桌上放的一本英國畫冊，說道：“繼續講罷！你這樣尋歡作樂很奇怪……它會損害你的健康。”

“是啊，我承認是這樣。但許多人都這樣，你知道。”

“好罷！往下講，”詹妮望着畫冊的燙金字體說。

卡洛斯繼續說道：“我離開夥伴們，找一個位置就精疲力盡地坐下。對週圍發生的一切，我既不願看，也不想欣賞。後來不知爲什麼，我望了一下坐在我左右的兩位。”

詹妮用奇特的目光望着弟弟。

“右邊，我看到一位胖子在睡覺。在自己心情不好的時候，別人的幸福常常使我們感到不快。於是我不屑的把目光從這位福態十足的家夥身上移開，轉到……”

“轉到你的左邊？”

“正是轉到左邊。”

“那麼……你在自己的心臟那一邊看到了什麼，查爾斯？”詹妮笑着問道。

“噢，詹妮！噢，我的姐姐！請準備好你那神聖的耐心，我要嚮你吐露一樁秘密。”

“這我早就看出來了，從你臉上的表情看出來了。真的是那種一見鐘情？”

“我想恐怕是的。”

“可憐的查爾斯！真要命！”

“你在笑？”卡洛斯也笑了。他把茶盃伸過去，要求再斟上，“你聽着。在我的左邊，如你說的心臟所在的那一邊，坐着一位戴假面具的女性。她正以一種說不出的眼光望着我，詹妮，你真想像不出那是一雙多麼美麗的眼睛！”

“假面具的眼睛？”詹妮一邊斟茶，一邊問。

“不，是戴假面具的女郎的眼睛，我從漂亮的黑色絲絨面具的眼孔裏看到的。她的頭懶洋洋地、傷感地依在肩上，這種姿勢使她露出了誘人的嘴唇和優美的脖頸。我的目光怎麼也無法從那裏移開，於是……詹妮。你在笑什麼？”

“我在笑你這麼快就墮入了情網。”

“你想不到那張面龐是多麼漂亮！我告訴你，詹妮，那副絲絨面具引起我多少幻想啊！雖然離的遠一些，無法仔細研究，很難詳細的、恰當的描繪……因為大多數的臉上都或多或少有些缺陷，而假面具可以掩飾這些瑕疵，祇把美的地方展露出來。我很清楚，這容易產生虛假的誤解，引人想入非非……”

“夠了，查爾斯，夠了。你知道的很多，可惜用時又顯得不足。比如昨天……”

“昨天沒有也不可能是錯覺，這可以肯定。那顆頭顱決不是那些像楊樹葉一樣飄來飄去的、叫人死也猜不透的腦袋。”

“啊，多麼珍稀的腦袋哟！”

“再說，大自然賦予她某種極端的令人嘆為觀止的完美，這是在任何別的臉蛋上都找不到的，而這一切都從我的鄰座女郎身上看到了。我還和她搭了話呢！”

“你同她講話了？”

“對，你難道對這一行動感到奇怪嗎？”

“化妝舞會上不能自我介紹，發明這種規矩實在荒唐。我懷疑這來自英國的外交禮儀。”

這段故事使詹妮的驚咤變為微笑。

卡洛斯繼續講道：“你會看到，我對她講的話，可以在我們的家庭舞會上對任何純真的女士重複。說到底，我的好姐姐，我不知為什麼自己會得到膽大妄為的美名，其實我很正派。而對這一點，十五年來那些膽小怕事的人總是加以嘲笑。”

這番表白中，確有真實之處。詹妮雖然想作出懷疑的樣子，但又為那親切的微笑所掩飾了。“是這樣，否則……剛纔已說過，我同自己那和藹可親的鄰座講了話。我問她是否感到很疲倦。你瞧，這句話不僅笨拙，還有點荒唐。對此，你有何責備嗎？”

“當然沒有，後來呢？”

“她回答我說：‘這一切比預想的更令人厭倦。卡洛斯先生，你怎麼也來啦？’”

“你說什麼？！卡洛斯先生？！”

“對，‘卡洛斯先生’，那個神秘的女孩竟然知道我的名字。這就更增加了我的好奇。我們繼續交談。我知道和她同來的還有幾位女友。但她的頑皮風趣和其他的女孩的一本正經形成了鮮明對比。我們彼此親切地、坦誠地交談着，就像現在我和你一樣，你要我告訴你什麼呢？那女孩談話的語調和你竟有某些相似之處。也許就因為這一點，纔使我感到肅然起敬，而且始終無法擺脫這種拘謹。你想不到她在同我的交談中顯得多麼風趣、理智和爽朗。她對我和我們家知道得很多。

有一次差點談到你，但被我岔開了……”

“爲什麼？”詹妮裝着委屈的樣子問道。

卡洛斯顯得有些狼狽，但隨後用堅定的口吻繼續說道：“因爲……我告訴你實情罷，詹妮。我非常尊敬你。對你的名字，我十分崇拜。我不願意有人在那種場合提到它。儘管我對那位不認識的姑娘印象不錯，但仍然不能確信那張嘴唇是否配叫你的名字。這種閑聊大約進行了兩個小時。這時幾位已經對大廳的吵雜感到厭倦的小夥子走了過來。我應該承認，朋友們的出現使我頗爲不快，特別是對他們嚮我的對話者說出的那些肉麻的奉承話更加反感。”

“可憐的姑娘！”

“可憐？哎呀，你已開始爲她嘆息了嗎？你還沒聽完我的故事呢！”

“難道……”

“請聽我說。開始，她並未顯出膽怯，繼續熱烈的交談，偶爾對那些吹捧也回敬幾句。但鬭爭雙方力量懸殊。因爲小夥子們伶牙利齒，俏皮話層出不窮，而她卻無法使用這些武器。看到這種局面，她顯出不安，站起來準備告辭。我們跟着她，在大廳的門口，她和女伴們轉過身來，看到了我們，顯得十分驚恐。於是，這位不知姓名的姑娘朝我走來，請我保護她，希望我表現出君子風度。”

“你答應了，對罷？”詹妮雙手合十，用同情的目光望着弟弟說，“你答應了，難道沒有答應？”

“是的，我充當了保護落難少女的唐吉珂德。你要我怎麼辦呢？我不是對你說過，十五年來，我身上一直有着許多誠

意的東西嗎？”

“查爾斯，你不必後悔，不必後悔自己的君子風度。”

“於是，我首先把自己的夥伴們攆走，而作到這一點是頗不容易的。我運用發現者的權利，答應查清之後，一定把她的秘密告訴他們。之後，我就跟在她們後面。開始時，她們輕聲地讚揚我的崇高、熱心腸和友好的情誼。但是當離開中心街道，尾追的危險結束之後，一切都變了。她們開始要我也離開。這種忘恩負義傷害了我的自尊，我斷然加以拒絕。怎麼啦？你的臉色怎麼嚴肅起來？”

“查爾斯，我當然有道理。她們既然請求你離開，而你……這就不太好了，誰知是什麼原因呢？”

“原諒我，詹妮，你對這些事情一竅不通。不太好的是她們。再說，這些請求真誠嗎？按規矩是應該拒絕的。這種拒絕從來沒有傷害人。”

“一次也就夠了……”

“你瞧，詹妮……上帝寬恕我！你試試以自己的方式參加一次假面舞會，再設想一下這些假面具。可是……我怎麼知道呢，或許是什麼公主或是像詹妮一樣的姑娘。”

“好罷，既然你這樣說，難道假面具下的女孩是我？”

卡洛斯已預見到自己的不利境地，祇好承認這是他的猜想，於是立即打斷姐姐的話，說道：“我沒有也不可能設想，因為……從來還沒有誰在那種場合見到過詹妮。所以，我不該受這種嚴厲的對待。正如你所說，我堅持跟踪她們，並且說如果要我放棄追踪，她們就得露出真相。她們拒絕摘下假面具，特別是那位我一心想知道是誰的姑娘。三點半時，大

家路過我們家門前。顯然，她們是有意把我領到這裏，並誘使我回家的。我抵抗住了這種誘惑，毫不猶豫地從門前走過，繼續追在她們後面。那位神秘姑娘的女伴們把這事看得很可笑。這時，那位姑娘顯得或者說故作焦慮之態，她雙手合十走到我面前，求我離開她們。”

“那麼你呢？”

“我……我拒絕了。”

“啊！查爾斯！”

“你聽我說。她一再堅持，甚至說如果我再固執下去，那對她將很糟糕，而我仍然不爲所動。”

“你有時多麼壞呀！”

“可我當時並不相信那種驚恐狀是真的，而現在……最後，那姑娘用哭腔對我說出的話，纔使我發現了她的真誠，她說：‘我求你啦，以……’你猜猜她用誰的名義嚮我求情？”

“不知道。”

“她說：‘我以你的姐姐詹妮的名義求你啦！’是的，她以你的名義，而且還雙手合十，那種誠懇的樣子……你還需要再問我這次是否答應她了嗎？”

詹妮把手伸給弟弟。

“謝謝，善良終於在你心中戰勝了。我相信這一點。”

卡洛斯低下了頭，好像姐姐的這些讚揚令他十分難受似的。實際上這些話不但沒有使他得意忘形，反而使他感到無限的懊悔。

遲疑了一會兒之後，他帶着明顯的困惑結束道：

“我說詹妮……歸根到底，我這個人還不配受到如此讚揚

……我討厭這種虛偽。我確實很難……我不得不告訴你，我不配這些讚揚。”

“爲什麼！”

“因爲……有件事……我還沒有對你講完。當然，我讓步了……但並不像你說的那樣毫無私心。因爲我要求……她給以回報……”

“什麼？”

“一個吻。可憐的姑娘來不及轉過臉去，她顯得很失望，也許是裝出來的，但裝得很像。”

詹妮做出不高興的樣子。

“請不要責備我罷，詹妮，因爲我始終沒有看到她的面孔，也許永遠不能弄清她到底是誰。之後，我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諾言——這對我並不容易，直到今天那姑娘的眼神和聲音還纏繞着我，我幾乎後悔……算了罷，別用這種眼光望着我。你可以拒絕原諒我……”

“說實話，你是有點不配我的原諒。由於看在我的面子上你讓步了，這就使我無法再責備你，結局……”

“你看到我的固執了罷？正是這纔給我留下了最愉快的回憶。”

詹妮用書敲打着手背，說道：“豈有此理！你想讓我收回對你的原諒嗎？你良心上還有什麼過不去的呢？最好趁我現在心情好的時候說出來。”

“這纔是一顆真誠的心！這樣看來，你是否就履行了所有的義務呢？”

“什麼性質的義務？”

“這話問的！難道你不知道自己的義務？這可不是好現象！基督徒的義務、公民的義務、爲人之子的義務……”

“你說些什麼呀！你又來啦！你是怎麼回事，詹妮！一項一項的說，要不……”

“好罷！我現在祇說幾點，因爲在我看來你忘掉了這些義務。”

“請講。”

“那麼請告訴我，最近去過寫字樓嗎？”

“哎呀！寫字樓？”卡洛斯笑着說，“你想對我說的就是這個呀？我根本就沒想到這一點。”

“你去過嗎？”

“沒有。”

“沒有？”

“有好長時間沒去過那裏了。有……你覺得這是一樁大罪？”

“你問誰呀？難道工作不是義務？”

“工作當然是義務。”

“那麼……”

“這要有所區別。你真的不知道我在寫字樓幹些什麼？工作！哼，這種現象不僅令人生厭，而且還是一種社會虛偽。我的好詹妮，你必須明白，寫字樓裏真正的、有用的、稱得上工作的工作都體現在曼奴艾爾·肯迪鈕身上。就是這麼回事，他什麼都幹，什麼都處理。而且在我看來，也祇有他纔有這個能力。要我去那裏並不是爲了工作。我的參與充其量是讓那位好人惶恐不安，分散其他僱員的精力，搞亂擺放得整整

齊齊的商業文件。我去那裏祇不過是裝裝樣子，代表老闆。其實對商行的任何一項秘密或交易我都一無所知。他們今天可能會告訴我某某交易的原則，然後就覺得有義務把結果也通知我，好像我問過似的。明天又把另一筆生意的結果告訴我，事實上我對此根本就不知道。當然，你把我看成商人，爸爸喜歡看到我作為‘懷特斯特頓公司’的代表在那裏晃來晃去，如此而已。我到辦公室，打開窗子，像公司的一面招牌那樣展示給大家看。在廣場上走來走去，除了生意之外，什麼都談，然後就走人。如果這也叫工作……”

“那麼，你既然痛恨這種惡習，為什麼不實實在在地幹呢？”

“因為這不是規矩，工作是僱員的事，我們是教父，祇負責給孩子起名字，支付她的嫁妝，而不管其沉重的教育。為了減輕良心上的壓力，我也曾試着幹過。但是對我的提醒，曼奴艾爾·肯迪鈕常常報以大笑，而其他的人則暗自偷笑。看樣子，我的話肯定是胡說八道。”

“當然，正因為如此，纔對你要求不高，你纔應該常去那裏。”

“但那多麼枯燥乏味啊！你想像不到！詹妮，我恨那條英國街，我深深地厭惡它。”

“所以你寧肯讓爸爸傷心，今天他還在抱怨你不去那裏。如果你作出小小的犧牲……”

“你不能稱這為小小的犧牲，即使是鉅大的犧牲，如能讓他高興，我也在所不辭。明天……”

“明天！”詹妮聳聳肩說。

“怎麼啦？難道你要我今天就去？”

“爲什麼不呢？”

“你看已經很晚了……”

“如果你再拖，就更晚了。”

卡洛斯無言以對。

詹妮繼續說：“同時，你可以利用這個機會順路去看看那個可憐的英國寡婦，她有好多天沒來了。我不想讓任何一位僕人去，因爲你越是吩咐，他們就越是難爲她。可憐的女人，她夠受罪的了。如果今天你去寫字樓，順路可以……”

詹妮知道任何行俠仗義的行爲都可以鼓勵卡洛斯去做出犧牲。所以纔提出去拜訪由懷特斯頓家關照的許多窮人之一的這位英國寡婦。姐姐的預見沒有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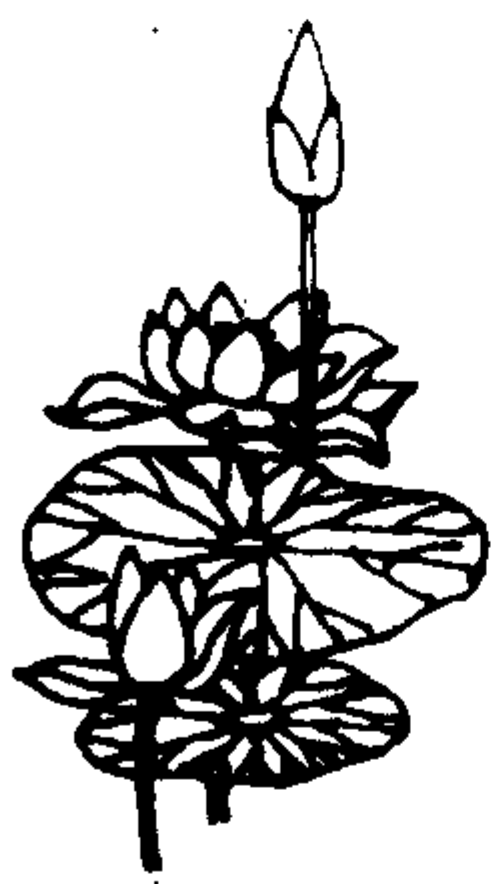
“就這麼定了，”卡洛斯堅決地說，“我今天去……工作。作爲公司業務發動機的曼奴艾爾·肯迪鈕還不知道他馬上就有麻煩了！那家夥像怕魔鬼一樣害怕我的幫忙，但我還是感謝你，詹妮。你叫若瑟來幫我穿衣服。這混蛋，我今天真不想見到他。”

“哎呀，若瑟嗎？”詹妮用手搭在弟弟肩上說“我說，查爾斯，他媽媽病了，可憐的小夥子，我很同情他，所以就打發他回家去了。”

“好啦！好啦！你做得對。我忘記這回事了，要不……沒有若瑟，我們照樣過得挺好。”

詹妮擁抱了一下弟弟，高高興興地從書房走了出去。

由於這次談話的結果，卡洛斯於下午兩點半鐘出现在了商業街。



8 在商業街

當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的兒子到達寬闊的英國街時，那裏已是一派繁忙景象。

商業活動正處於高峰。無數的人群佔據了人行道、街中央或是沿街兩旁的古老建築的門口。出於某種好奇，我們想對此刻這條商業街的情況加以研究。

首先，從各種人的神態、姿勢和其它外部特徵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各自所處的不同的商業地位。

表情嚴肅、舉止莊重、談吐矜持者，無疑是銀行或什麼公司的經理——姑且不論其聲譽好壞，都是這條商業街上的頭面人物。他們總有一幫聚精會神、洗耳恭聽或是一言不發、目瞪口呆的聽眾。這些人的腦袋像瓷娃娃一樣，對聽到的

神諭不住地點頭稱是。一般來說，股東們對資本的前途總是不放心，所以對前者的話不得不字斟句酌，那樣子頗有點像法國國會在聽拿破侖三世的國情咨文。

也有不屑於聽這些高談闊論的人。他們充滿自信地在附近走來走去，不時嚮經理之流們親切地打着招呼。

沒有什麼人圍着他們轉，但街上所有的人同樣要恭恭敬敬地嚮他們問候致意。凡是看到他們親切微笑的人，都得點頭哈腰地加以回敬。據一位幽默作家的觀察，哈腰時身子與地平面的角度一般都在 $85^{\circ}1/2$ 左右。這是些雖然不管理別人的資金，自己卻有雄厚資本的商人。儘管那些小資產者對他們沒有什麼直接的依附關係，但整個商業街的前途卻受着他們舉足輕重的影響。再說他們還可以利用財富的威望——這威望有時甚至會對那些根本無求於他們的人產生影響。

有時候，我們還會看到一幕乍看起來很是費解的表演：一位衣着樸素、面帶憂容、鬍子亂蓬蓬的、垂頭喪氣的人。一群體面的心急如焚的商人圍着他，對他吞吞吐吐的不多的話語聽得很認真，似乎一個字也不想拉下。他時而嘟囔一句什麼，然後就擦擦，或是裝着擦擦眼淚，而週圍的人把手舉到空中，或是雙臂交叉，或是聳聳肩膀，或是搔搔頭或是像減輕痛苦似地轉個身，然後再次把他圍攏，好像他有吸引力似的。於是上述場面將再次重複上演。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這是一位剛剛破產，被債主團團圍住的商人。儘管他低三下四，有時還痛不欲生地算計一下所剩無幾的、用以償還欠債的資金，但並沒有人同情他。人一旦失去特權，也就同時失去了社會地位，即使想過苟且偷

安的生活也不可能。小偷勝過亡國的君主；殺人者勝過決鬥者和武士；窮人、受壓的、卑賤的欠債階層勝過破產的鉅商。如果在商業街上隨便掃一眼，我們也就可以分辨出哪些是支付手段一度短缺的商人，哪些是曾經受過挫折，僅僅靠妻子的陪嫁又奇迹般東山再起的商人。兩者的自信和豪爽幾乎一樣，所以詳加區別是很困難的。

除這些人之外，還有一批為數不少的人。他們步履匆匆地在廣場上走着。這些年青人多數手中拿着文件、袋子或樣品。他們從這個門出來又進入另一個門。還有的走下廣場的臺階，往海關、碼頭或停泊在附近的某艘貨船奔去。他們有時會詢問一下上述提到過的那些人，有時又耐心地等候這些人發現他們。他們總是嚮人脫帽致敬，但往往又不為人所理睬。這是些下等職員：收款員、辦事員、見習生和所謂的“外勤”人員。他們收入微薄，但沉重的商業活動的擔子又壓在他們身上。從腳步的快慢中，可以分辨出其身份。一般說來，辦事員走路的速度看起來總是令人很不舒服。

值得注意的是，有時還會在街上看到兩位進行簡短對話的人——不同等級的代表：僱員和老闆。他們的姿勢截然不同：僱員總是微微側身而立，手中拿着帽子，神情專注地望着老闆的嘴唇。在回答問題時，老闆總是望着旁邊，有時還對遠處打招呼的同事笑笑。在這種漫不經心的情況下發出的模稜兩可的指示，對下屬來說是很危險的。當然，如果有什麼後果，責任則由接受命令的人自負。有些隨和的老闆，一邊發着指示，一邊還親切地扯扯下屬外衣的鈕釦，甚至解開他的背心。當職員匯報某宗買賣的傭金時，特別是講到他如

何戰勝某位有名的欠債者時，他可以藉助手勢，甚至說一句討老闆喜歡的俏皮話。一般來說，職員越廉恭，老闆越傲慢，尤其是後者發現前者犯了什麼差錯時，那他就別想要什麼自尊心了。

我們還可以看到另外一個心神不定、忙忙碌碌、不辭辛勞的階級，他們不像上面說的那些職員一樣到處嚮人點頭哈腰。他們彬彬有禮中透着做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有時候這種不太禮貌的親熱又為畢恭畢敬的態度所代替。他們糾纏商人的本領實在令人讚嘆。商人想躲開他們是徒勞的。他們跟在商人後面走進寫字樓的走廊，推開貨臺的擋板，隨便地靠在寫字臺上，親切地拍着人家的肩膀，或者把瓶子、玻璃、布卷、價目表、各類貨物的樣品擺在人家眼前——他們總是隨身帶着這些玩藝。在獵物們的進攻下，是很難逃脫的。這是些經紀人或外國公司的代理人。

高級職員是商業辦公室裏的“貴族”。他們大多坐在一樓靠窗的地方，偶爾走到窗前休息一下。他們通常手裏拿着一支筆，用於表明自己祇不過是忙裏偷閑地歇一會兒——實際上並非往往如此。他們需要擺擺這種譜兒，因為這些人在同行中享有某種特權。他們可以站在窗前同街上走過的某位同事或朋友交談。有些人甚至可以到陽臺上抽抽雪茄，離開辦公室一會兒而無須事先請示。在街上，他們和老闆打招呼也比較隨便，而老闆們卻不會怠慢他們。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那些悠閑自得、無所事事的大資本家們。這些名義上的商人，其商業活動像卡洛斯那樣，僅限於在廣場上閑逛到下午四點鐘。比如一位養尊處優的巴西人，此

刻正漫不經心地欣賞着商業街上的明爭暗鬥，那神情就像一位坐在海邊的退休的老海員在望着大海的波濤一樣。

還有海關的職員，在繁忙的上午，總不時抽空抽支香烟；佇立在每個街角上待僱的挑夫；靠在門框上的寫字間的侍應生；公司經理派去監督某位職員的小男孩。幹這些差事的有紅頭髮的英國人，黃頭髮的德國人，黑頭髮的巴西人和各種顏色頭髮的葡萄牙人。當卡洛斯·懷特斯頓穿過波爾圖的商業廣場時，那裏就是這樣一幅景象。

卡洛斯從聚集在那裏的各種人群中穿過，這些人對他似都十分熟識。

他在那裏像往常在任何地方一樣無拘無束。

他天生不喜歡繁文褥節，再說他的生活地位也不允許任何人對他的落拓不羈大驚小怪。

有時他挽着一位精明強幹的商人的胳膊，用洗禮名稱呼對方。忽而又離他而去，在一位偷偷抽烟的下等職員的香烟上點燃自己的雪茄。有時，又和某人當場約定什麼時間去打獵。他走到一堆正在熱烈議論某公司報告的資本家和富商中，這種議論很快就變成了輕鬆愉快的閑扯。丟開他們之後，他去擁抱幾位像他一樣“勤奮”的、一邊打着哈欠、一邊談論頭天晚上化妝舞會的小夥子。過一會兒，他又去招呼一位瘦猴似的英國人——此刻正騎着一匹比他還瘦的母馬從街上跑過。卡洛斯用內行的目光打量着這匹四腳動物的體質和騎士的騎術。街上儘管人很多，但他仍能截住一位匆匆忙忙穿過馬路的辦事員，讓他停下來聽自己閑扯。他離老遠就叫一位站在街角上的西班牙人，讓他過來擦去自己靴子上的泥巴。這

期間，他還用馬鞭敲打對方的帽檐作樂。有時候，他似乎在注意傾聽別人對他談起有關懷特斯頓公司的某筆生意。但如果時間太長，對方就會發現自己不過是在自言自語，因為卡洛斯趁他不注意時早已溜掉。他如果在一樓窗前看到某位文書或朋友，就會不客氣地和他們聊起來。他會很快地同一位嚮他求乞的乞丐攀談起來，就像同任何一位吸引他的姑娘一樣。

那一天，卡洛斯在商業街上忙忙碌碌的就是這類勾當，他的意圖祇不過是想讓父親看到他而已。

但理查德·懷特斯頓此刻卻不在那裏，他去英國商會或去市場了——這是他常常光顧的兩個地方。

於是，卡洛斯走進衆多人堆中的一堆，這是些商業街上的精英人物。

卡洛斯一隻胳膊搭在一位富商的肩上，另一隻胳膊挽着一位巴西資本家，同時和另一位在場的英國老人寒暄。“整個歐洲所缺少的正是像波爾圖這樣的交易所”，一位商人善意地說。他身上有着典型的葡萄牙人的毛病，那就是常常把我們這裏的好事掛在嘴邊。

英國人聽了之後，深深哆嗦了一下。

“什麼?!”英國人脫口喊道，“整個歐洲！你說什麼呀，先生？你到歐洲其它地方去過嗎？”

“什麼地方也沒去過，先生。我連波爾圖也沒出過呢。但行家們說……”

“比如說……倫敦交易所……皇家交易所……我們姑且不說遠的。比如 現在的皇家交易所，因為最初的皇家交易

所是在伊莉莎白女皇時代，由一位名叫格雷沙姆的設計師所建造，大約是 1500 年罷。但 1667 年被燒了。兩年之後又建起了第二座由杰曼設計的交易所，我還清楚地記得它，但 1838 年也被燒掉了。那時我正好在倫敦。1842 年，按泰特的設計方案建造的新交易所奠基，三年之後竣工。”

“這座交易所是什麼時候燒毀的？”卡洛斯問道。

英國人笑笑，沒有回答。他準備對這座建築從上到下的結構詳加描述。

但卡洛斯再次打斷他的話，說道：“萊昂斯先生，我看倫敦似乎隨時都在準備燒掉交易所。”

巴西人和富商對卡洛斯的話感到特別有趣，他們拍着他的肩膀，用“無賴、惡作劇、輕狂”以及諸如此類的親切話語罵他。他們不想再聽英國人說什麼。所以這位英國佬不得不咽回有關這段建築史的其餘部分。

卡洛斯朝另外一群人走去，這時他聽到一位持有某公司五張股票的人對這家公司的經理說：“先生們！我看事情有點不妙！我為什麼要說違心的話呢。同政府做生意從來都使我不快！誰是政府？說到底，政府不是出資的人。所以，我投……”

經理以令人敬佩的耐心說道：“請注意，但他所提供的擔保是最可靠的。政府答應……”

“再見罷，我的委托，”前者說道，“純屬幻想！誰是政府？我不知道誰是政府！一幫無賴！他們今天呼風喚雨，明天就一文不值！今天和人家簽了合同，可明天就換成了新面孔。對此，我實在不懂。漂亮話成堆，對，先生們。但說了又不算

數……而我的資本……”

他的資本加在一起共有十萬列伊斯^①。

公司經理對這位固執的家夥束手無策。

卡洛斯這時扮演了天堂使者的角色。他抓住這位牢騷滿腹的股東，不顧他的掙紮，就把他拉到路邊，壓低聲音對他說：“先生，你知道商業街今天發生了什麼事罷？要成立一家龐大的公司啦！”

“是啊，是啊！不過請你放開我，我要和那位先生辯論……”

卡洛斯堅持說：“在這筆生意中股東們最低限度也要賺40%。”

這位在同行當中一嚮以健談著稱的家夥用將信將疑的眼光望着卡洛斯。“百分之四十”這句話對他簡直是如雷貫耳。

“是啊，但我現在……”

卡洛斯繼續說道：“你看，我對你說的是很認真的。這家公司有英國資本參加。我父親負責籌建工作，所以我纔知道……”

“到底是什麼公司？”那家夥好奇地問。

“另外，政府可望給以資助……”

他很想問一問誰是政府，但這一次卻忍住了。

“但目的是什麼？”他再次問道。

“總之波爾圖的商業將會得到好處，”卡洛斯好像真在為

① 列伊斯 (Reis)，葡幣名，1000 列伊斯等於 1 康托。10 萬列伊斯等於 100 康托，是一個並不大的數目。

組織這家公司操心。

“可公司的目的呢？目的？”那家夥喊道。

“目的？一個很大的目的……一條新的連接城郊與市中心的商業通道。”

“什麼？修一條路……”

“不，先生。它利用的是市中心未被開發的資源。”

各種稀奇古怪的想法蜂涌進這家夥的頭腦，於是帶着熱烈的好奇問道：“但到底是什麼？怎麼樣……”

“疏浚維拉河，使其通航。”

這位牢騷滿腹的股東獸獸地望了卡洛斯一會兒，立即失望地轉過背去尋找那位他剛纔一再盤問的經理。但這位經理早已趁機走掉了。他對股東的問題回答不出來，祇好溜之大吉。是啊，誰是政府呢？

波爾圖的讀者請允許我嚮不是本市的讀者解釋一下：卡洛斯提到的那條所謂的維拉河，祇不過是一條小溪，它的水比從一些陰暗的地方流出的臭水乾淨不了多少。這條小溪到波爾圖附近之後，就偷偷地、不好意思地注入並不乾淨的杜洛河中。

這之後，卡洛斯就走近一位商業鉅子。這位商人正慈眉善目地傾聽一位同行的請求。這位同行要他嚮另一個人，然後再通過這另一個人嚮第三個人說情，由第三個人到某位大臣那裏去打通關節，把他內弟的兒子安插到海關。這種連環套式的請求——我們可以從中明顯感到時代的印記——對被請求者來說是極其清楚的，所以他沒有要求任何解釋。作為一個一眼就能看穿問題實質的人，他能做的就是答應，即使

是勉爲其難，也要竭盡全力去爲朋友效勞。

卡洛斯走近他們時，正好聽到這些信誓旦旦的許諾。需要說明的是，卡洛斯偶然得知那位商人上午剛剛收到一封里斯本的本信，信中嚮他保證，這個競爭激烈的位置將由他的一位親戚佔據。這種情況使詹妮這位不會掩飾的弟弟如墜五裏雲中。他對這位資本家當面欺騙朋友的厚顏無耻感到震驚。出自社會上少見的坦率——這是他的天性——，卡洛斯忍不住說道：“F 先生，瞧你許諾的是什麼呀！難道你忘了你的親戚 C 昨天已被提昇到那個位置了嗎？”

他朝兩個人作了個鬼臉。兩位談話者頓時陷入難堪的境地。他們勉強又說了幾句互不連貫的蠢話，就冷冷地分手了。

商人狠狠罵了卡洛斯一通，而卡洛斯對他的虛偽也臭罵了一頓。

毫無疑問他們成了朋友。

像卡洛斯這樣性格直爽、心地坦誠的人，無論什麼東西也無法使他掩飾自己對虛偽和自私的痛恨。

詹妮的弟弟終於決定要去辦公室了。

正當他朝那裏走時，看到一位矮矮胖胖的、面色紅潤的人朝他走來，而且老遠就嚮他致意。

“您好嗎？”剛到的這位說。

卡洛斯祇好停下來聽他講。

這人隨後又說道：“剛纔我到您辦公室去了，但您和令尊大人都不在。我不知道您是否認識我。”

“不認識，先生，”卡洛斯望着那人的領帶結說。

“鄙人名叫阿那斯塔西奧·里貝洛，去年曾爲貴公司運過

橙子……”

卡洛斯漫不經心地點點頭，開始仔細觀察起阿那斯塔西奧·里貝洛先生的胸釦。

“是這樣，少爺。差不多兩個月前，我在布拉加的一位代理人求我……我不知道令尊大人是否告訴過您，也許沒告訴……”

“也許沒告訴過我，”卡洛斯不想再理他。

“事情很簡單：我的這位代理人也是我的親家，就是說我是他兒子的乾爹，那孩子今年十三歲，幾個月前還在我家住過一段時間。我們家在福斯河邊，因為天氣冷……”

卡洛斯開始吹起口哨。

“但是，我的這位乾親家……這裏有他寫給我的一封信，”說着他就開始在袋子裏搜尋，“我想是帶在身上的……信中……”

他開始從口袋裏掏出各種紙張、信、訂單、匯票、帳單、收據。一邊掏，嘴裏還不停地叨叨：“不是，這是別的東西，是支付我 5 萬多瑞斯的訂單……已經過期了。見鬼，信到哪兒去了？這也不是……這是在福爾瑙·諾沃家的收入帳。這是……聖彼得呀，這是什麼？啊，馬拉尼昂的來信。這是……布拉幹沙給我的訂貨單。您能不能告訴我，什麼地方可以買到克里米亞戰爭紀念郵票。”

“不能，先生，”卡洛斯說着，朝寫字樓走了兩步。

這家夥跟在後面繼續說道：“他們托我，而我……啊，找到啦！信在這裏！你要看看嗎？”他拉住卡洛斯上衣的袖子說道。

“我？不，先生，”卡洛斯試圖逃走。

“尊敬的乾親家先生：收到了您十三日的來信，感謝您的忠告。親家母——就是他老婆——嚮馬麗亞·卡爾莫太太——我老婆——致以問候。如卡——我乾兒子——嚮乾爹送上許多吻……”

“先生，你要幹什麼？”卡洛斯對他的糾纏已不耐煩了。

“問得好，”這家伙對卡洛斯的精幹報之以微笑。

“對，我現在不能再耽擱了，”卡洛斯再次企圖溜掉。

“這一段沒意思……”那家夥讚同道，“下面這一段，等等，等等，對，先生們：‘今年的耶穌節據說將要大張旗鼓地熱鬧一番，我希望您’……他們想要我……”

“對不起，我現在有急事要辦。”

“對，這一段也和我們要談的沒關係。看看下面這段：‘正如你所知，市政府改造了。反對派遭到了失敗’……”

卡洛斯再也忍不住了。

“喂，我親愛的先生，這同我有什麼關係？請你告訴我！”

“您說得有道理……我想……讓我們看看這一段：‘保險公司不想賠償我在蘇沃托街上失火燃掉的房子……’哎呀，這是保險公司的事……”

“再見！”卡洛斯說着，斷然掙脫阿那斯塔西奧·里貝洛的糾纏。

“啊！在這兒！現在好了！”這家伙得意地喊道，“在這兒……‘那批我在英國訂的貨’……”

恰好在阿那斯塔西奧·里貝洛先生在那封拉拉雜雜的信中找到他想說的問題時，卡洛斯看到一位風姿綽約的女裁縫

匆匆穿過馬路。他很不禮貌地甩開這家夥，朝她走去。

“天主保佑你，我的寶貝兒！”

姑娘回答道：

“昨天舞會上誰也沒認出你。”

“你昨天也在那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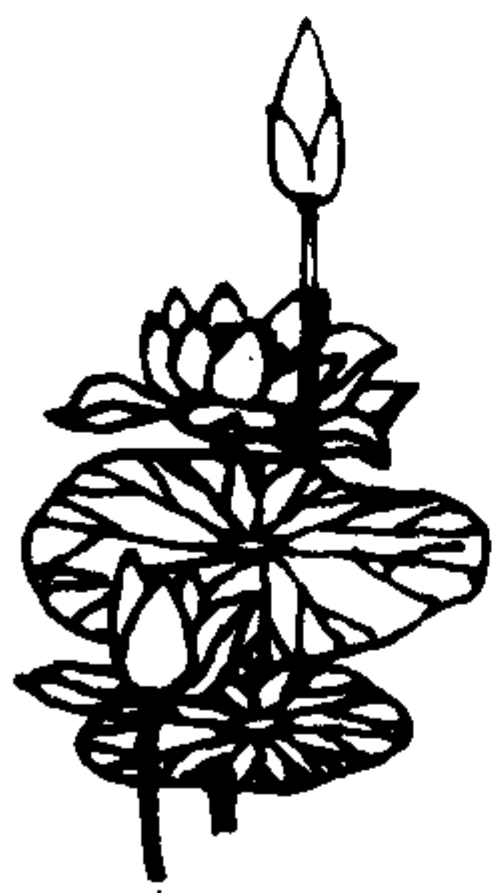
儘管週圍有許多衣冠楚楚的商人，但理查德·懷特斯頓的兒子毫不在乎，繼續和姑娘熱烈地交談着。

阿那斯塔西奧·里貝洛把乾親家的信疊好，對看到的這種場面大為吃驚，祇好悻悻地走開。

其他的小夥子圍上來，姑娘趁機溜掉了。

卡洛斯像我們描述過的那樣，又忙乎了一陣子之後，終於朝寫字樓走去。

他在商業街上處理的業務，人民已經知道了。那麼讓人們看看他在辦公室裏幹些什麼罷！



9 在辦公室

在理查德·懷特斯特頓先生的辦公處，有一間牆壁灰暗、地板被蟲蛀過的房間。二十年來，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的大部分時光就是在這裏度過的。他整天書寫，對阿拉伯數字不斷地進行加、減、乘、除，而且總是一邊幹着活，一邊嘟囔、哼歌、咳嗽。曼奴艾爾是世紀的同齡人、公司的一等書辦，平時有着良好的、有益身心健康的生活習慣。

曼奴艾爾先生是這裏的靈魂。他整天處理的亂七八糟的文件有：書信、發票、流水賬、出貸賬等，還有短期、中期、長期的貨單、保險單、收據以及其它商業文書。多年來，他已習慣了這種雜亂無章的佈局，清楚地知道什麼東西在什麼地方。

他對此頗爲驕傲，人們似乎也沒有理由指責他的這種自負。如果你突然嚮他要一封無足輕重的信，他會毫不遲疑地立刻給你找出來。這種特殊的分類是他的一個秘密。理查德先生本人在這間辦公室裏，也常常需要曼奴艾爾指點迷津。

他的習慣規律得不能再規律了。夏季時七點、冬季時八點，曼奴艾爾總是準時打開辦公室的門。半個小時之後，他就坐在寫字臺前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冬天時下午三點半，夏天時下午四點，曼奴艾爾第二次把鑰匙插入鎖眼，不過這次是鎖門。偶爾也有一兩次極特殊情況，有大量的文件需要處理，他纔不得不在那裏熬到很晚。

曼奴艾爾·肯迪鈕不是那種辦事麻利的書辦——出手很快，一時三刻就能處理完很多業務。他辦什麼事都不緊不慢，而且嘴裏總是念叨着：“急不得的。”由於他的耐心和辦事的有規律，所以他從來沒有誤過什麼事。

他嚴格遵循着這樣一條明訓：“慢功出快活。”他的效率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曼奴艾爾十分喜歡這間辦公室，他置身其中，簡直是如魚得水。有時候理查德先生，主要是卡洛斯先生試圖在那裏作某些改進，以便使他更舒服一點。但他們在老書辦的反對下，不得不望而卻步。他聲稱這令他十分不安。由於他是這裏的主要辦事人員，大部分時光在那裏渡過，所以他的意見很容易佔了上風。

結果他繼續在這間牆壁灰暗、橡木天花板已變黑、地板被蟲蛀得坑坑窪窪的辦公室裏自得其樂。這是一棟老式的建築，窗框很小，而且到處都有門、環、窗洞之類的東西。門

像碉堡的門，開關時門樞總是發出吱吱咯咯的聲音——對曼奴艾爾來說，這就像老朋友的聲音一樣悅耳動聽，而寫字臺、方凳、衣帽鉤、洗手間，總之舊式辦公室的一切家具之間的不協調，更加使他感到愉快。

他喜歡這一切，因為它們是他頭髮由黑變白的見證。

除曼奴艾爾·肯迪鈕之外，組成辦公室人員的還有兩位二等書辦和一名侍應生。曼奴艾爾經常指責他們懶惰，但同時又禁止他們工作。他精力充沛，什麼事都想自己親手幹。

卡洛斯到來之前，曼奴艾爾交給文書兩封無關緊要的信要他們謄清，而他自己則全力以赴地起草一封給倫敦的信。

兩位文書中的一位，很輕鬆地完成了任務。他趁曼奴艾爾·肯迪鈕不注意的時候，偷偷從抽屜裏取出一本保爾·科克的小說^①，以十七歲年青人的好奇，津津有味的、貪婪地讀起來。另一位則以給自己想像中的夫人寫情書打發時光。他在信中甚至含沙射影地稱呼這位一等書辦為“無情的百眼魔鬼^②”。而侍應生則追着玻璃窗上的蒼蠅玩，或是用哈過氣之後的手指在玻璃上亂畫。這三人都在不聲不響的幹着自己的勾當，所以辦公室裏靜悄悄的，這使曼奴艾爾·肯迪鈕十分高興。

他是惟一打破這種寧靜的人，因為他不時對寫字用的筆嘟嘟囔囔。

曼奴艾爾·肯迪鈕眼前確實出現了某種幻覺。

① 保爾·科克 (Paul Kock, 1793—1871)。

② 百眼魔鬼出自希臘神話，指精明之人。

由於他天天用筆寫字，這支筆又和他的命運那樣的緊密聯系在一起，以至這位老書辦覺得他的筆具有某種靈性。他同它談話，鼓勵它，責備它，制止它的魯莽，像制止一匹想奮蹄飛馳的駿馬一樣。

“快，快！你今天怎麼這樣懶呀？瞧，我們沒時間了！你以為……怎麼回事？這算什麼？你想再露點墨水？你喝了那麼多，怎麼很快就用完了！來罷，快點。多漂亮的 R 啊！這我可沒想到……上帝保佑！現在這根頭髮……把寫的全弄髒了哎呀，你太莽撞了！加油！加油！等一等，等一等……你忘了……現在看看你怎麼在兩個字母之間加一個……對……啊！別碰 SS……對……好……繼續，不過要小心……怎麼回事？你又要停下來了？這太過份啦！就這樣……啊！”一團墨水正好落在信紙中央，差不多已經寫完的信算是白費了。

“拉伊 拉 拉伊，拉 拉伊，拉伊……”

他在哼《憲章頌》^①。每當遇到這種緊急情況時，他就哼這段曲子。他看也不看就把這張信紙丟到一邊，再抽出一張準備重新起草。他先要換一支筆，當丟下手中的筆時，他對它說：“你歇會兒罷！你今天可不怎麼樣。”然後對另一支筆說道：“你過來，我要看看你表現如何！”

他盯住它使勁看了一會兒。

“哼！你樣子可不怎麼好看！不……讓我們試試罷……來，快點，我還有很多事要幹！張開你的嘴，張開！就這樣……”

① 《憲章頌》，由堂·彼得羅四世所譜寫的國歌。1910 年共和國成立後廢止。

好！對，小姐！好極啦！誰也不會說你……嘩！”

他用這些熱情的話讚揚着這支筆的出色工作。他似乎看到在他的鼓勵下，它幹得更歡了。

這時，辦公室的門被猛的撞開了。“新大陸”先於卡洛斯·懷特斯特頓闖進了這間至今安安靜靜的屋子。這條狗立刻就碰倒了放在屋角的水壺。

這條四腳動物的突然出現使曼奴艾爾·肯迪鈕哆嗦了一下。當看到它的魯莽所造成的破壞時，他一聲不響的望望它，然後又望望門口，好像期待着某種不像這次那樣狂暴的入侵。

“早上好！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卡洛斯在門口一邊喊，一邊嚮這位老書辦大大地鞠了一個躬。

“早上好，查爾斯先生！”曼奴艾爾·肯迪鈕聳聳肩，無可奈何的、沒好氣地回答道。

這裏我們需要說明一下，由於長時期同旅居在我們城市的“女王陛下”的臣民們打交道，曼奴艾爾會講英語。但是曼奴艾爾的英語，從某種角度看，就像他的老闆的葡萄牙語一樣不倫不類。聽他用純正的葡語聲調講英語，人們會產生一種特殊的感覺。我們可以說，曼奴艾爾·肯迪鈕是在用英語講葡語。

“願你福星高照！”他對卡洛斯，然後又對侍應生說：“瞧那弄翻的水壺……”接着惡聲惡氣地問卡洛斯：“怎麼，你病了嗎？”

“我？世上沒有比我更健康的人了。”卡洛斯回答說。

“可你一直沒有露過面呀！快！來，小夥子！”

“你或許非常想我罷？”

“哼！”曼奴艾爾·肯迪鈕嘟囔了一聲。

卡洛斯一進來，兩位職員趕緊把手中的小說和書信收起來，彼此看着笑了笑。

“我的寶貝，沒有我，你是怎麼在這兒過的呀？”卡洛斯一邊問，一邊亂翻桌上的文件，“你越來越漂亮，越來越高興了。”

“老天啊，上帝喲。別動它們，你這家夥！你要什麼？你到底想找什麼？”

“火。這屋里難道沒有火嗎？見鬼！”

“我早看出來了，你就知道抽烟。等等，等一等。別亂動我的東西。我給你火，我給。這兒有火，真煩死人。”

卡洛斯燃上一支雪茄並且還遞給兩位職員每人一支。他們用貪婪的目光望着遞過來的雪茄，但是又不敢接。

“抽罷！”卡洛斯堅持說。

曼奴艾爾·肯迪鈕擡起眼來，死死盯住兩位青年人。

在那目光的威懾下，他們猶豫了。

但卡洛斯逼着他們接過雪茄，而且還幫他們點上。他一邊這樣作，一邊轉過身來對着曼奴艾爾·肯迪鈕。看到他滿臉的反感樣子，就走過去說：

“你怎麼啦，曼奴艾爾·肯迪鈕？讓小夥子們抽罷！別頑固不化啦！”

“如果你爸爸來這兒的話，他一定會喜歡……再說，你會使他們從工作中分心的……”

“什麼工作？瞧瞧他們在幹的是什麼工作呀！小夥子！”他對在窗前追趕蒼蠅的侍應生說，“你到聖安東尼奧劇院去問一

下售票員，告訴他我要訂六張星期四晚上音樂會的票。然後……”

“那麼請你告訴我，他什麼時候去郵局送信？”曼奴艾爾·肯迪鈕不高興地問道。

“我怎麼知道。去罷！去罷！”

“但是……”

“豈有此理！隨便派誰去好啦！快，跑步前進。”

小夥子跑着出去了。

曼奴艾爾無可奈何地聳聳肩。

卡洛斯走到敞開的窗前。一陣風吹進室內，把曼奴艾爾·肯迪鈕桌上的紙張全吹飛了。

“滾！滾！統統見鬼去罷！”書辦喊道，“上帝呀，真要命。這算什麼？”

卡洛斯放聲大笑。

“不像話！有什麼好笑的？你們是幹什麼的？”他祇好衝着另兩位職員撒氣，“你們站在那兒聊天，抽烟，倒讓我一個人工作，嗯？”

“讓我來撿罷！”卡洛斯繼續笑着說。

於是四個人一齊動手撿起落在滿地的文件。

曼奴艾爾·肯迪鈕嘴裏不停地嘮叨着：“你們瞧瞧，你們瞧瞧，把我的東西全都弄亂了！瞧瞧……瞧瞧……利物浦的來信弄成這個樣子！好啊，先生們！瞧瞧英國縫紉家具的帳本罷！瞧瞧，有多乾淨啊！還有這些保險單……這隻可惡的狗用嘴把那單據拱濕了！滾！咳！滾開，混蛋！”

他轉身來到桌子前，開始重新整理這些文件。

卡洛斯這時站在窗前問道：“曼奴艾爾·肯迪鈕，對面三樓的那個姑娘是誰？我好像不認識這張面孔。”

“我怎麼知道？你們最好都離開我。”

“保羅，她是誰？你一定知道，和你年紀差不多。”卡洛斯親切地問一位職員。

這位小夥子還沒長鬍子，面色蒼白，微笑中總是透着某種憂鬱的神情，他其實還不滿十八歲。聽到卡洛斯的問話，立刻朝窗前走去。

看了一會卡洛斯指的那位姑娘，回答說：“不認識，我不認識。畢列斯肯定認識。”

畢列斯是一位職員的名字，這時也被叫過來。

三個人靠在窗前，開始談起各種話題。

曼奴艾爾·肯迪鈕已經整理好了文件，偶爾望望窗前，又開始哼起《憲章頌》來：“拉伊 拉 拉伊……”

吹亂了書辦的文件之後，風又朝着他的腦袋猛吹過來。曼奴艾爾·肯迪鈕開始打起噴嚏。

“上帝拯救我！”每打一次噴嚏，他就念叨一句。

他不得不對卡洛斯說：“噢，卡洛斯先生！說實話，老兄！這實在是一種古怪的嗜好！我已經……感冒啦！”說完，又打了一個噴嚏。

“這樣的話，我祇好撤退了。”卡洛斯說着，關上了窗戶。他爬在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寫字臺上。曼奴艾爾已經在重新開始起草信函。

“對，先生，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卡洛斯朝他臉上噴了一口烟，弄得老書辦直皺眉頭，“你是不是肯迪鈕·杜瓦

特的親戚？就是沃爾德·司各特談到的那個人？曼奴艾爾·肯迪鈕，你知道誰是司各特^①嗎？”

“我不知道，先生……”老人一邊回答，一邊繼續寫他的信。

“沃爾德·司各特是一位小說家。知道什麼是小說家嗎？請告訴我，你讀過小說嗎？”

“沒有，先生。我要做的事很多。”

“那麼我一定藉給你一本小說看看。”

“不勝感謝。”

“第一本應該是《騎士》……”

兩位職員正坐在對面抽煙。

“漢邁太爾^②的《騎士》”卡洛斯狡黠地說，“我不知道這兩位先生為什麼要笑。”

“因為他們的日子過得太辛苦了。”曼奴艾爾·肯迪鈕回答道。

“然後，我再借給你一本《Seigliere 夫人》^③。”

另兩位職員立刻豎起了耳朵。

“Seigliere 夫人是朱爾斯·桑奧的杰作，”卡洛斯故作正經的望着他們說。

“上帝啊！你讓我寫錯啦！”曼奴艾爾·肯迪鈕喊道，“由

① 肯迪鈕·杜瓦特 (Quintino Durard) 是沃爾德·司各特同名小說中的人物。

② 漢邁太爾是法國作家大仲馬 (Alexandre Dumas, 1803—1870) 作品中的人物。

③ 這裏指桑德烏 (Jule Sandeau, 1811—1883) 的小說。

於你的原因，我把‘公司’寫成‘騎士’了。”

“這可不是好事。”

“可以改。瞧，這個 A 可以改成 O，然後 M 改成 V，再……”

“另外還有辦法……”

他以特有的耐心再次開始重寫。

“啊！見鬼！你要再次重寫？”

“這都是你幹的好事。”

“你的字寫得挺漂亮嘛！我真羨慕。你能不能教教我？”

“不需要。”

爲了集中精力，他開始大聲念着要寫的東西。

“收到您本月十四日的惠書，現謹復……”

“不需要？我當然需要，”卡洛斯繼續說道，“我要給姑娘寫……”

曼奴艾爾·肯迪鈕不得不一邊念着自己要寫的話，一邊面答卡洛斯。

“從我們的合同看……你又來了，什麼姑娘？我不得不仔細點！產品的價格……”

“你覺得這不是正經話題？我說曼奴艾爾·肯迪鈕，請告訴我，你青年時也從不談這個問題？”

“而合理的傭金……我年青時還有別的事要幹……鑒於我們收到的訂單……你想想，我中午起床，深夜纔能躺下，難道是因爲她們嗎？”

“那麼你幹什麼？”卡洛斯一邊說，一邊拿起筆，在當天的報紙上開始畫起來。

“利潤可能……我幹什麼我知道，我至今還忘不了二十歲時的清晨……”

“啊！清晨！我明白啦！”

“爲了工作！爲了工作！你猜錯了，你要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就是這樣！……羅德里格斯公司的破產……”

“我的生活多好啊！”卡洛斯繼續說道，“難道一點味道也沒有嗎？瞧瞧，你在這間陰暗的辦公室裏浪費了多少寶貴的時光啊！”

他說着，不知不覺地把筆移到曼奴艾爾·肯迪鈕正在寫的信紙旁邊，想在那裏畫個什麼圖案。

“噢！噢！”老人喊着，推開他的手，“你要幹什麼？你想弄髒我的信嗎？”

卡洛斯笑着直起身來，開始在室內走來走去。

“我父親今天還沒來過這兒？”

“早就來過了！”

“還回來嗎？”

“天知道，肯定會回來的。”

“今天需要早點結束工作，”卡洛斯說，“這幾位先生需要享受狂歡節的樂趣。”

“世上有狂歡節真不錯！”

“幾點鐘啦？”

“兩點二十，”曼奴艾爾·肯迪鈕回答道。他雖然沒有看錶，但他說的連半分鐘也不差。

“如果我父親……”卡洛斯的話爲從樓梯上傳來的理查德先生的皮靴聲所打斷。

辦公室立刻安靜下來。

職員們開始寫起來，卡洛斯趕緊抓起一張英文寫的什麼東西，裝着在審查商業文件。

曼奴艾爾·肯迪鈕爬在桌子上，手中的筆在信紙上揮灑自如地寫着。

理查德先生滿面春風地走進辦公室，嘴裏還哼哼着他喜歡的英國小曲。但這位老紳士生來就缺乏對音樂的敏銳聽覺，所以他哼出的曲子是如此走調，以至作曲家本人恐怕也聽不出那是自己的作品。

小狗“蝴蝶”以它名副其實地靈敏，迅速穿過辦公室，前去問候它的同類“新大陸”。“新大陸”此刻正蹲在那兒，伸着舌頭，威風凜凜的，但又和善的迎接自己的同類。

理查德先生走進房間後，所有的人都趕緊站起來。他臉上帶着某種滿意的表情，這顯然是因為看到兒子的緣故。他根本沒想到卡洛斯今天會到這兒來。

詹妮的計劃產生了良好的效果。

理查德先生立刻朝自己的辦公室走去。卡洛斯迎上去請求他的祝福，同時也藉此機會感謝他贈送的手錶並為頭天晚上未能和家人共進晚餐表示道歉。

理查德·懷待斯頓先生心中對兒子的怨恨早已烟消雲散。他到辦公室來這件事已足以驅散任何不滿的陰影。

他多次打斷卡洛斯冗長的解釋，一再說着：“沒問題，沒問題，沒問題……這塊錶是一位信譽很好的製造商的產品，據他對購買者說，五年之中，不會有半分鐘的誤差！或許是太自信了。”他笑着介紹說。

“或許是作父親的盲目。”卡洛斯像他一樣笑着說。

“是啊，是啊，或許是這樣，父親的盲目，嗯。”理查德先生讚同道。他的笑越來越開心，似乎體會到了這種盲目所產生的效果。

隨後，他打開兩瓶巴斯牌啤酒，從櫃子裏取出一堆餅乾，在兒子的陪同下開始那天的第三次用餐。

幾分鐘之後，兩人心情極佳的回到辦公室。

如果詹妮此刻能看到他們，她該會多麼的高興啊！

理查德先生走到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寫字臺前，而卡洛斯則坐在對面的寫字臺邊，裝作在看業務文件。

理查德先生嚮書辦提了幾個關於生意上的問題，曼奴艾爾·肯迪鈕對此作了簡短的回答。

英國人隨後又看了幾封信，把有的信交給書辦。他作了些紀錄，發了一些指示，檢查一下各種簿記，打開復寫機，然後從曼奴艾爾·肯迪鈕面前突然轉過背去，親切地問卡洛斯：“你看過我們倫敦代理人的來信嗎？”

“還沒有，先生。”

“曼奴艾爾·肯迪鈕！你為什麼不拿給他看？”父親說着，再次轉身對着書辦。隨後又對卡洛斯說：“有重要的消息，他們預計今年的生意可能很不錯，如果……”

“萊桑先生是個很勤奮的人，”卡洛斯補充道。他還想說點什麼，但不幸的是他居然把利物浦的代理人說成是倫敦的代理人了。

“噢！”理查德先生立刻不高興地哼了一聲，“萊桑？倫敦的！是倫敦的嗎？！”

卡洛斯發現自己的插話是多麼不合時宜。他想糾正，但糟糕的是自己完全忘記了那位代理人的名字。

“哎呀，倫敦的……”他顯得心慌意亂，“我以爲是……對，倫敦的……我覺得……”

理查德先生希望從兒子口中聽到那位代理人的真正名字，但他卻未能如願。

曼奴艾爾·肯迪鈕有充分的原因——讀者應該看出來是什麼原因，認爲還沒有必要讓卡洛斯立刻了解這一商業信息。此刻，他打開抽屜，找出那封信。在交給卡洛斯時，他掩飾不住自己得意的微笑。卡洛斯對此祇是微微地聳聳肩。

卡洛斯不再提那位代理人的名字，而是仔細地看起信來。

“信中談的是那筆燒酒生意，”曼奴艾爾·肯迪鈕幾乎是附在卡洛斯耳邊輕聲說，隨後又回到自己的寫字臺前。

理查德先生開始在屋裏走來走去，時而搓搓手，在窗前停一會兒，用手指輕輕敲一下玻璃。他還沒有完全從對兒子的壞印象中恢復過來——卡洛斯居然不知道公司代理人的名字。

卡洛斯盯住手中的信，但我斷定他根本就沒有看。他在想如何利用曼奴艾爾·肯迪鈕那含糊不清的提示，怎麼對父親談那筆對他是莫名其妙的燒酒買賣。

他害怕貿然談起這筆生意非但不能擺脫，反而會更增加他的困難處境。

曼奴艾爾·肯迪鈕繼續在寫他的信，在露墨水時，對卡洛斯投去一個狡黠的微笑。

他把信放在桌子上。

父親斜着眼看了看他，好像在等他出什麼主意。

卡洛斯又看一眼曼奴艾爾·肯迪鈕，這位老書辦趁機給他做了個暗示的動作。

卡洛斯貿然說道：“關於燒酒的買賣，我看沒什麼……”
效果好極啦！

懷特斯頓先生興致勃勃地轉過身來，掩飾不住心中的滿意，看到兒子如此懂行，大聲說道：

“啊！你也是這樣認為？這就看出你很了解行情。我還以為你不懂呢！”

卡洛斯感到很受鼓舞，更加大膽地說道：

“作為大宗生意……”

曼奴艾爾·肯迪鈕做了個鬼臉，這使他立即糾正說：“這就是，大宗還談不上，但是……”

“但是將來可能成為大宗，是這樣，”理查德先生接着說道。

“正是如此。”兒子讚同道。

曼奴艾爾·肯迪鈕笑了。

理查德先生繼續說道：“但是我已在想，這或許會影響到倫敦的行情，價格說不定會漲到超過我們信中所提的最高限度。”

“可能會，但是……”卡洛斯一邊說，一邊望着曼奴艾爾·肯迪鈕，希望從他那裏再次得到啓發。

老書辦翕動的嘴唇上好像說了個什麼詞，卡洛斯覺得是“利潤”，於是他再次胡謔道：“而且利潤……”

他停下來了，因為他實在不知道對“利潤”該談些什麼，

自然更想不到它是在上昇或是在下降。

曼奴艾爾·肯迪鈕擡頭望望天花板，用無聲的動作告訴他是在上昇。

於是卡洛斯就順桿往上爬，“利潤或許要上昇。”

理查德先生對兒子的話顯得非常滿意，他興致勃勃地說道：“倫敦目前的利潤的確很高。”

“長期以來，我們都沒有看到它這麼有利了，”卡洛斯緊接着說道，這次他說得很乾脆，一點沒有猶豫。

“的確是這樣。我相信最近十年來還從未像現在這樣高。”

卡洛斯從曼奴艾爾·肯迪鈕那裏看到一個否定的動作，於是接着說道，“這我不太清楚，十年恐怕不到，但是……”

理查德先生很欣賞兒子對情況的熟悉，但又堅持說道：“十年祇多不少。”他考慮了一會兒，轉身問書辦：“曼奴艾爾·肯迪鈕，倫敦‘布萊克費爾德公司’是那一年破產的？”

“1847年10月，”書辦頭也不擡的回答說。

“47年？噢，你說的有道理，47年到55年，8年……對，因為我記得當時的利潤是百分之八。”

曼奴艾爾·肯迪鈕插話道：“當時的匯率和今天相比，對我們很不利。”

“是這樣，是這樣。”

理查德先生帶着顯而易見的滿意心情又和他們談了一會兒這個話題。談話中，可真難爲了卡洛斯。但詹妮平息家庭風暴計劃的合作者，善良的曼奴艾爾·肯迪鈕的高超外交手腕幫了他的大忙。

聖·弗朗西斯科鐘樓上的大鐘終於敲了三下。理查德先

生最後看一遍文件，吩咐了幾句之後，就離開了辦公室。在走出去之前，他嚮曼奴艾爾·肯迪鈕道了午安，對卡洛斯作了個道別的手勢。他不像平時那樣毫無表情，而是順手撫摸一下“新大陸”——這種事從未發生過，它充分表明了父子之間的關係已很和諧。

理查德先生的腳步聲和小狗“蝴蝶”高興的吠叫聲還沒完全在樓梯上消失，倫敦代理人的那封信已在空中劃了個拋物綫，徑直落在曼奴艾爾·肯迪鈕旁邊的寫字臺上。卡洛斯感到渾身的自在，迫不及待地點上一支雪茄，準備效法父親的榜樣。

“贖罪的鐘聲已經敲響，”說着就把帽子戴在頭上。

“這麼說，你也準備撤退了？”曼奴艾爾·肯迪鈕狡黠地問道。

“難道你以為我今天下午還沒服夠生意的苦藥嗎？現在正是狂歡的高潮！真無情！”

“哈！哈！哈！那麼燒酒的買賣怎麼辦？利潤可是在上漲啊，噫？哈！哈！哈！”

“對那個該死的燒酒，我真的十分狼狽。”

“但結果不錯嘛！”

“感謝你的援救。”

“你要對那位代理人吩咐幾句什麼嗎？”

“見鬼去罷！我怎麼也想不起那個可惡的家夥的怪名字。他叫什麼？”

“你現在還不知道？伍德福·豪普。倫郭一流的商號，在這筆燒酒生意中……”

“不，慢點，曼奴艾爾·肯迪鈕，”卡洛斯打斷他的話，說道，“有關那筆燒酒生意的事，我連一個字也不想再聽了。下午好。再見，先生們！別幹了，去看化妝表演罷！再見！”

“再見！查爾斯先生！哈！哈！哈！”

不一會兒，就聽到卡洛斯匆匆下樓的腳步聲和半扇門在關閉時發出的猛烈撞擊聲。

辦公室裏又恢復了先前的寂靜。街上幾乎已空空蕩蕩。由於是狂歡節的星期二，繁忙的商業活動比平時結束的要早。寫字間裏祇聽到兩位職員的哈欠聲和曼奴艾爾·肯迪鈕筆走龍蛇的沙沙聲。

這位好人在寫完信之後，纔發現有錯漏的地方，他不得不再次開始重寫，但這次他寫得更加耐心了。

他把一切過錯都歸在自己頭上。

“我應該更仔細一點。我怎麼還像孩子那樣漫不經心呢！真該打手心。”

之後，他想起了卡洛斯。

“還有那個混蛋！上帝饒恕我！”

他對兩位職員說：“兩位先生可以走了，去看看假面表演罷，去罷！不過別太狂，否則有損健康。我還要歇一會兒。再見！”

“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如果需要我們幫忙的話……”

“我需要的是你們離開我。走罷！”

兩位職員不再請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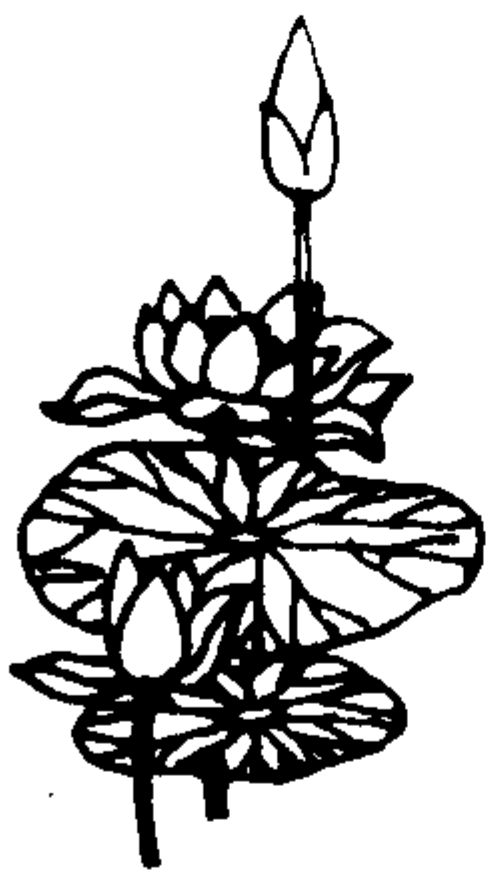
屋裏祇剩下他一個人之後，曼奴艾爾·肯迪鈕自言自語地說道：“現在要靜下心來，仔細點，否則祇有到晚上纔能回

家了，塞西麗婭可能已經累壞了。今天一切都糟透了！我本以為早點結束的，因為動手早……真見鬼，這小夥子怎麼會跑到辦公室來啦？倒是個好青年，有着鴿子一樣的好心腸……可頭腦……生意上的事嘛，就差點！哈！哈！哈！他父親剛纔還以為……人們對子女總是盲目的！閉上你的嘴！你也不能例外！可憐天下父母心！老頭兒想讓他……可惜小夥子對商業不感興趣。那種年青人的性格也許會變！好青年！好青年！他像誰呢？父親是個規規矩矩的人……母親賢慧善良……而姐姐呢？那更不用說了。一位天使！但他們又都不是天主教徒！真的！上帝啊！他們是新教徒。聖彼得除了把他們接進天堂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由於卡洛斯的造訪，曼奴艾爾·肯迪鈕直到三點半鐘纔結束了他的工作。他鎖上辦公室的門，饑腸轆轆，但心安理得的回家去了。

讀者已經看到，卡洛斯說的很有道理：

他參與公司商業活動祇有百害而無一利。



10 詹妮

卡洛斯去辦公室之後，詹妮也隨即走進自己的臥室。這是一間舒適的玫瑰色的閨房，情調高雅，從中可以看出樸素大方和某種說不出的英國式的莊重的巧妙結合。這種莊重恰到好處，既不破壞一個二十歲女人閨房的輕鬆活潑氣氛，又避免了有些人喜愛的那種過份的、稚氣多於女性的裝飾。

對後者，我們毋庸多加贅述，一位法國小說家對他的女主人公房間的描寫提供了一個範例：那裏鋪滿或掛滿了各種地毯或掛毯，以致房間內沒有一寸木頭是裸露的。在如此溫柔松軟的香巢裏，任何一隻小鳥都可以從這個房間的一角飛到另一角，而不必擔心會折傷自己的翅膀。

這種精致的巴黎式的閨房和詹妮·懷特斯頓的莊重性格和樸素作風是格格不入的，這位英國姑娘身上似乎透着某種清教徒的氣質。從某種角度上看，她溫柔的性格和亭亭玉立的身段倒是十分相稱。那種綽約的風姿和南歐女人那種庸懶的、病態的搔首弄姿真有天壤之別。

在詹妮的閨房裏看不到這類裝飾，甚至連一個布娃娃也沒有，更不用說那些油光紙板、紅木、本色或塗色木頭做的時髦的梳妝臺之類了。有時爲了精巧雅致，這些家具被弄成不倫不類，荒唐怪誕的樣子。

詹妮房間的雅致又不失其莊重——這種結合今天已極少能看到。那裏沒有一件現代工業產品，一切都保持着天然麗質。大理石就是大理石，青銅器就是青銅器，錦緞就是錦緞，花邊就是真的花邊。家具上沒有那種薄薄的裝飾——這種裝飾往往用於遮蓋偽裝的家具。這裏也沒有天然或油漆塗過的做真品，電鍍的金屬製品或貼着假名牌商標的東西。總之，這間房裏沒有一件東西不是貨真價實的。

喜歡自然的人也喜歡自然的東西。

一種畫家特別喜歡的主色調，使整整齊齊垂到地上的潔白的床帳更加醒目。

俏麗的色彩僅僅來自幾盒山茶花。這些栽在珍奇的細瓷瓶或粗瓷瓶中的山茶花裝飾着梳妝臺和壁爐。

多虧山茶花佔據了這些地方。當今時髦的習慣是在這兩個地方堆上琳琅滿目的化妝品或裝飾品：香水瓶、護唇膏、油漆紙做的奇形怪狀的擺設，瓷的、碧玉的人物動物、羽毛、紙、皮革甚至洋葱皮做的假花。總之，一切都是人工的東西。女

王或男王的畫像、各類香皂、肥皂及數不清的這類小玩藝兒常常使這類房間顯得像是一個雜貨鋪或是展銷攤。

但是，在詹妮的房間裏，我們所能看到的充其量不過是幾件青銅器，幾件地道的英國玻璃器皿，幾個漂亮的花瓶，一兩本英國出的文學或宗教讀物——而且是那種獨有的英國版本。

牆上沒有任何彩色的石印畫之類的東西。這些畫通常表現的是：用扇子掩飾微笑的女孩，同貓戲耍的少女，拈花的閨秀，在鏡片後望着我們的小姐，或者是各種搔首弄姿、裝腔作勢的女人。這種裝飾在波爾圖是司空見慣的。詹妮的房間裏沒有這些，有的是著名的英國雕塑的複製品和幾幅油畫及幾幅逼真的英國風景畫的摹本。

陽光透過百葉窗和窗簾射進房間後，已經變得十分柔和，詹妮習慣了這種情調。

這裏的一切都那麼柔和、安祥。卡洛斯這位可愛的、善於思考、性情憂鬱的姐姐喜歡這種情調。

門簾和窗簾垂下之後，這位姑娘就像現在一樣常常獨自坐在那裏，兩手捧着深思的前額，聚精會神地思索上帝的福音。這種思考常常使房間裏充滿融融的春意。

那顆爲強烈的、痛苦的思念所顫動的心，此刻正以宗教般的狂熱凝視着母親的畫像。她一直像寶貝似的保存着這幅真的肖像。

這幅畫像曾多少次使她顫栗，此刻，它正用慈祥的目光望着她。這種即使死亡也無法從母親唇上抹去的微笑。對詹妮有着強烈的感染力。

有時候因爲凝視得太久，她會產生一種幻覺：似乎這張可愛的面龐在變化，嘴唇會微微蠕動，那充滿慈祥和悲哀的眼中也會閃出一絲生命的光。

可憐的詹妮心中是多麼的高興啊！她相信是孝女的思念喚回了母親的靈魂。那本來毫無表情的臉上霎時間放出亮光，對着從小就撒下的可愛的女兒祝福，這種幻覺總是伴着詹妮。幻覺是人們內心深處的一種秘密，這種秘密是無法嚮任何人傾訴的。即使是最坦率的人，面對最可靠的朋友，面對再親近的人，也不願吐露。我們內心裏有一塊朦朧的、別人永遠無法接觸到的地方，那裏隱藏着祇有自己纔知道的秘密。假如有一天，我們的嘴不慎吐露出這些秘密，我們自己也會感到荒唐可笑。有一種淡淡的香水，一旦打開裝着它們的瓶子，這淡淡的清香立即就會在空中消散。我們內心的秘密也是如此。它不斷地助長我們的幻覺。如果我們把它放出去，它就會立刻烟消霧散。

每個人都保有這部分思想，這部分毫無根據的迷信和幼稚的信念：它們和我們密不可分，有時連我們自己都不清楚這一點，甚至還會在外人面前加以嘲弄。它們是可悲的，生來就和靈魂連在一起，甚至具有生命。

它們像一些細嫩的海藻，其組織在水中可以膨脹成美麗的樹形。這種可愛的形狀常常引誘我們想去把它從水中取出來。可是，一旦離開了它生活的環境，那迷人的形狀就會立刻枯萎、變形。

詹妮具有清醒的、堅強的理智，但她內心深處也有虛幻的信念——至少從外表可以看出來；對她來說，母親那幅畫

像的表情並不是永遠不變的。

善良的姑娘不是想像，而是切切實實地感到了這種變化。我不知道這是否符合哲學上的嚴格用語，但又無法說清這種時常出現的心理現象：即爲什麼一些理智堅強的人會產生某種缺乏理智的幻覺。

有些天，詹妮確信從畫像的綫條中發現了母親面帶喜色——她心裏就是這麼認爲的。有時候則恰恰相反，她眼前又浮現出一副愁眉不展的面容——這像惡兆一樣使她顫栗。

難道是多思多慮產生的幻覺？也許是罷。這樣解釋或許會使我們更容易理解這種現象。

思想！什麼哲學可以全部包容它呢？

詹妮在失去母親時，還完全是個孩子。有一天，正在兒童玩具堆里戲耍的她，突然遭到這種沉重的心靈打擊。其實，在她身邊，可怕的、咄咄逼人的惡魔早就在成長，但對稚嫩的她來說，怎麼會察覺到呢？直到母親倒在她的懷裏時，她纔看到了惡魔的猙獰面目。她正處在無憂無慮的童年時代！展示在她面前的應該是多彩多姿的生活啊！這位柔弱的孩子不得不早早地承擔起家庭主婦的神聖使命，這是母親在臨終前傳給她的使命。在她彌留之際，她把這一高尚的任務交給了女兒。而生前，她一直忠實地肩負着這一使命，從沒有一天懈怠過，直到生命的終結。

她用已經冰涼的手緊緊握住痛哭流涕的女兒的手，把家庭的重擔托付給如此年幼的詹妮。在瞳孔漸漸散大的時候，母親用顫抖的聲音對她說：親人們的幸福和家庭的祥和安定都交給這雙手，她相信這雙手會給家人帶來寶貴的溫暖和慰藉，

可以治愈和撫平親人在社會鬥爭中留下的種種傷痛和失望。隨後她把女兒摟在懷裏，由於太多的囑托，她已無力再說什麼了。她吻着女兒撒手人間，最後的淚水滴在詹妮臉上。這一切在她童年的心靈上留下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在墓地上痛哭一場，回到家之後，這位孤兒突然成熟了。儘管她祇有十二歲，但一夜間卻變成了一個善於思考、強烈意識到自己新使命的女人。

不幸常常是最有效的教育。從這一刻起，詹妮似乎睜開了眼睛，洞悉了她應該使他們幸福的家人的內心。那時她已開始考慮到：即使在最高尚、最純潔的人們之間，有時也會出現矛盾。這種矛盾有可能導致痛苦的衝突。生活中的不幸和苦難並非往往來自污染人們靈魂的邪惡的影響。不少時候，風暴恰恰源於兩種慷慨無私的感情的碰撞。在大海裏，風可以推動輪船前進，也可以掀翻它。如果輪船駛進兩股勁風形成的旋渦之中，那麼它的傾覆將是不可避免的。

生活也是如此。

對於心地崇高善良的人們來說，僅僅是家庭和社會紐帶的聯系還不足以使他們和睦相處。如果他們在自己的軌道上朝着相反的方嚮運動，那麼必然會發生撞擊和致命的傾覆。

自然界也曾嚮我們表明：兩種完全無害的東西可以配製出很厲害的毒藥。

年幼的詹妮憑着自己的善於思考，逐漸明白了這一道理。她完全成熟了，從母親咽氣的那一刻，她就告別了孩童時代那種自發的、天真爛漫的歡樂。

這對一個英國女孩來說實在是太早了。一般來說，在她

這種年紀，別的姑娘們還在公園里無憂無慮的戲耍，跑啊、跳啊，即使草地上的露水弄濕了裙邊也不在乎。

英國女孩通常都是在這種無拘無束、任情嬉戲中成長的，是自然而不是人爲的因素使她們逐漸成熟。英國女人之所以具有自然的、毫無矯揉造作的風度，原因也就在此。

詹妮已經不再像她這種年齡的女孩那樣嬉笑。這笑聲是那樣熱情洋溢、無拘無束。往往一句話，一個微不足道的原因就可以使她們開懷大笑，就像一棵鮮花如堆的橘樹，祇要輕輕搖一下它的枝葉，潔白的、芬芳的花瓣就會紛紛落下。

詹妮勤於思考，全心全意爲親人的幸福操勞。她力圖窺探到每個人心中細小的秘密，以便毫不費力地引導他們在自己的軌道上朝着相同的方嚮運轉。

從這時起，詹妮在家中的威信迅速提高。像在蒼天的佑助一樣，她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條。

但詹妮仍不失是一位溫柔快活的女孩。她的天真活潑能使最憂心惱惱的人感到寬慰。她從很小年紀就養成了這種既討人喜歡，又讓人尊敬的人格。

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對女兒的愛逐漸同順從和尊敬混雜在一起。在年齡相當、從小一起玩耍、學習的卡洛斯身上，對姐姐的感情也逐漸變爲尊敬和訓服——這從他們所有舉動中可以看出來。

詹妮具有這種雙重優勢，但又時刻不忘母親臨終時的重托，全心全意地去完成它。她常常望着母親的畫像，似乎從那上面看出了母親的喜怒哀樂。這位在天堂中的靈魂肯定仍在時刻關注着家人的命運。

這種神諭對別人來說是無聲的，但對詹妮來說，卻是明白無誤的。她把自己關在房間裏時，就熱烈地望着母親的畫像，房間裏光綫柔和，寂靜無聲，更增加了神秘的色彩。

今天，母親的表情是悲哀的！

爲什麼悲哀？

卡洛斯的姐姐此刻自言自語地說出了重重的心事。

“可憐的媽媽！你爲什麼這樣悲傷？難道因爲今天上午的陰雲還沒有消散？但這算不了什麼！一片薄薄的陰雲啊！我並未因此感到不安。好媽媽，你在猜想什麼？”她吻吻畫像，繼續說道，“高興起來罷，卡洛斯現在應該到辦公室了。可憐的卡洛斯！那顆心多麼善良啊！如果你還活着，他會多麼愛你，多麼親你啊！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你爲什麼還是這樣悲哀？你一定會看到他們倆人親親熱熱的一塊兒回來！調和那兩顆心是不難的！兩人之間出現一點陰雲，是因爲他們彼此有太多的愛。你好像要問這一切怎麼纔會過去？卡洛斯懂得怎樣消除心中對自己十分尊敬的人的不快！難道說你不再信任自己的女兒？你看，家裏所有的人是多麼喜歡我。媽媽，他們肯定從我身上看到了你的靈魂，所以纔對一個可憐的姑娘如此溫柔體貼。歸根結底，他們服從的是時刻與我同在的你的靈魂！媽媽，你在我身邊，我就會堅強起來。請你不要拋棄我。你將看到沒有什麼值得憂慮的。爲什麼還這樣悲哀呢？”她又吻吻畫像，接着說道：“還是……還是……還是這麼愁眉不展！”她不停地吻着母親的畫像。

她試圖驅散這種幻覺。

“我瘋了！”詹妮想，“一幅畫像怎麼會……”

她走近燈前。

幻影再次出現，像被風從花兒上吹開的蜜蜂又飛回來一樣。

“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真的不知道……但母親的表情確實比昨天悲傷……這悲傷來自何處？是因為卡洛斯對我談到了昨天的舞會……舞會！難道是那些假面具？但這又有什麼呢？上帝啊！你仍這麼愁眉不展！我難道應該相信……”

這時她聽到門外有腳步聲。

幻影消失了！畫像上的各種表情也消失了。她匆匆把畫像藏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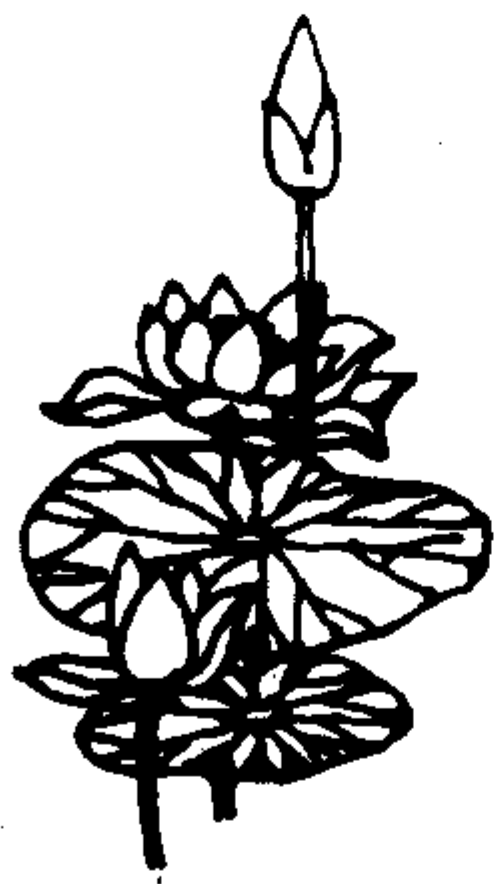
我們已經認識的那位名叫露伊莎的女僕出現在門口。

“什麼事，露伊莎？”

“是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女兒來了。”

“啊！塞西麗婭終於來了嗎？讓她進來，露伊莎，快讓她進來。不知道你為什麼讓她在外面等。”詹妮興高彩烈地說道。

塞西麗婭是她最親近的女友之一。



11 塞西麗婭

過了一會兒，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女兒像小燕子一樣輕盈，孩子一般笑嘻嘻地走進房間。她是老書辦在這個世界上惟一的親人。

詹妮親切地嚮她伸過手去……“彼此在面頰上吻了吻”，女讀者也許這樣想，不，小姐，她們沒有親吻，英國女人不像別的國家女人那樣，不輕易親吻別人。友好地握握手，微微一笑，一句親切的問候，僅此而已。難道在這方面她們也遵循“物以稀為貴”的原則嗎？

塞西麗婭從各方面看，都稱得上是一位標準的葡萄牙美人——或許說是一位波爾圖美人兒更確切一些。

在讀者心目中，如果我們想讚美一個女人的標致，習慣上總是拿西班牙女

人、意大利女人或英國女人來相比，而從不拿我們自己的女同胞去比。對這種陳腐的，公然的偏見，我們的女同胞多年來一直以寬宏大量的精神容忍着。

好像本國人除了被指責外，不值一提似的。由於天生的自輕自賤，我們總是喜歡用外國美人兒的形象來描寫本國的美人兒，好像祇有這樣纔值得我們讚賞似的。

我們經常會聽到這樣的話：“多漂亮啊！像德國女人那樣飄飄欲仙！”“多美的女人啊！，像西班牙女人一樣有味！”“瞧那副派頭，那份端莊！完全像個意大利貴夫！”“真是詩一般的莊重！簡直是一位賢淑的英國名媛！”我們從來沒聽到——至少是我沒有聽到過有人說：“多好的姑娘啊！簡直是一位葡萄牙美人兒！”

這原因在於我們是個偏居一隅的小國，在歐洲這個光怪陸離的大社會中，我們顯得猥猥瑣瑣、唯唯諾諾。外國人承認我們是歐洲的一員，這似乎已經足以使我們受寵若驚了。我們的社會缺乏這樣一種習慣，即教會每個人佔據他應有的位置。如果我們不是像在廣場上看到的那位老兄那樣對本國的東西誇大其辭，妄自尊大，就是陷入另外一個極端，自慚形穢，對自己的國粹閉口不談。

我們即使想維護民族的自尊，也不得不承認：我們確實有着鄉下人的缺點。那些剛到首都來的外省人，總是羞於談論故鄉的可愛，卻可笑地大肆讚美自己根本沒有享受過的、所知甚少的大城市的燈紅酒綠，侈談歌劇院、舞會、時髦的女歌唱家、當天的轟動新聞，而對故鄉的草長鶯飛、如畫的風光、當地的習俗傳統、外省的天倫之樂連一個字也不敢提及。

如果他們談論這些，人們也許更愛聽，附庸風雅的結果是使他們更加顯得土裏土氣，荒唐滑稽。

在歐洲圈子裏顯得猥猥瑣瑣的葡萄牙人也是如此。他們不敢談論屬於自己的美好東西，羞於提起祖國的寶貴財富，開口閉口總離不開外國人出於虛榮而胡吹的那些毫無價值的玩藝兒。他們謙虛過度，好像生怕外人看到自己的家中情況。外國人儻若偶爾讚美兩句，他們就會感激不盡，稱謝不已。

我們如果敢於在談論塔索^①、但丁、彌爾頓的同時，談論卡蒙斯；在讚美塞列斯、沙托、托卡伊三種葡萄酒的同時，讚美波爾圖葡萄酒——這兩省在國外也享有盛名。可我們呢？讀着卡蒙斯喝着波爾圖葡萄酒，卻都默不作聲，好像不知道自己讀的是多麼瑰麗的詩篇，喝的是多麼美味的佳釀。

儘管這種類比不太文雅，但我仍然要說，對美女的看法也是如此。對時髦的女人，我們總是習慣說：“啊！西班牙式的美人兒！”“噢，意大利式的美人兒！”“哎呀，德國式的美人兒！”而沒有人敢在公開場合說一聲“葡萄牙美人兒。”即便說，前面也總要省去那個感嘆詞，好像葡萄牙美人兒根本不配感嘆一樣。

許多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越過城市的藩籬——而城裏美的東西並不多。在這場光榮的運動中，我將標新立異，獨樹一幟。讀者諸君肯定不會為此而對我另眼相看。

損傷一下那些經過研究、已有定評、為人們所接受所讚

① 塔索（1544—1595）意大利詩人。

揚的世上美好的東西的傳統聲譽，我想連上帝也會讚成的，我對一切都採取寬容大度的精神。我的意圖祇不過是想爲我們自己的國粹掙得一席之地。

人們也許會說，葡萄牙女人沒有什麼特色，祇不過在體形和面貌方面更雜而已。我很希望諸位認識一下塞西麗婭，經過審視和判斷之後，告訴我詹妮的這位女友到底屬於那類女性！

如果世界上祇存在一種美女的標準或模式，那麼我們祇好對眼前的兩位姑娘一褒一貶。那兩張面孔是如此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但我們卻無法讚美一人而貶低另外一人。美的形式和手段是多種多樣的，它們都可以在我們內心深處產生神秘的震撼作用。如果非要在二者之間爭出個長短，那簡直是發瘋。

如果因爲米鈕地區^①的菓園很美，難道沃卡的沼澤地或是後山的地區嵯峨的秀色就得醜嗎？

塞西麗婭不是那種金髮或褐髮女郎，也不是詩人們夢想的、醫生們疑神疑鬼的那種面色蒼白的女子。她有一張橢圓形的、白裏透紅的臉蛋。如果要用藝術語言加以描寫，我想這個詞至今還未創造出來。

假如說因爲語匯貧乏，一定要用白皙這個詞，那麼一定要再加一句，即白皙中透着充滿生命力的紅潤——就是孩子們臉上常有的那種玫瑰色。

頭髮是自然蜷曲的，介於黑色和淺棕色之間，微微地隆

① 米鈕，後山；葡萄牙北部兩個省區。

在前額。眼睛是那種極少見的深邃的黑色。這雙脈脈含情的眼睛通常總是首先背叛那張緊閉的嘴唇！她的眼睛會緊緊盯住你，而決不迴避，你心中的任何秘密都休想溜掉。這雙眼睛雖然溫柔，但極富表情和親切善良！你簡直想像不出它們有多麼的迷人！如果有一天你用信任和熱情鼓勵它們，你會看到它們射出的令人心醉神迷的光！它們之所以不這樣，是因為到處都有喋喋不休、高談闊論的人。那微微緊閉的嘴唇，那迷人的微笑，那輕輕的搖頭，總之塞西麗婭的一切動作和姿態都是那麼自然坦誠，完全沒有任何做作。你望着她，會感到輕鬆愉快，而不會有任何拘謹的感覺。

我認為有一種了解塞西麗婭這類本國美人兒的途徑：當你同她們在一起時，你要自然，心中不要胡思亂想，更不必強迫自己去說一些獻殷勤的奉承話。不要去胡謔這樣那樣人們不願聽的歪詩。當你被那並非輕佻的柔和的目光所徵服時，你可以同這位美人兒進行親切的、誠懇的、坦率的交談，就像同朋友和姐妹談話那樣。當你和她分手時，要親切地同她握手，但切記兩手相握時不要顫抖，祇有這樣，你纔會從相會中留下愉快的印象。這印象祇會平息而不會攪亂你的美夢。你可以確信自己會見的就是我說的這類美人兒。

但我還要提醒你，切勿以為這種初看起來溫柔沉靜的目光不具有危險性。如果你心存放肆，那不過是徒費精力。如果這種親切的、自然的、令人想入非非的相處繼續下去，那麼終有一天你會在不知不覺中作繭自縛，當你試圖結束它的時候，會吃驚地發現自己已經墜入情網。痛苦會使你認識到這種情感的孽根已經紮得有多麼深。

我認爲這樣產生的感情是無法抗拒的，至於那種迅速產生、飛速發展的感情，則往往容易在短時間內消失。

在這種一見鐘情中，我們可以看到醫生們常說的那種心靈上的病態。像人體的任何疾病一樣，感情病也有急性、慢性之分。有些疾病，正像它們的名字表明的那樣，突然發生，迅速蔓延，然後又突然痊愈。而有些病得來卻十分蹣跚，日積月累，令人不知不覺。可是一旦發作，就會致人死命。

這兩種病究竟那一種更危險，醫生和病人應該明白。

讓我們的話題還是回到塞西麗婭身上罷！她在談話中，聲音清脆響亮！有着某種自然的熱情和雄辯，令人聽起來十分愉快。在任何一次談話中，她的聲音和表情變化都極爲迅速，時而高興，時而憂傷，就像被風吹拂的陰雲飄過的草原一樣，時而陽光燦爛，時而陰影匝地。

當談到悲傷的事情時，她偶爾也會微微一笑，或說句諛諛的話，當講述一個歡快的故事時，你一點也覺察不出她心中到底在想什麼。嘴唇上的微笑也許會悠然消失，眼中透出某種微微的憂傷。

比如有一天她哭着嚮詹妮講述父親如何搶救一位可憐的百歲老人的事。這位老人住在一間破爛不堪的小屋裏。他沒有親人，當曼奴艾爾·肯迪鈕發現之後，趕去照顧他時，老人已因饑餓在痛苦中死去。

塞西麗婭聲音顫抖着說：“如果你看到那位可憐的老人！如果你看到的話！他一邊哭一邊笑的接待我們，拉着我的手直吻！他擡頭望望天，那雙眼因年老與不幸已幾乎失明！真真讓人傷心！他渾身發抖，彎腰駝背……”這時她唇邊突然

情不自禁地露出一絲微笑，繼續說道：“可憐的人，都那麼大年紀了，又生活在如此貧困之中，頭上卻還精心的戴着一條假髮辮！可憐的老人！”

又有一回，她笑着講述一位工人的滑稽故事。這位工人是她的鄰居，一天夜裏，喝得爛醉如泥的往家走。她又喊又吵又唱，弄得整條街的人不得安生。塞西麗婭一直面帶微笑地講着這一切，但臉上突然露出深深的悲傷，拉着詹妮的手嘆息着繼續說道：

“但是你知道嗎？正當這個人興高采烈的時候，有人把一條他十分喜歡，但那天夜裏在街上被人毒死的狗弄到他跟前。當時的情景彷彿現在還在我眼前。他一聲不吭地久久望着那可憐的畜牲，然後放聲大哭，擁抱着它，稱它為朋友、夥伴，甚至……”她笑着說道：“甚至稱它為兄弟。他的確很傷心。可週圍的人卻笑得越來越厲害！你說，這有什麼好笑的？”

她處事公道，善解人意，而這種品質又是自然流露出來的，決非矯揉造作。

我們並不能因此就說塞西麗婭像意大利女人那樣熱情，像德國女人那樣多思，像英國女人那樣莊重，像西班牙女人那樣溫柔，像法國女人那樣俏麗。因為這些比喻對她不太貼切。她就是她，一位真正的葡萄牙女人，要說出葡萄牙女人的這些特點，我祇知道一句可能會引起讀者大笑的話。但我對這句話卻有着說不出的偏愛。我頭腦中匯成了所有這些身體上和心靈上的優點，但覺得祇有它纔能代替那冗長的描寫。如果要對此加以分析，對其真正的含義我也說不清楚。如果讀者也像我一樣，那麼你肯定會知道塞西麗婭是什麼類型的

女人。

塞西麗婭是這樣一種女孩子；所有認識她的人都會情不自禁地叫一聲“可憐的姑娘！”我知道這句話裏一點也不包含美麗的概念，嚴格說起來，也不涉及到什麼優秀的品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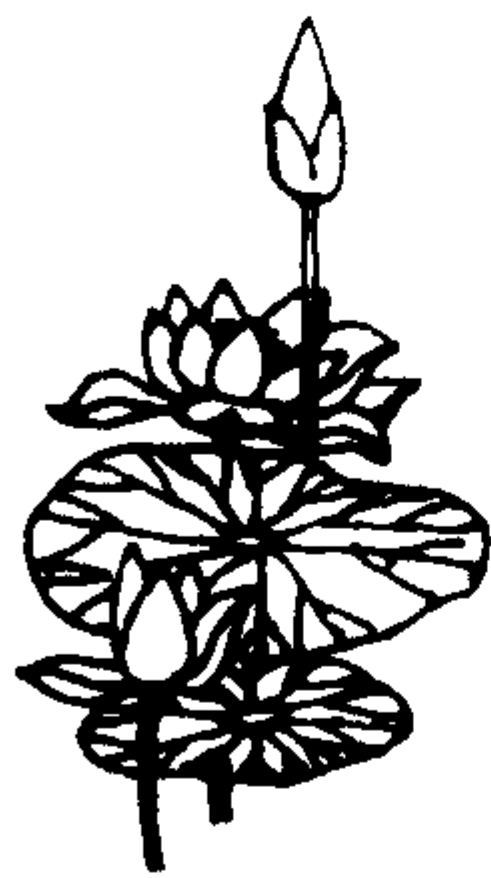
這是確信無疑的，所以，我不想加以分析。但是，當人們稱任何一位我不認識的女人爲“可憐的姑娘”時，不知道爲什麼，我首先想到她是一位美麗的、心地像塞西麗婭那樣善良的姑娘。

這裏有英國姑娘詹妮——她自然不會在文雅和善良方面和自己的女友一比高低。但不知爲什麼，我想到稱詹妮爲天使或神女，但怎麼形容塞西麗婭卻讓人猶豫不決。

諸位或許會指責我把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女兒寫得太資產階級化了。資產階級化的確是我賦予她的特點。這種批評使我頗感寬慰，因爲……在這裏我還要透露一下自己的心曲：與貴族相比，我更喜歡資產階級式的人物，尤其是資產階級式的女人。在我眼中，資產階級的小姐更富有詩意，她們沒有與自己身份不相稱的妄想。當她在臺燈下做針黹時，不像沙龍中的貴夫人那樣想着梳妝臺上的問題。縫紉就是縫紉，有用的，值得讚美的穿針引綫。我認爲這要比那些所謂高貴的、繁瑣的、在綉架上所進行的工作更加有趣。自己梳頭的女人比起斜躺在安樂椅上，手中翻着時裝雜誌，讓女僕或理髮師梳頭的女人更值得藝術家讚賞。這後者幾乎是千篇一律，要畫起來，祇需一張畫布，一把扇子或硬紙帽就夠了。

是的，塞西麗婭沒有一點貴族氣息。在這方面，她還是

真正的波爾圖人。這座城市的主要光榮之處恰恰在於當貴族佔統治地位的時候，它已預見到爲了自己的發展壯大，必須及早脫身，擺脫這種貴族的窒息。



12 又一份證詞

“塞西麗婭，你病了嗎？”詹妮一邊安放女友的帽子，一邊問道。

“沒有。你爲什麼這樣問？”

“我也不知道，我看你的臉色好像……再說你來的也太晚了。”

塞西麗婭擾了一下被帽子弄亂的頭髮，笑咪咪地說道：“哎呀，小姐，你知道我今天當了貴夫人啦！八點鐘以後纔起床。”

“是嗎？懶丫頭！你是否忘記帶來那些對我說過的披肩？”

“現在就讓你瞧瞧，我不僅帶來了披肩，還帶來了別的東西……”

“好，好。讓我們都看看，”詹妮好奇地打斷她的話。

兩位姑娘在靠窗的沙發上並肩坐下

來。

“你一個人來的？”過了一會兒，詹妮問。

“一個人。”

“不害怕？正值狂歡節啊！”

“不怕，從我家到這裏，差不多全是村子，兩邊都是農場和田地……我碰到幾個放學回家的孩子，一路上還和他們聊天呢！”

塞西麗婭一邊在裝有拉鎖的綠色皮包裏搜尋，一邊變換腔調說道：“你別以為我會嚮你展示什麼貴重的東西，這些不過是星期六晚上半個小時裏胡亂弄出來的。這個星期要做的事那麼多，實在抽不出空來幹這些針綫活，你很清楚我沒有多少時間用於消遣，瞧！”

她嚮詹妮展示出極為精致的綉品：一件披肩。

如果我有這方面的知識，那麼我將會像荷馬描寫阿吉列斯的盾牌那樣形容一番。

即使不加描述，我想女讀者的常識和男讀者的無知也不會在這裏留下空白。

“我幾乎要告訴你，我覺得這件比前幾天你給我看的那件更漂亮，”詹妮愛不釋手地久久看着這件披肩。

“這件的圖案更雅致，但是……哎喲！”塞西麗婭用手揉揉眼睛，笑着說，“我好像看不清了，實在太睏了！”

“睏？你不是說起得很晚嗎？塞西麗婭，你今天是怎麼回事？”

“可我昨天睡得也很晚呀！”

“做活啦？”

塞西麗婭決定回答之前，沉默了好一會兒。

詹妮擡頭望着她，頗有點窮迫不舍的樣子。她看到塞西麗婭羞紅了臉，手中擺弄着一枚別針。

別針是女人掩飾困窘的主要同謀。女人如果需要掩飾自己的微笑、煩惱、赧顏，總是拿起這些可愛的別針來回擺弄：插進去，拔出來，再插進去。

塞西麗婭雖然竭力使自己鎮靜，但終於還是掩蓋不住那種不自然的語調：“不，詹妮，不是做活。”

詹妮從那種困惑和猶豫中看出了其中的秘密，但她並不想去揭穿它。爲了掩飾自己的懷疑，她說道：“把這件挺漂亮的織品放在一邊。”

塞西麗婭把織品遞給她，沒有再說什麼。

這種令兩位姑娘都不自在的沉默又持續了一會兒。

塞西麗婭終於開口了。她常常像現在這樣突然決定某件事情，似乎擔心好的主意會被後來的想法驅散一樣。她急急忙忙把攤在懷裏的綉品放在一邊，握住詹妮的雙手，用黑黑的、充滿生命力的眼睛望着那雙盯住自己的微帶憂鬱的藍眼睛。

塞西麗婭又猶豫不決的沉默了一會兒。但是，她終於面帶紅潤，微笑着用顫抖的聲音說道：

“詹妮，我知道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想把一切都告訴你……”

“不管你告訴我什麼，如果這使你猶豫不決，那就是懷疑我的友情，我可以嚮你保證，塞西麗婭……”

“不，不是這樣，也不可能是這樣，”塞西麗婭趕緊說道。

她突然情不自禁地拿起詹妮來不及抽回的手，放在唇邊吻了吻。

“你在幹什麼呀?!”詹妮笑着說。

“讓我吻罷。你知道我多麼喜歡你，多麼信任你，詹妮，難道你不知道？但有些事的确難以開口……”

詹妮意味深長的笑了笑。從塞西麗婭的窘態中，她明白了她將嚮自己吐露的是愛情。

塞西麗婭明白那微笑的含義，所以立刻說道：

“不，詹妮，不是你想像的那種事。如果是這種事，我會毫不遲疑地告訴你，這一點，你可以相信。”

儘管塞西麗婭說得很堅決，但我仍然懷疑真的談到愛情時，她會不會顯得那麼輕鬆，因為再大膽豪放的人在談到這類問題時也會吞吞吐吐的。在這裏，我們不妨姑妄聽之，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詹妮力圖鼓起她的信心，說道：“不管是什麼，你都不應該有顧慮。顧慮什麼？我們兩人不都是好孩子嗎？而且是年齡差不多的女孩子！”

“但詹妮你可不同於我們其他的姑娘！你有頭腦，不像我們那樣輕浮，做什麼事不假思索，事後又後悔莫及。”

“你這話對你我兩人都不公平，塞西麗婭。你頭腦並不簡單，我也不像你想像的那麼復雜。”

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女兒接着說道：“好罷！我決定把一切都告訴你，但聽完之後，你要答應坦率地告訴我，你對我講的事是如何想的，好嗎？即使有不好的想法，也要如實相告。”

“一定。”

“我想也會這樣。”

“噢，上帝！塞西麗婭，你在嚇唬我，”詹妮高興地喊道，“你的臉上和話中都透着恐懼，這真使我害怕！你幹了什麼犯罪的事？”

詹妮的這些話以及她說這些話時的調侃語調使塞西麗婭笑了，這大大減輕了她的羞怯。

“在我講的時候，我想讓這塊披肩擺在我們兩人中間。我不知道爲什麼，但總覺得這樣望着它會使我更自在一些。”

“隨你的便。這樣的話，那麼也請允許我幹點什麼事，比如說看看包裏的東西。”

“我沒帶別的，除了……”

“好的，好的。我看看，開始講罷！”

兩個人商量好各幹各的事情之後，塞西麗婭開始說道：

“我不知道是否對你說起過馬托斯少校的兩個女兒，她們是我多年的老鄰居了，也是從前在學校時的同學。”

“你說過不少次，我知道。”

“這兩位都是好姑娘，我的好朋友，但是……”

詹妮擡頭望望塞西麗婭，感到她在猶豫。

“我告訴你，詹妮，我們特別愛在一起玩。她們的父親性格樂觀，像任何二十歲的小夥子一樣，每天都會想出新的花樣。”

“有這樣的脾氣，真是一種幸福，不是嗎？”詹妮一邊看着綉品，一邊插話說。

塞西麗婭望一眼綉品，接着說道：“這不算什麼，我不知

道怎麼把它也帶來了。”

詹妮用手推開它，示意塞西麗婭繼續講下去。

“至於我的那兩位女友，她們確實很能幹。但一到空閑時……比如一到復活主日，除了想下個星期怎麼玩之外，什麼也不願想了。她們嚮父親建議沿河遠足，到‘咸石’或維尼亞泉邊晚餐，或是去‘列薩’、‘福斯’午餐，晚上再去劇院。作父親的總是有求必應，想方設法滿足她們的計劃。不過，他本人也很喜歡這種游山玩水。要說的是，她們常常邀請我參加這些活動。應該承認，我常常玩得挺高興。那家人很好，我父親對我同她們到處玩從來沒有任何疑心。”

“我本以為你要嚮我吐露什麼令人顫抖、令人吃驚的秘密，原來都是這些自自然然的好事。姑娘，我坦率地告訴你，我聽得有點煩了，”詹妮一邊說，一邊把所有的綉品都裝進袋子裏，臉上裝出一副痛苦不堪的表情。

塞西麗婭對此微微一笑，繼續說道：

“還早着呢。別急急忙忙下結論，說不定聽完之後你就不這麼想了。有很長時間……我怎麼說得清？從去年罷，這兩位姑娘就商量好了一個計劃。這個計劃實行起來可比以往的計劃難多了。她們一定要我也參加。開始我就不行，但她們一再請求我，說服我不必有什麼顧慮，我終於答應了她們。瞧，詹妮，瞧。我的故事從這裏開始就糟糕了，計劃是……”

“等一等，讓我猜猜……放火燒毀全城？”

“什麼呀！”

“在這個國家裏掀起一場革命？”

“你在開玩笑？”

“開赴克里米亞前綫？”

“詹妮！”

“看你小心翼翼，吞吞吐吐的樣子……”

“計劃是大家都戴着面具去劇院。”

“啊！”詹妮情不自禁地驚嘆一聲。

塞西麗婭注意到了詹妮的神情，於是擡頭望望她。

“我不是說過嗎？瞧你已經開始……”

“不是因為這個，但是……你繼續講罷！”詹妮更加好奇了，她的目光已不再離開塞西麗婭。

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女兒繼續說道：“正如我告訴你的，這個計劃實行起來十分困難。一嚮樂於順從女兒的少校也不願聽她們談論這個計劃。但她們卻怎麼也無法打消這一念頭。”

“去了嗎？”詹妮問道。

“她們早就在尋找機會。狂歡節就快過去了！而恰巧三天前少校因為軍務不得不離開本城到外地去。”

“於是……”

“家中祇剩下兩個女兒和她們的姑媽。這是一位挺好的太太，但對侄女兒們也是百依百順，還能怎麼樣呢？”

“去了嗎？”

“去了，就是昨天。似乎老天早為她們安排好了一切。”

詹妮對聽到的故事越來越擔憂，於是問道：“你呢？”

“她們下午就請我到她們家去。到那里之後，她們根本不讓我知道就派人捎信告訴我父親，說我那天可能很晚纔能回家，因為我要同她們一起去一位她們的女友家裏參加一個聚

會。”

“這麼說起來……”

“到了晚上，她們給我拿出一副假面具並說明了她們的計劃。我雖然提出疑問，但她們……”

“你還是去了？”

“去了。啊！你的表情是多麼沉重啊！我不是事先說過嗎？”

塞西麗婭的敘述確實無法使詹妮掩飾自己的驚奇，因為這同她在幾小時之前從弟弟口中聽到的是如此相似！

於是她親切地握住女友的手說道：“我答應對你說實話，塞西麗婭。如果掩飾我對這種貿然決定的吃驚，那就是不守信用。在那種地方，女人通常是不多的。據說那裏魚龍混雜，什麼樣的人都有！總之，我不知道結果如何，我的擔心也許是多餘的。”

“不，詹妮，你的擔心並不多餘。說實話，開始時我是有點好奇。我騙了父親，心中十分不安，因為我對假面舞會是什麼一點也不知道，所以很想看看。再說還有少校的妹妹陪着我們……”

“後來呢？”

“大約十點鐘，我們全都戴着假面具來到劇院。我對少校妹妹戴的假面具忍不住大笑。太棒啦！她是第一個出現的人物，那面具和她本人又有些相似。戴上這些滑稽的假面具，人們還是一眼就能相互認出來。”

塞西麗婭似乎沉醉到假面具中去了，詹妮及時把她拉到正題上。

“讓我們看看發生了什麼事罷！”

“啊！對。我們首先到各個包廂裏去轉一圈，那裏有些夫人是我的女友們所認識的。她們和人家談話，但人家卻認不出她們。我感到很開心。有一位上年紀的老夫人居然把我們當成是她在布拉加的親戚，真有意思極啦！她叫我若阿麗尼亞！可憐的老太太！等看到我頭髮的顏色之後，她纔知道自己認錯了人，不禁感到十分沮喪！‘噢，不是若阿麗尼亞！我真傷心啊！’她那悲哀的樣子，使我忍不住走上去擁抱她，親吻她。我這樣冒險是會被人認出來的，也會連累女友的，所以她們大罵我一通。可我有什麼辦法呢？”

詹妮對女友的多愁善感微微一笑，說道：“繼續講下去，那天晚上還有什麼事？”

“哎喲，詹妮，後來嘛……”塞西麗婭深深嘆息一聲，好像有什麼話難以啓齒似的，“我們來到大廳，你從來沒有去過這種舞會？不去沒什麼值得可惜的。那個熱鬧啊！那個混亂啊！進去一刻鐘之後，我已忍不住要出去了。但她們根本不想離開。半小時之後，我累了，對那種喧鬧厭惡透了，祇好找個地方坐下來。”

說到這裏，塞西麗婭停了下來，好像下面要說的話令她十分不安似的。

詹妮禁不住笑了，因為這些話和弟弟講的如出一轍。

“過了一會兒，有個人在我旁邊坐下……”

這裏需要一枚別針。在這種情況下，塞西麗婭心中在呼喚着一枚別針，好讓她插進去，拔出去，再插進去，以掩飾自己的困惑。

“一個我認識的人。他朝我望望，但肯定不知道我是誰。

他問我，我也回答了他的問話。我們就這樣談了好一會兒。”

“談什麼？”詹妮很隨便地問道。

塞西麗婭對這個問題有些語塞了。

過一會兒，纔回答道：

“我怎麼記得？談了好多事。彼此都很愉快。但過一會兒，又來了一些不像這位那麼文雅的人……”

“這位？！哎呀，難道同你談話的是個男子？我真不明白，”詹妮微帶狡黠地說。

“是的。難道我剛纔沒說？啊！對，一個人^①一個男人。這些剛來的男人使我意識到我們到這兒來是多麼不謹慎！”

詹妮這時不想漏掉塞西麗婭所說的每一個字，每一個表情和臉上的任何變化。但塞西麗婭卻毫無察覺，因為擺弄別針使她無暇旁顧。

她繼續說道：“我的女友們也一樣。我們準備馬上離開舞會。看到這些小夥子追在我們後面，我祇好嚮最初和我談話的那位紳士求援。這一招很靈。”

“啊！”

“他做為護花使者，引着我們穿過到處擺着假面具的大街，後來又堅持要送我們回家。對此，我比對那些跟踪的小夥子更加害怕，因為他認識我父親，如果他知道……噢，上帝！我們越是乞求他，他越是不肯離開我們。我嚇壞了，祇好嚮上帝乞求靈感。靈感來了，而且十分有用。他終於離開了我們，而我們也回到了家裏……那時已是凌晨四點鐘了。”

① 人這個字在葡語中是陰性名詞，所以詹妮才產生了誤會。

塞西麗婭沒有講完的故事，詹妮完全可以自己加以補充。她故意轉過臉去，假裝糊塗地問道：

“塞西麗婭，你的故事還沒有講完呢。這個男子是誰？上帝給了你什麼靈感？”

現在該輪到詹妮擺弄別針了。

塞西麗婭帶着明顯的困惑，結結巴巴地說：

“啊！他是誰嘛……我不知道。我是說……是……”

詹妮握着她的手用友好的口吻說道：“希望你坦誠到底，這個男子就是我弟弟。”

塞西麗婭哆嗦了一下，吃驚地望着詹妮。

“你怎麼知道？”

“我全知道，”詹妮親熱地握住她的手回答道：“我甚至知道你得到的是什麼靈感，謝謝你。”

“你知道？那麼說……”

“卡洛斯習慣把什麼事都告訴我，就在今天上午，剛剛不久前，他對我講過……”

“全講了？”塞西麗婭滿面通紅的驚奇問道。

“全講了，”詹妮故意加重了語氣，又微微一笑。這使得塞西麗婭的臉更紅了。

正像讀者看到的，塞西麗婭的講述中省略了重要的部分。

但詹妮的“全部”二字使得她的省略變得毫無用處。

“他有什麼意見……我是說卡洛斯先生對我有什麼看法？”塞西麗婭真的感到了不安。

詹妮的面孔又變得嚴肅起來。她在回答之前，仔細的考慮了一會兒。

你們想像不到詹妮在思考時的面龐有多麼的美麗。她兩眼炯炯有神，前額微微皺起。

塞西麗婭吃驚地望着那張極富表情的面孔。

“我說，塞西麗婭，正像你剛纔承認的，你們這樣作肯定是不夠慎重的，需要嚮你父親隱瞞就是證明。幸好沒有發生什麼事。卡洛斯做得既對又不對。對是因為他保護了你們，但後來作的就不對了。他應該常常記住我對他講的話，那就是一個有教養的人，既然保護了一個想用面具掩蓋自己真面目的人，就不該再去跟踪人家。剛纔我還對他說過，但你知道他是怎麼回答我的嗎？”

“怎麼回答的？”

“如果我告訴你，塞西麗婭，是爲了讓你今後永遠按着自己良知的預感去行事。你可以相信，你得到的靈感是非常之好的。我曾經對卡洛斯說過，如果那副假面具下面是我，而我又被人追蹤……他說這不可能，因爲……像我這樣的人……”

“噢，你別說了，詹妮，別再說了，”塞西麗婭幾乎想用手捂住她的嘴。她禁不住熱淚盈眶，一滴滴的泪水從面頰上流下。她思緒萬千，情感像山洪一樣爆發了。

“你可以看到，塞西麗婭，”詹妮繼續親切地說道：“卡洛斯的設想並沒什麼道理。過錯全在他。姑娘，現在你不必焦慮了，爲什麼要焦慮呢？這不過是姑娘們的遊戲，而且沒有產生什麼不好的後果，”隨後她笑着加了一句，“除了那個上帝解救你的靈感。如果這就使你痛哭流涕，那麼真的不幸又該怎麼辦呢？”

“詹妮，你答應我永遠不講給除我之外的任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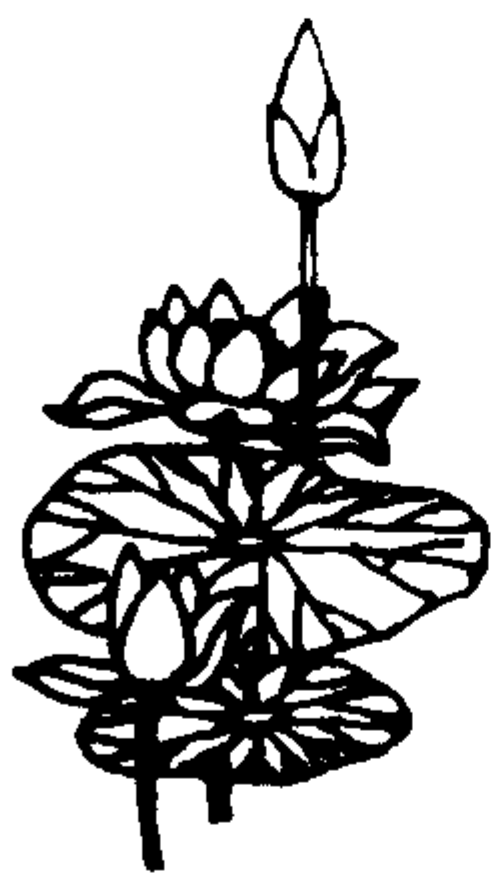
“你放心，過不了多大一會兒，我自己就忘了。”

“噢，我的上帝！我正是這麼想的！”

詹妮迅速地平息了使塞西麗婭坐臥不安的風暴並適時地把她的注意力引到了別的問題上。

離開理查德先生家之前，她已經笑了。走到街上時，她已心情平靜，像十八歲的姑娘那樣無憂無慮，輕鬆自在了。

幸福的年齡，幸福的心！



13 波爾圖生活

曼奴艾爾·肯迪鈕住在一條離城西郊很近的街上，那裏遠離鬧市，因為老書辦無法容忍從下午三點到次日早上六點期間的任何喧鬧。

曼奴艾爾·肯迪鈕白天的各種活動像氣象儀一樣有規律。

商業活動繁忙的時刻，他住的那個小區的安靜常常令他感到不安。當太陽剛剛從山崗後面升起的時候——他從自己房間的窗子上可以看到日出，工作的熱情立刻會充滿他全身。除了星期日和宗教日之外，庭院樹林中鳥兒的晨鳴是不會讓他佇立靜聽的。城中心滿街上小攤小販的高聲叫賣，對他來說似乎是最優美的和聲了。但是一到下午，則恰恰相反，思家的情緒自然而然地就會浮上

心頭。太陽偏西之後，他就開始痛恨辦公室、英國街、廣場上的吵吵嚷嚷，像亡命天涯的人那樣渴望着回家的歡樂。坐在家裏看着太陽慢慢西沉，最後終於墮入海中，是最使他心醉神迷的享受。他常常從餐廳的陽臺上欣賞這一壯觀的情景，那種愉快入迷的心情就像坐在包廂里欣賞一場聖劇的最後一幕那樣。

曼奴艾爾·肯迪鈕這個小家的室內佈置頗為雅致、舒適，甚至可以說已經十分接近豪華的邊緣了。

作為一等書辦，曼奴艾爾·肯迪鈕從理查德先生手中得到的薪俸允許他有這種享受。當然，老闆的手一嚮是很緊的，除了合理的工錢之外，是一分錢也不會多給他的。但也應該承認，這種生活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塞西麗婭的精打細算和善於操持。那雙慣於理家的小手花錢十分仔細，所以父親的收入不僅能滿足家中的必需，甚至還有餘錢用於所謂的奢侈享受上面。

塞西麗婭是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心肝寶貝兒這一點是無須多說的。老人所有的愛都傾注在了她的身上。在女兒六歲時，妻子就去世了，至今想起來他還泣不成聲。他時時刻刻關照着女兒，那種愛撫和細心簡直就像一位慈母。從那時開始，他心中的這種愛壓倒了其他一切的感情。

在塞西麗婭身上花再多的金錢和精力，對他來說似乎都不過份。

他盡力使她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且確實做到了這一點。

看到美麗、聰明、善良的女兒一天天長大，他心中是多麼高興啊！他整夜守候在她的小床邊，為她的未來嘔盡了心

血。

慢慢地，一種尊重、崇敬女兒的感情佔據了他的心，女兒身上也的確閃耀着令人崇敬的光芒。

塞西麗婭還是小姑娘時，頭髮上總繫着一條金色的綢帶。老人像護身符似的經常帶着她到處去玩。她寫的任何一張有關家中瑣事的紙片，他都像保存文物似的存放在辦公室裏，丟掉它們似乎是對女兒的褻瀆。

曼奴艾爾·肯迪鈕有些稚氣，但祇有那些沒有這種稚氣的人纔會笑話他的這種稚氣！那些無足輕重的紙條上的任何一句親昵的話幾乎都能讓他熱淚盈眶。

比如在紙條上方看到“我的好爸爸，”或是“我親愛的爸爸”，在紙條的下面看到“您至愛的女兒”或是“您孝順的女兒”時，他心中是多麼的快活啊！他常常抑制不住衝動，把那些字放在唇邊熱烈的吻着。

在日常的工作中，他總是懶懶散散、按部就班，這很容易讓人以為他是一個不會激動的人。但祇要想起塞西麗婭，他就會做出孩子般的動作。放下手中的筆，停止算帳，寫信或任何正在幹的事情，高興地搓着手，像正上課的孩子突然想起快放假一樣。有時候，他忍不住在辦公室走兩步，大聲唱幾句，或是耳朵上夾着筆走到窗前，透過玻璃看看太陽斜到了什麼地方。

回家時，曼奴艾爾·肯迪鈕決不在街上東游西逛。他總是穿胡同，抄近路，以免遇到別人的糾纏，推遲和女兒相聚的歡樂。

如果別人當着他的面談起有什麼疾病開始在市内流行，

好心的老人就控制不住內心的恐懼，臉色也會大變。所以在年輕的同事中間，他得了一個“膽小怕事”的綽號，這些年輕人爲了逗他，常常玩弄這些讓他驚恐擔心的把戲。他們沒想到這些惡作劇對作父親的他有多麼的殘酷。

個人的安危並不能使他大驚失色。祇有一個擔心、一個牽掛在折磨着他，那就是塞西麗婭的生命可能會遇到的危險。女兒生病時，你想像不出他那種急得發瘋的樣子。遇到這種情況，辦公室的工作就會脫離常規，亂了套。再清楚的信也能讓曼奴艾爾生氣，信紙被淚水濡濕的情況並不少見。有一天，醫生明白無誤的告訴他，塞西麗婭已經脫離危險，曼奴艾爾·肯迪鈕聽後手足無措，又哭又笑，情不自禁地抱住醫生，吻着他，稱他爲自己的救命恩人。

這種危機更加深了父親對兒女的摯愛。

曼奴艾爾·肯迪鈕對自己也許是過分苛刻了，所以在朋友中還有個“慳吝人”的綽號。但他對女兒卻完全相反，沒有哪個星期六回家是空手的，總要給塞西麗婭帶點小吃或紀念品之類的東西。對此，女兒的嬌嗔和父親的故意賭氣恰成鮮明的對比。

他對自己上衣開縫、胳膊肘處退色以及絲帽破舊全然視而不見，目的是省出錢來好給塞西麗婭買個頭巾、戒指或新衣服什麼的。

祇是在女兒多次暗示、請求、甚至是親切的威脅及用盡種種辦法之後，曼奴艾爾·肯迪鈕纔會望望自己身上，決定買件新衣服。

對此，塞西麗婭採用的最有效的辦法是請他陪自己去某

個公共場所。這時，老書辦不知該怎麼拒絕女兒的請求，沉思一會兒，搔搔耳朵，看看身上的衣服，吸吸鼻子，嘟囔一句。到那天，他果然煥然一新，西裝革履的陪伴着女兒。

他這樣做，心中是很不自然，也很不情願的。

塞西麗婭對父親的愛心一清二楚，所以總是以悉心照料和溫情加以回報，以便讓父親懂得什麼是最大的幸福。

習慣於在劇院或娛樂場所消磨晚上時光的讀者是不會想到曼奴艾爾·肯迪鈕看到天漸漸黑下來，天空中微微閃出星光時的快樂心情的。

他的這種喜歡寧靜閑適對那些沉迷於熱熱鬧鬧生活的人是很難理解的。但是，你如果有時間體驗一下這種生活的甜蜜溫馨，我相信很少有人會逃脫上癮的危險。

從浪蕩的、動亂的、紛擾的生活轉到享受這種單調的天倫之樂並不困難，反之也是一樣，這祇看每個人的性格往哪方面傾斜了。

曼奴艾爾·肯迪鈕那些可稱道的夜晚過得幾乎是千篇一律的，很少有什麼例外，了解了一個晚上的情形，也就了解了其它的晚上。

我們已經描寫過的那天下午和晚上的情況可以提供一個典型的例子。

晚飯之後，曼奴艾爾·肯迪鈕就來到朝西的陽臺上欣賞迷人的夕陽和一直延伸到廣闊無垠的大海邊的庭院、花園、房舍和林蔭道。

午後下過雨。但西南風吹散了天空中厚厚的烏雲，露出了一塊藍色的天空。落日的餘輝染紅了西方最後的雲團。

塞西麗婭正在忙家務，祇是偶爾纔到陽臺上露一面。她手搭在父親坐的椅背上，告訴他那幅壯麗畫面的某些特別之處，而父親欣賞的卻是整體。

“你瞧那塊玫瑰色的雲彩，難道不像一隻展翅飛翔的大鳥嗎？”塞西麗婭指着一塊被夕陽染紅的雲說。

“一隻鳥？”曼奴艾爾·肯迪鈕望着所指的雲團問，“孩子，你怎麼看出它像隻鳥呢？”

“難道你没看出來？瞧，那兒是一隻翅膀，那兒是另外一隻翅膀。看啊，現在更像了，連尾巴也出來啦！”

“我……說實話……”曼奴艾爾·肯迪鈕仍然沒有看出相似之處。

“爸，你瞧這個！你真的看不出？你在往哪兒看呀？”塞西麗婭把美麗的頭放到曼奴艾爾·肯迪鈕的位置上。兩顆頭離得那麼近，父親忍不住親親女兒的前額。

“你說，那到底像不像一隻大鳥？”塞西麗婭堅持問道。

“我……啊！現在看出來啦！”老人喊道，他終於發現了相似之處，“現在看出來啦！小姐！你看那兒，它的嘴，有多大呀！哈！哈！哈！瞧那鬼樣子！”

“孩子，你過來一下。”

塞西麗婭叫的是一位名叫安東尼婭的女傭人，她有時幫塞西麗婭幹點家務活。

安東尼婭是個普普通通的傭人，這裏不必多費筆墨去加以描寫。

塞西麗婭離開了陽臺。曼奴艾爾·肯迪鈕仍然目不轉睛地望着女兒剛纔指的地方，直至那塊玫瑰色的雲彩完全失去

了光輝，變了形狀。

於是他低頭望着地面，仔細地品味着自己的幸福。

過了一會兒，塞西麗婭躡手躡腳地、悄悄地來到父親身後，然後用手捂住他的眼睛，問道：“猜猜我是誰？”

“哎呀，這可難猜啦！”曼奴艾爾·肯迪鈕故意逗她說，“從這雙手馬上就能猜出來，一位送水的姑娘。”

“什麼呀！”塞西麗婭笑着喊道，“你在聚精會神的望哪兒看呀！連我過來都不知道？”

“我在看那些工程。如果我没弄錯的話，那是在阿蘭德斯參事家裏。”

“如果你一定朝那邊看，就看看那些樹，那些房子罷！你不覺得在那些橡樹下面很愜意嗎？”

“如果你願意，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那麼你答應帶我到那裏去了？”

“你想要什麼，我都會答應的。”

“這可是你說的！過一會兒，說不定我會要求更難辦的事呢！？”

“我已經習慣於你的要求了。”

“是嗎？那我確實有件事求你。”

“那一定是件大事。”

“對，你答應了？”

“你說罷！”

“你答應了？”

“你先說嘛！”

“不，先生，你要先答應。”

“你知道我不會說個不字的。”

“那麼爲什麼不先答應呢？”

“好罷，我答應。”

“不許反悔？”

“決不反悔，”曼奴艾爾·肯迪鈕笑着說。

塞西麗婭用手指梳攏一下父親花白的頭髮，過了一會兒纔說道：“我要請求你的是再買一件雨衣。說實在的，你那件真不像樣子啦！”

“哎呀，我還以爲是別的什麼事呢！”

“那沒關係，你反正已經答應了。”

“好罷！不過……”

“我不想聽，我還有事要做！”

她匆匆離開了陽臺，然後又朝父親說道：

“我不想知道，反正你答應啦！”

過了一會兒，父親喊她：

“塞西麗婭！喂，塞西麗婭！快來看，海上有一艘輪船！”

塞西麗婭趕忙跑到陽臺上。

“看到了嗎？”

“我現在也像爸爸剛纔看雲彩一樣。”

“沒看見？瞧，就在那座烟囱的右邊，兩片松樹林之間。”

“看見了。是進港還是出港呢？”

“想進港，可河水這麼洶！那是一艘英國輪船，去把眼鏡給我拿來。”

“現在都快黑了，你什麼也看不清。再說這裏也涼，還是把窗子關上，到裏面去罷。我還要幹活，需要把燈早點點上。”

“那麼我們進去罷。”

對老書辦來說，更加愉快的消遣就要開始了。

他們父女二人來到曼奴艾爾·肯迪鈕房間隔壁的客廳裏。這是一間陳設樸素的小廳，但裏面處處顯出塞西麗婭的高雅情趣。那裏沒有任何高檔家具，也沒有什麼華麗的擺設，更沒有那些俗不可耐的、隨便弄來、滿處堆放的東西。這裏既乾淨又舒適，處處賞心悅目。

曼奴艾爾·肯迪鈕坐在工作臺旁的一張地地道道國產的有扶手的椅子上。塞西麗婭拿來臺燈，關上窗戶，把針綫筐籬放下之後，就在父親旁邊坐下。曼奴艾爾·肯迪鈕講了一些當天在辦公室裏發生的事，塞西麗婭則說了一些他不在時家裏的事。

那天晚上，父親談了許多關於卡洛斯的事，說他如何淘氣，如何輕率，如何使他老寫錯信。老人還提起燒酒的故事，理查德先生對兒子的感情，而且特別稱讚小夥子的好心腸。

塞西麗婭注意地聽着，從來不用提問打斷父親的敘述，而且一直也沒有擡頭望一下父親。

這時門鈴響了。

“這位老兄來了，”曼奴艾爾·肯迪鈕說。

“安東尼婭，拿盞燈來，”塞西麗婭喊道。

不一會兒就聽到安東尼婭笨重的下樓聲，兩人在門口的問候聲以及上來的腳步聲。曼奴艾爾·肯迪鈕在等候的這位“老兄”來到客廳後就脫下帽子，用一成不變的話問候在場的人：

“晚上好，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晚上好，姑娘！”這

位“老兄”是曼奴艾爾·肯迪鈕的鄰居和朋友，長期以來養成了每天晚上來這裏聽讀報、喝茶、同老書辦海闊天空窮聊的習慣。時鐘敲響九點時，他就用經常帶在身邊的毛巾圍在脖子起身回家。他名叫若瑟·福杜那托，曾經作過糧商，目前是幾座舊樓的房主，手中握有一些有價票證。此人性情溫和，思想保守，衣着樸素，談吐文雅。晚餐是他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頓飯，其中最為奇怪的就是偶爾買隻龍蝦來做沙拉。

他是這樣一種人：在商業活動中奉公守法，賬目上一絲不苟，他甚至可以巧妙地篡改聖經上的祈禱詞：“主讓你們償還自己的債務，就如我們償還債主的債務一樣。”

對若瑟·福杜那托先生來說，每天拜訪曼奴艾爾·肯迪鈕已經成了一種需要。而對上了年紀的塞西麗婭的父親來說，前糧商的來訪、漫不經心的閑聊同樣是一種需要。習慣成自然，人們要想改變是不容易的。

例行的寒暄之後，若瑟·福杜那托就在曼奴艾爾·肯迪鈕旁邊坐下，他們之間的對話正如讀者預見到的，總是以這樣的內容和形式開始的：

“天氣挺冷，福杜那托先生。”一位說。

“雨水很多，”另一位動動身子，說，“今天去市裏了嗎？”這是沒話找話。

“去了。”

“那麼有什麼新聞？”

“沒有。”

“河水漲得很厲害嗎？”

“好像在開始回落。”

“上帝，這時的天氣總是這樣！”

“已經造成了多大的災難啊！”

“不過我比較喜歡冷天，”曼奴艾爾·肯迪鈕過了一會兒說。

“我也是。冬天過得舒服些，胃口也好，但這咳嗽……”他立即咳嗽起來，好像要證明自己的話似的。

“但農田可遭了殃。”

“什麼東西都像猶大的披風一樣。”

我不知道出自何典，反正這句俗語意思是說什麼東西都很貴。

“肉價呢？”

“牛都運到外國去了！應該立條法律，禁止這種缺德的事。”

經濟動態仍不失時髦。

“真是活見鬼！”

這句名言像一把金鑰匙一樣鎖上了談話的大門。兩位老人不吭聲了。

塞西麗婭正等待着這種沉默。她知道這一習慣意味着她該拿起當天的報紙念了，因為兩位老人正在等着洗耳恭聽。

對他們兩人中的任何一位來說，聽塞西麗婭讀報都是一種無法形容的樂趣。

塞西麗婭讀起報來又機靈又有趣，若瑟·福杜那托先生承認自己常常要費很大勁纔能讀懂的東西，聽她唸一遍，就全明白了。

這是一個頗為奇特的場面。

由於父親的憐憫之心，塞西麗婭纔得以免除讀廣告的辛苦。但除此之外，她必須把報上的所有東西一字不拉的讀完。她在讀社會時，有點勉強；讀外國新聞時，流暢大膽；讀本地消息時，有些好奇；讀文藝專欄時，興趣盎然。她的朗讀輕鬆自然，儘量不衝淡聽眾的興趣。

以塞西麗婭那樣的性格，在朗讀時不可能不發表點什麼評論。對吹捧政府的文章，她偶爾也會品評兩句。如果議會的上下兩院能聽到這些真知灼見，說不定會倒致內閣危機。一篇刻薄的、冗長的反對派文章引起了她的思考。在若瑟·福杜那托先生根深蒂固的秩序思想影響下，這篇文章的反政府意識對她並沒有產生什麼作用。

讀者應該記得，當時正值克里米亞戰爭期間。互相廝殺的消息充斥着每天的各類刊物。塞西麗婭不得不皺着眉頭讀這些令人痛心的報導。

曼奴艾爾·肯迪鈕同情盟國，若瑟·福杜那托先生則站在俄國人一邊，究竟爲什麼，兩人誰也說不清，而塞西麗婭祇同情死傷者。

有一天，她在讀一篇關於兩軍血腥廝殺的報導時突然停下來，問父親這場無情的戰爭原因何在。

這問題使曼奴艾爾·肯迪鈕大爲困惑，他望望若瑟·福杜那托先生，希望從他那裏得到援救，但若瑟·福杜那托先生所能說的僅僅是這樣一句話：“戰爭總是有些原因罷！”

塞西麗婭也不再要求詳加解釋。

她那天晚上讀道：“俄國人整夜都嚮盟軍陣地開火，而盟軍並未回擊。”

“他們害怕，”若瑟·福杜那托先生微笑着評論說。

“這是策略！”曼奴艾爾·肯迪鈕像深知內情似的接着說。

“白天，盟軍的阻擊手們進行了成功的回擊，”塞西麗婭繼續讀道。

“怎麼樣？是不是策略？我早就看出來了，”曼奴艾爾·肯迪鈕激動地說。

“純粹浪費子彈，”另一位聳聳肩，不屑的反駁道。

“戰士們士氣高昂的嚮司令官請戰，”唸到這裏，塞西麗婭做了個厭惡的動作。

“那就往上衝啊！”若瑟·福杜那托像深諳戰場上的攻防之道似的回答說。

“塞瓦斯托波爾有兩千門大炮，”塞西麗婭繼續唸着。

若瑟·福杜那托用挑釁的、勝利者的目光望望他的朋友，好像在請他去進攻，而他自己則靠此來防守。

接下來，塞西麗婭唸道：瓦西夫·巴薩^① 剛剛就任亞洲戰區的司令官。

這次輪到曼奴艾爾·肯迪鈕得意洋洋了，好像他十分信任這位瓦西夫將軍和亞洲野戰區的戰閥力。當聽到一月三十日，烏里茨——他並不知此人是何許人——率領法國皇家禁衛軍前往克里米亞時，他就更加得意了。若瑟·福杜那托祇是說他擔心這次進攻未必成功，因為在普魯斯河^② 駐紮着六

① 瓦西夫·巴薩和烏時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分別統率土耳其的法國軍隊的司令官。

② 普魯斯河，多瑙河的支流。

千名俄國士兵。

地方新聞是個中間地帶，在這裏他們沒有衝突，都帶着好奇心洗耳恭聽。

有件事，塞西麗婭是不能原諒編輯的，那就是他們常常很輕率地對待某些可悲的問題：比如，一位男人被捕、家庭糾紛、自殺未遂。她對此憂心忡忡，大加譴責。在這一點上，她總是得到曼奴艾爾·肯迪鈕和若瑟·福杜那托的支持。

報導杜洛河泛濫成災的消息是大量的。讀到這些描寫，塞西麗婭心中十分難受。有件悲劇尤其令她感動。對此，波爾圖的一些讀者可能至今還記憶猶新，一位引水員的弟弟被急流卷走了，他想搶救弟弟而未能成功。眼看弟弟被大水吞沒，這位引水員竟急瘋了。雙重的災難使他們的老父親悲痛而亡。曼奴艾爾·肯迪鈕深知父愛是什麼，不禁偷偷擦眼淚。而若瑟·福杜那托在這種情況下也不得不發表幾句乾巴巴的評論——這些評論能使聖人失去耐心。

聽到這裏，他說道：“哎呀！這是故事！記者們有時……”

“故事！噢，福杜那托先生，你怎麼這樣說？！”塞西麗婭不耐煩地喊道，“你要知道這是哥哥在救將要死去的弟弟，是一位父親同時失去兩個兒子。難道這還不足以讓人發瘋和傷心而死嗎？”

“但那位哥哥並未身處險境，他應該想到……”

“他應該想到什麼？那時他什麼也想不到啦！福杜那托先生，你可真有意思！”

福杜那托對自己的話深感後悔。

這時曼奴艾爾·肯迪鈕插話道：“不久前，我老闆的兒子在福斯也冒了一次險，不過那理由要簡單得多。當時兩個小孩駕着的一條小船在河中間翻了，其中有個孩子還不會游泳。卡洛斯正巧在附近同幾個英國人一起追海鷗——這是他的愛好。說時遲，那時快，他就像條魚那樣撲咚一聲跳進水裏，救出了那個孩子，之後，他穿着渾身濕透的衣服，也不怕生病，繼續打海鷗。”

塞西麗婭正在聚精會神的看着報紙上的什麼東西，她的眼離字那麼近，我想她對曼奴艾爾·肯迪鈕講的故事肯定沒有注意。

若瑟·福杜那托聽完之後，仍然用乾巴巴的話評論說：“輕浮。”塞西麗婭猛一下擡起頭，面紅耳赤的、滿臉不快的望望他。

我不知道當時漫不經心的她怎麼會做出這種舉動，隨後她又恢復了常態，繼續讀報。在聽這一部分時，曼奴艾爾·肯迪鈕已經有點昏昏欲睡了，雖然他並不討厭那些專欄作家。若瑟·福杜那托則恰恰相反，聽得十分帶勁。塞西麗婭抑揚頓挫的朗讀更增加了他的興致。現在讀到故事的結局時刻了，對他來說，這些故事中的人物都曾經存在過，或是現在還活着。所以，他一會兒譴責這個，一會兒讚揚那個由小說家杜撰出來的人物，好像這些角色真的是實有其人一樣。

讀完文藝欄，塞西麗婭就把報紙遞給福杜那托先生，起身去備茶點。福杜那托自己開始閱讀廣告。

曼奴艾爾·肯迪鈕則在那裏打盹。

之後，兩人的對話不時為呵欠所打斷，因為所談的問題

祇能產生這種效果。

那天晚上的節目是這樣進行的：

第一部分：福杜那托開始這樣說道：“是啊！”曼奴艾爾·肯迪鈕回答道：“各人有自己的活法。”“有牢騷就發。”“我就有不少牢騷”。兩人同時打起呵欠，然後是沉默。

第二部分：曼奴艾爾·肯迪鈕抱怨說有些頭疼。福杜那托作為回報，立刻揉揉眼睛。曼奴艾爾·肯迪鈕彎下腰去說胃不舒服，另一位則勸他午餐時別喝咖啡。然後兩人再各打一個呵欠。

第三部分：福杜那托擡頭望望天花板，發現客廳面積不大。曼奴艾爾·肯迪鈕回答說客廳還是夠寬的。另一位說了幾句用泥灰抹牆的優越性。曼奴艾爾·肯迪鈕表示讚同，然後就試圖把話題轉到反對領主身上。福杜那托則以痛罵房客作為回答。這使曼奴艾爾再次打了個呵欠，福杜那托也受到了傳染。

第四部分：福杜那托說狂歡節快要結束了，曼奴艾爾·肯迪鈕說他對此並不留戀。福杜那托也做了同樣的表白。曼奴艾爾·肯迪鈕因為懺悔的原因，對四旬齋的到來深惡痛絕。他們討論了一會兒哪位神父更寬厚一些，曼奴艾爾·肯迪鈕問是誰發明的懺悔。福杜那托說，據他所知，這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的羅馬時代。

這次呵欠祇打了一半，因為塞西麗婭和安東尼婭端着托盤走了進來。

福杜那托臉上的表情變化是顯而易見的，烤面包和牛奶令他興奮。當然，這並不是說他已饑腸轆轆，需要這些東西

充饑，但精致的托盤和那種派頭已觸動了他的味覺。人的心理和器官的聯系實在是件神秘的事。

這種滿意的表情不僅來自這些美味的食品，還來自青春女神赫白^①——安東尼婭小姐的和藹可親。

“哎呀，安東尼婭小姐，”他說，“你真是越來越年輕了。”

“您可別這麼說，福杜那托先生。我都快完的人了。”

“快完的人！你還剛剛開始……”

我不知道福杜那托先生是否有意說到這兒就打住，因為他的意思相當模糊不清。我不知道為什麼，恰在這時塞西麗婭也打斷了他的話，問道：

“請嘗嘗糖放的夠不夠，福杜那托先生。”

“好極啦，姑娘！不過請再加一杓。對，很好，再來一杓，不要啦……現在不要啦。好啦！”

在兩位老人各就其位之後，福杜那托先生嘴里嚼着烤面包、餅乾，喝着茶和牛奶，一邊開始說道：“姑娘，我現在急於看到那個無賴能不能從獄中逃脫。”

“誰被捕了？”剛纔昏昏欲睡的曼奴艾爾·肯迪鈕不知道朋友是在談報上的小說。

“你没聽到嗎？”福杜那托先生吞下一塊蛋糕說，“不過她被搶得夠慘了，因為從樣子看，那家夥不知道陌生人就是姑娘的父親。當那人一身黑衣出現在他面前時，他嚇了一跳，說……”福杜那托說到這裏，提高了嗓子，“我是你最後的犧牲品！那龜兒子這時纔明白，因為直到那時他還什麼都不知道。

① 赫白，希臘神話中的青春女神，奧林匹斯山上的斟酒女神。

他明白了是爵士朋友的妹妹出的錢，而他們則把這錢交給了文書小舅子的未亡人。”

曼奴艾爾·肯迪鈕機械地品着茶，目瞪口呆地望着朋友。儘管福杜那托先生對他指手劃腳的談着，可他一個字也沒聽明白。

“你說的什麼亂七八糟啊！我一點也聽不明白！”

“你没聽？”另一位固執地說，“他們商量好了，祇要輪船一開，小夥子立即就會被指控爲對爵士行竊。爲此，他們還派人告訴死者的叔叔們，珠寶在陌生人的侍從箱子裏找到了，但……”

“這都是些什麼妖魔鬼怪呀！”曼奴艾爾·肯迪鈕真的有些不耐煩了。

“你還不明白？”福杜那托先生問，他天生缺乏講述復雜故事的能力。

塞西麗婭開始時並不想參與兩位老人的滑稽談話，但聽到這裏，她忍不住笑了。

“老兄，此事發生在何處？”曼奴艾爾·肯迪鈕問。

“在巴黎，不過……”

“爸爸，您沒聽出福杜那托先生是在講小說嗎？”

“啊！原來如此！”

“你以爲呢？”

“我怎麼知道。我對小說可不懂。這使我想起卡洛斯，那個搗蛋鬼還一定要藉給我幾本小說呢……哈！哈！那小夥子真是個鬼靈精。”

“也是個浮浪子弟，”福杜那托先生說。他一嚮把卡洛斯

之流看作危險人物。

曼奴艾爾·肯迪鈕說：“別這麼說，小夥子心腸挺好的。誰也說不出他什麼，不過他倒是可以先把衣服脫掉再下河去救那個孩子。還有一回，人們看到他大白天牽匹馬進城，馬上駝着一位婦人。原來他半道上遇到一位可憐的老婦人扭傷了一隻腳。還有一回……喂，塞西麗婭，怎麼回事？！你在想什麼呀？沒看到福杜那托先生的茶盃已空了半天了嗎？”

“哎呀，對不起！”塞西麗婭對自己的心猿意馬頗為羞愧。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會讓她臉紅，但事實確實如此。福杜那托先生咳嗽了好一陣，爲了喚回自己的注意力，他非常客氣的說：“不着急！不着急！”

曼奴艾爾·肯迪鈕繼續讚揚卡洛斯。福杜那托一邊從塞西麗婭手中接過茶盃，一邊說：“關於那位婦女的故事，不過是小夥子有意嘩衆取寵而已，因爲……”

“您看看糖放得夠不夠？是否要再加點？”塞西麗婭粗聲粗氣地問。我同樣不明白，她一嚮溫柔賢慧，此刻爲什麼這樣不講禮貌。

福杜那托先生也注意到了。

“非常好，姑娘，”他說，“請再放一小杓。很好。”

“不是這樣，福杜那托先生。你不了解卡洛斯。騙人的事他可從來沒幹過。小時候……”

“爸爸，你嘗嘗這些蛋糕！”塞西麗婭的語調是如此親切，使老人十分感動。

“先放那兒，孩子，我馬上吃。”

福杜那托先生仍然堅持說道：“對。但他有些不良的習慣，這也是事實。”

“安東尼婭，你過來給福杜那托先生上茶！”塞西麗婭毫無表情地喊道。這出奇不意的命令使兩位老人都感到吃驚。

這也不明白這命令出於什麼原因。

“這一切都是年青人的小毛病，”曼奴艾爾·肯迪鈕繼續說下去，“但心靈的深處，卻是個好人。”

“我說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一個人如果不走正道……”

“不少壞人不照樣領導着大公司嘛，福杜那托先生。怎能說忠厚就好呢？”塞西麗婭嘲諷道。

“這我很清楚，姑娘，但是……”

“但是，親愛的，”曼奴艾爾·肯迪鈕說，“誰也無法否認那是一位好人。這是真的……有些人幹了許多壞事，但又死於不承認……”

談話仍然在圍繞着卡洛斯進行，但塞西麗婭卻沒有再參與。

茶喝完了，談話的熱情也減退了，曼奴艾爾·肯迪鈕已經睏了。若瑟·福杜那托感到需要消消食。塞西麗婭一邊忙着，偶爾停下來望望燈光，好像那燈光和往日有什麼不同似的。九點鐘終於到了。

“該回家啦！”若瑟·福杜那托先生站起來說。

“穿好衣服，”曼奴艾爾·肯迪鈕提醒說。

“安東尼婭！來給先生照路！”塞西麗婭喊道。

若瑟·福杜那托道完晚安，開始往樓下走。他和安東尼

婭到院門口時還一直在談論關於凍瘡的事。到家之後，他還在回憶着塞西麗婭的情影和她對他說的那些話。

“姑娘今天的舉止有點古怪。”躺下時，他自言自語地說。

一種邪惡的感情早就開始在噬食着這位可憐人的心。

曼奴艾爾·肯迪鈕由於要早起，所以福杜那托走後不久就上床躺下了。

現在是父女兩人的談話。

“這位福杜那托先生，有時候真是……”

“老頑固，是個……”

“他那些觀念，哼！晚安，爸爸！”

“晚安，孩子！上帝保佑你！”

塞西麗婭離開了父親的房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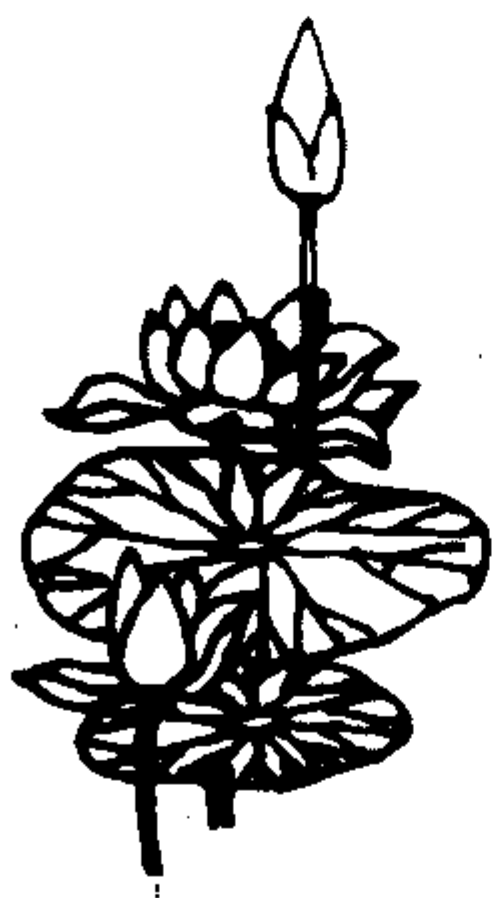
讀者知道，塞西麗婭頭天晚上睡得很晚，但此刻她一點也不感到睏倦。她好像還未從假面舞會的喧鬧吵雜中擺脫出來。她回憶起了卡洛斯對她講的那些話。想到詹妮全都知道時，她不禁有些憂慮了。福杜那托的那些評論以及講的有關卡洛斯·懷特斯頓的那些話和故事，此刻一齊涌上了她的心頭。最後她還是睏了，但睡得很不踏實。有時睡下比睜着眼睛還累。不停的做夢常常讓人精疲力盡。

塞西麗婭此刻也被惡夢纏繞着。她好像在一隻小船上，洶涌的急流正把小船往港口衝去。情況十分危急，但船上的人卻戴着假面具在跳舞。塞西麗婭拼命喊，但這喊聲連她自己也聽不見。開船的是福杜那托先生。他顯得很古怪，一邊劃槳，一邊喝茶。後來卡洛斯騎着一匹馬來了，但令她吃驚的是他是從海上來的！卡洛斯想救她，把她從船上拖下來，但

其他的假面人和福杜那托先生不讓。福杜那托先生這時已不是福杜那托了，變成了小說中的一個人物。海也不是海了，因為週圍出現了包廂。但是危險依然存在。現在的問題是她不知道為什麼和怎樣纔能從卡洛斯手上逃走。

總之，這夢很復雜，充滿着離奇古怪的情節。這都是那天塞西麗婭擔心的事，此刻一齊雜亂無章地出現在夢中。

由於做了一夜的夢，早上起來時，她面色蒼白，渾身無力——這使曼奴艾爾·肯迪鈕十分不安。



14 危機迫在眉睫

當塞西麗婭這樣平靜地渡過那天晚上的時候，卡洛斯則焦急地在各個沙龍裏尋找頭天夜裏那位不知其名的姑娘。

詹妮注意到了弟弟急不可奈地等候夜幕降臨的樣子，看到他匆匆而去時，頗為奇怪的對他說：“上帝保佑你，查爾斯。看樣子你今晚不會四點鐘回來了。”

“誰知道呢，詹妮？”

“我猜到了。”

果然不出所料，午夜兩點時，卡洛斯真的快快地面到家中。他找遍了所有的沙龍，察看了每張假面具或絲絨面具下面的面孔，但卻沒有發現頭一天舞會上的那位姑娘。

詹妮發覺他回來後，再次笑着自言自語說：“還好狂歡節結束了，過不了兩

天，查爾斯就會想別的事了。”

狂歡節過完了。這種使人肆情娛樂、發瘋發狂的節日結束了，接着而來的應該是懺悔和說教的季節。

這兩種都掩蓋在假面具下的節日，究竟哪一個更真實呢？這要道學家們來判斷了。面紗的王國就要開始，這期間的每個星期五，都有大批善男信女涌嚮新的聖若昂教堂，而星期日則全城出動到近郊參加耶穌受難游行和佈道集會。

幾乎所有的“聖灰星期三”，卡洛斯都是在家裏渡過的。

但這次他卻一反常態。那位神秘的假面具女郎怎麼也無法使他忘記，心情至今還不能平靜，懊悔自己讓她逃脫，而且一點線索也沒有留下，否則有朝一日還可以查出她的廬山真面目。他苦思冥想，希望解開這個狂歡節的啞謎，但不過是徒費精力而已。

他終於走出家門，但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或是要到哪兒去。他沒有去平時經常光顧的那些高談闊論的場所，而是漫無目的地到處閑逛。最後竟不知不覺來到“好景”區的兩片松林之間的空地上。

平時他大部分時光都是在市內渡過的，極少有機會到荒郊野外來。此刻，眼前的一派田園風光令他十分驚奇。對他來說，這簡直是一個新天地，而且離他家竟祇有幾步之遙！

松林和田野遮斷了公路的視線，他停下來。以卡洛斯那天上午的心情，普通的自然風光就足以激起他詩人般的聯想。

無垠的大海，遼闊的天空，山谷中瀑布的轟鳴，這一切都能讓人陷入沉思。

無論是詩興勃發或是愁緒滿懷的人，面對眼前的良辰美

景，都會生出萬千的感慨。

跳躍的昆蟲、地上枯葉間爬行的軟體動物、從枝頭落下的橡子、湍急的小溪、陽光照亮的織在金雀花上的美麗蛛網、海灘上的海葵、海草以及其它這類細小的現象，使得無意欣賞它們的人也會心醉神迷、浮想聯翩。

卡洛斯對這種細微的東西嚮來不怎麼留意，但此刻卻引起了他的強烈興趣。

這是二月份少有的好天氣，此刻已是下午三點鐘。田野裏空氣清新，久雨之後的陽光下，萬物顯出一派勃勃的生機，天空中沒有一絲雲，薄薄的透明的霧氣無法遮擋住那蔚藍的蒼天。松林靜悄悄的，好像已經到了春天，它們在洗耳恭聽鳥鳴。風輕得連冬天裏殘餘的樹葉也吹不動。下午是如此的寧靜，以致那些從附近茅舍裏冒出的炊烟竟像一根柱子似地緩緩地直昇藍天，沒有一絲風吹斷它們，祇是到很高很高的天空中纔慢慢地消散得無影無踪。

卡洛斯從佇立的地方可以清晰地聽到女孩子們吆喝牲口和嘻笑、唱歌的聲音。

這些聲音雖然來自遠方，但午後的寧靜使得它們傳到這裏時依然清晰可辨。

這一切使卡洛斯感到心曠神怡。

“這簡直不可思議，”他想，“我總認為自己在以最好的方式享受着青春年華，有我這種生活的人，年輕時總是習慣說他們知道怎樣及時行樂。可我是怎麼行樂的呢？在令人透不過氣來的咖啡館裏，在劇院裏——那裏除了自然美之外，什麼都可以談，可以想。在淡而無味的聚會上，在街角上，或

者在時髦的商店裏打發時光。實際上，這種生活又有多少味道呢！我們似乎有知有覺，但年紀輕輕的就變得昏昏欲睡，麻木不仁，對有些東西竟不會欣賞——雖然我們生來就有這種功能。拋開了那些美好的東西，還說自己會享受生活！”

卡洛斯一邊這樣說着——或者更確切的說是這樣想着，一邊往松林的深處走去。他情不自禁地深深吸了一口那芬芳的空氣。

他繼續想道：“我也不知道一個人獨處在荒郊野外怎麼還會感到是一種享受。我的生活習慣已經使我失去了離群索居的能力，真是令人難以想像。”

讀者看到郊外的迷人幽靜已把卡洛斯引到了何處！

他的思想在不停的變化着，好像在被隱士生活的恬靜風帆牽引着到處飄浮。一種社會的、不那麼憤世嫉俗的念頭使他的思想轉變了方嚮。

他反復斟酌之後，說道：“不，僅僅感受還不夠。需要把它表達出來。樹幹必竟聽不懂我們的傾訴。一切都要經過思考，以便不淹沒在無邊的虛空之中。陽光會在無邊的空中消溶，聲音會衰減以至消失。感情也會減弱，如果不加深它的話。所以最好有位朋友在場……可我有什麼朋友呢？”

在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時，卡洛斯不禁哆嗦了一下。

他繼續想道：“F……他的友誼禁不住一句對他文章的客觀批評；C……如果我坦率地指出他騎術的任何缺點，他就會立刻同我鬧翻；L……你祇要說他走的路有泥，會弄髒鋥亮的靴子，他就會拋棄朋友。其他的朋友差不多都是這種角色。難道能在這些人中挑選一位作為‘感情旅行’的伴侶嗎？”

這時，他停下來觀察一隻靈巧的小蜥蜴——它感到有人走近後，就驚慌地從洞中逃出來，用兩隻閃閃發光的眼睛望着卡洛斯。卡洛斯對這種很普通的事感到新奇極了。隨後，他又一邊漫步，一邊想：“不過，如果我告訴任何一個人，說我看着這條小爬蟲在茅屋草間或是長滿青臺的石牆上跑動感到很開心，那麼他們一定會嘲笑我的無聊。有些細微的心靈感受到無法傳達的，除非是……嚮女人。她們是可以的，因為女人一般都有某種稚氣……上帝啊！我們可以拿她們作朋友。在我曾經愛過的女人中間，能否找到這樣一位呢？S……是一位神經質的女人，祇要一看見瑪瑙石就渾身發軟——對梳妝臺過份敏感。C……是位堅強的女人，祇有里斯本那樣的大地震纔能感動她。E……沙龍美人，中午纔起床，她倒是會欣賞……花園裏的自然風光，而且常常自愛自憐，孤芳自賞。其他的女人也大致如此。可我對此已經心滿意足了。誰知道能不能尋找另外一種……”

這時他的思考已具有另外的性質了。往前走幾步之後，他開始想道：“我在大庭廣眾當中嘲笑真誠的無私的愛情，嘲笑一見鐘情的婚姻，嘲笑家庭生活，而且對這種嘲笑還頗為自信。但是，如果真地捫心自問……如果在這種少有的我對自己也是坦誠的、無所隱瞞的時刻……”

讀者肯定知道，卡洛斯如果沿着現在這樣的思路走下去，他的思想會漫游到何處，尤其是他此刻身處林中，遠離鬧市。如果明白了這一點，對他下面的想法就不會感到奇怪了。

“真正的愛情，同女人親密無間的生活，像情人一樣喜歡她，像姊妹一樣尊重她，像母親一樣崇敬她，像女兒一樣保

護她……這纔是一個男人真正的歸宿和在人世間真正完美的使命……”

當卡洛斯·懷特斯頓在頭腦裏形成這種觀念時——對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來說，這種觀念裏還不時摻雜着一些胡思亂想，已不知不覺地走到松林的對面，從那裏再往前，已經沒有樹木了，有的是一片片的農田、葡萄園、菜園和房舍。這些房舍有些相連，有些卻是孤零零的，但所有的房舍外表都非常好看。

卡洛斯在松林邊的圍牆上坐下，眼前的視野十分開闊，可以一直看到遠處的一片房舍。

其中有一所房子是兩層樓，卡洛斯看到的是它的後面。一樓的陽臺上爬滿了青藤——這些青藤是從院子裏爬上去的。兩扇被鮮花掩映的窗子之間有一塊類似花壇的地方，那裏好像種着山茶花。二樓的陽臺上扯着一根繩子，上面涼着白衣服——陽光照在上面使它們更加潔白耀眼。

正像剛纔說過的，卡洛斯的眼睛望着那裏，但思想仍沉浸在關於人生命運的思考之中。

但是過了一會兒之後，眼睛的觀望和心中的思考已被那棟小樓上發生的事聯在一起了。

陽光照在這棟簡樸的小樓的玻璃窗上，遠遠望去像是一團團的火球。這現象其實一點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地方。二樓的陽臺上出現一位女人，如此而已。儘管距離很遠無法辨清，但卻可以看出這個女人身段苗條，動作靈活，肯定是個年青女人。如一位二十歲的小夥子想像中的她一定很美麗，這似乎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

她在擺弄涼曬的衣服，一會兒取下一件，一會兒又從屋裏拿出一件涼上，一會兒又把搭在上面的衣服翻翻面，偶爾也停下手中的活望遠處看看——爲了遮擋強烈的陽光，她總是把兩手搭在眼睛上方。有時候她又走進屋內，好像在和什麼人說話，就這樣進進出出，顯得既靈巧又勤快。

卡洛斯興致勃勃地望着那個女人進進出出。由於離得太遠，他瞧不清她的面目，但卻認定那不是一位女傭人。

剛纔他曾夢想過親切的家庭生活。此刻他想像着那簡樸的小小世界之中，生活一定非常和諧。

“一位新婚的妻子，正在忙着家務，”他這樣想，“在這樣一位親人的關照下生活的人一定感到無限的快樂，她們全部身心都傾注在我們的幸福上了……”

想到這裏，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詹妮。他的確想到了她。他心中暗暗對溫柔的姐姐笑了笑，就丟開了。就他此刻的心情而言，僅僅是姐姐的溫柔、善良、微笑還無法滿足他的心。他不禁爲自己更多的想法感到吃驚。

天漸漸晚了，而卡洛斯還不想離開那裏。那座小樓和它可愛的陽臺深深地吸引着他。

但是，小樓上的窗戶終於關上了，太陽也快沉入了大海。卡洛斯發現是該回家的時候了。

他再一次的，幾乎是帶着留戀的心情望望那個陽臺。他對城裏那一帶的地理形勢所知甚少，因此猜不出那棟小樓坐落在哪條街上。

我們一貫的謹慎阻止我們來彌補這一缺陷。

卡洛斯開始步履匆匆地沿着來時的路往家走。

在離家門不遠處，他感到有一隻手搭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他轉身一看，纔認出是他的一位朋友。

“老兄，你在幹什麼？”

“在回家。”

“從哪兒來？”

“從鄉下。”

“啊！你過起田園生活啦？要作牧歌？”

“偶爾爲之。”

“我爲你悲哀。杰斯奈^①老了，費洛里安^②在昏昏欲睡。
順便問一聲，我批評‘塞朗’的文章給你看過嗎？”

“還沒有。”

“那麼你今晚到‘吉薩德^③’去一趟。出書不過是個藉口。
我所追求的是爲現代文學畫出特徵，廓清混亂的文壇，尤其
是要把浪漫派和古典派分清。你知道我是怎麼從小處着手，從
大處着眼的嗎？這次我仍然採用這種方法。在研究探討過程
中，我的出發點祇有兩句話。一句摘自拉辛^④的《貝列尼
塞》，另一句摘自維克托·雨果^⑤的《路易·布拉斯》^⑥。它

① 杰斯奈 (Salomon Gessner, 1730—1788) 瑞士詩人和畫家。

② 費洛里安 (Jean-Pierre Claris de Florian, 1755—1794) 法國作家。

③ 吉薩德咖啡館 (Guichard)，當時文人經常聚集的地方，位於目前的自由廣場。

④ 拉辛 (JEAN RACINE, 1639—1699) 法國詩劇作家。

⑤ 維克托·雨果 (Victor Hugo, 1802—1855) 法國作家。

⑥ 路易·布拉斯 (Ruy Blas)，雨果的劇作。

們是兩出悲劇的結束語。安迪奧蘇斯^①看到貝列尼塞離開時，喊了一句：‘唉！’路易·布拉斯在女王懷中臨死時，喃喃說道：‘謝謝！’對我來說，這兩句已足夠了。‘唉！’是痛苦的呼喊，是絕望，是不幸中缺乏勇氣的表現。是對未來沒有信心、祇生活在過去的文學中的哀嘆。‘謝謝’則恰恰相反，是無可奈何、希望、容忍，甚至是對自身苦難的陶醉，它同歡樂混雜在一起……所以這句話是活生生的、從未來得到啓示的文學……”

學術講演仍在繼續。卡洛斯耐着性子在聽，但他不得不承認自己一點也沒興趣去參加那天晚上朋友們的聚會。他想盡快地和這位誇誇其談的家夥分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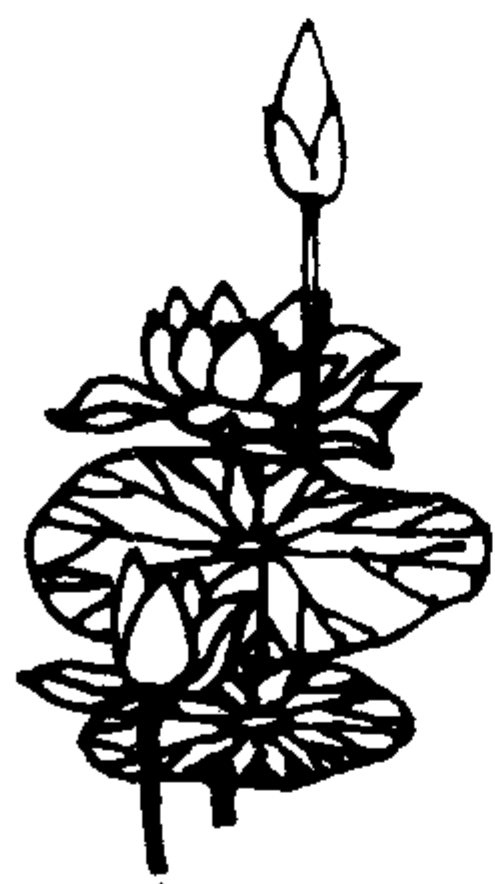
“我今天不會去什麼‘吉薩德’。這次我要滿足詹妮的願望，獸在家裏。”說完之後，立即告別面家。

他進來時，恰好趕上聽到晚餐的鈴聲。

詹妮看到他心事重重的樣子，自言自語地說：

“要恢復過來還早點。讓我們等着罷！”

① 安迪奧蘇斯 (Antiochus)，拉辛劇作中的人物。



15 英國式的生活

晚餐開始時，總是像往常一樣在靜悄悄的氣氛中進行。

儘管坐在主位上的理查德先生一臉心滿意足的樣子，但卻言語不多，凡是用一個單詞能夠表達的意思，就絕不把整句話說完。

“燒牛排？……香腸？……火腳？……牡蠣？……”這是他詢問卡洛斯或是詹妮喜歡哪道菜的方式。

“芥末……奶酪……那個……這個……拿來……撤走……拿去……”這些單詞則是對僕人的命令。聽到之後，僕人就會以真正英國式的迅速、認真、不聲不響地加以執行。

卡洛斯的話仍然不多。這除了因為在父親面前感到拘謹之外，還因為，那

天下午他一直心神不寧。即使餐桌上坐的不是父親而是別人，他也仍然會沉默寡言的。

詹妮有時輕聲吩咐僕人幾句——他們總是恭順地彎着腰洗耳恭聽。她偶爾也用同樣的語調同卡洛斯講兩句話，甚至問問父親——但這問話又儘量不使談話展開。

所有這一切規矩、完美的服務方式、肅穆、僕人整潔的衣着、餐廳裏半明不暗的光綫以及那種莊重的氣氛，不知爲什麼會使人想起追悼會的儀式。

但是，隨着三盃兩盞落肚，各類葡萄酒開始在理查德先生頭腦中發揮作用。英國老人失去了莊重的尊容，舌頭也活躍起來，英國禮儀要求的靜穆漸漸被打破了。

從這裏我們可以證實菲爾丁“酒後吐真言”的話。菲爾丁和斯太恩是理查德先生推崇的兩位作家。“湯姆·瓊斯”的作者說過：酒能使人露出通常情況下偽裝起來的真面目。我們先前講過，理查德先生平時是個外表陰沉、少言寡語的人。但隨着晚餐的進行，他內心深處開朗的一面也漸漸露出來了。

他甚至當着詹妮的面說起笑話，講他在倫敦的經歷，小時候的頑皮及青年時的種種乖張。

卡洛斯用狡黠的目光望望姐姐，但她卻不動聲色地避開了這種目光，因爲這些故事他們聽得太多了，甚至都能背出來了。

火鷄祇要一端到餐桌上，卡洛斯立刻就等着聽理查德先生講述這樣的故事：小時候（那時人們還稱他爲小迪克），他如何同幾位中學的同學到老師——一位名叫杰克遜的牧師院子裏偷火鷄，如何偷偷地燒烤，烤出的火鷄如何難吃，等等。

牛腰肉則必然引出一則純屬瞎編的笑話：有一天，英國國王忽然心血來潮，讓人把美味的牛腰肉做成騎士的樣子，並且從此開始稱呼這種食品為“BARONET”（男爵），就像英國人通常稱牛腰肉為“Sirloin”，如果分開來讀，就成了“洛因勛爵”^①一樣。

一盤橡子幾乎無例外的引起理查德先生如下的回憶：倫敦近郊某公園裏有一棵枝繁葉茂的橡樹。小時候他多次成功的順着樹幹爬到上面。但有一天卻不慎滑了下來，在一根樹枝上懸了好幾分鐘。

布丁使他想起英國的一個什麼民間節日上的碩大無比的布丁。然後又從這裏引伸出許多其它的民族風俗習慣和各種著名的節日。其中描繪得最為詳細的是“市長勛爵節”。據說全城的人都像盼望聖日一樣盼望着這一天的到來。屆時，當選為高官的這位人物被簇擁着來到大法官面前，以便正式確認他的當選。理查德先生能夠詳細地描繪儀式的所有細節，因為他知道倫敦市各級機構的各種職務，從“市長勛爵”到某個教區的小執事。

那一天，理查德先生是在泰晤士河上乘船游行的，所以差一點沒有被淹死。提到這次事故，又使他想起了另外一次事故。那是在喬治四世離婚期間，當時觀者如潮，人情洶洶。然後又是關於卡羅麗娜女王及其幸臣伯格米之間的醜聞及其細節的描述。

① 英文中的牛腰肉（Sirloin），如分開讀 Sir Loin，就成了洛因勛爵，Sir 可當先生，勛爵講。

卡洛斯以無可奈何的、兒子對父親尊敬的態度不聲不響地聽着這一切。詹妮則是聚精會神的——但臉上的表情並不常常反映她的內心。

按照不成文的規矩，詹妮首先離開餐桌——今天這種女士首先離開餐桌的習慣最早就來自英國。

詹妮離開之後，理查德先生舉盃的次數更加頻繁了。

他點上一支雪茄，臉上堆着從來沒有見過的親切笑容。

一般來說，卡洛斯這時也會多少放鬆了一點拘謹的心情。父親在他面前抽煙這一點，足以讓他以更加輕鬆的心情進入這種談話。

但是，面對父親那晚越來越親切的態度，卡洛斯仍然話語不多，甚至可以說有點心不在焉。

在這種時斷時續的談話中，老商人不可避免的要引用他最喜歡的一本書：斯特恩的《特·項狄的生平與見解》。

理查德先生對這本怪書中的一切都極為欣賞。他幾乎會背了，卻還在不斷地讀它。儘管書中對他已沒有任何新奇的東西，但讀它的興致卻有增無減。

卡洛斯雖然還沒有讀過這本書，但因為天天聽父親談論，所以對它已相當熟悉。但他仍要洗耳恭聽，好像一切對他都很新鮮似的。

父親特瑞斯泰的哲學高見，叔父托比亞斯的天真和好聞，戈鮑瑞爾·特瑞的機敏和勇敢，特瑞斯泰（據說是作者的化身）那沒完沒了的、離奇古怪的胡扯，總之這一切讓理查德先生談起來都讚不絕口。

他也不會忽略對書中表現出的某些拉伯雷式的使人振奮

的自由觀點加以評論。托比亞斯叔叔和他那位唐吉珂德式的夥伴的情誼以及一些他喜歡的章節，常常令他一邊評論，一邊捧腹大笑。

餐廳裏點上了燈，談話在繼續進行。

他們離開餐桌來到火爐旁。談話雖然仍在繼續，但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的談興高潮已經過去了。

在談興漸減的第一階段，他開始談到《湯姆·瓊斯》。理查德先生對菲爾丁筆下的英雄人物和作者講述故事時夾雜的那些真知灼見總是推崇備至。

靠近火爐之後，英國煤炭發出的騰騰熱氣，滿屋的雪茄煙霧以及最後的混合飲料使得老商人的精神越來越萎靡不振。

話題轉入政治後，他提到《泰晤士報》。這天晚上他對卡洛斯說，帕爾默斯頓勳爵^①決定解散議會，如果他在眾議院得不到支持的話。

這時他的語調已有些憂鬱，但卡洛斯對英國議會的前途根本無動於衷。

隨後又談起盟國軍隊在克里米亞的主要軍事行動和可能的勝利。之後又談起倫敦的商業行情。卡洛斯經過英勇的鬭爭，纔勉強沒有打出厭倦的呵欠。

天完全黑了。理查德先生的聲音已有些含糊不清，加之時鐘的單調聲音，卡洛斯已抵抗不住昏昏欲睡的感覺。

餐廳裏儘管寂靜無聲，但詹妮意識到危險的時刻已經到

① 帕爾默斯頓勳爵 (Palmerston, 1784—1865)，英國政治家。

來。她立即返回餐廳。弟弟趁此機會趕緊溜了出去。

這天晚上卡洛斯沒有出門。

詹妮奇怪地望望他。卡洛斯聳聳肩，那意思是說他之所以留下祇不過是爲了聽從她的勸告而已。姐姐做了個感謝的動作，但心裏卻在想：“我知道。你到處尋找而毫無結果的煩惱還沒過去。耐心等待罷！”

正如我們所說過的，卡洛斯那天是帶着同家庭生活和解的態度回家的。他深信自己已做好享受英國式夜晚歡樂的準備。

他是爲此而留下的。但是詹妮的懷疑也是有根據的。

缺乏尋找那位神秘假面人的綫索使他感到沮喪。因爲沒有希望弄清這一謎團，所以他外出的興趣也大大減少。

但是，像站在火爐旁聽昏昏欲睡的理查德先生嘮叨這樣的家庭生活又不能使他滿足。

卡洛斯那天下午自認爲已經悟到的內心生活，其實祇不過是心中某種本質東西的次要部分，但他畢竟已經感到自己需要這種東西了。更親密、更溫暖、爲另外的火光（而不是火爐圍欄內的那種火光）所照耀的那種家庭生活正在嚮他微笑。他需要比手足情誼、比父子關係更熱烈、更根深蒂固的感情的鼓勵。

這天晚上的枯燥乏味和他想像中的英國家庭的天倫之樂的對比，更加促使了他的這種覺醒。

他比往常在家時顯得更加沉默和憂鬱。

詹妮返回餐廳之後，像每天那樣，理查德先生表示想聽女兒彈琴。

於是，他們走到隔壁的房間。理查德先生坐在火爐邊——那裏也生着火。卡洛斯坐在父親旁邊，詹妮則坐在鋼琴前面。

詹妮出於經驗，知道父親愛聽什麼，所以打開拉塞爾的《民歌集》，找到莫里斯^①的一首詩。父親和弟弟都愛聽這首歌，因為它的詞好像是特意為思念家人而作的。詹妮用不高的、卻充滿感情的聲音唱着這首名為《我媽媽的聖經》的歌。歌詞的譯文如下：

這本書是她留給我的全部！
看到它，我感到眼中的淚水止不住的涌流。
嘴唇顫動，眉頭緊皺，我把它貼在心口。
這是家中的一棵樹，在它的濃蔭下，
多少代人得到庇護。
我媽媽的手翻閱過這本聖經，
她咽氣時又親手嚮我傳授。
啊，那些人的名字同這些回憶
一齊涌上我的心頭！
全家人習慣在晚禱之後圍在一起，
用深深印在我心靈深處的語調，
談論這本書。
他們同默默無聞的死者
在一起已經很久很久，
但我覺得他們仍然

① 莫里斯 (William Morris, 1834—1896)，英國詩人。

活在我的心頭。

我父親給兒子、女兒和全家
讀這本聖書！

當低下頭傾聽上帝的福音時
媽媽的眼光是多么肅穆！

那是天使般的身影！

至今歷歷在目！

此刻，萬千思念涌上我的心頭！

在這間屋子的牆壁之內，

那一小群人

好像重新復活在我的心頭。

你啊，聖經！

是人們最忠實的朋友！

我已經體驗到了你的恆久！

當所有人背棄我的時候

你仍然與我忠誠相守。

我在你身上看到的是

一位引路人，一位參謀！

地上的所有財富，

都無法換取這本書。

你教我生的方式

也教我應該怎樣去把人生結束。

詹妮唱完這首英國民歌之後，話題自然而然地落在聖經的有關章節上。理查德先生引了一首又一首書中的短歌，直到被一個疑難問題卡住為止。他嚮女兒求教正確的原文。

詹妮打開書——家中所有房間裏都擺有聖經，唸給父親聽。

卡洛斯喜歡聽姐姐讀聖經中那些樸實的、崇高的篇章。

詆毀英語的話很多。聽有些大不列顛的子孫講英語時，人們的確會立刻想到這樣著名的句子：

不列顛人講話

像豬一樣哼哼噤噤。

但是像詹妮這種柔和、節奏分明、抑揚頓挫、機敏風趣的聲音簡直把這種語言變成了小鳥的婉轉啼鳴，使那些不懂英語的人也會覺得十分動聽。

詹妮在朗讀新舊約全書中最美的章節時的那種宗教虔誠，使得她的聲音更加悅耳動聽。

遺憾的是這些篇章缺少理查德·懷特斯特頓先生所推崇的英格蘭教派學者的註釋。所以，詹妮每讀一段，他就打斷一次，然後引述新教的一些神學家的解釋或是他從“小廣場”新教彌撒中聽到的英國主教的最新理論。

詹妮望望弟弟，暗示他盡量忍耐或者至少裝出在注意聽父親的高談闊論。

喝過十點鐘的紅茶之後，理查德先生又精神抖擻地談起

了茶、東印度公司^①的重要性、它所遇到的困難及它佔有的資產。然後又開始陳述他自己制定的擴大英國殖民地的計劃，對葡萄牙的殖民體制進行尖銳的批評，並對法國的整體政策予以譴責。

理查德先生對法國懷着“親切的讎恨”，否則他就不是英國人了。

到十一點時，理查德先生終於停止了他的高談闊論。他感到眼皮沉重，火爐的火因為沒有用鉗子去翻動它，也漸漸要熄滅了。

半小時之後，全家人分開了。整個晚上，卡洛斯幾乎沒有說幾句話。

在回各自的房間時，詹妮在走廊上又陪着弟弟走了一會兒。

“你對我的轉變有何評論？這種令人驚奇、令人感動的浪子回頭？”卡洛斯在兩人應該分手的書房門口問道。

“我不知道這會持續多久。”詹妮回答說。

“詹妮，你要我怎麼樣呢？你難道沒有看到火爐邊那種像麻醉劑一樣令人昏昏欲睡的談話嗎？睡覺當然是一種享受，可對我這種年齡的人！”

詹妮用責備的目光望着他說：“查爾斯，你在說什麼呀？”

“我說，好詹妮，你相信我說的話。我今天的確是誠心誠意地想和家庭生活的女神和解，同那個小時候人們對我們講的保護‘喜歡熱竈坑的貓’的好精靈和解。我回來時，夢想

① 東印度公司，當時是英國負責貿易並對印度進行政治管理的機構。

着天倫之樂，但很遺憾，這祇不過是幻想。我看到的蔚藍和金色變成了……灰不溜秋的颜色。”

“或許你要求的過高了。”

“噢，不，不是。怎麼說呢？難道還要我鼓起勇氣，明天，後天以至永遠去聽杰克遜牧師那隻火雞的故事？去聽‘市長助爵節’？去聽卡羅麗娜女士的那些亂七八糟的故事？或者去聽我們那些神學博士們的莫名其妙的高論？或是……”

“你說的對，在試圖轉變之前，需要陶冶自己的心。”

“心？什麼意思？”

“查爾斯，你回家來就像去劇院一樣，目的是消遣。這種天倫之樂自然拴不住你的心猿意馬。我知道這一切對你來說都是無法忍受的，因為你的心對我們所能給予的歡樂完全關閉了。”

“詹妮，請不要把我的心腸說得這麼硬，更不要以為我不懂怎麼欣賞天倫之樂。難道我不知道你和爸爸的愛？孩子，你不能對我太嚴厲。剛纔爸爸在大談可悲的東印度公司時，我曾想……”

“想什麼？”

“想到今天下午我在田野散步時的一些美好的想法完全是虛假的……”

“田野？你？”

“對，我去了郊外……在那裏產生了一些念頭。我現在看得更清楚了，我想人們甚至不應該再嚮家族生活時代那樣緊緊地抱在一起。現代這種使家庭紐帶松弛但又不完全抹煞鼓舞、聯系它的感情的傾嚮是正常的，至少說是可以原諒的，因

爲這樣各人的生活習慣可以具有更大的獨立性。就是這樣。把兩個或三個性格和興趣都不相同的人拴在一起，有什麼好處呢？僅僅因爲他們是親人，就限制他們的活動自由嗎？這樣的結果，使得誰也無法發揮自己的特長，彼此幹擾。拴得如此之緊，我不敢說會產生讎恨，但有時候至少會造成不快或小小的磨擦，甚至出現意想不到的齟齬，這種結果是不可避免的。”

詹妮在弟弟侃侃而談的時候，望着他一直在搖頭。

她終於說道：“這是什麼理論啊！你今天的哲學太可悲了。查爾斯，我對你感到越來越不理解了。”

卡洛斯笑起來。

“爲什麼，詹妮？我身上有什麼讓你不理解的地方？”

“好多天前的一個上午，你出門時曾經嚮我大談特談家庭生活的恬靜。你那次的談話可以把最頑固的浪子說服。我還記得一位朋友在你的本子上就此寫下的詩句，可今天……”

“一切都可以解釋清楚，原因就是我剛纔說過的。我試圖把自己拴在那些說教小說家侈談的家庭環節上，但最後看到這種聯接使我痛苦不堪。你說的什麼詩會讓我產生那麼悲天憫人的念頭？我記不起來了。”

“想不想讓我唸給你聽呢？”詹妮說着，手已放在了門鎖上，似乎要打開門進去。

“想不想？求之不得呢！”

姐弟倆走進了四方形的書房。半牆高的花梨木書架上擺滿了各種精裝和簡裝的英國書籍。房間中央有張長方形的做古桌子，上面鑲着金屬的鎖孔，還有精美的雕刻，而粗大的

桌子腿則呈優美的螺旋形。這種精美的做古家具是英國人最近纔推出的。因為名貴，所以市場上十分搶手，桌子上攤着本國和外國的最新報紙和出版物。桌子週圍擺有舒適的安樂椅和鋪有墊子的腳凳。這一切似乎都在吸引人坐下讀書。

詹妮放下燈，從書和雜誌中抽出一個本子開始翻閱。卡洛斯坐在旁邊一聲不吭。

“如果我没記錯的話，這是一則英國民間傳說的譯文，題目是……”她恰好翻到這一頁，“題目叫‘阿邁爾和貝諾爾’”。

“我對它一點印象也沒有。”

“請你聽聽。”

詹妮開始用難以形容的悅耳的聲調唸起來。這則民間傳說不管是真是假，一位法國現代作家保爾·費瓦爾已把它歸功於英國的民間藝術女神。

在離這裏很遠很遠的
那個詩一樣的、被兇猛的
大海所包圍的國家，
不列顛的海邊，
很久以前有一位名叫阿邁爾的窮漁夫
和他的妻子貝諾爾。
他們有一個兒子，一位金髮的孩子，
一位天使，他為父母的未來塗上了燦爛的金色。
有一天，三個人高高興興地往家走，
在海灘上，黑夜驟然降臨到他們面前。
海水迅猛上漲，可怕、強勁而鉅大！
這時刻、海潮也很活躍。死神

在浪濤上漂浮，露出不可一世的兇猛面目！

望着妻子，阿邁爾這樣對她說：

“貝諾爾，我們去死！鉅浪襲來啦！

你要活得比我長久！振奮精神！

爬上我的肩頭，女人！你要站好，對。

當看到我沉沒時……噢，你要記住我！”

貝諾爾服從了，堅定地立在沙灘上，

阿邁爾被週圍的鉅浪吞沒了。

“阿邁爾！”妻子喊着，“噢，我可憐的朋友！

我們兩人誰更痛苦？是死去的你

還是看着你死去的我？”

水在繼續上漲，

不幸的女人的身體陷入週圍的旋渦。

望着兒子，母親這樣對他說：

“兒子，我們去死！看，海浪來啦！

你活得要比我長久！來！兒子，勇敢些！

爬上我的肩頭！上來！當深淵吞沒我時，

哎，請記住我和你可憐的父親！

海水吞沒了她。孩子哭着，慢慢地

也在往下沉沒，在翻滾的水面上

祇剩下一縷散亂的金髮在漂浮……

一位仙女從洶涌的大海上經過，

看到下面有金髮的頭在漂浮。

她伸出憐憫的手，抓住那縷頭髮，

提起了面色蒼白的孩子。

她笑着說：“哎喲！你怎么這麼沉？”

但她立刻看到了這原因，

抓住發抖的兒子的腳的

那位可憐的母親，

也從海浪中露出了濕淋淋的頭。

看到兩個人，好心的仙女又笑着說：

“哎喲！你們倆是多麼沉啊！”

在女人之後，隨着露出水面的是緊緊

抓住瘦弱妻子腳的丈夫！

看到這，溫柔的仙女再一次笑了，

然後就輕飄飄地飛嚮岸邊，

帶着這一串生靈，這一條人的鏈條，

它的環節被深深的愛所貫穿。

詹妮放下書，繼續說道：

“後面還有四句是說明這個故事的寓意的。你或許認為我不必要再讀它們了罷？”

“對，寓意是明顯的，甚至用不着加以評論。詹妮，不過請你告訴我：如果有一天好心的仙女在海灘上空飛行，而海浪並不大，大海也不會吞沒那個令人同情的家庭；如果她遇到的不是神話中說的那樣動人，而是一串滑稽荒唐的人，那麼她會怎麼作？怎麼說呢？仙女肯定也會笑，但她卻會說：‘哎喲，你們是多麼瘋顛呀？’請你告訴我，是否需要我把你省去的那四行寓意詩補上？”說完，卡洛斯帶着勝利的微笑，輕輕地撫摸了一下詹妮的面頰。

對此，詹妮回敬道：

“不，不需要。查爾斯，你要知道，海上的風暴有時是瞬間形成的，沒有人能預見到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會出現危險。你没看到‘三個人高高興興地往家走’時，他們對大海是多麼信任嗎？如果祇有這種信任，而他們卻不是手拉手，而是各走各的呢？那麼看到海浪襲來，阿邁爾就會尋不到妻子，貝諾爾也無法去救兒子，更不會有漂浮在水面上的金色頭髮吸引善良的仙女的注意，使她有機會救出那串……活人。你懂嗎？”

“難道我走的已經那麼遠，真的有一天海浪威脅到我們時，我不會嚮你們獻出自己的肩頭？”

“不，查爾斯。我不是責罵和不喜歡平時的你，而是責罵和不喜歡那個有時喜歡裝假的查爾斯。這真奇怪！有些人具有和虛偽勢不兩立的品質，但卻要努力裝出一副壞樣子！口是心非，言不由衷是爲了什麼？”

“我不否認剛纔的話中有些矯情，但是……”

詹妮把手放在他的唇邊。

“讓這個矯情留待明天罷！現在我還不能完全信賴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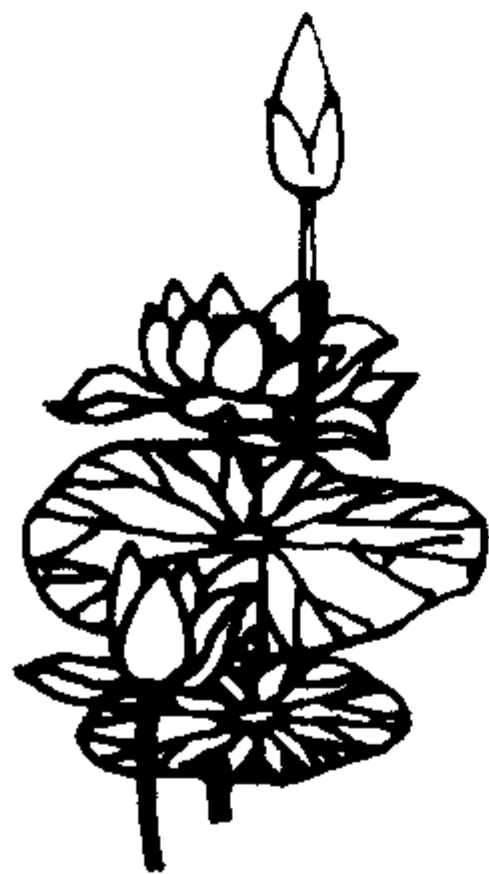
“你拒絕聽我的解釋？”

“你没看到你在爲我的信賴解釋嗎？所以我不想聽了，太晚了，晚安，查爾斯！”

“晚安，詹妮。”

兩姐弟親切地握握手，道別了。

卡洛斯再次嚮家庭生活的溫馨讓步了。同詹妮的談話給他留下了愉快的印象。



16 在劇院

幾天之後，街上貼出了上演《拉麥莫爾的露西婭》的海報。

理查德·懷待斯頓先生並不經常出入劇院，但至少在一種情況下，他是必到的。

聽膩了波爾圖劇院演奏的哈恩德、蓋伊、阿諾爾、比索普及其他英國作曲家的音樂會之後（他經常興致勃勃地提到這些人的名字），出於高度的愛國熱情，他祇好到劇院去聽那些根據英國文學名著改編的歌劇。

每當上演《奧賽羅》、《馬塞斯》、《卡普萊托家族》、《愛丁堡監獄》、《福斯卡斯執政官》、《Marino Faliero》^①和其

① 托尼譯蒂根據拜倫作品改編的歌劇。

它這類歌劇時，他就忍痛離開溫暖的火爐，像讀者已熟悉的那樣，春風滿面、精神抖擻地出現在公眾面前。

他總是在當天下午先看一下原著以爲談資，然後就興致勃勃地到劇院去。

吸引和鼓舞他的並不是羅西尼、威爾弟、貝利尼、里奇和托尼澤蒂的美妙音樂，而是莎士比亞、拜倫、沃爾特·司各特的響亮名字。他從這些文學鉅匠塑造的舞臺人物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那些同胞的高大身影，音樂祇不過是陪襯而已。在理查德·懷待斯頓先生看來，觀眾對指揮的掌聲其實是獻給他的那些舉世聞名的同鄉的。

在這些歌劇之中，就包括“拉麥莫爾的露西婭”。這是蘇格蘭作家的鄉土作品。作者以生花妙筆塑造的那些動人的、不朽的形像，對理查德先生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無論如何都要去看的。

他讓人訂了那晚演出的包廂。他對樓下的大眾席從來不喜歡。他和家人在包廂里觀看演出——包廂對他和他的家人是必需的。

遇到這種情況，理查德先生毫無例外地要邀請曼奴艾爾·肯迪鈕一起觀看演出。

這種邀請對曼奴艾爾·肯迪鈕來說實在是莫大的痛苦，但他又不敢拒絕。他接受了邀請並深表感謝，但背地裏又唉聲嘆氣，因爲這剝奪了他享受溫馨夜晚的歡樂，剝奪了享受塞西麗婭關心和照顧的樂趣，甚至使他失去了聽朋友若瑟·福杜那托單調乏味的嘮叨的機會。而若瑟·福杜那托的損失則更大，他不得不改變積習，失去了飲茶和聽鄰居打呵欠的

樂趣。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曼奴艾爾·肯迪鈕去了。

決定之後，他知道自己必須嚴格按時到達。他本來就是個遵守時間的書辦。他在任何事情上都嚴格遵守這樣的信條：“寧可我等人，不讓人等我”。當然，劇場是決不會等他到後纔開始演出的。天剛黑下來，人們就會看到他在劇院前廳走來走去地等着走廊上的門打開。

這天晚上也是如此。

看到門一打開，他就立刻進去買了一份歌劇的說明書。因為不懂唱的是什麼，是無法欣賞歌劇的。他上樓走進包廂，藉着昏暗的燈光開始閱讀起來。

過了一會兒，劇場裏點起了枝形燈，隨着觀眾在樓下大廳裏、包廂裏和看臺上漸漸落座，樂隊開始試音——這對曼奴艾爾·肯迪鈕來說是一種十分開心、十分好奇的事。但是懷特斯頓一家遲遲不到衝淡了他的這種樂趣。他擔心他們會趕不上開幕，這讓他十分不安。

終於聽到身後包廂的門開了，他趕緊轉過身去。

進來的是理查德先生和詹妮。

理查德先生親切地問候着老書辦，而詹妮則熱情的和他握握手。

“我沒想到你在這兒！”詹妮說着，脫下外套，略微整整散亂的頭髮。

“懷特斯頓先生吩咐我要來。”

“塞西麗婭呢？”

曼奴艾爾·肯迪鈕聳聳肩說：“塞西麗婭！我不知怎麼對

你說。爲什麼？怎麼會這樣，她是不會來的。”

在女兒整理容顏時，理查德先生走到包廂的前面，迅速掃一眼樓下的大廳。

曼奴艾爾·肯迪鈕一邊笨拙地把詹妮剛剛脫下的外套放好，一邊問道：“卡洛斯呢？”

“可能在下面，”詹妮回答道。

“在哪兒？在大廳裏？”

“肯定在那兒。”

“可訂了包廂啊！這不是白花錢嗎？”一慣儉省節約的曼奴艾爾心裏想。

等大家落座後，坐在詹妮旁邊的曼奴艾爾·肯迪鈕認爲自己不應該默不作聲。

“我時常想起觀看若瑟法·特萊莎·蘇亞雷斯出色表演的情景。那女人表演得真精彩！還有格拉達·尼戈利尼……姑娘，說實話，從前的演出比現在的演出更讓我入迷！光說那服裝和派頭！而現在除了客廳、燕尾服，還是客廳、燕尾服。有一出劇說的是父親想要女兒嫁給一個富翁，而女兒想嫁給一個窮小夥子，一位詩人。小夥子臭罵一通老人，姑娘死了，演得真好。但我覺得沒什麼意思。我希望看《堂·若瑟二世視察監獄》、《卡米拉或地下幽靈》、《紅鬍子》、《十六年前或熊熊大火》、《拉臘的七位王子》、《伊奈斯·卡斯特洛》。”

曼奴艾爾·肯迪鈕還想繼續這種劇目回顧，但詹妮打斷了他的話，使他失去了講述杰出的若瑟法·特萊莎精彩表演的良機。關於這位女演員，老一些的觀眾至今還以十分懷念

的心情談到她。

“卡洛斯到辦公室去過嗎？”詹妮低聲問。

“有一天……星期二罷，不幸去過，”老書辦說着，想起了那次造訪給他帶來的許多麻煩。

“爲什麼說‘不幸’？”

曼奴艾爾·肯迪鈕準備嚮詹妮講述卡洛斯在辦公室裏是怎樣給他幫倒忙的。但他好像看到表面上漠不關心的理查德先生其實在注意聽着他的話，所以認爲還是換個話題爲好，於是接着說道：

“我儘管是五十五歲的人了，但看到他，仍然不能不分心。我一和人談話，就沒法工作……”

他猶豫了一會兒，因爲覺得自己的話有點過份諂媚了，但終於還是說道：“甚至……甚至使他也無法工作。”

理查德先生咬住嘴唇以掩飾自己的微笑。

詹妮也無法完全保持着自己的嚴肅。她笑了笑，對老書辦的良苦用心表示感謝。

她覺得應該適時轉變話題，於是問曼奴艾爾·肯迪鈕：“可你還沒告訴我塞西麗婭爲什麼不來呢。”

“我哪兒知道啊！她不來，是不想來，從前有什麼請帖，她總是很看重的，如何處理，那姑娘可是費心了。小姑娘的性格很特別。我知道她從小就這樣！對她有什麼辦法呢？特別是這幾天……姑娘肯定有什麼煩心的事，一定的。她竭力掩飾，但是……”

曼奴艾爾·肯迪鈕這時面帶神秘地小聲說道：

“我不知道，但是……感到幾天來她像換了個人。我不想

對她說什麼，因為……我知道她是怎樣一個人……我怕說了會使她更加痛苦……不過……”

詹妮很注意曼奴艾爾·肯迪鈕的話，於是對他說道：

“你認為她有什麼事呢？”

“我感到這孩子很傷心，父親的眼睛是瞞不過的。別人看不出來，但我的眼睛……塞西麗婭過去不是這樣的，見過她的人都知道！她現在也笑，也開玩笑，真的，但有些東西讓我感到奇怪。姑娘，你很了解她，一定看出……”

“沒有，我一點也沒看出她有什麼變化。”

“我告訴你……讓我想想……她是星期二從你家回來的，對罷？對。我就是從那之後注意到的。”

詹妮帶着越來越大的好奇心聽着曼奴艾爾·肯迪鈕的講述。

他繼續說道：“今天我回家之後……不過看在上帝的面，你千萬別對她說這些事。她正在那裏沉思……”

“你放心，”詹妮說，盡力不漏掉每一個字。

“今天下午……我發現她晚飯幾乎沒吃東西……說實話，我不喜歡看到她這樣。年輕人沒胃口，不吃飯，事情就有點不妙。你不覺得是這樣嗎？”

詹妮點點頭。但我不敢說對胃口的問題，她和曼奴艾爾·肯迪鈕會有同樣的想法。

“後來呢？”她問。

老人繼續說道：“後來……那孩子一反常態，把自己關進了房間，這嚇了我一跳。我沒辦法，祇好叫她。但她不回答。我想會不會出什麼事，於是慌忙走下樓去看看到底是怎麼回

事。這時她出來了，但是……噢，姑娘！要不我弄錯了，要不就是她真的哭過。她雖然笑着走過來，但我……”

“肯定是你看花眼了，塞西麗婭爲什麼要哭呢？”

“所以我纔着急嘛！我不明白！有時我想到……是不是因爲我？我要告訴你，我這一輩子可以像個黑人似地拚命幹活養家，但不願看到她流一滴眼泪。”

曼奴艾爾·肯迪鈕說這些話時，聲音有些顫抖。這使詹妮十分感動。

她鼓勵他說：“放心罷！這肯定不是塞西麗婭傷心的原因。你已盡到了自己的義務，除此之外還能作什麼呢？”

“姑娘，這一切都是值得的！祇要是我能做到的，她簡直是個天使！你不知道。”

“我不用想就知道。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曼奴艾爾·肯迪鈕忍不住抓起詹妮的手，感動地握住它。這時樂隊的調音停止了，劇場裏顯得很靜。

曼奴艾爾·肯迪鈕的思想轉到了別的方面，他已忘了剛纔那些令詹妮沉思的傾訴。他耳聽音樂，眼睛盯住帷幕，等着它立刻昇起來。

當幕還未拉開時，他說道：“這出戲的故事挺美，但太悲了。看樣子是一位貴族……我現在記不起是什麼地方的……”

想了一會兒，他繼續說道：

“西班牙的，我覺得是……是西班牙的。”

懷特斯頓先生漫不經心地坐在那裏。但任何漫不經心都不會阻止一位英國人隨時糾正別人對本國東西的那怕是微小

的不準確的說法。因此他立即糾正曼奴艾爾·肯迪鈕說：

“噢！不，不！西班牙，不！蘇格蘭！蘇格蘭！在洛西安郡，拉麥莫爾的新娘，沃爾特·司各特爵士所作。這是很著名的作品。”

“噢，對，是蘇格蘭。我想不起來了。看樣子這位貴族同他的另一位貴族鄰居有點不和。不過這和他無關，都是些舊怨，真是罪過！聖彼得保佑！讓這位愛上那位的妹妹罷！這種事常常發生。”

幕恰在這時拉開。

曼奴艾爾·肯迪鈕望了一下舞臺，繼續說道：

“這些穿裙子的男人是那位貴族的家僕，他們正在搜尋來花園裏同姑娘談情說愛的人。”

曼奴艾爾·肯迪鈕講述的劇情繼續以這樣的内容和方式進行着。無論是理查德先生還是詹妮都不再注意他的講解。

男低音上場了。在他旁白的時候，曼奴艾爾·肯迪鈕一邊聽，一邊把那些他聽懂的、無須解釋的意大利詞翻譯成本國的語言。

“Mortal Nemico——死敵，Di mia prosopin——他承認自己有些傲慢，Io fremo——他說自己在發抖。”

當臺上唱起“Crua……Fumesta smanis”時，理查德先生衝着老書辦輕輕的噓了一聲。

曼奴艾爾·肯迪鈕立刻停止了自己的解說，安靜下來。

這一幕結束之前，樓下的觀眾席上突然發生了在我們劇場裏常見的爭鬧事件。有幾年，這種經常性的鬧事使得劇院的經紀人感到十分頭疼。

女主角剛剛上場，還沒吐出一個字，劇場的一角就發出了不滿的噓聲。

大多數觀眾不了解實情和內幕，還以為這些幾天前瘋狂鼓掌的人現在又發了狂呢。

但是針鋒相對的回擊接踵而至，雙方對峙十分激烈，有幾分鐘演出被迫中斷。

大廳裏一片混亂，包廂裏的人也紛紛探下身子觀看發生在下面的爭鬧，並發出嚴厲的譴責——其實他們的聲音下面的人根本聽不到。女士們嚇得差一點暈過去。有些膽子大的女人則用望遠鏡饒有興趣地觀看爭鬧的結果。樂隊停止了演奏，全體站起來，也成了觀眾。歌唱家們也學着他們的樣子在袖手旁觀。看臺上的觀眾——真正熱愛藝術的觀眾，憤怒地吼叫着，一位官員站在包廂裏，大聲喊着讓人們聽他講話。

理查德先生對這種騷亂顯然極為不滿，嘴裏發出“呸！呸！”的聲音，不斷地咂着舌頭，搖着頭，而且不耐煩地用手指敲打着包廂的扶手。

曼奴艾爾·肯迪鈕也很憤怒，嘴裏不停地嘟囔着。但到後來，他說累了，指手劃腳地罵夠了，對當局和劇院的警察也譴責夠了，祇好俯身在包廂的欄杆上望着越來越騷亂的黑壓壓的觀眾。

詹妮也在朝那個方嚮看，但原因卻和他不同。

旁邊的包廂裏也在談論這些鬧事者，有人提到了弟弟的名字。詹妮哆嗦了一下，對大廳觀察得更仔細了。

曼奴艾爾·肯迪鈕這時大聲說道：“我如果有權，就把這幫家夥通通送進監獄。這太缺德了。人們是來欣賞的，可是

……”說到這裏，他突然停下來，因為大廳裏有什麼東西吸引住了他的注意。

“啊！噢！”他喊道，“天啊，他在那裏！這種事總少不了他！瞧瞧！”

“誰啊？”詹妮問道，其實她已經明白了。

“卡洛斯也在那兒，你没看見嗎？”

“什麼地方？在哪兒？”理查德先生立刻問道。

曼奴艾爾·肯迪鈕感到詹妮的手在捏他的胳膊，似乎在暗示他什麼。其實，即使詹妮不暗示他，他也發現了自己的魯莽。

“在哪兒！”他指着正好相反的方嚮說。

“老兄，什麼地方？我怎麼看不到？”

“那不是他嗎？那兒，戴白帽子的那家夥旁邊，理查德先生，您還沒看到？奇怪！瞧，他出去了……瞧，他走了。”

“那不是他。”

“是的，是的……他好像還嚮我打招呼呢。他好像……對這種缺德的事很氣憤。”

曼奴艾爾·肯迪鈕的辯解太多了，反而弄巧成拙。這是他的毛病。

卡洛斯的確在那夥鬧得最兇的人們中間。所幸的是他是在勸阻兩位就要揮拳相對的朋友，他偶爾擡頭望望包廂，看到了詹妮那乞求的、不安的信號。所以，當理查德先生的目光被曼奴艾爾·肯迪鈕騙到別的地方去尋找他時，他立刻讓位於其他勸架者，離開了大廳。

時刻注視着他的曼奴艾爾·肯迪鈕終於舒了一口氣，說：

“他來了，他一會兒就來。來得對，他不應該和下面那幫人在一起。”

卡洛斯的確很快來到了包廂裏。他首先望一眼姐姐，立刻明白了自己在父親面前應該扮演的角色。

卡洛斯嚴厲譴責鬧事者，這顯然使理查德先生感到高興。

劇場裏終於恢復了安靜。第一幕結束時，剛纔在女主角入場時又噓又跺腳的人竟對她報以極為熱烈的掌聲。

劇場的秘密永遠無法使人猜透。

休息時，理查德先生出去了。卡洛斯留在了包廂裏。

曼奴艾爾·肯迪鈕對卡洛斯開始了說教。告訴他擇伴不慎的危險性。卡洛斯一邊聽，一邊對他的責備插科打諢，弄得老人哭笑不得。

過了一會兒，卡洛斯對包廂裏的女人和她們的化妝開始評論起來——他的批評有時也不無道理。爲了觀察得更清楚一些，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塊鑲有花邊的女人用的小手帕來擦望遠鏡的鏡頭。但看到這塊手帕後，他自己也吃了一驚。

他擺着手帕的一角，嚮詹妮展示了一下，笑着說：

“我倒把它給忘了，詹妮。”

“什麼？”

“我的戰利品，希望通過它查明真相……我的頭腦真糊塗！竟不知道還有它在我手上！”

“你指的是什麼？”

“你忘了狂歡節那天我對你說的秘密了嗎？”

“啊！”詹妮立刻望望曼奴艾爾·肯迪鈕。

老書辦的眼睛望着這塊手帕，越來越好奇地審視起來。

“給我，”詹妮伸過手去，說道。

“我不能，”卡洛斯笑着把手縮回去。

“能給我看看嗎？”曼奴艾爾·肯迪鈕說着，也把手伸過去。

“讓你交給詹妮？”

“不，不是，我想看看……”

“你幹什麼要看這塊手帕？”卡洛斯遞給他，說。

詹妮顯得越來越不安。

曼奴艾爾·肯迪鈕仔細地看着這塊手帕。

“真奇怪！”他說，“這正是我女兒生日時我送給她的那塊手帕！”

“什麼？”卡洛斯望着姐姐，喊道。

詹妮更加不安了。

“簡直是一模一樣！這花邊！四角的刺繡……祇是缺少……啊！標記也一樣！這C！這是塞西麗婭的手帕！怎麼可能呢？”

詹妮認為必須幹預了。

“瞧，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對這麼簡單的事也驚慌失措起來，”她笑着說，“這塊手帕是塞西麗婭的，有什麼可懷疑的呢？幾天前……星期二……她到我家時忘在那兒了。卡洛斯這個搗蛋鬼喜歡到我房間裏亂翻，常常不告訴我就把東西拿走。他以爲是我的……”

“啊！所以我覺得這塊手帕那麼像我給塞西麗婭的那塊呢。太巧啦！”

卡洛斯望望詹妮，又望望曼奴艾爾·肯迪鈕，一時弄不

清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希望你還給我，”詹妮說，“應該由我親手還給塞西麗婭。”

卡洛斯正要冒冒失失地回答，姐姐的一個動作讓他立即閉上了嘴，因為一切都明白了。

對他來說，舞會上那位姑娘的名字已不再是秘密！

他從曼奴艾爾·肯迪鈕手中取回手帕交給姐姐，用巧妙的語調對她說：“你說得對，詹妮，應該由你轉交。你相信，我……偷了這塊手帕，忘記告訴你了。我以它感到幸福。”

“為什麼？”詹妮嚴肅地問。

“因為……因為它令我們的朋友曼奴艾爾·肯迪鈕吃了一驚。”

“不，我僅僅是奇怪……”

詹妮改換了話題。

卡洛斯陷入了沉思。第二幕開始時，他回到了樓下的座位上。大家對他的心不在焉感到很奇怪，因為他對人們仍在議論剛纔的騷亂完全無動於衷。

歌唱家和歌劇再也引不起他的注意。

詹妮從包廂裏望着卡洛斯，也看出了他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裏，對週圍發生的一切都漠不關心。

“那思考會產生什麼後果呢？”姐姐想。

最後一幕開始後，卡洛斯回到了包廂。

曼奴艾爾·肯迪鈕再也抵抗不住習慣的力量，睡着了。理查德先生同一位頭髮和鬍子都雪白的、打着領帶、面色紅潤的英國老鄉談得正投機。他們談到杰出的馬麗布蘭演唱的成

功（兩人年輕時在倫敦觀看過她的演出），著名的魯比尼——1831年兩人在“女王劇院”有幸一睹其風采，談到英國人永遠聽不夠的莫扎特的吉奧瓦尼，格雷的“乞丐之歌”，談到國人對意大利流派的欣賞。

卡洛斯坐在姐姐旁邊，認為這時兩人可以密談了。

“這麼說，我那位美麗的絲綢假面人是……”他開始說道。

詹妮擔心地望望曼奴艾爾·肯迪鈕。

“不用怕，”卡洛斯說，“他睡着了，說不定馬上就要打呼嚕。”

“查爾斯，你現在可以相信那天上午我對你說的話了罷？”詹妮輕聲地說。

“關於什麼？”

“關於你狂歡節之夜的胡爲。塞西麗婭是個很有教養、感情十分細膩的姑娘。她不慎走出那一步，上帝知道這會給她造成多麼大的煩惱，如果不是你的理智最終戰勝自己的瘋狂的話。我希望你的理智現在仍然能佔上風。難道不知就不爲過嗎？你現在是否懊悔呢？”

“但塞西麗婭……”

“就在你對我談過的當天，她把一切都告訴我了。她信任我，可你知道她有多擔心啊！當我告訴她你對在那種場合戴着假面具的女人是如何想的時候，她止不住泪流滿面！”

“難道你連這也告訴了她……噢，詹妮！”

“那纔足以使她今後謹慎從事。保護者並不會經常出現。人心難測啊！”

“上帝饒恕我罷，詹妮！但……實際上我還是難以相信！”

怎麼會是塞西麗婭！詹妮，我嚮你承認，我從來沒想到那姑娘是如此討人喜歡，如此聰明，如此……”

“我希望看到你後悔的不是這些，查爾斯。如果是你的姐姐，你是否也會以這種方式去看待她呢？”

“我再說一遍！”卡洛斯激動地說。

詹妮用平靜的、但是責備的口吻說道：“好罷！我可以告訴你，塞西麗婭一生的品行使她有權利要求你對她尊重和崇敬，就像你對我那樣。她是我至今為止的最好女友。”

卡洛斯驚奇地望着姐姐，他發現姐姐眼裏和聲音裏充滿着嚴肅。

我們應該承認，他在塞西麗婭身上看到的僅僅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對這種美人兒，他常常情不自禁地多看幾眼！但轉眼之間又會把她們忘得一乾二淨。

我曾經說過，塞西麗婭卻是那種讓人一見就會留下深刻印象的美人兒。

卡洛斯從來也不會想到那個假面人竟是塞西麗婭。他怎麼會想到呢？詹妮臉上的嚴肅表情給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好罷，詹妮，”他也嚴肅地說道，“你的話恢復了那些應該恢復的東西。我堅信塞西麗婭不是那種人。應該受到譴責的是我。我會嚮你證實我的說法。”

詹妮把手伸給弟弟。

“現在我纔認出了真正的你，謝謝。”

然後指着曼奴艾爾·肯迪鈕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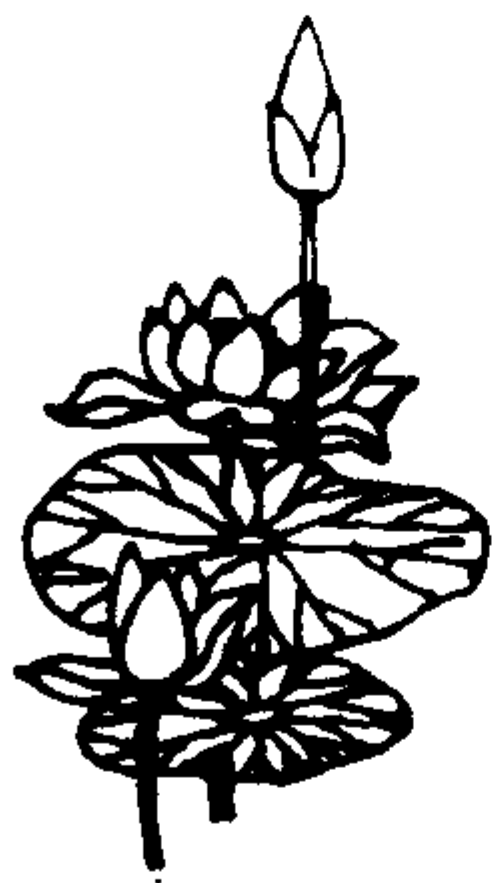
“我要提醒你，他對此一無所知。”

“就讓他蒙在鼓裏罷！”

曼奴艾爾·肯迪鈕在做夢，他夢中正在辦公室裏算那堆亂帳。

演出結束之後不久，懷特斯頓一家乘坐的馬車已經在城裏的馬路上發出辘辘的聲音。

一路上，車上的三個人誰也沒有說話。



17 卡洛斯的良心賬

那天晚上發生的事情在卡洛斯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家之後，他睡意全消，心事重重地依在桌子上，機械地打開一本書。這部書恰巧是拜倫的《閑暇時刻》。卡洛斯漫不經心地讀道：

“女人！經驗告訴我……”

注意已無法集中到第二句上，WOMAN（女人）這個詞是關鍵的原因，這個神奇的名詞使想像活躍起來。他聽任感覺隨着後面的詩句隨意漫游，這種聯想越來越快，而且越走越遠。

這一繼續聯想的軌迹，讀者如果願意的話，說不定會在自己的書房裏發現。我們姑且先把拜倫放在一邊，盡可能循着卡洛斯的想象走一走罷！

他開始想到秘密的揭開純屬不久前

的偶然。“想到”我是這樣說的嗎？從嚴格意義上，可以使用這個詞，但這需要在他的思想中清出一片空地，那怕是一會兒也好。可他思想裏有這麼一塊空地嗎？我們有理由對此表示懷疑。

隨後，他又投入了更緊張的思維活動，那是試圖使塞西麗婭的形像在自己心中活起來。這些模糊的、支離破碎的記憶像蒙住一層霧，任他如何抹也抹不去。

如果讀者也曾肩負過這一重任，那麼應該知道它們伴隨着的困難是多麼讓人絕望。我們越是想回憶起一個印象尚不太深的面容，稀奇古怪的念頭就越喜歡來搗亂。它把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面部特徵拚湊起來，隨心所欲地勾劃出一個身影，讓頭髮和皮膚塗上虛假的顏色，掩去其真實的身段和綫條，把我們要回憶的人弄得面目全非。

總之一句話，曾多次見過塞西麗婭的卡洛斯——儘管他從來沒有十分留意過，此刻卻怎麼也無法回憶起那姑娘的清晰面容。

值得欣慰的是他還能回憶起她在舞會上同自己講話時那銀鈴般清脆的聲音，那迷人的微笑，她對他談起的所有的話以及狂歡節那次艷遇的全部細節，這一切都深深地滲入到他的沉思之中。他兩肘支在桌上，雙手捧着頭，半閉着眼睛，雖然仍在看書，但早已忘掉了拜倫，甚至不知道自己此刻身在何處。

房間裏的燈光昏暗不明，寂靜無聲，靜得使卡洛斯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他想努力擺脫這種狀態，於是突然推開書本，把頭仰在

坐椅的後背上，像剛從夢中醒來似的用手揉揉眼睛。但等他把燈挑亮之後，又重新陷入了剛纔的迷茫之中。

他用左手托着頭，右手拿起一支筆，開始在手邊的一張白紙上亂寫亂畫起來。但我們很難說這是一種心不在焉的行爲。

根據薩維埃·馬伊特^①的理論，我們應該分清看累了書，正在寫字的“我”和那個“動物的或另外的我”，因爲心靈仍在從事先前的思考任務。

但我要說明，如果它偶爾搖動一下夥伴的“軛”，那麼這個“另外的我”所從事的工作就常常是危險的。薩維埃·馬伊特本人就嚮我們指出過這樣的例子。

寫字就是最冒風險的消遣之一。手是謹慎的，但稍不留意，理智就會被這些看似無心的動作所出賣。

如果你從一個陷入沉思的人背後望過去，所能看到的祇是他那在紙上隨便移動的手。但在他寫下的許多毫無意義的東西中，總會有一兩個字或別的什麼符號“象徵”或“暴露”出他正想着的事情。

當我們的理智對它不加控制或引導時，這另一個“馬達”或“原則”，像我們的靈魂一樣似乎也有記憶。它能在一些微不足道的細枝末節上，發揮作用，可這些細枝末節則常常和我們命運至關重要的事件聯在一起。

秘密的揭開是否感動了我們呢？當思想爲它所佔據時，

^① 薩維埃·馬伊特 (Xavier Maitre, 1763—1851)，法國作家，主要作品有《繞着我房間的旅行》和《年青的西伯利亞女人》。

“另一個我”的記憶將會複製出同我們講話人的衣着、我們聽他談話時所在房間牆壁的顏色以及從旁經過的某人的一兩句插話。而且這些細節常常同主要事件有着相當的類似之處。一個喜歡探討的人，一旦想起這些，就可以通過它們進行一系列的推斷，直至達到我們的思想深處。

在這種時刻，過份信任手中的筆是危險的。在下意識的引導下，它任意移動着，不留意就會在紙上暴露出心中奇怪的痕迹。

發生在卡洛斯身上的恰好就是這種情況。

開始時，他漫不經心地畫一個頭盔，這好像和他此刻心中所想的事情毫無聯系。但我應該說明一下，當卡洛斯第一次在劇院看到塞西麗婭時，正好有一個披着羅馬式斗蓬、戴着和畫上一模一樣的頭盔的男人從他面前走過。

頭盔之後，手中的筆又畫出半個假面具。這裏的類似之處是無須多加評論的。然後是一隻手，也許是想到塞西麗婭的美麗，這種美是在同她握手道別時發現的。再往下……就離譜太遠了；竟是一盞廣場上的路燈！當那位神秘的姑娘情急之下求助詹妮的名字——這一名字免去了卡洛斯的糾纏——時，路邊確實有一盞燈。也許這就是他要畫路燈的原因罷！接着那隻手用不同的字體反復寫下：“姐姐，以你姐姐的名義，以詹妮的名義！”然後是一架教堂裏的風琴。風琴是聖日的徽記，祇有忘記這一點的人纔會覺得這和他的思想無關。實際上，這種聖器的念頭來自聖女塞西麗婭。這一名字浮上他的心頭決非偶然，因為在新教堂的故鄉英國，這位聖女的名字祇是寫法和發音不同而已。這之後，他又寫下一個

荒誕的、古怪的、莫名其妙的字：AILICEC。但讀者如果把這個詞反過來讀，就不會感到奇怪了。接着，他又寫下許多稀奇古怪的，都是用七個字母組成的字，但這七個字母似乎都能組成“塞西麗婭”這個名字。但到下面，突然轉變了！他用清晰的字體寫下卡洛斯——教皇——卡爾文^①。這後者是他的同胞和朋友，幾個月之前同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小姐結了婚。讀者是否已經可以從這些符號中悟出一些什麼呢？同時也可以看出那個與“我”密不可分的“另外的我”在不慎之中已露出了天機。

最後，那隻手慢慢地寫出下面一個聯在一起的名字：塞西麗婭·懷特斯頓。

理智似乎已經醒來，吃驚地看到在它不在時那“另外的我”所幹的勾當，並試圖結束這種胡鬧。他的手突然在剛剛寫的那個名字上劃了一道。

卡洛斯起身開始在房間裏來回踱步。

他開始意識到對假面姑娘產生如此輕浮的念頭實在太不應該，而且自己的行為也缺乏君子風度。詹妮為此責備過他，卡洛斯此刻也聽到自己的良知在讚揚詹妮。他感到深深的懊悔，需要想辦法彌補這些重大的過失。

午夜兩點的鐘聲敲響時，他仍在思考這個問題。

他和衣而卧，盤算着如何盡快找到一個解決辦法。

三點鐘時，他有點睏，於是鑽進被窩，吹熄了燈。

① 卡爾文 (Calvino 1509—1564)，卡爾文和路德的著作是當時德國宗教改革的主要理論根據。

週圍萬籟俱寂。這種夜晚的寂靜可以讓人清楚的聽到藏在木頭裏面那看不見的蟲子的蛀咬聲，這令他心煩意亂，無法入睡。當我們情緒激動、思想煩躁時，外界的沉寂和平靜似乎是一種嘲弄，常常讓我們感到惱怒。

還不到一刻鐘，床上已經亂七八糟，枕頭也掉在了地上。卡洛斯重新點上蠟燭，拿本書躺在床上，但半小時過去了也沒有翻動一頁。

他神思不安地坐在床上，以為自己在發燒。

他默默地坐到凌晨五點纔睡下，或者說精疲力盡產生了睏意。

苦思冥想的結果是什麼？我們很快就會看到。

讓我們到曼奴艾爾·肯迪鈕家去看望一下老相識罷！

從劇院回到家後，曼奴艾爾·肯迪鈕不僅嚮女兒講述了在劇場包廂裏没能講完的“露西婭”的劇情，而且還講了那天晚上發生的所有事情，但恰恰忘記了手帕的插曲——因為他根本没把這當回事。

塞西麗婭一聲不響地聽着。應該說父親多次提到卡洛斯已令她十分不安。曼奴艾爾·肯迪鈕好像在有意談論這位放蕩的小夥子……儘管卡洛斯有許多乖張行為。但老人仍然十分喜歡他。

從塞西麗婭此刻臉上微微不快的表情判斷，你可能會認為她對父親鐘愛的這個人一定十分反感。但謹慎的做法是不要過分相信從面部表情得出的嚴格的邏輯推斷，對女人尤其如此。

第二天去上班時，他發現女兒比平時更加憂鬱，面色甚

至有點蒼白。蒼白！上帝纔知道這兩個字會在作父親的心中產生多麼大的戰栗！對他來說，女兒紅潤的面孔就像沒有一絲雲霧的藍天，說明她心中十分快活，而面色蒼白的擔心是可想而知的。

此人離家時的擔心是可想而知的。

他苦苦回憶！有多少離奇古怪的念頭啊！一路上又對自己的所有言行詳加研究，以便發現那憂鬱的原因！但一切都是徒勞！

到辦公室後，他仍然放心不下。手中那支不知疲倦的筆不止一次地寫着寫着就突然停下來。他睜大兩眼望着面前的紙，可是什麼也看不見。這種完全心不焉的情況在他身上是極其少見的。

這一生中祇發生過兩次：一次是十五年前妻子去世之後，另一次是六年前塞西麗婭生病時。他感到十分奇怪。

曼奴艾爾·肯迪鈕的這些擔心也不無道理。

我們不是說塞西麗婭一點也不憂傷，但過份的父愛對此有些誇大了。其實她祇不過失去了通常那種幾乎是稚氣的爛漫而已。她對某些消遣突然討厭起來——而平時幹累了家務活，她總是像孩子一樣喜歡這種消遣。她現在忽然喜歡起在走廊和庭院的小徑上踱步——她從前並沒有這種多愁善感的性格。曼奴艾爾·肯迪鈕對有些現象感到奇怪：比如說她不再逗那隻靈巧的、頑皮的馬爾他貓，不再聽到她一邊在院子窗前幹活，一邊低聲唱歌，不再對某些鄰居說些無傷大雅的俏皮話，也不再故意說幾句讓女傭人不安的氣話。總之，她身上失去了一切歡樂的表示。

在曼奴艾爾·肯迪鈕爲塞西麗婭的變化擔驚受怕的那天上午，她在窗戶關得嚴嚴的屋裏做活。與平時不同的是，她一直神思晃忽，不時停下手中的針綫。

安東尼婭不止一次來問她一些家務活，令這位女傭人奇怪的是，她必須把問話重復幾次，因爲塞西麗婭總聽不明白她的意思。在這裏，我們應該爲安東尼婭·娜迪維達德小姐說句公道話，她的話是說得很清楚的。

那天上午正當塞西麗婭獸獸發愣的時候，一陣急促的門鈴聲把她從沉思中喚醒。

這聲音讓她嚇了一跳，不禁吃驚地擡頭望望屋裏的時鐘，發現纔剛過一點。不可能是父親回來了，但除他之外又極少有人按鈴的，特別是在這個時候。

當女僕神色慌張的走進來時，她就更加驚奇了，臉上露出了不安和驚恐。

這位可尊敬的已婚的女僕臉上帶着既吃驚又激動的表情。看到她，塞西麗婭一下子跳起來，面色蒼白，好像等待她報告什麼壞消息一樣。

“姑娘！……姑娘！……她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耶穌啊！安東尼婭，什麼事？什麼事？”塞西麗婭問，心都快從胸口里跳出來了。

“哎喲，我還是喘不過氣來！”女僕說。

“說呀！女人！說說是怎麼回事。”

“哎呀，還會是什麼事，哎喲！……別害怕……啊！我這是怎麼啦！……”

“你倒是快說呀！”

“我說，我說，姑娘，爲什麼不說呢”我進來是幹什麼的呀！”

“可又不像。你没看見我嚇成什麼樣子了嗎？”

“嚇？用不着，你放心……是……哎呀，看在上帝的份上，讓我再喘口氣……”

塞西麗婭不安地攥住兩隻手。

安東尼婭終於說道：“是一位先生，一位服裝整齊、風度翩翩的先生，想……哎呀！真讓我頭痛死啦！”

“你說什麼，安東尼婭？”

“他想和姑娘談談。”

“和我？你說什麼呀，女人！這怎麼行啊！”

“當然行，他已在那裏等着呢。”

“啊！在哪裏？”

“在客廳裏。”

“這麼說你讓他進來啦？上帝呀！”

“那我怎麼辦？他來找姑娘……不，禮多人不怪嘛，特別是那些文雅的人。你没見他舉止有多文雅！句句話都讓人聽了舒服。左一個小姐，右一個小姐，不像那些有時從這路過的礦工那樣以爲大家都像他們一樣是傭工。不，他一口一個小姐，這纔是高雅的人。”

“但……這不可能。他一定弄錯了。他找的不會是我……你聽清了嗎？”

“聽清了，姑娘，聽清了。這還用多想嗎？感謝上帝，我並不傻。不聽清，不問明白，怎麼能讓一個男人進家來呢？哎呀，姑娘！你相信我好啦！你看看就知道了，這可不是壞人！”

如果我連這也不懂，那我這條命就交給你啦！從話中可以看出人的好壞，我主耶穌讓我們長耳朵是聽的，長眼睛是看的，有理智是明辨是非的，阿門。”

“好罷，好罷，現在沒有別的辦法了，祇好去看看是誰。可我爸爸又不在家！……”

“瞧你，又不是什麼小偷打上門來，更不是什麼妖魔鬼怪……如果是你自己在家的話，我就不說了……但有人陪着……”

塞西麗婭好像仍然在猶豫不決。

安東尼婭堅持道：

“姑娘，你真是！讓那位先生這麼等着，可有點不太好！我不知道你到底擔心什麼。要不我去……”

“閉上你的嘴，女人！閉上你的嘴。我真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塞西麗婭不安地打斷了她的話，“我知道我一定得去，既然你已做錯了……”

“做錯了！姑娘，別這樣說。那麼要不要我去……”

塞西麗婭迅速對着鏡子理一下頭髮，轉身對着安東尼婭太太，然後去見這位女僕領進來的、令人如此不安的陌生客人。

安東尼婭跟在她後面，嘴裏不停的嘟囔着。

走進客廳之後，卻沒有看到人。原來在那裏等候的客人到面嚮庭院的陽臺上去了。聽到兩人走進來，他轉過身來。但由於背對陽光，塞西麗婭沒有馬上認出來人是誰。

塞西麗婭遲疑地往前走了兩步，說道：

“先生，看起來您找錯人了。”

“不，小姐，沒有。我找的正是您。”

塞西麗婭驚呆了。那聲音是她熟悉的，說話的人也不陌生。

她認出了卡洛斯·懷特斯頓。

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女兒此刻的震驚和思想混亂是難以形容的，聽過前面兩人對詹妮的傾訴的讀者，對此是很容易了解的。

爲了掩飾自己的驚慌失措，塞西麗婭不得不依在旁邊的椅背上。她滿面通紅，用顫抖的、幾乎聽不到的聲音勉強說道：

“噢，卡洛斯先生，您在這兒呀！”

“小姐，我來是要履行一項義務。”

“請坐罷！”塞西麗婭說着，差一點暈倒。

“小姐，如果您不介意，我想和您單獨談談。”卡洛斯說着，望一眼安東尼婭。

塞西麗婭驚魂未定，示意站在門口不願離去的女僕走開。安東尼婭儘管明白卡洛斯的意思，但對塞西麗婭的示意卻假裝沒有看見。

塞西麗婭努力使自己鎮靜下來，這時找到了藉口，於是厲聲說道：“走開！”

安東尼婭沒有再堅持，悻悻地往樓上走，嘴裏嘟囔着：

“瞧那個傲慢樣子！瞧見了罷！上帝啊！世上的人真是怪！這下子我算明白了！比他強得多的人還信任我呢！拉波索博士滿腹經綸，可當着我的面什麼不談呀！我侍候了迪奧尼西奧大夫三年，每天晚飯後他都給我講在病人家裏看到了什麼，聽到了什麼，感謝上帝，他們從來沒有因此而後悔過！說我

饒舌頭的人還沒生出來呢！現在，瞧瞧……笨蛋、瘦猴，兩個木頭人……”

她撇着腔模倣卡洛斯：

“小姐，您不介意的話，我想單獨和您談談！介意？當然！先生！你以為呢？不介意也要介意。難道沒有人在跟前，可以和一個嘴上沒毛的楞小子談話？嗯？可她呢？‘走開’！我倒喜歡這樣。‘走開’！他倒沒說‘走開’，但也沒有說‘不，小姐，別這樣匆匆走開’豈有此理！讓我走開是因為……因為我對誰都很隨和，就是這樣，沒有別的！”

真是自我解嘲，而卡洛斯在安東尼婭太太心中的聲譽可就一落千丈了。

安東尼婭的腳步聲剛剛在樓梯上消失，塞西麗婭就用顫抖的、含糊不清的聲音繼續說道：

“我現在還想不出您光臨……”

卡洛斯沒有讓她講下去。

“對不起，小姐，您應該猜到我來的目的是求您……”

“我？”塞西麗婭顫抖着說。

“對，小姐，”卡洛斯繼續說道，“如果您了解我，能以誠相待，就應該預見到我今天來這裏，來您家的惟一原因。”

“什麼原因？”塞西麗婭喃喃道，幾乎害怕聽到對方的回答。

“求您原諒，小姐。”

“原諒！……”

聽到這個詞，塞西麗婭感到頭暈目眩。

卡洛斯繼續說道：“我全知道了，小姐，您可以相信，我

沒有立刻猜到，真是感到懊悔莫及。我從未感到過自己的輕浮會產生如此嚴重的後果。”

“但……您知道什麼呢，先生？”塞西麗婭結結巴巴地說，好像對確信無疑的事還要盡力去加以懷疑。

“在有件事上我是有錯的，難道您非要我講出這令人不快的事嗎？”

“那麼詹妮已告訴你啦？”塞西麗婭像自言自語似的情不自禁地喊道。

她兩眼淚汪汪的，淚水時刻都會順着面頰流下來。

卡洛斯再次打斷了她的話。

“不，小姐。詹妮不是輕率的人。是一件偶然的事使我知道了自那天晚上一直希望知道的一切。我姐姐祇是讓我明白了我的行為是多麼缺乏君子風度和需要對此加以解釋。我就是為此而來的。您有這個權利，像詹妮一樣。我對詹妮有時也像那次對您一樣粗魯。”

“但，卡洛斯先生，全部過錯都在我……”

“別這樣說！不承認我的過錯是委婉拒絕對我的原諒，而我是特意來請求您的原諒的。”

塞西麗婭沒有回答。卡洛斯繼續說道：

“您是詹妮最好的朋友，她自己昨天還對我說。小姐，我希望您不會認為，我不配作您的朋友。我認為也是我姐姐最好的朋友。兩個人都對那位天使般的人十分尊敬，那麼這兩個人也應該彼此尊敬。您不這樣認為嗎？”

“但是我，卡洛斯先生，從來沒有理由要……我沒有理由不尊敬您……”

“那麼，您原諒我啦？”

塞西麗婭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盡量鼓起勇氣說道：

“卡洛斯，我們不談這個，我請你……讓我們忘掉這一切罷，就像忘掉一場夢，一場惡夢……”

她說完之後，就低下了頭，好像激烈的鬭爭已使她完全精疲力盡了。

卡洛斯沒有立刻回答。沉默使兩個人都感到不安。最後他望着塞西麗婭說道：

“忘掉！”卡洛斯對這種說法並不滿足，“好罷……如果您希望這樣，就讓我們忘記罷。但我必須承認後悔之後纔能忘記。我已經這樣做了。而您需要原諒我。爲什麼要拒絕呢？”您能原諒我嗎？”

塞西麗婭還想再次否認卡洛斯有錯，但她擡頭時看到他已伸出手來。她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祇好也伸出手，喃喃道：

“我原諒了。”

當她想把手和說出的話一同收回時，已來不及了。

卡洛斯一聽到塞西麗婭說出“原諒”二字，立刻就站起來，“謝謝，小姐。我完成了任務，現在我可以滿意地離開了。”

可憐的姑娘再也說不出什麼。這一切仍然像是一場夢！

卡洛斯拿起帽子，又說道：“還有一句話。您進來時，我不在屋裏，您發現了罷？當時我有一個驚奇的發現。”

“發現？”

“非常驚奇的發現。幾天前，”卡洛斯說着走到塞西麗婭身旁的窗前，“我到那片松林裏去散步……在那裏思考……我

也說不清思考什麼。後來從那裏看到一所房子，它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所房子的陽臺上爬滿了青藤，兩個窗子之間有一叢玫瑰。二層的陽臺上好像有位忙家務活的小姐走來走去。在我看來，那位忙着家務活的女人的身上充滿着美麗的詩情畫意。”

塞西麗婭臉漲得通紅，低下了頭，好像在仔細觀察手邊的燭臺。

“剛纔我到這裏後，發現在遠處看到的竟是您家的陽臺，還有這些窗戶，這些玫瑰，我是多麼吃驚啊！所以更不難猜出那位進進出出的小姐是誰了。這不是很神奇嗎？難道是這叢玫瑰把我引到這裏的？我努力使自己相信這一點，爲了感謝它，小姐，請允許我摘一朵作爲紀念。能讓我掐一朵嗎？”

塞西麗婭笑笑，低下頭作爲回答。

卡洛斯走到玫瑰叢前，摘下一朵尚未開放的花，回到客廳之後，他在塞西麗婭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道了一聲謝，就告辭了。

她一動不動的聽着他下樓的腳步聲，有很長一段時間一直這樣站着。

此刻她心裏的想法像潮水般翻滾，但那是愉快的思潮。

安東尼婭再次打破了她的沉思。

“這位文質彬彬、謹小慎微的先生到底是誰呀？”

被好奇驅使的女僕問道。

“難道你不認識嗎？是我父親的老闆理查德先生的兒子。
.....”

“是嗎？他都長這麼大啦！上次見他時，他還是個孩子呢

……說到教養倒是……可他是個新教教徒啊！”

“爲什麼這麼說？”

“難道你没看見他當着我的面，要你讓我走開是多麼無禮嗎？而姑娘你……哼！這麼鬼鬼祟祟的是幹什麼呀！”

“沒什麼……你知道嗎？這次拜訪是有關我父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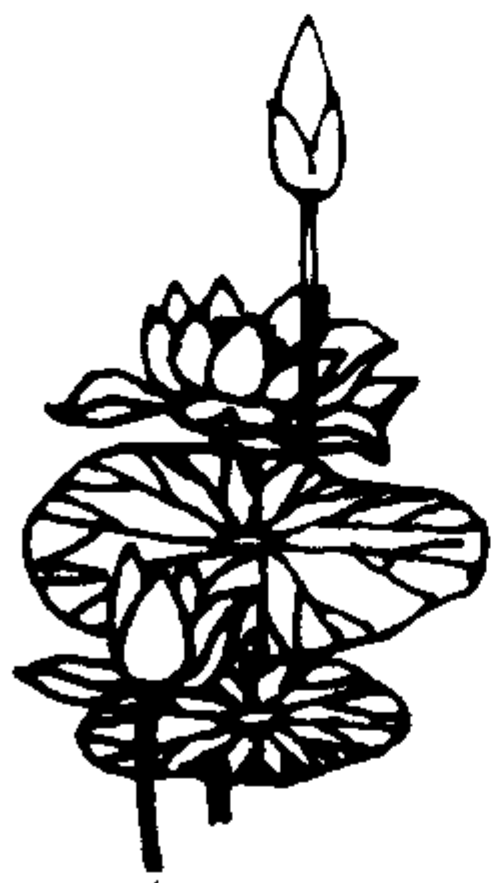
看到安東尼姪睜大着眼睛，她趕忙補充道：

“因爲……詹妮和她弟弟想給我爸爸一個驚喜……在他生日的時候……他們所以通知我……”

塞西麗姪確實不會撒謊。這種臉紅和含糊是騙不了任何人的。女僕自稱眼力非凡，這種臉紅和含糊，以自己的方式評論道：“事情是這樣，上帝啊！不知是否應該告訴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沒什麼，沒什麼。她知道父親會回來的，說到底倒霉的還是我。哼！一個生日的驚喜！不可能！他們給我玩這一套！”

塞西麗姪把自己關進房間裏，重新拿起針綫，但卻怎麼也無心再做活。

曼奴艾爾·肯迪鈕想得的道理，是有事使女兒焦慮。



18 詹妮向卡洛斯 算良心賬

從曼奴艾爾·肯迪鈕家出來後，卡洛斯的心情並不比老書辦的女兒平靜。

在他看來，那次拜訪是對自己輕浮舉止——這樣的舉止多不勝數——的合乎情理的修補。但冷靜地分析一下，就會發現這次登門謝罪並不像他說的那樣是爲了什麼履行義務。

如果不是塞西麗婭，而是別的什麼不那麼討人喜歡的女人，即使她有再多的權力要求“修補”，卡洛斯恐怕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心悅誠服地、急不可耐地邁出這一步。“拜訪”的念頭甚至不會出現，更不會整夜糾纏着他。至少在未徵求詹妮——他生活中每做一件事都離不開的好參謀——的意見之前，是肯定不會貿

然行事的。但是，這次他非但没有徵求她的意見，反而小心翼翼地將計劃做的事包得嚴嚴實實，有意瞞過了她，似乎生怕會被她說服一樣。

有一些對法律條文謹遵不逾的人，一旦發現可以曲解刑法條款以逃脫懲罰時，就會心安理得地從事公然的犯罪行為，而極少顧及到制定法律的人原本賦予這些條款的精神會因曲解而遭到如何的踐踏。

對民法如此，對良心法呢？每日每時不這麼幹的人，恐怕也為數甚少。很少有人——也許有那麼幾個——敢於面對這位鐵面無情的、明察秋毫的法官並對犯下的罪行直言不諱。但幾乎所有的人對它的判決都會爭辯，進而曲解它，評論它，改變它，歪曲它，直至它與自己的所做所為表面上相符為止。

傲慢常常使罪犯拒絕在人世間的法庭上為自己辯護。無論是眾人的蔑視，還是嚴厲的法律都無法使他低頭。他敢於犯罪，也甘當罪名。但是私下裏，在良心法庭上，他卻會進行激烈的辯護——在法官面前，他曾經放棄了這種權利，即使他們會判他死刑。

我們遠不是想在這些嚴重罪犯與卡洛斯之間進行類比，因為就良心而言，卡洛斯要為之辯護的過失，是二十歲的青年人差不多都會有的過失。或者說迫不得已纔犯這樣的過失。

但是，這裏說的是這樣一種良心的陪審團，必須提交良心法庭審理的，本身就不是什麼好事。理直氣壯的事是不需要律師的。

我們不像卡洛斯那樣試圖自欺欺人，也不想懷疑他的誠意。登門拜訪的事可以找一些其它的理由，其細節，在上一

章裏我們已經描寫過了。

不容懷疑的是，自那個——讀者已看到的——不眠之夜以後，卡洛斯滿腦子都在琢磨如何找到再次會見塞西麗婭並同之交談的辦法。

結果我們已經知道了。

如果說那天在劇院裏的偶然發現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話，那麼爲隱隱的不祥兆頭觸動的心情，在拜訪塞西麗婭之後變得更加沉重了。

卡洛斯似乎從塞西麗婭在那次會見中不多的話語中猜出了什麼隱情。他一直在琢磨這些話！

更爲巧合的是，幾天前他從遠處無意中盯住一個窗戶時，那個女人依稀的身影幾乎已經呼之欲出了。此刻，她的出現絕非偶然。他差點就要相信那天他的雙眼是否受到神奇力量的驅使。

瞧，卡洛斯如果不能把握住自己的心態，那他幾乎就會變成一個迷信的人了。

當卡洛斯回到家裏時，已經是下午兩點鐘了。他從花園的一條小路穿過，因爲姐姐的臥室的窗戶是朝花園開的。

他站在窗下，用手輕輕地敲了一下玻璃。

祇過了一會兒就有了動靜，窗簾拉開了，詹妮聽到那聲音後露出了身影。

“是你，查爾斯！？這時候？”

“我可以和你聊聊嗎，詹妮？”

“進來罷。”

卡洛斯又從來的小道上返回去，走進正門，穿過了幾條

走廊，一會兒便來到詹妮的臥室。

詹妮正忙着給一個窮人家剛生下來的嬰兒做衣服。善良的詹妮給這家人提供接濟。

卡洛斯挨着姐姐坐下來。

詹妮繼續做她的針綫活。

“怎麼，發生了什麼奇迹？此時，花園裏的木蘭花看到你這副樣子也會大吃一驚的。”

“你知道我從哪兒來嗎？”卡洛斯問，沒接姐姐的話茬，隨手從梳妝臺上拿起一個珊瑚項鏈，心不在焉地擺弄着。

“我，不知道。”詹妮說着，並未看弟弟。

“我從曼奴艾爾·肯迪鈕家來。”

“從曼奴艾爾·肯迪鈕家來？你去那兒幹什麼去了？”

“嚮塞西麗婭請求原諒。”

倆人沉默了一會兒。

突然，詹妮轉嚮卡洛斯，用嚴肅、銳利的目光盯住他。卡洛斯低着頭，像是全神貫注地在數項鏈的珠子，這項鏈是用綫穿起來的。

“你說的是實話，查爾斯？”詹妮問，仍一動未動，繼續盯着卡洛斯。

“爲什麼不是實話呢？”卡洛斯反問道，也一動未動。

“你同她講了？”

“講了。”

“都跟她說了些什麼？”

“我嚮她承認發生在那晚舞會上的事全是我的過錯，並且……請求她原諒我……”

“她呢？……”

“她……”卡洛斯終於放下手中的項鏈，繼續說“經過一陣猶豫……她原諒了我。”

“啊！查爾斯，查爾斯！你這腦瓜！……”詹妮壓低聲音說，語氣中帶着溫和的嗔怪。

“這麼說，”卡洛斯繼續說，有點氣惱的樣子，“我做得不對嗎？這不是我該履行的義務嗎？我原以為你會讚成我的做法，可你……”

聽了弟弟的這些話，詹妮沒顯出不耐煩的樣子。她推開手裏的針綫活，拉過卡洛斯的雙手，用清澈明亮，似春天天空一樣晴朗的雙眸望着弟弟的雙眼，略帶微笑地問他：

“跟我說真話，查爾斯。祇說真話，明白嗎？你為什麼去找塞西麗婭？”

“你要問為什麼！我不是已經跟你說了嗎？這不是我的義務？……”

“不，不是的。最好的方式是裝成一無所知，這要比你當面讓那可憐的女孩羞愧強。你說我應該讚成，但這不是發自你內心的舉動。當然你的心非常好，非常慷慨。你的行為是受你的腦袋瓜支配的，”她把手放在卡洛斯額上；“是從這個腦袋瓜裏冒出來的，你怎麼就不多想想。”

“這次你講得不對，詹妮。”

“我怎麼不對？我願意相信你是一時糊塗。但是，如果你好好想想，你會看到我是有道理的。昨天，從劇院出來時，你表情沮喪。這我心裏十分清楚。你為什麼沮喪？因為你對自己本應尊敬的人產生過邪念而懊悔不已，不是嗎？”

“是，是懊悔。”

“不是懊悔，查爾斯，不是懊悔。你爲什麼要想法蒙騙我？不是懊悔。其實你祇是對一個艷遇的最後結局感到有些遺憾罷了，因爲在你的想像中，它應該持續得更長一些。我們所講的這個人的個性，當你了解之後，你已看到，你的希望是沒有根據的，你就……”

“詹妮！”

“你爲什麼要否認這一點？你瞧，我也有自恃自傲的一面，因此更能理解你的心思。我從你那兒學到不少東西，你本人也沒少啓發我。”

卡洛斯垂下了雙眸，開始心不在焉地玩起項鍊來。

詹妮勝利了。她意識到了這一點，接着說：“接下來就是想像，這種放蕩不羈的想像——我們倆都清楚——開始不停地運轉。本來幻想着相當長的浪漫曲，沒想到這麼快就結束了。於是不甘心，絞盡腦汁地想啊、想啊。儘管你昨天晚上回來得很早，但無法入睡，失眠的時間並不比那令人激動異常的狂歡節之夜短；不是真的嗎？承認罷。你的心在告訴你，聲音非常低，說你應該……更大度一些，在當時就把這一切都了結了，可想像力卻給你出了難題，變着法子讓你承擔義務。這念頭徵服了你。而可憐的心呢？一步一步退卻，它提醒你查爾斯，至少要嚮你姐姐請教，可是另一個，壞的‘自我’，連請教你姐姐的事也不允許，它嚮你證明對我隱瞞一切的好處！你怕被我說服了！因此屈服了想像，起床了，出去了，去找塞西麗婭，請求那孩子的原諒。要是在其它場合，她會笑着答應你的。這個可憐的女孩表示原諒你，是她不知道

該怎麼做。承認罷，查爾斯，承認我說的這些是真的。”

卡洛斯再也無法裝出微笑來，把姐姐的手，放在嘴唇上，自言自語地說：

“巫婆！”

詹妮也笑了。

“事實上！”過了一會兒，她繼續說。“這是出於你一廂情願的想像，它在許多事上都牽着你的鼻子走！但是……”她突然變得十分嚴厲，加重語氣說，“但是，我還是要嚮你的心呼籲。你的心堅強、敏感、大度，它一定能戰勝想像，難道不是嗎？查爾斯，希望我對它講的這些，它能夠聽得進去。”

“說罷，詹妮，說罷。開導開導我罷。你很清楚，長期以來，我一直把你看成天使。說罷！”查爾斯親熱地說。

“查爾斯，請告訴我，”詹妮接着說，顯得越來越動情，“如果這樣任它牽着你的鼻子走，你是否想到幻想會把你引嚮何處？塞西麗婭迄今一直很幸福。過去，她沒有什麼可感到羞愧或遺憾的。未來，也看不出有威脅她的烏雲。她的生活是何等安靜，你是絕對想像不到的。然而，查爾斯，十八歲的塞西麗婭有一顆充滿自信和富於想像的心……有點像你……我既了解你，也了解她。如果什麼念頭一旦佔據了那顆善良的心，即使是在那裏作怪一小時，那麼不費大力，不吃苦頭，就無法從中擺脫出來。查爾斯，請告訴我：你的良心是公正的，它本無惡意。如果它在具有欺騙性的妄想的引誘下，助長某種幻想並迫使你以一個上午的任性去毀滅一個人的整個前程呢？”

“不過，你想像的毀滅是通過什麼方式進行的呢？”卡洛

斯眼睛盯住姐姐問道。

“什麼方式？那麼請告訴我：如果塞西麗婭已經忘掉了舞會的那一幕及其後果，而在你登門拜訪之後，又開始想那一幕呢？如果她知道你掌握了她的一個秘密，她會開始……更多地想到你呢？如果，一開始當着你的面，感到害羞而臉紅，那麼慢慢地……誰知道呢？……會不會因激動……愛情……而臉紅呢？”

說完“愛情”這個詞，詹妮的面頰也紅了。

看到姐姐的樣子，卡洛斯笑了。

“查爾斯，你笑什麼？因為從我嘴裏說出這樣的話很奇怪？還是我的擔心沒有根據？無論是哪種情況，你都沒有道理。通過自己無法懂得的東西，我可以通過別人，通過你，查爾斯，主要是通過你學到。我知道這些事是怎麼發生的，任性又是如何變成固執的念頭，念頭又如何引來激情。我知道，查爾斯。我從你身上看到了。我也知道塞西麗婭像你一樣有幻想，而且這幻想會把她引嚮極端。你們兩人的區別在於你將很快把熱戀忘掉，而她則不同……一旦愛上你……”

“這有什麼不好！我也會愛上她的，詹妮。”

詹妮扭過頭去，想發火，但忍住了，對他說：

“我說的是心裏話，查爾斯，你回答我的話完全是憑幻想！真是個二十歲的孩子！什麼時候纔能跟你說正經事？好罷，對孩子來說，允許他們玩玩，但不能玩那些他們尚未掌握的東西。你還沒有學會如何理解友情，理解他人的心，而不去傷害他們。為此，我請求你別再這樣下去了。你想像不出那樣做會產生什麼後果。否則，你會越陷越深，如果有一天

.....”

“我有鬥爭的勇氣。”卡洛斯不假思索地說。

“把這種勇氣保留到鬥爭不可避免時再去使用罷！但是，你千萬可別想什麼都試試，那樣做是會很痛苦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祇請求你，查爾斯，別再隨心所欲地亂來了。猛醒罷，查爾斯，猛醒罷，如果你不想日後吃後悔藥的話；猛醒罷，如果你想少後悔的話。你的姐姐在請求你，而你……曾經說過尊重我……”

“現在你祇是一味地懷疑，詹妮，”卡洛斯有些惱怒地說。

“我並不懷疑，查爾斯，我相信你一定會戰勝這種荒唐的舉動。”

卡洛斯低下了頭，沉默了好一會兒。

“詹妮，我不知道，”過了一會兒，他站起身，在屋裏踱了幾步，“我甚至還不知道這樣做就算是荒唐。”

“難道說是愛情了？”詹妮說話時目光狡黠，隨手拿起剛纔做的針綫活。“兩天就產生愛情，如此迅速！好了，查爾斯，別耍小孩子脾氣了。我很高興你能冷靜地捫心自問一下，看看你的良知是如何講的……”

“唉，你別太相信我的良知，詹妮。你没看到我的良知是怎麼勸告我的嗎？”

詹妮露出懷疑的神情望着弟弟。

“是它？難道真的是良心勸你去拜訪塞西麗婭的？你坦率地說。”

卡洛斯不再說什麼。

他眼睛盯着地板繼續踱步。

最後，他收住腳步，望着透過鏡子注視他的姐姐的背影，動情地說：

“我想聽從你，詹妮，但是，我擔心……”

“不要對我講什麼擔心。沒信心將一事無成，別疑神疑鬼的。勇敢點！剛纔你不是還在炫耀自己有信心去鬥爭的嗎。”

“再見，詹妮。我可以告訴你，如果能驅散塞西麗婭給我留下的這種印像的話……你看到了，我此時說話很坦率——對我的良心，我再也不用擔心了。”

“這會兒我想起來了，你曾說過這麼一件事……上次的事。”

卡洛斯沒有回答，彷彿竭力想逃脫折磨他感情的談話，匆匆走出了姐姐的臥室。

詹妮看他出去後，開始沉思起來。

過了一會兒，埃莉薩進來了，拿着一封信。

“誰寫來的？”詹妮問。

“是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家來的。”

詹妮認出是塞西麗婭的筆迹。她打開信，唸道：

“我的好詹妮：

我曾嚮你答應過今天要來看你的，但是看來不可能如願了。我身體有些不適，恐怕要在家裏靜養幾天。我父親對我的身體狀態深感不安，僅僅是為了使他放心，我必須犧牲去看你的快樂了。詹妮，不要忘記我，並請上帝賜我以女孩的善心和文靜罷！因為，以我這樣的性格

和頭腦，生活中是否會有幸福是值得懷疑的。再見。

你的朋友，
塞西麗婭。”

“咳！她也如此！”詹妮看完信後，喃喃道。她比剛纔更加顯得心事重重，額頭上出現一道輕微的縐紋。

從這封短信的字裏行間中，可以發現塞西麗婭的沮喪，雖然她徒勞無益地想裝出歡快的樣子。考慮到這一切，善良的詹妮那通常寧靜的額頭上出現一片陰雲也就不奇怪了。她已習慣了女友那無緣無故的歡樂以及以往來信或談話中流露的無憂無慮，所以有理由對這些沮喪的表露感到奇怪。

此外，她也沒有忘記頭天晚上曼奴艾爾·肯迪鈕嚮她談到的女兒的突然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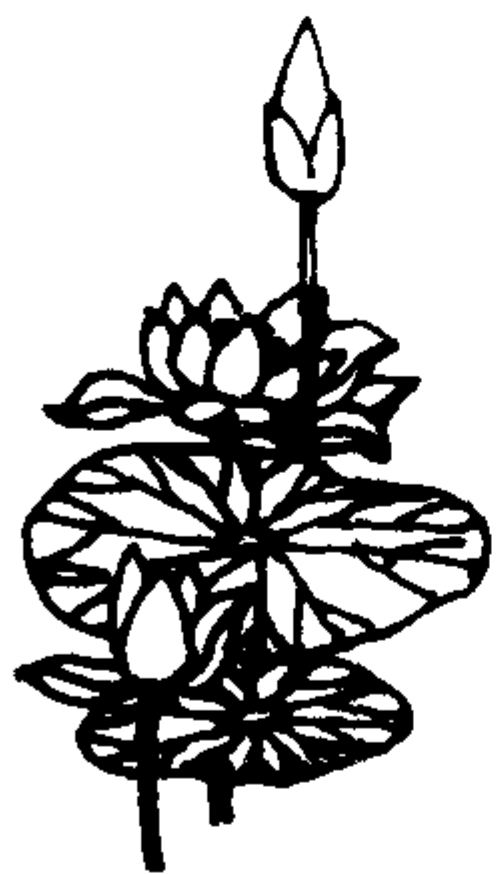
當卡洛斯來臥室找她時，她正在想這件事。這是她擔心的主要原因。當得知弟弟去拜訪了塞西麗婭並預見到姑娘的未來將和弟弟的行爲緊密相連時，她這種擔心也許更加被誇大了。

卡洛斯的情況也並不令人滿意。她在他面前裝出自信，其實自己並沒有感到。她爲發生的這一切深感不安，但又不知道爲什麼。不管她如何努力，這一念頭總是糾纏着她。

爲了使自己平靜下來，她竭力說服自己那些擔心都是沒有根據的。她憶起弟弟以往的戀情，它們不僅很快就成了過眼烟雲，而且對任何人也沒造成過傷害。對塞西麗婭的不安，她有成千上萬的解釋，卻惟獨排除了內心深處那個反復訴說的聲音。

她思前想後，終於進入了這樣的境界——在另一個世界裏的、作爲她的顧問的母愛的親切面容又浮現在了她的眼前。

孝女低頭，凝視着那張肖像，陷入了久久的沉思。最後，她擡起雙眼，仰望上方，像是在默默祈禱。上帝是否會低下頭來望望這位祈禱的天使，讓她那顆心平靜下來呢？可以肯定的是，過了一會兒，她的臉上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



19 癥狀加重了

有着天生的好心腸和深刻洞察力的詹妮，這次卻因不慎犯下了錯誤。

她毫不猶豫地告訴弟弟自己對他會見塞西麗婭會產生什麼後果的擔憂，讓他看到這樣一種可能，即天真的姑娘會因此而萌生一種情感——年輕人的心很容易嚮這方面傾斜，而這種情感往往又會迅速轉變為愛情。詹妮，有先見之明的詹妮，無意中加速了這兩種感情的轉化。

卡洛斯聽了姐姐的分析之後，不但沒有考慮到這種情感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反而感到一種醉心的快意。愛情已經嚮他發出誘人的微笑，祇不過還有點朦朧，有點捉摸不定罷了。

對待這些隨時都會飛嚮金色之夢地

帶的幻想，再謹慎都不會過分。

對待它們，要像對待站在懸崖邊上的孩子那樣謹慎小心。爲救他們而情不自禁發出的驚叫，往往會把他們推入深淵。而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辦法是勸告他們小心謹慎，而不是告訴他們如何如何危險。生活中也有類似的情況。當兒戲把心帶到懸崖邊緣時，任何勸告都是危險的，而驚嚇則會使它墮入深淵。

卡洛斯·懷特斯頓的情況正是如此。

在心靈的事情上，我們一定要重視別人的意見！我們已經遲疑了很久，不知道該如何給一個女人在我們身上喚起的某種感情下個確切的定義。雖然考慮再三，我們仍不敢稱它爲愛情。如果有一天，哪位心血來潮的人不假思索地想給它下個定義，我們將立即嚮這位高明的權威俯首稱臣。曾經有過這樣的例子，有人幾乎已經確信自己愛上了一位女人，而事實上是靠別人反復指出之後他纔意識到這一點的。

不過，卡洛斯還有托辭，因爲詹妮不是輕易作出判斷的人。如果沒有根據，她也不會道出自己的懷疑和擔心。

因爲這些原因，他走出姐姐的房間後，心情比來時更糟糕。請女讀者原諒我把愛情的進展稱之爲糟糕。如果這種感情不是通常伴有種種矛盾的話，我們是肯定不會這樣稱呼它的。

那天其餘的時光，卡洛斯是在房間裏以無所事事打發掉的。

所謂無所事事，是指長時間的表面休息。在這種狀態下，肌肉放松了，而大腦也許還在進行着激烈的、疲憊的運動。如

果讀者因為履行人生的義務不斷奔波而無緣體會這種心情，或是體會不到需要不時擺脫某種枷鎖的話，那麼請你告訴我，上述那種狀態是否可以稱之為無所事事。

自這一天起，卡洛斯的人生就進入了這樣一個階段——如果小說家不決心用現實主義的燈光去照亮它的畫面，那將會遇到嚴重的困擾。

當一種真摯的情感佔據一個男人的心時，那麼主觀生活就會在他身上高揚、昇華；而外在的、表面的生活，在那些有眼無珠、不懂人心的人看來，則是幼稚可笑的。

如果男性的尊嚴和高傲在熱戀高潮中仍表現得完美無缺，無可指責的話，那麼他的誠意就值得懷疑了。

在這種情況下，一切常規的東西都會被忘掉。

即使在最嚴肅、最理智的男人身上，也總會暗藏着某種孩提時代的東西。在任何人身上，稚氣都永遠不會完全消失，祇不過交際藝術把這種孩提時代的痕迹巧妙地對別人掩蓋起來罷了。越精明的人，掩蓋得越巧妙。但是，如果稍有不慎，它還是會浮出來的。

數學家和情人們的高明之處也就在這裏。

牌戲的發明就是基於這一原理。祇有以假當真，“惠斯特”^①、“沃爾塔列特”^②、“波士頓”^③之類的牌戲纔能登堂入室，使玩這種牌戲的人不感到滑稽可笑。因為，如果不對人

① 惠斯特，類似橋牌的一種牌戲。

② 沃爾塔列特，一種三人玩的 40 張牌牌戲。

③ 波士頓，類似惠斯特的牌戲。

們的有時是無理的稚氣作些讓步，那麼將會冒某種稚氣進行更加劇烈反抗的風險。

正如我們所講過的，一種真正的、越來越少見的愛情——由於愛與被愛的緊張搏鬥——需要人們投入很多的精力，以對我們前面講到的任性的稚氣進行密切的防範。

如果窺視到這些幼稚行為的人缺乏寬容，那麼愛情的受害者將有被卑視的危險。

所以，我害怕羅列出卡洛斯和姐姐談話後幾天裏的所作所爲，因為這和小說主人公應有的行為實在相去甚遠。

不過，我還是呼籲讀者回憶一下，以便在必要時做效一下基督是如何爲女罪人辯護的。

在卡洛斯身上最早表現出來的現象之一，是突然變得腼腆起來，這對他實屬罕見。完全像孩子那樣腼腆，同他過去的、初次拜訪塞西麗婭時還保有的那種大膽形成鮮明的對比。

現在，他第一次感到渾身的不自在。

他的心催促他再去見塞西麗婭。懷着這種意圖，他下午三點鐘就朝她住的那條街走去。到路口時，他好像老遠就看到她在窗前。運氣真好！不是嗎？事實勝于雄辯。他覺得應該證實一下，可又沒有勇氣從那個門前走過。爲了不被發現，他沿着另一條路走去。但是，他是多麼的不情願啊！

過了一會，他又重新出現在路口上，窗前沒有人。這一發現似乎鼓舞了他，於是徑直往前走。由於看不到任何人，他感到既高興又傷心。我不知道同一個原因怎麼會產生出兩種截然相反的效果。諸位可以對這一事實隨意作出解釋。我僅限於記錄在案而已。

當他就要走近塞西麗婭家門口的時候，一個人影突然出現在窗前，是塞西麗婭。雖然辨認不出是誰，但卡洛斯猜想一定是她。她的出現使他又難過又高興。同樣的矛盾現象再次出現。

他立即加快步伐，裝出一副忙忙碌碌的樣子，好像要讓人感到他從那兒經過純屬偶然或是由於有什麼緊急事情。

“表裏不一！”一位情場老手會這麼說。對，表裏不一。祇有感情淡薄的人纔會表裏一致。如果嚴格的推理承認這種心靈的衝突的話，那麼這種推理也就不值得看重了。

從窗前經過時，卡洛斯膽怯地、幾乎是拘謹地嚮塞西麗婭致意，甚至沒有勇氣直視她，一直走完這段路，都沒敢再回一下頭。

他心煩意亂，對自己直生悶氣。他一嚮自視勇敢大膽，而現在卻像個戀愛的新手似的膽怯猥瑣！

他在這條街盡頭的林蔭道旁停下來。那個念頭仍在腦海裏盤旋。“這是怎麼回事？”——他想。“那麼，我不是變成了一個連同表妹打招呼的鎮定都沒有還自認為愛她愛得要死的十五歲的中學生了嗎？真有意思！”

他給自己鼓了鼓氣，醞釀了一會兒感情後，覺得已經有了再往回走一趟的膽量了。

但是，儘管有了各種思想準備，但當離那危險的地點越走越近時，他卻越來越沒有勇氣了。

正當快要走到時，曼奴艾爾·肯迪鈕也來到了大門口。

這真是一個令人高興的巧合，要是在平常，卡洛斯是知道如何加以利用的。

可這次他卻感到不知所措了。

他祇好停下來，再次無精打采地嚮靠近窗前的塞西麗婭打了個招呼。

“噢，怎麼在這兒遇見了！”曼奴艾爾·肯迪鈕驚奇地對他說，“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吹到這兒來啦？”

卡洛斯支支吾吾，說不出一句整話來。

曼奴艾爾·肯迪鈕狡黠地笑了。

“嘿嘿，您走到哪兒，上帝就會跟到哪兒。”

卡洛斯臉紅了。——臉紅了！

“請您相信我來這裏是……出於偶然，”他說。

“是啊，是啊。不用說，我也知道，”曼奴艾爾·肯迪鈕用同樣的語氣繼續說道。

卡洛斯像熱鍋上的螞蟻。

“真的……”

“真的，對，是真的……那麼，用男子漢的方式講話好嗎？哎，勇敢一點，聖母馬利亞，勇敢一點……啊，啊！啊！……”

卡洛斯不擅於閑聊，其間也不敢朝塞西麗婭望一眼，對曼奴艾爾·肯迪鈕讓他上樓休息一會兒的邀請更沒有勇氣接受。

他走了，對自己越來越生氣，似乎他來的主要目的是爲了隱瞞，而不是爲了告訴塞西麗婭他對她所有的那些感情。

現在有一個問題：難道塞西麗婭不理解他嗎？彷彿說不理解是合乎情理的，但誰又能猜到一個女人在獲得某種認識之後，她的心該是怎樣，特別是假如……

讓我們暫且把這些不難猜測的“假如”放在一邊罷！因為塞西麗婭的感覺是不會轉眼即逝的。

這一天，在餘下的時間裏，卡洛斯是用躲在房間裏看書渡過的。

當你的心情處於這種狀態時，有些要讀的東西也會顯得很特別。

喜歡小說，但不是爲了欣賞其值得稱道的文學價值，而是像兒童和大部分女人那樣，是爲了欣賞曲折的故事情節。——請允許我說明，這個層次的讀者，可以想像得出，本是小說家最應該討好的人。

他們熱心地關注着書中描繪的愛情故事的各個階段。對女主角產生愛憐之心，佩服男主人公的英雄氣概，而不原諒作家以某種悲劇作爲故事的結束。

卡洛斯即屬於這類讀者。可怕的兆頭！他如醉如痴地讀完整整一部沃爾特·司各特的小說，讀完之後，久久地回憶着書中的情節。他不僅愛讀名作家的作品中關於美好，包括各種各樣美好事物的描述，而且也愛找戀人們幸福的章節；因爲沃爾特·司各特在他每部小說的最後幾章裏，很少允許戀人們神聖地結合。

晚上，卡洛斯又從塞西麗婭家門前經過。前廳亮着燈，燈光是從前廳門縫裏透出來的。此時正是若瑟·福杜那托聊天和喝茶的時候。

卡洛斯望着燈光感到一種無窮的喜悅。閱歷廣的讀者將會看到卡洛斯此時的狀態是否令人擔憂。

在家裏，他迴避詹妮；有些怕見她。而詹妮呢，則覺得

謹慎的作法還是別再和弟弟談起那件事。

如果她早知道用這種溫柔的辦法該多好啊！

卡洛斯用盡一切外交手段從曼奴艾爾·肯迪鈕那裏得知，在這個星期日，他將和女兒去塞杜費塔教堂做彌撒。於是卡洛斯拋棄了新教徒的義務，在彌撒快要結束的時候來到了那座古老的天主教堂的門口。

他在附近的林蔭道上晃來晃去，下決心讓別人看到他的存在。

但是，當有人從教堂裏走出來時，他又被平日的膽怯徵服了。由於害怕被人發現，他走到教堂旁邊的公墓的大鐵門前，因為躲得更遠一些已經來不及了。

這一靈感並非萬全之策，可以說是好壞參半，因為此刻卡洛斯的內心深處仍然充滿着幾天來的自相矛盾。

他既擔心不被人注意，又害怕被人發現。當缺乏表達的對象時，表達本身也就沒有邏輯可言了。

曼奴艾爾·肯迪鈕和女兒出了教堂後，朝墓地走來。

在那個墓地裏安葬着塞西麗婭的母親，星期日做完彌撒後，曼奴艾爾·肯迪鈕常來這裏，站在妻子墓旁祈禱一番。

當卡洛斯發現他們朝這邊走來時，想溜走已經來不及了。曼奴艾爾·肯迪鈕早已看見了他，塞西麗婭也發現了他。

當卡洛斯怯生生地問候他們時，塞西麗婭的父親親切地朝卡洛斯笑了笑；她自己在致意時卻臉紅了。

“怎麼，你也來為死去的人祈禱？”曼奴艾爾·肯迪鈕狡黠地問道。

卡洛斯含糊其辭地解釋了一通他來這裏的目的。

“如果是來爲死者祈禱的，那你就有伴了，”老人繼續說，“我嘛，不幸的是，我來這裏是要爲一個人做祈禱。好罷，讓我看是否找到一個看墓的工人，好讓他給我們打開公墓的門。”

說着，他便朝聖器室那邊走去，不拘禮節地將卡洛斯一人丟在塞西麗婭面前。

是否還需要說明這次意想不到的，不由自主的見面會使兩人感到窘迫呢？前面已經講了許多關於第一次見面時的難堪場面，對此我不想否認。我覺得第二次比第一次更加困難，因爲第一次見面多少還有點原因。

卡洛斯挖空心思也找不到說辭，甚至連天氣都沒有提到！

塞西麗婭也同樣顯得笨嘴拙舌。她兩眼望着教堂的大門——父親就是從那裏進去的，默不作聲地站在那裏。

這時，一個行乞的老太婆——彌撒一結束，各個教堂的門口總少不了她們這種人——跛着腳，哼哼嘰嘰地朝他倆走過來。

“尊貴的老爺”，她用顫抖的、淒慘的聲調對卡洛斯說，“可憐可憐我這老太婆罷，我已不會掙錢謀生了。”

卡洛斯沒有理睬她。

老太婆堅持乞求道：

“喂，給點罷，給點罷，貴族老爺。上帝會看到您施捨的。”

“不會的，”卡洛斯心不在焉地說。

老太婆轉嚮塞西麗婭：

“漂亮的太太，求您給點施捨罷，求您啦！願上帝使你們幸福，你們倆人是多麼般配啊！”

塞西麗婭想笑，但慌亂和狼狽使她低下了雙眸。卡洛斯和塞西麗婭差不多，也被乞丐亂點鴛鴦譜弄得很尷尬，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枚銀幣，遞給老太婆，說：

“拿着罷，願上帝保佑你，你這婦人。”

但是，乞丐認為她不應該把該說的酬謝話和客套話就此打住。

“噢，上帝會使你們十分幸福，並讓你們互相陪伴着共同生活得很久，既然上帝這麼巧妙地讓你倆結合在一起！可憐的人啊！我一定嚮上帝多祈禱，讓他祝福你們，讓你們倆雙雙得到他神聖的保護。再見，尊敬的老爺。再見，尊敬的太太。我主耶穌·基督在天上會看到你們，並帶給你們所希望得到的幸福。噢，可憐的人啊！……永恒的主啊，願您在天上……”

卡洛斯和塞西麗婭看着她離去之後，情不自禁地笑了，但誰也沒有瞧對方一眼，也全然不知該說些什麼。曼奴艾爾·肯迪鈕回來了。兩人誰也沒有嚮他提起剛纔那件肯定會使他發笑的趣事。

他倆閉口不提剛纔的事，在我看來，意義非同尋常。

卡洛斯陪着曼奴艾爾·肯迪鈕和塞西麗婭一直走到一個簡陋的墓穴前，墓碑上刻着一個名字，一個日期，前面擺了許多鮮花。裏面安息的那位，迄今父女倆祇要一想起她就會哭泣。當走近墓前時，塞西麗婭跪下默默地祈禱着。曼奴艾爾·肯迪鈕站着，靠在欄杆邊，也在祈禱。

卡洛斯的心被父女倆的傷感打動了。同樣是失去母親的他怎能體會不到孤兒意味着什麼呢？

兩顆心靈，早在孩提時期就經歷了這種痛苦的打擊，他們應該盡快得到無微不至的愛撫。有一條看不見的鏈環已經把兩顆心連爲一體了。

墓穴前，一位用整個身心在祈禱，另一位懷着子女孝敬的心在猜測祈禱的每一句話，這情景讓人更加傷心。

卡洛斯悲傷地、默默地凝視着正在祈禱的女人的身影，幾乎要衝動地跪在她旁邊，一起禱告。

當塞西麗婭站起來時，看見了卡洛斯那雙仍在凝視着她的、充滿愛憐的眼睛。那雙眼中包含的同情驅散了她的遲疑，使她產生了信心。塞西麗婭頭一次敢於正視他的面孔，用感激和動情的聲音對他說：

“我們把您帶到了一個令人傷感的地方，卡洛斯先生。請原諒我讓您目睹這一令人不快的、旁聽一個女兒跪在母親墓前祈禱的場面。”

“快樂是多種多樣的，小姐，”卡洛斯答道。“有時憂鬱和傷感也會使人感到愜意，一種輕柔的、隱隱的、使你受到安慰的快感。感謝您給了我一種這樣的快樂。”

兩人又沉默了。

曼奴艾爾·肯迪鈕做完禱告後，急着要離開那個並不令人偏愛的地方。

思念具有甜與苦的雙重特點，對一些人而言，喜歡不斷地追憶往事；對另一些人來說，恰好相反，苦多於甜，急於擺脫它。曼奴艾爾·肯迪鈕屬於這後一種人。

卡洛斯和他們一起走出公墓。塞西麗婭走在前面。卡洛斯用眼睛望着她，一邊和曼奴艾爾·肯迪鈕漫無邊際地閑聊。

老書辦說起農業，貿易公司，祖國的政治，市政建設的改善。他不時停下來，以使他的闊論更有份量。卡洛斯耐心、溫順地聽他說着，這在卡洛斯來說是史無前例的，連曼奴艾爾·肯迪鈕都感到驚奇。

好幾次，當走到一條離卡洛斯家較近的小道時，一等書辦便對他說：

“好了，現在該留步了？”

“不，我再陪您一會兒，”卡洛斯答道。

“不用，可是，您瞧，那不就……”

“沒關係；我們走罷。”

走到離曼奴艾爾·肯迪鈕家很近的地方時，爲了勸阻卡洛斯不再往前走，他說道：“您不想陪我共進晚餐嗎？”卡洛斯祇好止步了。

他熱情地嚮曼奴艾爾·肯迪鈕和塞西麗婭告別，目光雖然不像以前那麼羞怯，但是仍透出不敢大膽嚮女人獻殷勤的那種拘謹。當他拐彎，曼奴艾爾·肯迪鈕父女應該看不見他時，他纔敢轉過身來望望。

曼奴艾爾·肯迪鈕已經消失在大門後面，塞西麗婭比他走得靠後一點，偶然間……一轉身——我認爲是偶然間，她的目光和卡洛斯的相遇了。

這個十分簡單的情節使小夥子一整天都在想入非非。

很少有人像戀人們那樣富於想像。即使是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一個微笑，一句話，一個眼神，想像都會從中汲取無窮無盡的精神營養……或稱爲精神食糧。從此以後，偶爾……——我不知道是不是還有其它原因，每天下午，當卡洛

斯騎馬朝郊外走時，塞西麗婭都會出現在窗前。晚上，當福杜那托先生開始感到喝茶時間延誤時，有那麼一會兒工夫，塞西麗婭總會主動去看一下天氣，在窗前站上幾分鐘，觀賞天空。

噢，也許是偶然……我們繼續假設這一切的動力——此時正是卡洛斯下午從郊外返回來，經過那條道的時候。透過窗子裏的燈光，他不可能辨認不出塞西麗婭的身影。卡洛斯當然要嚮她致意。這時路燈正巧灑落在騎士身上，塞西麗婭也不可能辨認不出他來，因此，她理所當然地回報卡洛斯的問候。

很多天都發生了這樣的巧遇。要是把所有這些巧遇都記述下來，恐怕這一章就寫不完了。讀者們可以海闊天空地拉長這一章。這不難做到，因為這一章和所有人經歷的羅曼史是雷同的。

不過，詹妮越來越感到弟弟變了。而曼奴艾爾·肯迪鈕對塞西麗婭的變化也越來越感到擔心。

卡洛斯徹底改變了以前的生活習慣。咖啡館、劇院、娛樂場、朋友家聚會等等，都少了他的身影。

他會幾個小時幾個小時地把自己關在臥室裏，雙手托着頭，不看書，不寫字，什麼也不做。有時，傭人們會聽到他長時間在屋裏走來走去，看到他一根接一根地抽雪茄，弄得滿屋子烟霧騰騰。

他出去時，有時步行，有時騎馬，但幾乎每次散步都是去城外。他突然變成一位波爾圖僑團中最惹人討厭的英國老人的朋友。甚至有幾次，他到辦公室去恭候老人，並以令人

欽佩的耐心陪着他回到家——他的家和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家是一個方嚮。

如果他在詹妮身邊，姐姐會對弟弟思想的變化感到驚奇。他想顯得活潑些，可又讓人感到那是強裝的，這一點躲不過姐姐的眼睛，也使姐姐想得很多。

一天，詹妮看見他把一本正在讀的書扔了出去，一副怒不可遏的樣子。

她一看，原來是一本拜倫的詩集。

“這是怎麼了？！”詹妮微笑着問，“今天用得着和一個你相當崇拜的作家發這麼大火氣嗎？”

“坦率地告訴你，這位勳爵詩人有時使我心煩。書中寫了那麼多的悲傷和嘲諷。把這些令人可敬的詩一氣讀完之後，我反而感到越來越難過了。儘管詩的意境是崇高的，但是，的確令人憂傷。讀這些詩會使人的心靈備受折磨。鷹的志嚮遠比鴿子高，它的本能遠比鴿子勇猛；但是，我們所有的人都喜歡離家很近的鴿子，卻不樂於與老鷹為鄰，儘管當人們一次又一次地盯着它時會感到好奇。”

詹妮不僅不對弟弟的這些想法報以微笑——這些想法與他平時的思維方式相去甚遠，反而神情嚴厲地盯着他。這樣靜靜地過了一會兒，她說：

“你看着我，查爾斯，”卡洛斯擡起眼望着她，“你說的這些話是發自內心的嗎？”

“是的，為什麼問我這些？”

“因為我想知道。”

說完，她低下頭，默不作聲地看着剛纔做的針綫活。

又有一次，卡洛斯走近正在做針綫活的姐姐，從她的針綫筐裏取出一本聖經，無意中翻開，默默地看了一會兒。然後，把聖經放在桌上，用談諧的語氣說：

“每當我想到《創世記》^① 中描述的家長制時期的純樸習俗時，我不由得聯想起，男人為排除通向幸福之路的障礙曾經付出過多大的努力。你看，詹妮，以撒^② 與雷貝卡的婚姻多麼簡單！同今天比較起來，要達到同樣的目的，得戰勝多少陳規和困難啊！……”

詹妮用同樣的語氣答道：

“你在說什麼，查爾斯？你真的想讓這些習俗恢復嗎？如果效倣亞伯拉罕^③ 呢？父親派一個奴僕去其祖先的故鄉，為其兒子選親。儘管這個奴僕像聖經上所描述的那樣早於上帝詢問並接受了以撒擇妻的心願，但是以撒呢，這個叛逆會接受父親的安排嗎？”

卡洛斯笑了。過了一會兒，他說：

“但是，至少在那個時代，謊稱為他人編織美好未來的人，完全是出於好心。今天……賢惠的女人為給過路行人和他們的駱駝解渴，用水罐給他們送水喝，這並不足以說明她是上帝選的。今天的人，在給其未婚妻戴耳墜、手鐲之前，首先

① 創世紀，Genesis，《聖經·舊約》的首卷，記述世界遠古和以色列人列祖的歷史。

② 以撒 Isaac，《聖經·舊約》所載以色列人第二代列祖，是亞伯拉罕和撒萊所生的獨子。

③ 亞伯拉罕 Abrahão，希伯來人的祖先；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這三種神教所推崇的古代聖人。

想知道的是她的嫁妝和社會地位……”

這一次談話，詹妮聽了並不比上一次容易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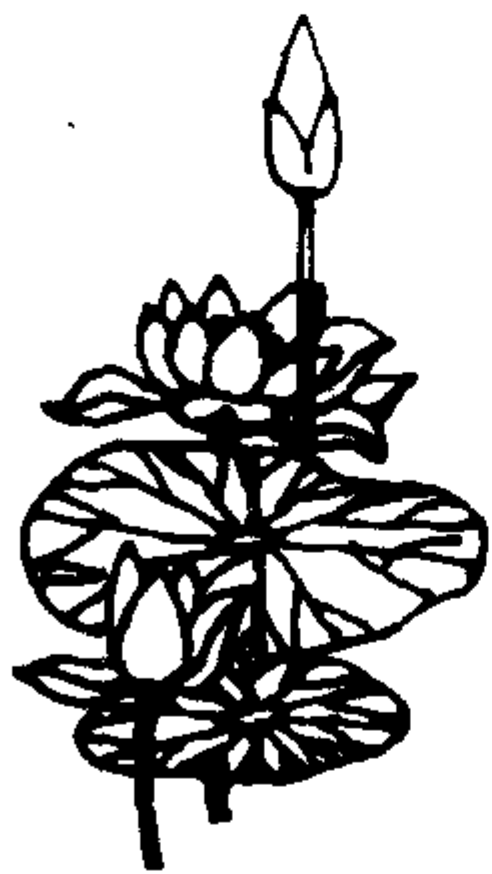
塞西麗婭這一邊也沒少讓父親費解。

前不久，曼奴艾爾·肯迪鈕已經發現的所有的那些兆頭，現在更清楚了。

塞西麗婭更易激動，神經過敏的女人常常是這樣的。她們會為區區小事莫名其妙地大笑，或是泪流滿面。陰雨天的早晨，一朵被風吹落的花，一隻被霜凍僵的蝴蝶，都會被誇大為鉅大的不幸。雲消霧散，一株植物發芽，第一隻大雁飛過，在鳥兒歌唱中迎來的第一個早晨，都會變成鉅大的歡樂。

一句話可以使她焦躁不安。一個眼神可以泯去昔日的恩怨。一個“無緣無故”可以毀掉長遠設想，轉眼間又會作出新的決定，盲目地相信一時心血來潮的意願。懷疑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一句話，這一切說明女人的性格具有多變性。此時，她的感情從沒有這樣的不理智。心跳時失去了正常的頻率，紅潤與蒼白輪番浮上少女純潔無瑕的臉蛋，流露出內心深處神秘的鬭爭。

曼奴艾爾·肯迪鈕對這些現象所知甚少，缺少研究，但這已足以使他心緒不寧了。他認為女兒快要病倒了，母親的病也傳染給了她。誰也不可能使他打消這個念頭。在這種精神壓力下，這位可憐的老人自己倒是真的生病了。



20 曼奴艾爾·肯迪鈕 想消愁解悶

1855年4月1日是星期天。

我們提到這一細節，是因為這個日子對故事中幾位主角的命運至關重要。是否準確，讀者如有興趣，不妨去核實一下。

正是這些事使得人們的預見屢屢失驗。從一件微不足道可是愚蠢的小事中，往往會派生出一系列的變故，而這些變故有可能改變一個人甚至是帝國的命運。

上述情況之所以沒有發生，是因為閏年的緣故。由此我們可以說，本故事中人物的命運已經和羅馬皇帝儒略·豈

撒和教皇八世格列高利^① 這些重要人物聯在一起了，因為這兩位曾先後改革過歷法。我們今天使用的歷法就是經他們改革過的。

對歷史作了上述哲學的反思後，讓我們繼續往下敘述。

因為是星期天，曼奴艾爾·肯迪鈕早早就用過了午餐。看到女兒下午悶悶不樂，就勸女兒不要呆在家中。他建議女兒去看看詹妮。塞西麗婭對此建議表現出明顯的不悅。

一種微妙的感情阻止她去找最親密的朋友。在那個家裏，除了詹妮，還有卡洛斯，我推測讀者已經明白其中的奧妙。懷特斯頓先生的兒子對塞西麗婭已經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人了。

曼奴艾爾·肯迪鈕還是堅持讓女兒出去“換換空氣，散散心”。塞西麗婭決定滿足他的意願，去看看馬托斯上校的女兒，她們就住在附近，兩家僅相隔幾戶人家。

“去罷，去罷，”曼奴艾爾·肯迪鈕說：“跟她們玩一會兒，總比整個下午與我呆在家裏開心得多。”

“那樣，爸爸您不就一個人了嗎？”

“我……我這樣很好……”

“那可不行”塞西麗婭不同意，“您得答應我也要出去散散步。”

“好，好，好。一切都會安排得好好的。你別再瞎操心了。”

“您穿衣服罷。”

① 儒略歷和格列高利歷分別是公元前一世紀羅馬皇帝儒略·凱撒和公元十五世紀格列高利教皇八世制定的。

“讓我歇一會兒。”

“您不出去，我就不走了。”

曼奴艾爾·肯迪鈕不得不順從。憑直覺，他感到女兒與別人一起渡過那個下午會好一些。他憂心忡忡，苦無良策。

他走出家門，爲的是讓女兒出去走走，同時也是爲了自己出去散散心。

曼奴艾爾·肯迪鈕是個出色的男人，但是缺少對一個十八歲少女憂傷之謎的洞察力。父親對女兒愛得過分，已無法清楚地了解她的心事。一切都預示着女兒病了。這種固執的念頭使他無法冷靜地對事情進行分析。

每天早晨醒來，一個不祥的念頭總是首先佔據他的心：“我會看到一個生病的塞西麗婭嗎？”

每天下午回家時，他不像往常那樣爲見到和擁抱女兒高興得發抖，而總是因害怕見到女兒生病而膽顫心驚。

他竭力想從頭腦中驅逐這種念頭，但怎麼也做不到。睡覺時魂牽夢繞，吃飯時食不甘味，工作時心不在焉。

老書辦的朋友們用不安的眼光望着他，背地裏竊竊議論道：

“可憐的曼奴艾爾·肯迪鈕遇上糟心事了。”

“完了，他完了。”

“要是再這樣下去，理查德先生可能要另請帳房先生了，因爲他……”

這天下午，曼奴艾爾·肯迪鈕想拚命擺脫恐懼的困憂。

但是，人的思維一旦爲某一固定的念頭所佔有，那就很難把它從腦海中驅除或是引嚮不同的方嚮，就像一個斜坡，推

上去的東西還會再滑下來。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可以和用來作弊的骰子相比。由於製做骰子的材料厚薄不一，所以不管怎麼拋，你看到落在桌子上的總是同一面。精神平衡現象似乎也遵循着物理平衡的規律：思想的穩定和思維的緊張程度密切相聯。攪動一個思想，然後在沒有新的外因的情況下使它復歸原位。那麼，決定它平衡位置的將是其中份量最重的念頭。如果想讓它隨意處在任何方嚮，就需要其它的念頭都對它有着同等的引力。祇有狂忘無知之輩纔會相信這一點。

就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曼奴艾爾·肯迪鈕這一陣子總是想着女兒的憂傷，而在他看來，這種憂傷又是遲早會奪去他父愛的患病的前奏。整個下午，他看到的所有的東西，最終總是和這一固執的念頭連結起來。

祇要外出散步，曼奴艾爾·肯迪鈕在選擇路綫上從不猶豫。記不得從什麼時候起他就認定了這條路綫，甚至沒有想到過要改變它。像以往一樣，這次他仍沿着習慣的路綫穿過城市，一直來到河邊。然後沿着河的右岸走到坎帕尼亞。到河叉處，再拐進通往聖·拉薩羅公園的路，最後從那裏回家。

那天下午他就是這麼走的。當穿過城市時，還未擺脫離開家時的憂傷。

令他開心的一刻是在河邊望見了漁市。

那會兒，小漁船剛好返回碼頭。

女商販、購魚的人流和賣魚的漁民使漁市變得熙熙攘攘，十分熱鬧。

此時的場面充滿了商業氣息，使曼奴艾爾·肯迪鈕備受感染。那交易場面使他高興，他用內行的眼睛仔細看着魚的

優劣程度，並好奇地詢問市場價格的變化。當他離開漁市時，心想：

“沒有什麼比魚更鮮美的了，無怪乎人們稱它們為海鷄。比如沙丁魚，味道鮮美；但它也最易患病。埃斯庇紐的沙丁魚不是這樣，但是入海口處的那種沙丁魚呢！……對他們如何加以區分呢？……它們不都是魚嗎？……祇是這邊沙灘石頭多些，魚兒易受傷害。靠近河口的岸邊亂石成堆！……小船從這兒過該有多危險啊！……這不，前幾天，剛剛發生了八個漁民沉船淹死的大災難！……塞西麗婭從報紙上得知其中一個漁民丟下了一個幼小的孤兒時，十分難過！可憐的塞西麗婭！……有這樣一顆善良的心！……可憐的人！……她是個天使……祇要我一想起她近日的憂愁來……”

於是他的那個頑固的想法又冒出來了！似乎這種念頭本身已把各種思緒連結在一起，引着思想跟着自己走。

對漁市的印像已消失得無影無踪，曼奴艾爾·肯迪鈕繼續走着，再一次陷入憂傷的心緒中。

再往前，走過最後一戶——它擋住了河和對岸的視線，映入眼簾的是光禿禿的、灰蒙蒙的皮拉爾山，山上有一座破敗的修道院和一座圓形的教堂。在那裏，內戰^①留下的痕迹還歷歷在目。無論是誰在那兒憑吊一會兒都不能不立即想起這段歷史。

曼奴艾爾·肯迪鈕跟與他年齡相做的幾乎所有波爾圖人

① 指 1828 年至 1834 年在以堂·彼得羅為首的自由派和以堂·米格爾為首的專制派之間的爭鬧。

一樣，不僅僅是昔日那些值得令人回憶的悲壯場面的旁觀者。

“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他想，“那個年代的這個時候，那一帶可沒有這麼平靜，絕對沒有這麼平靜。當時，沿着河邊散步也沒有這麼隨便。這山可比杜洛河^①上的大霧危險得多。說真的，那是一個時代！……是我經歷的時代！……好像是昨天，可是已經過了二十多年了！……噢！修築戰壕可真讓人高興！……那個年代，塞西麗婭的媽媽還是個孩子。祇是過了四年之後我纔開始鐘情於她……可憐的姑娘！……好像我現在還能看見她！……瘦瘦的，面色蒼白，跟誰都相處得很好，十分勤勞……所以我擔心……上帝保佑我罷！這不，怎麼又讓我想起了女兒的憂傷來了！……”

從皮拉爾山、從內戰圍城^②，那個揮之不去的念頭爲他重新陷入沉思之中找到了通道，而且似乎不祥的預兆越來越多。

當來到卡爾瓦里鈕泉邊時，他邁上幾個臺階，就着管子喝了幾口泉水。每次來這裏，他總忘不了喝上幾口，因爲他特別鐘情於這種具有醫藥療效的優質礦泉水。

“唉！”他又一次心不在焉地說，“喝到這樣的水真舒服！波爾圖的水就是好！人們說里斯本的水質差！可水是身體最需要的東西。儘管這裏水的水質好，但我也發現這裏的人有不少的疾病。特別是年輕人那麼瘦弱，這可不是件小事！我一看到塞西麗婭就怕！她太嬌弱了，太……”

① 杜洛河是葡萄牙的第二大河，流經波爾圖市區。杜洛河流域是著名的波爾圖葡萄酒的產地。

② 指 1832 年堂·米格爾派對波爾圖的圍困。

從這兒開始，曼奴艾爾·肯迪鈕又長時間地陷入憂鬱之中。

他來到稱之爲“中國莊園”的地方。波爾圖的平民階層常到那裏遊玩。

好幾撥人沉浸在節日的歡樂之中，他們唱着笑着從莊園大門外的斜坡上往河邊走去。阿文特斯的駕娘老遠就扯着粗壯的嗓子招呼岸上的人。由那些可愛的、充滿青春活力的駕娘們劃動的小船，載的多半是到鄉下遊玩或是垂釣鯉魚的人。河面上一片歡聲笑語。

曼奴艾爾·肯迪鈕一邊欣賞這種場面，一邊開心地聽着一位駕娘的歌唱：

世上的財富
對我如浮雲，
在你的臂膀裏
我是個富人
擁有你愛情的富人。

他於是想到：“這些在河裏辛勤勞作的窮人活得多開心啊！風裏來，雨裏去，天知道家裏吃的是什麼！看她們笑啊，唱啊，真是叫人高興！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已經開始劃動那些連我這樣的男人也會感到吃力的船槳，真讓人讚嘆。沒有鄉野的空氣和生活，人是不會健壯的。如果塞西麗婭能生活在這種環境中，該有多好啊！……

思想又回到穩定的平衡點上，本來他已經好一會兒將這

念頭拋開了。

他走到稱爲列戈·拉麥伊洛的河岸盡頭。杜洛河在這裏發生了突然的、驚人的變化。兩岸的山嶺到此嘎然而止，形成了美麗的谷地。谷地裏植物繁茂，各種蔬菜很多。從附近山坡上流下來的水匯成一條條小溪。在威嚴的杜洛河上下，像這樣的情況是絕無僅有的，就像一嚮嚴肅的臉上出現的快樂的光芒。

在這裏，河床變寬了，水流緩慢了。落潮時，河邊會露出些小沙島，漁民的孩子們常到那裏玩耍。彎曲的河岸，使人看不到河的走嚮，並且在那裏形成了一個小小的景色如畫的湖泊。放眼望去，這一邊，是蓋布朗冬易斯寬闊的沙灘，與沙灘相連的是草場和總是綠色的沼澤地，肥沃的良田、茂密的樹林。透過樹林隱約可以看到幾處小村落的可愛的田舍。再往前，是“咸石”莊園以及藍天白雲下的可愛的阿維特斯村；另一邊，可以看到佛列伊索宮和它的城堡和欄杆，以及瓦爾布和坎帕尼亞的別墅和小溪。傍晚，當金色的陽光鋪滿這幅畫面時，朝西的玻璃門窗就會反射出通紅的光芒。下午的微風會使當地的小船鼓起白帆，湛藍的天空加上清澈的河水，這一景色足以使不能像旅行家和詩人們一樣大飽眼福的人感到滿足。有這麼多如此迷人的、離家門口祇有幾步之遙的景色而不去欣賞，實在是太有眼無珠了。

在此處河岸上的一塊石頭上，曼奴艾爾·肯迪鈕總要坐上幾分鐘。

“這裏有多美啊！”他想，“在波爾圖郊區，沒有別處可與此處相比。下午是多麼的安祥和寧靜，甚至讓人覺得阿萊尼

奧也不過如此。假如我有錢，會在這兒買一所別墅。每到星期天，離開辦公室，坐上船……或步行也可以……散步嘛……真的，塞西麗婭應該來，她總覺得遠。如果她不累……不累嗎？過去不累……可現在呢……”

不祥的念頭，那個固執的不祥的念頭又一次佔據了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心！走着走着，不覺天已經晚了，越來越黑了，似乎陰影也在隨着天氣增長！

又過了一會兒，老人不平靜的心緒還是沒有好轉。一家皮革廠，一群孩子——他給了他們點錢，幾家商店，曼奴艾爾·肯迪鈕看到的這一切都使他感到忐忑不安。他的心思又回到先前擔心的事上來了。

散步原本是爲了散散心，可帶着這樣的心情散步，反而加重了內心的煩惱。

他登上陡峭的河岸——它從坎帕尼亞一直通往帕德隆。下午天氣突然間變冷了。不管是因爲不斷地想那些傷心事，還是因爲其它的緣由，曼奴艾爾·肯迪鈕的確開始感到不太舒服了。他感到頭重腳輕，膝蓋發軟，渾身無力，似乎，回家都有點困難了。此外他越來越憂鬱，似乎有隻鐵手在攥着他的心。

他無精打采地、神情沮喪地邁着沉重的步伐，來到一家商店前。

春夏季節，每逢星期日，城裏那些尋歡作樂的年輕人經常在喝午茶時聚集在這裏。歌聲和笑聲使備受痛苦折磨的他十分不安。恍惚間聽到有人喚他的名字。可此時他已集中不起精力聽他們在講什麼了。他繼續往前走。

突然，公司裏的一位同事在門口叫住了他。

曼奴艾爾·肯迪鈕慢慢地回過身，什麼也沒說。

“您從哪兒來，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

“從下邊來。”他有氣無力地答道。

“路上您一個熟人也沒碰到？”

“我，沒碰到。”

“這不是，他們剛剛還在這兒找您呢。”

“找我？”

“是啊，難道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此人煞有其事地說。

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心開始怦怦地亂跳。

“我不知道……”

“可他們來了，幾分鐘之前來這兒找您，讓您回家，馬上，馬上，因為……”

“因為什麼？……”曼奴艾爾·肯迪鈕打斷他的話，渾身顫抖了一下，立刻覺得口乾舌燥，像發高燒一樣。

“因為……看樣子……您的女兒……病得相當厲害……他們說剛纔曾去辦公室找您……但是……”

曼奴艾爾·肯迪鈕不再聽他說了。父愛使他產生了力量，頓時沿着這條剛纔踉踉蹌蹌走過來的路飛跑起來。

給曼奴艾爾·肯迪鈕捎信的人，看到他急匆匆離去的樣子，不禁放聲大笑。

“你們看罷，快來看！”他對同伴們說。

其中一位來到門前。

“可憐的人！叫他一下。這樣會把他嚇壞的。”

“喂，曼奴艾爾·肯迪鈕！喂！今天是4月1日，啊，老兄！曼奴艾爾·肯迪鈕！”

但是，可憐的老人聽不到了，他越跑越快。

他們這夥人在過“4·1”，這一天，我不知道爲什麼民間有互相欺騙的習俗。他們傷害了一個內心備受痛苦煎熬的父親！他們居然還笑得出來！

讚美上帝！世上竟有如此調皮之人！

“現在先保密，”編造謊言的人說：“先別說，回到家後等待着他的將是驚喜。”

說完之後他又去玩了。

曼奴艾爾·肯迪鈕深一腳淺一腳地疾速往前趕，恨不得馬上就到女兒跟前。他心裏在不住地犯嘀咕：

“塞西麗婭……可憐的女兒！……噢，聖母！多麼不幸啊！多麼不幸啊！我爲什麼要出去？……不大可能……但是爲什麼他們又找我……誰知道到底是……太危險了！太危險了，純潔的聖母啊！這條路怎麼這麼長！……她可能等我回來都快急死了……噢，女兒，女兒……”

他的眼淚一串串從臉上流下來。

頭疼得更厲害了，剛剛那股勁似乎已經用完了，他感到四肢無力。對此，可憐的老人不由得感到一陣恐懼。

“噢，上帝，給我力量罷，給我力量讓我快回家！發發慈悲罷！”他說，渾身顫抖着。“我可憐的女兒！……”

他的雙耳嗡嗡直響，聲音越來越尖，兩眼不時冒着金星，而且佈滿了血絲。他聽見自己的太陽穴和頸動脈突突地跳着，腳下軟綿綿的。他走着，但又感覺不到自己在走。他已無力

控制自己的行動了，失去了協調，任其深一脚淺一脚地走着。

幾個男人從他前面走過，他們停住腳步注視着他，曼奴艾爾·肯迪鈕還能聽到他們的話：

“您瞧，那人怎麼了？恐怕連家門都找不到了。”

這些話深深刺疼了這位可憐的父親的心。他終於走到帕德隆小教堂。

“真讓人着急，我的上帝！幫幫我罷，聖母！”他低聲說道。

他在鐵門的柵欄上靠了一會兒，因為已經走不動了。

他做了祈禱，這些祈禱充滿虔誠，如果說它們還不能打開通往上帝寶座的門，那麼天堂的大門將會對人類的各種祈禱永遠關閉。

他好像恢復了點體力，繼續往前走，但是動作更加遲鈍，走起路來東搖西晃的。不一會兒，他又感到不適的威脅了。一種恐懼深深地佔據了他的心，似乎已經神秘地預感到接踵而來的危險。

他似乎覺得路燈變成了紅色的彩燈。視線更加模糊，一切都在他的週圍旋轉，漸漸的，什麼東西也分辨不清了。他感到大地突然傾斜了，斜得太快，以至不得不收住腳步不讓自己摔倒。他靠在一個門柱上。

他聽到一個人的聲音，但已經看不清是誰了，那人說：

“先生，您不舒服？”進來休息一下罷。”

“不，”他生硬地說，彷彿那人的勸說會將他保留的幻覺無情地驅散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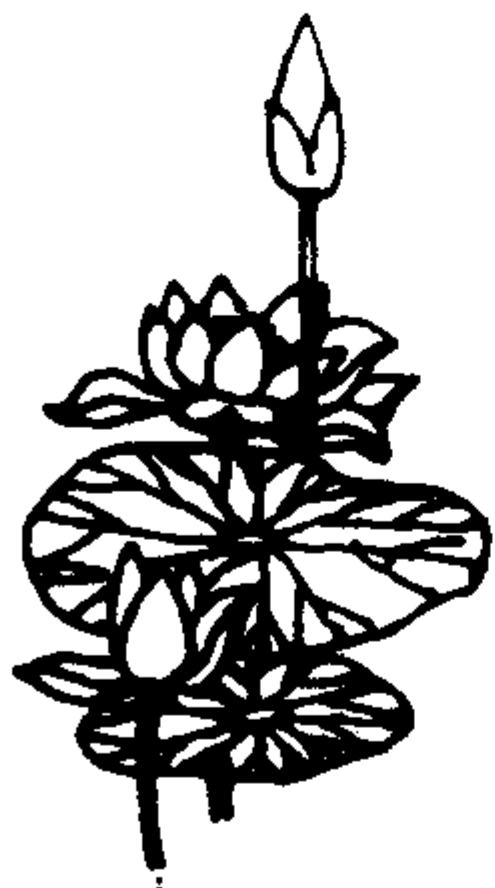
他想上路。

快到公墓了，這個公墓叫做萊布索。他又走了幾步。

剛纔的癥狀再次發作，而且來勢更加兇猛。他頭暈目眩不能自己，好像腳踩不到地上一樣。

這個堅強的男子漢居然還能自言自語道：“上帝！……上帝！……您發發慈悲罷！……難道就讓我死在這裏，再也見不到我的女兒嗎？！……”

他倒在公墓前林蔭路旁的石凳上。



21 一個決定有多大價值

塞西麗婭以為父親外出散步的時間不會太長，所以天色尚早就回到家裏。

但直到天黑，曼奴艾爾·肯迪鈕還沒有回來。

街上夜色蒼茫，晚霞映紅了海邊的天空……可仍不見他的踪影！

塞西麗婭的心裏籠罩着隱隱的、無可名狀的憂慮。

隨着夜幕的降臨，這種像霧一樣的憂慮越來越濃了。曼奴艾爾·肯迪鈕仍然沒有回來！塞西麗婭開始對父親的遲歸進行種種揣測。

姑娘的心無法平靜。

她走近窗前，希望看到父親的身影出現在路口，由於看不到任何踪影，她心情沉重的、惶惶不安的再次回到屋裏。

她對安東尼婭談起自己的擔憂，希望能從她那裏聽到使自己感到放心的揣測。但是，被主人遲歸嚇壞了的女僕，非但没有鼓勵她，反而用豐富的揣測恐嚇她。

“你瞧，都這會兒了！”她說，“怎麼這麼晚還不回來？我從來都沒碰見過！……誰知道是怎麼回事？他不會出什麼事罷？……”

“你這女人，他會出什麼事！豈有此理！”塞西麗婭被女僕的暗示嚇壞了。

“會出什麼事兒？”她繼續說，“意外的事在哪兒都會發生。在床上還會折斷腿呢。你没瞧見那個從前每天都從這兒去海關的老頭兒。有一天，在門口的臺階上滑倒了，就這麼一跤，”她用手比劃了一下，“跌倒了，八天之後就入土了。”

聽她這麼一說，塞西麗婭的臉色立刻變得煞白。

“可是，如果出了事，早就有人報信了。”

“那就要看情況了，姑娘……有時在一個人地兩生的地方出了事，要是連話也說不清了……那可就……”

“那就糟透了。可我爸爸不會跑到蠻荒的腹地去。你真會胡扯！”

“說的是，不過，如果有什麼事耽擱了，那他肯定會捎個信回來的。難道他想不到這樣會使姑娘擔驚受怕嗎？”

塞西麗婭不耐煩地離開這個巫婆廚娘，來到窗前。

路燈早已亮了。夜幕的影子好像延伸到塞西麗婭的心頭。

“姑娘，讓我給你端個燈來？”傭人走進來問道。

這問話像喪鐘似地傳到塞西麗婭的耳邊。她不得不注意到時間的流逝，

“不用，”她說，聲音都變了調，“點燈，太早了！”

“早?! 快七點了，孩子！你明白他不會回來了。”

“誰不回來了！誰不回來了！你這婦人瘋了？他真的不回來了嗎？”塞西麗婭叫了起來，極不耐煩地趴在窗前，幾乎到了要發怒的地步。

“姑娘，你這樣等也無濟於事。你獸在那裏他也不會很快回來，”安東尼婭獸獸地說道。

“這不關你的事；你走開罷，”塞西麗婭生硬地說。

“這是事實！”傭人繼續說，“不是我們盼不盼的事！好好的一個人從家裏出去了，祇有上帝纔知道他爲什麼出去！天哪，他到底去哪兒啦？誰能說得準他會出什麼事？一個大活人就這麼不見了！我記得，有一天我爸爸……”

“去取燈罷，去罷！”塞西麗婭命令道，爲的是不再聽她胡編亂造。

它東尼婭出去了。

塞西麗婭心急如焚，不知道該怎麼辦纔好。

每當有人影出現在路口，她都以爲是父親，於是就用焦急企盼的目光跟踪着，不過這種企盼很快就化爲烏有，因爲她看見來人一個個都毫不介意地從她家門前走過去了。

當安東尼婭取燈回來時，塞西麗婭的雙眼裏早已噙滿了泪水。

“怎麼還沒動靜？”傭人問。

塞西麗婭沒有答話。

“要不要讓我把窗子關上？”

“不用。”

“你瞧，這事有點反常。你父親喜歡早歸，他如有事，不會不讓人捎個信回來。反正不管怎麼說，他是不會回來了。誰也無法改變我的這個念頭。他那兒肯定是出了點兒事。”

七點鐘後又過了半個小時。

“都七點半了！多急人啊！噢，姑娘，我去端茶來，怎麼樣？”

“不，請閉上你的嘴！我不想聽你說什麼茶，茶對我就那麼重要。你糊塗了罷？”

“可若瑟·福杜那托先生過會兒就來了……”

“要來就讓他來罷！好像除了若瑟·福杜那托先生，我什麼事都不用想了似的！走開，請你走開！”

安東尼婭屬於這樣一種人，不管多大煩心事都不會忘記自己應該做的事。她心裏不痛快，嘴裏就會說出來，而手卻能和思維脫節，仍做着該做的活兒。

塞西麗婭不是這樣。她重感情，常常是心不二用。疑慮使她六神無主，什麼也沒有心思去做。

她什麼也不想讓人說，什麼也不想聽，什麼也不想知道。

此時，塞西麗婭焦急不安、心神不定、激動煩躁，從一個窗前走到另一個窗前，回到客廳，剛到門口，又跑回窗前。

她忽然聽到兩個過路的女人在說：

“真慘啊！所有的人都完了，有的一命嗚乎了，有的終生殘廢。”

塞西麗婭聽到這些話，心怦怦直跳。她止不住走上前去，問問兩個女人講的是什麼慘事。

她渾身哆嗦着聽對方的講述。她們告訴她，前一天，一

個製陶瓷的粗砂礦踢方了，把一些工人埋在了下面。原來如此！她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還有一回，從路口那邊跑過來一個男人，到她家門前時停下來了。他猶猶豫豫的，像是在找什麼人家。塞西麗婭想問他找誰，但嗓子裏又發不出聲音，因為一看到這男人，她就被恐懼包圍了。

她認為那是來報兇信的。

問了之後纔知道，他原來是找隔壁鄰居的。

塞西麗婭領着他去了，還未能從驚恐中完全恢復過來。

剛回到客廳，門鈴響了。

這鈴聲既是升起的一縷希望，也是恐懼。她渾身一陣顫栗。

“是他？”

它東尼婭剛巧從走廊過來，用一成不變的、無動於衷的口氣說道：

“是若瑟·福杜那托先生，是該來的時候了。”

塞西麗婭懷着怨恨和悲傷的心情轉過身去。她對這位夜訪者感到十分厭惡。

的確，是若瑟·福杜那托先生到了。

“晚安，孩子，你好嗎？”若瑟·福杜那托一進門便說。

“我非常焦慮，若瑟·福杜那托先生，非常焦慮，你都想像不到！”塞西麗婭說。

“是嗎？！”福杜那托先生說着，把他那些復雜的行頭：雨傘，披風，圍巾，手套，帽子，烟盒放好，然後習慣地坐在了老地方。

“那你不想知道嗎？”塞西麗婭繼續說，“我父親下午出去散步，你看都幾點了，還沒回家！”

“事實上，是……是有點怪！他會出什麼事？”

他的問話十分笨拙。

若瑟·福杜那托與安東尼婭在對目前這場危機的看法上不分上下，他的話，不但不能安慰她，反而加劇了姑娘的憂慮和恐懼。

塞西麗婭感受到了這句話的效果。過了一會兒，她又來到窗前，內心更加焦慮，說話時聲音發抖：

“他會出什麼事？……”

“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嘛，”若瑟·福杜那托坐在桌前，繼續不緊不慢地說，“已經有幾天了，他老是那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昨天我還跟他說：老兄，要注意點，別再這樣下去了，找個醫生瞧瞧。但是，他不聽，告訴我說不必了，先生；他就是這個脾氣。”

他選用的動詞時態使她備加惶恐。他用的是“是”這個動詞的過去時！若瑟·福杜那托喜歡咬文嚼字。對他來說，曼奴艾爾·肯迪鈕已經不配使用一個動詞的現在時了！他說了這些還覺得不過癮，又接着說：

“天氣變化也不好，特別是對上了點歲數的人。現在有各種急性病。比如那位岡博啊，曾經是議會的職員，昨天突患中風，霎時就命歸黃泉了。”

“耶蘇！福杜那托先生；求你別說這種事了！”塞西麗婭悲傷地叫了一聲，“如果我父親發生了什麼不幸，不早就有人來報信了嗎？他不過是回來晚點罷了……”

“是啊，我這不正在說嗎，孩子，……但是有時，你瞧，祇要活着的人都會生病，然後，一場災禍……你父親也曾有一個壞毛病，我也多次提醒過他；儘管腿腳不靈活了，因為畢竟不是孩子了，可他還時常蹬上那些進港的英國汽船，而且冒冒失失。有時，船在停泊時……多危險的事！特別是對不會游泳的人來說……”

若瑟·福杜那托的話像喪鐘一樣傳到塞西麗婭耳朵裏。

“若瑟·福杜那托先生！”她說，幾乎要舉手抗議了，你没看到這些話會要我的命嗎？再說，我父親今天也不會去上什麼船。今天是星期日。我告訴你，他去散步了！”

“平靜點，孩子。我也希望他不會有什麼不幸。這祇不過是說說而已。上帝是仁慈的，他知道這裏還缺不了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連我也不願提起這類不幸的事！令人可怕！神聖的復活主！他做事嚮來都井井有條。我覺得他有些事還沒安排好。我很清楚，他一切所有莫過於女兒，儘管這樣，但手頭上錢還不多……注意到這些事總有好處……”

聽到對方這些陰森森的話語，塞西麗婭止不住痛哭流涕。

“可是你別傷心，”若瑟·福杜那托用相同的語調接着說，“我們光知道傷心有什麼用？一點用也沒有，所以……再說，如果災禍真的降臨了，這是上帝的意願，孩子，你也不會沒人照管的；你有朋友和監護人……失去一個好父親，那就永遠失去了；但是……”

“噢，若瑟·福杜那托先生，行行好，別再說了！這太殘酷了。”

“我講這些不是爲了讓你悲傷。平靜點。但是，在這種事

情上，最好還是往壞處想。”

也許是出於好心，若瑟·福杜那托先生仍然按自己的順勢療法繼續喋喋不休地說着。

這使塞西麗婭更加苦惱。

“安東尼婭！”當她看到傭人從走廊穿過時，喊叫了一聲。“你輕點；別吵得我心煩。也沒個準信，簡直要急死我了。去，去，你去辦公室，去那兒，去問問……去找找……現在若瑟·福杜那托先生在這兒，……去罷，去罷。”

“噢，姑娘！你没看見天都黑了嗎？！一個女人往城裏跑，那不成了傻瓜瑪麗婭了！”

“噢，你是個人，怕什麼？”

“咳，什麼話？怕什麼？！”

“不，這不好，”若瑟·福杜那托爲了坐得更舒服些，挪了挪身了，附和着安東尼婭的話說。

塞西麗婭沒答話，又跑到窗前。

街上空無一人。

“你瞧，這對她可不好，”若瑟·福杜那托說，“這孩子好象嗓子有些啞了，可要當心；這些不太爲人重視的感冒……喝點熱飲料會好一些。”

哎！若瑟·福杜那托先生，若瑟·福杜那托先生！這麼做不有點自私嗎？喝茶的時間快過了。啊。人的劣根性啊。

“我也不清楚自己怎麼做纔更穩妥，可我自己又沒法子去！”塞西麗婭從窗前面走回來時喊道，“再這麼繼續等下去，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纔好。噢！誰讓我不是個男孩子呢！”

若瑟·福杜那托不明白此時他究竟應盡什麼義務。他缺

少的是悟性，而不是良好的意願。

他很遲鈍，當他想出好主意時，往往已經事過境遷。所以，他祇是說：

“是啊，不知能不能出現奇迹！要是姑娘你是男孩！……但是你要理智些，塞西麗婭小姐，假如你父親出了什麼不幸，大家遲早會得到信兒的。”

“謝謝你的安慰！”塞西麗婭不得不帶着明顯的厭煩對他說。

“有一次我去參加一個篝火節，在克魯斯·達雷加特拉那一帶，當我回來的時候……”

仿佛若瑟·福杜那托先生覺得此時是吐露心曲的最佳時機。

安東尼婭顯出一副洗耳恭聽的樣子。

塞西麗婭顯得不耐煩，又回到窗前。

她剛走到窗前，就看到一位騎馬人，從路的另一頭——與她父親回家相反的方嚮走來。

是卡洛斯，他每次從郊外散步回來都從這兒經過。

塞西麗婭認出了他，這使她腦海裏閃過一個念頭。

騎士朝她家這邊走來，塞西麗婭回到裏面說：

“這麼說你們是叫我不想去找我父親了，是不是？”

她說“想”這個動詞時用的是復數，是受了若瑟·福杜那托先生小聰明的啓發。時至此刻，這位先生方想起他也可以提供某種服務。

“噢，孩子，你没瞧見天都這麼黑了？”安東尼婭將剛剛說過的話重複了一遍。

若瑟·福杜那托先生還在腦子裏編織着曾經發現過的事。塞西麗婭沒等他編完便離開了他。

卡洛斯·懷特斯頓先生在窗下嚮她致意。

塞西麗婭不再猶豫了。

“卡洛斯先生，”她用驚恐顫抖的聲音說。

卡洛斯聽她這麼一叫，大吃一驚，立即策馬來到窗前。

“什麼事，小姐？”

“請你原諒我的冒昧，”塞西麗婭繼續說，“因為，下午我父親出去後直到現在還沒回家，也沒人捎個信來！甬提我多麼害怕啦！也許你知道，如果……”

“他出去時是朝哪個方嚮走的？”

“他告訴我去散步……但是……”

“他没回來！”卡洛斯說，對老人遲遲不歸也感到驚奇。

“不知道他會出什麼事，我的上帝？！”塞西麗婭喊道，卡洛斯的驚奇感染了她，她更加害怕了。

卡洛斯作決定的迅速和若瑟·福杜那托的遲鈍形成鮮明的對比。

“請放心，小姐。我現在就去看看，用不了多久，我就會把你父親帶回來。”

“噢，非常感謝，卡洛斯先生，非常感謝你！”塞西麗婭的語氣中充滿了由衷的感激之情。

卡洛斯再次致意後就策馬而去。

他走後，塞西麗婭的心纔因第一次有了一縷希望而感到安慰。

在她看來，卡洛斯是這樣一種男人：如果有一天他決定

幹什麼事，那就没有什麼事是他辦不到的。

當塞西麗婭回轉身時，正好看到站在她身後兩步之遙的女傭安東尼婭和若瑟·福杜那托先生，他們正以驚異的目光望着她。

“姑娘，他幹什麼去了?!”兩人幾乎是同時問道。

“去幹本應由我幹的事去了。要是我能去的話，本應該是我去的。你們解釋來解釋去，徒然讓人擔驚受害。如果能請別的人幫忙，我也不會麻煩一個，一個……”

“既然這樣，爲什麼不跟我說!難道我沒在這兒?”若瑟·福杜那托以極其誠懇的口氣說道。

塞西麗婭愠怒地看着他，氣得說不出話來。

“說實話，”安東尼婭說，“我不知道這算什麼事!姑娘，你這樣站在窗口同下面的那位先生講話……”

“要是鄰居看到了……”另一位一邊說，一邊瞅瞅鄰居是否真的看見了。“可你請的是誰呀!一個頭腦輕浮的人……英國佬的兒子……”

“夠了!”塞西麗婭忍無可忍地喊道，“說這些也沒用了，要是有人想到這一點，替我去做就好了。你們看着我在這一個小時裏焦躁不安，可祇知道說些安慰話。在沒有我這種痛苦的人看來，這些話簡直荒唐可笑。現在你們又說什麼鄰居看到了。鄰居不能爲我分憂，我爲什麼要在乎他們怎麼說!”

若瑟·福杜那托的確對沒有及時想起自己的義務而感到內疚。這是此人的老毛病。

“噢，安東尼婭上姐，請給我照個亮兒，”說完，他開始往身上裝備野營用的各種各樣的行頭。

“你去哪兒？你到底要去哪兒？”塞西麗婭問，“好了，現在事情已經有着落了。當福杜那托先生還沒走到街頭時，懷特斯頓先生早就跑遍全城了。最好你哪兒也別去。”

若瑟·福杜那托留下了。

對決定了的事並不太固執己見，這也是他的一個品格。

卡洛斯在路上飛奔，不一會兒，從北到南，跑遍了全城。

慶幸的是沒有撞倒任何人。他策馬狂奔，其速度可與降落的隕石相比。好在路人都逃脫了，未被撞上。其中不少人，站在一邊嘀咕着，用不耐煩的口氣，指責這位魯莽的騎士。

幾分鐘後，他來到位於“英國街”的辦公室。

此時，那個地方很靜，與平日上午喧騰的情景形成鮮明的對比。

卡洛斯用力地敲門，震得整個房子都在顫動。

一些鄰居來到窗前。

辦公室的僕人跑來接受年輕主人的命令。

卡洛斯仍未下馬，問他下午是否看到過曼奴艾爾·肯迪鈕。

僕人告訴他，曾看到曼奴艾爾·肯迪鈕穿過漁市，朝坎帕尼亞方嚮去了；這是他散步時喜歡走的一條路，可能是……

卡洛斯沒等他說完，便朝着他指的方嚮，飛奔而去。

“滾罷！”僕人自言自語地說，“他像是中了魔！”

卡洛斯快馬加鞭，沿着幾小時前曼奴艾爾·肯迪鈕走過的右河沿一直跑下去。天黑路窄，崎嶇不平，要想不磕着、碰着，必須是個技藝高超的騎士。

卡洛斯來到懷特斯頓家在坎帕尼亞的一座酒庫面前。酒

庫旁邊住着一位箍桶匠。當聽到有人威脅說要把酒庫栗木厚門上的鎖鏈砸斷時，他急忙趕來看看是誰這麼大膽。

看到是卡洛斯，他十分吃驚。卡洛斯問他是否見到過曼奴艾爾·肯迪鈕。

製桶匠回答說，傍晚曾看到曼奴艾爾·肯迪鈕朝帕德隆那個方嚮走去，此時他應該已經到家好大一會兒了。

卡洛斯順着他指的路狂奔，製桶匠像辦公室的僕人一樣，驚得發獃。

途中碰到一夥人唱着《回家樂》鄉間小調。他們在樹蔭下的桌旁整整消磨了一個下午，此時正要回家。

卡洛斯認識他們。他們是商業界最遊手好閑的幾位，其中大部分人認得曼奴艾爾·肯迪鈕。

在與他們擦肩而過時，他想起應該問問他們關於曼奴艾爾·肯迪鈕的情況。

這夥人笑着嚮他講述了哄騙老人的經過，讀者已經知道，因為我們剛纔碰到的正是這幾個人。當說到曼奴艾爾·肯迪鈕急匆匆地、跌跌撞撞地朝坎帕尼亞方嚮奔去時，這幾個人仍忍不住大笑。

“這玩笑開得真荒唐！”卡洛斯說着，就要離開。

“喂，你去幹嘛！”這夥人中的一個人說，“等老人回到家一看……甚至還會高興呢。”

“不死在半路上就是好事，”卡洛斯說，用馬刺刺了一下馬，飛跑起來。

“這家夥瘋了，”一個人說。

“他會摔下來的！”另一個人接着說。

“又會少一個英國人。讓魔鬼帶他見上帝去罷。”

他們一夥人繼續唱着笑着。

不一會兒，卡洛斯就來到了帕德隆小教堂。

從那兒開始，他放慢了速度，不時嚮人打聽曼奴艾爾·肯迪鈕的消息，但收獲不大。後來，偶爾問到一位婦人，老書辦曾在她家門栓旁靠過一會兒。

她說老人當時的樣子令人恐懼，並預言老人此時恐怕兇多吉少。

卡洛斯真的不安起來，沿着那位婦人提供的綫索，一直來到雷帕索的林蔭道。

在一條石凳上，他彷彿看到一個男人的身影。他走了過去。

當認出是曼奴艾爾·肯迪鈕時，他感到一陣狂喜。

但是，看了老人一眼後，他又嚇呆了。

老人一動不動，臉都變了形，彷彿已經死了。

卡洛斯抓住他的胳膊，用力搖了搖。

“曼奴艾爾·肯迪鈕！曼奴艾爾·肯迪鈕！”他高聲呼叫着。

回答他的是一聲嘶啞的呻吟。

卡洛斯再一次提高了聲音呼叫他。

聽到那個熟悉的聲音，曼奴艾爾·肯迪鈕慢慢地睜開雙眼，用失神的目光盯着卡洛斯。

“這是怎麼回事，曼奴艾爾·肯迪鈕？你在這兒幹什麼？你感覺怎麼樣？告訴我：出了什麼事？”

老人費了好大勁纔語無倫次地說道：

“我……我來……我也不明白自己是怎麼了……當有人對我說……塞西麗婭病了……我想跑……結果……我眼睛看不清了……然後……我感到身體不太好……渾身發冷……怎麼使勁也動彈不了……現在還是這樣……”

“放心罷。你的女兒很好，她對你晚歸十分擔心。看看你能不能站起來。”

“但是……那邊……他們告訴我……”

“這是那些先生們跟你開的荒唐玩笑。他們拿別人脆弱的感情尋開心，他們覺得應該以那種殘酷的方式慶祝四月一日。”

“上帝寬恕他們罷，如果是這樣……”

“是這樣的，是他們自己告訴我的。站起來罷，過來。這件事已經過去了，回家別再提它了。”

“可憐的女兒！……我走……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

曼奴艾爾·肯迪鈕竭力想站起來，但晃了晃，又一次倒在那兒，坐下了。

卡洛斯有點猶豫，不知道該怎麼辦纔好。

“那麼，曼奴艾爾·肯迪鈕，看看能否恢復體力。試試能不能騎馬。”

老人又試了一下，跟上回一樣又坐下了。

卡洛斯更加慌亂了。

正當他考慮着如何擺脫困境時，馬路上過來了一輛回城的二輪出租馬車。馬兒悠閑地走着，車伕吹着口哨，坐在他左側的像是個專業騎馬運動員，睡着了。卡洛斯認識車伕。

“喂，貢薩洛。”

“誰在叫我？”

“你是空車回去嗎？”

車伕認出了卡洛斯。

“噢！是閣下？是空車回去，是空車，先生，我的主人。”

“那麼好罷，幫我把這個人帶回城裏，他病了。把車趕得快點，帶我們去的路叫……”

車伕跑過來幫忙。

“你呢，”卡洛斯看着專業騎馬運動員說，“騎上這匹馬，把馬給我送家去。快走罷！”

卡洛斯是當時城裏付錢最乾脆、最慷慨的顧客之一，他不會討價還價。

“你瞧，”他繼續對專業騎馬運動員說，“回去時先繞到弗朗醫生家，請他別耽擱，馬上來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家看病人。請你告訴他是我請他去的。快去。”

小夥子騎馬跑了，快得像火箭。

卡洛斯和車伕幫助曼奴艾爾·肯迪鈕坐進車裏，不一會兒，車伕揚鞭，馬兒疾馳，馬蹄踢着路石時迸出了火花。車伕全神貫注地駕着車，豐厚的小費激勵得他心花怒放。

卡洛斯履行了他對塞西麗婭所做的承諾。

見到馬車停在門前，父親被卡洛斯·懷特斯頓先生小心地攙扶着從車上走下來時，塞西麗婭快活地叫了一聲。

一開始，她完全沉浸在興奮之中。

她跑到大門口，用手攙着父親，激動得哭起來。剛纔的恐懼和憂慮變成了斷斷續續的、互不連貫的話語，變成了驚嘆、詢問、親吻、眼淚和歡笑。

曼奴艾爾·肯迪鈕一邊被塞西麗婭，另一邊被卡洛斯扶着走上樓梯。當來到客廳時，安東尼婭和若瑟·福杜那托走上前來嚮他表示祝賀和問候，並趁機提出了一些忠告。兩人用不信任的眼光望着卡洛斯——他尚未注意到他們。

最初的興奮消逝之後，塞西麗婭心中又情不自禁地涌現出兩種毫不相乾的感情。

第一個感情是對卡洛斯的感激。

她嚮卡洛斯友好地伸出手，說話時眼睛直視着他，聲音溫柔，面帶羞色——這更增加了她的話的份量：

“非常感謝。”

此時，一句簡單的話勝過一篇演講。

第二個感情是，看到父親的病容，她又感到不安了。父親面色蒼白，形容淒苦，這使她剛剛平靜下來的心又憂慮起來。

於是，她詢問起父親出事的詳細經過。卡洛斯大致解釋了一番。塞西麗婭一邊誠惶誠恐地聽着，一邊感動得涕淚交流。安東尼婭和若瑟·福杜那托從講述的情節中找到勸人做事謹慎的口實，似乎祇有他倆纔知道做事謹慎。

塞西麗婭加倍關照父親，父親的反應裏帶着病態的冷漠，這使她感到害怕。

有時，卡洛斯也幫助這位年輕可親的護士。他那麼熱情、善解人意，不斷得到她讚許和感謝的微笑。

當醫生趕來時，卡洛斯還沒離開她家。

醫生說，老人患的是腦溢血，根據安德拉爾^①教授的結論，腦溢血有八種形式，老人患的這種算是最輕微的了。他述說了癥狀，分析了病因，做了治療，給病人放了些血，然後告辭走了。

曼奴艾爾·肯迪鈕感覺好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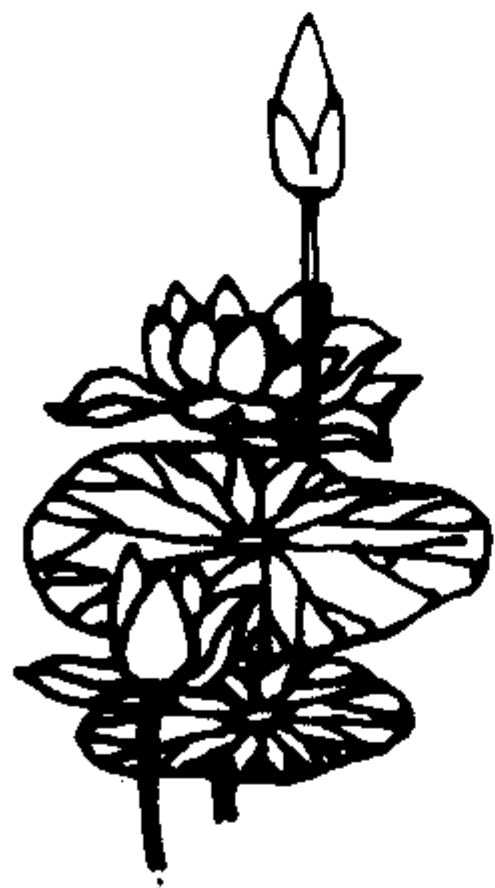
卡洛斯這纔坦然地告辭了，並答應改日再來。

送至門口時，塞西麗婭溫柔地握住他的手。

安東尼婭唧唧噥噥的在說着什麼。

臨近半夜時分，若瑟·福杜那托回家了，他對自己今天的表現也不太滿意。

① GABREL ANDRAL 安塔爾教授（1797—1876）法國病理學家。



22 商業知識課

在隨後的幾天裏，曼奴艾爾·肯迪鈕爲病情所迫，不得不卧床休息。

醫生強迫他配合，塞西麗婭請求他，卡洛斯要求他。上午，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還親自蹬門看望了老書辦。

最使曼奴艾爾·肯迪鈕焦慮的是他不得不暫時放棄對數字的運算。他認爲沒有自己的合作，生意將會亂套。如果他的病拖的時間很長，辦公室裏將會出現混亂。這種念頭使他倍受折磨。

“上帝保佑我罷！現在可怎麼辦呢？”當他在塞西麗婭和卡洛斯督促下喝那碗經醫生配製的、惟一允許喝的湯藥時，這種念頭着實令他不安。理查德先生看望他後先走了，卡洛斯比父親多耽擱了一段時間。

“這些瑣事讓你太勞累了！”卡洛斯說，想勸老人別操心，“放心罷。你的病很快就會好的。懷特斯頓商行不會這麼快就垮掉的。再說，那裏還有其它的帳房。”

“哼！其它的！是啊！……其它的！……最好是說……”

“那裏不是還有我父親嗎？他不會替你做？等上帝讓你康復之後，再加倍工作罷。現在，你應該把剩下的湯喝完……”

“我不想你再提它！我上班時，那裏不定有多亂呢，帳不及時記！……噢，女兒，這湯我不喝了。”

“再喝兩杓。”

“爲什麼不讓保羅記帳？”卡洛斯問。

曼奴艾爾·肯迪鈕吃驚地望着他。

對老書辦來說，記帳是門科學，相當重要，也相當困難，所以卡洛斯的問話像十惡不赦的異端邪說一樣惹他生氣。

“保羅？！你在講什麼呀！你以爲在帳本上寫寫跟捲一堆髒衣服一樣容易嗎？！”

“我不懷疑開始時會遇到一些困難，但用不了三天……”

“三小時，三小時……最好說三小時……上帝寬恕他罷！……噢，塞西麗婭，這湯我喝不完了……拿走罷，孩子……”

“再喝一杓，”塞西麗婭佯裝順從的說，但是她採取的方式，使曼奴艾爾·肯迪鈕失去了反抗的勇氣。

“那就喝罷，”他閉上雙眼，把那碗苦水湯連渣喝了個乾淨，然後作了個鬼臉，長嘆一聲，彷彿卸掉了一副重擔。

過了一會兒，不能去辦公室的念頭再次使他感到不安，他似乎看到待處理的生意遇到了一系列的麻煩。他豐富的想像

力順着這個思路走得相當遠，直至想到商行將很快倒閉時纔收住。

他這個人沒偷過一天的懶，所以對自己缺席一天的後果未免誇大其辭。經過苦幹和實踐，這個一等書辦纔獲得了商業知識，他認為必須幹上幾年纔能入門，從而掌握和他一樣的知識，方可熟練地處理那些商業簿記。

正因為如此，聽了卡洛斯的建議後，他纔感到吃驚，話語中帶着嘲笑。在這個問題上，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爭論，在塞西麗婭的幫助下，卡洛斯終於使他消除了擔心。

“就這樣了，放心罷，”卡洛斯說，“你在床上休息罷，想歇多長時間或需要歇多長時間都行，記帳的事，由我來負責。”

曼奴艾爾·肯迪鈕睜圓了眼睛，看着理查德的兒子愣了半天。一個如此缺乏經驗的人做出那種承諾，有點太離譜了。他清楚卡洛斯的那點商業知識，即使給了他答案，他都答不上來。

塞西麗婭對卡洛斯的自告奮勇吃了一驚。他們父女二人認為這祇不過是卡洛斯開的一個玩笑。然而，當時卡洛斯的表情十分嚴肅，看他那樣子，塞西麗婭馬上相信卡洛斯的建議可不是說着玩的。

曼奴艾爾·肯迪鈕可沒有這麼快被說服。

“那麼，你憑什麼……承擔記帳員的工作？”老人問，禁不住笑了。這是那天上午他臉上綻出的第一次笑容。

“是的，我能承擔。”

“你們瞧，商行真是榮幸之至！現在它該生意興隆了……好！好！好！聖·安東尼奧！寬恕他罷！……”

“說我不能爲某個公司效力——如果這種效力是爲了一位好朋友，那未免有點太不公正了。”

從一開始，塞西麗婭在心中就默許了卡洛斯的提議。她不僅相信他毛遂自薦的誠意和自信，而且相信他有可能也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曼奴艾爾·肯迪鈕並不那麼輕易地改變自己的看法。但是，卡洛斯的話還是打動了他，儘管是從另一種意義上。

“不，老弟，”一等書辦有些激動地說，“我不懷疑你的良好願望，以及爲承擔此項業務所表示出的勇氣，剛剛發生的事情就是證明，我不會懷疑。我知道，你救了我的命。你不要以爲我是忘恩負義之人。但是，你過來，聽着：即使你有承擔一項業務工作的願望，可你一直對它並不熟悉。好比我要游泳去救一個人，我會淹死在河裏的。還沒等我游到救人的地方，就會像個鐵釘似地往下沉，好的願望又頂什麼用呢？”

“但是，你認爲商業上的這些事就那麼難嗎？用不了兩三天，靠你的輔導和講解，難道我還弄不懂它們？”

曼奴艾爾·肯迪鈕聳聳肩。

“老兄，對我的纔智有何偏見？！”卡洛斯堅持道，“此外，我在學校時學過一些知識，可能對我有用。還不至於把一門知識全都忘了，不過我承認，我從……從學了以後就再也沒有用過。”

“算了罷！去年下的雨流到哪兒了？你們瞧，它怎麼來的又怎麼走了！你在學校裏學的！……”

“不管怎樣，我們試試看。試試看也不會損失什麼。曼奴艾爾·肯迪鈕這個星期不會去，甚至，也許這半個月也不會

去辦公室……”

“你估計的時間太長了！”

“你別去上班，你不應該去。我決定試試自己的經商纔幹。誰知道呢？說不定我會喜歡上這一行的。”

“誰知道呢！”

“不過，有可能。你負責給我上課？給我上三課足矣。”

“祇學三課，有多少東西啊！”

“我們打賭？”

“你拉倒罷！過你的開心日子去罷！這可不是一場兒戲，就像……”

卡洛斯復又裝出一本正經的樣子。

“怎麼樣，曼奴艾爾·肯迪鈕！你覺得我太草率？我什麼時候說話不算數過？”

“沒有，但是……”

塞西麗婭怯生生地爲卡洛斯辯護道：

“既然卡洛斯先生自告奮勇幫助你，爲什麼你不接受？”

“咳，又來一位！瞧，今天這是怎麼了！這個小夥子自己騙自己。我已經說過了，我不懷疑他的良好動機，但是……”

“但是，”卡洛斯說，“一句話！願不願意給我上幾節商業記帳課？你清楚，你這又不會損失什麼。”

“豈非咄咄怪事！”

“管他怪不怪呢，教還是不教？”

“這點用不着懷疑。”

“晚上見！老師！”卡洛斯抓起帽子就走。

“晚上見，”曼奴艾爾·肯迪鈕答道，對卡洛斯的決定感

到很開心，但對他能否成功並不抱希望。開心的是卡洛斯的願望，這差點沒讓他笑出聲。對辦公室方面的擔心幾乎全都消失了。

離開時，卡洛斯嚮塞西麗婭告辭，對她說：

“我已經鼓起了勇氣，小姐。我保證，三天之內，我一定能成爲一個幹練的、稱職的帳房先生。”

塞西麗婭笑了，把手伸給他。

“感謝你如此慷慨，卡洛斯先生。”

“你相信僅僅出於慷慨？”

“那是什麼？”

卡洛斯用微笑回答了塞西麗婭的致意。當他在門口說出這句最常說的話時，感到發自內心的高興：

“一會兒見。”

塞西麗婭想，卡洛斯的所作所爲，除了慷慨，還能有什麼呢。

在整整一天裏，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女兒顯得相當快活，她的擔心明顯減少了，身體也明顯恢復了，這也感染了父親，因爲這對他的康復是不可少的條件。

卡洛斯打那兒去了辦公室。

卡洛斯坐在曼奴艾爾·肯迪鈕的位子上，認真地翻看着商業帳簿和每日的商業信函。有些信函曼奴艾爾·肯迪鈕還未來得及看。理查德先生見了頗感吃驚，這現像平時並不多見，連其他的職員也都感到吃驚。更使大家驚訝的是，卡洛斯居然嚮他們詢問起某些業務的運轉情況，甚至能替老書辦解答顧客的諮詢，而且講得頭頭是道。

對此，整個商界議論紛紛。它成了商業界一個真正的新聞。有些好奇的人佯裝來談生意，其實祇是爲了親眼證實所聞是否屬實。

卡洛斯的悟性極高，加上孩提時代受過的教育，使他將記帳程序看得一清二楚。這對受教育少，反應不夠聰明的人來說，至少要經過許多努力和嘗試纔能做到。

關於基本的要點，他追記起來或通過苦心思考弄懂了。剩下一些次要的疑難問題，曼奴艾爾·肯迪鈕用不了多少時間就會嚮他解釋清楚的。

需要說明的是，這些疑難問題主要是關於復雜的簿記程序的應用問題。他謹慎地遵循着曼奴艾爾·肯迪鈕使用的老辦法。對有些帳目，卡洛斯認爲可以採取更簡便、更有效的方法。看到這些煩瑣的、繞彎子的作法，他感到困惑不解。他猜想其中必有一定的道理，但究竟什麼道理，他又百思不得其解。

離開辦公室時，卡洛斯的商業知識已經大有長進。很久以來，他上午都沒這麼忙過了！

晚上，當他正準備去老師家時，在走廊裏碰到了詹妮，她半開玩笑地對他說：

“查爾斯，我剛聽說的那些是真的嗎？”

“那你聽到什麼了？”

“一個孜孜不倦的記帳員。你的敬業精神使辦公室的所有人大爲驚奇。”

“是真的；今天上午我有點心血來潮。”

“心血來潮？難道這麼狂熱地工作僅僅是心血來潮？”

“如果不是，那又該是什麼呢？”

詹妮沉默了一會兒，目不轉睛地望着弟弟。

“有道理。可能是心血來潮罷。真的。不過，恐怕不像你說的那樣事出無因罷。”

“可你做事也不是始終如一呀，詹妮。”

“爲什麼？”

“幾天前，你指責我對辦公室的業務缺少興趣，現在又忽然指責我用心鑽研業務了。”

“如果其中沒有企圖，那我纔不信呢！”

“什麼企圖？……”

詹妮改變了語調。

“讓我問你一個問題？”

“說罷。”

“現在你去哪裏？”

卡洛斯心虛地回答說：

“去曼奴艾爾·肯迪鈕家。”

“啊！……”

“你清楚，可憐的人病了……”

“你知道這會兒很晚了。我們可以派人去問候。所以，拜訪本身使你費盡……”

“但是……我答應……”

“噢！……你答應過！……”

“瞧你，詹妮。我跟你說實話罷。爲了安撫好心的老人——他不願眼看着辦公室的事無人管，我纔答應他承擔辦公室的工作。但是，你十分清楚，或者也應該想像得到我有多少商

業知識。爲了履行我的諾言，我需要掌握知識，祇有曼奴艾爾·肯迪鈕可以教給我，爲此……”

“他病成那樣，你不擔心他費心勞神會加重病情嗎？”

“不過是幾個疑難問題罷了。”

“要是先問問父親呢？”

卡洛斯不耐煩地皺起眉頭。

“你很清楚，查爾斯，你忘了曾跟我說過的話。”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明白，你懂。告訴我，如果我請你今天不要去曼奴艾爾·肯迪鈕家呢？……”

“你有點古怪，跟其他任何女人一樣！你不是生來就有這些女人的弱點的，我的好姐姐，我精明的姐姐。”

他笑了，抓起姐姐的手，舉到唇邊，爲了不再聽她講什麼，匆匆地離開了，

他走後，詹妮臉上出現了痛苦的表情。

“他已經不需要我的保護了！”她苦澀地說，“這該怎麼結束啊，我的上帝！”

這天晚上，當若瑟·福杜那托在曼奴艾爾·肯迪鈕家意外地遇到卡洛斯·懷特斯頓時，心中頓感不快了。他從中發現了將給他頗有規律的生活帶來鉅大改變的跡象。

實際上，是安東尼婭首先告訴他這一消息的，她也看不慣這個闖進來的人。

安東尼婭和若瑟·福杜那托像兩個強國一樣聯合起來，開始對曼奴艾爾·肯迪鈕施加影響。

“那位來了！”安東尼婭爲若瑟·福杜那托開門時壓低嗓

音說。

“誰？”若瑟·福杜那托問，上了幾階樓梯後停住了腳步。

“昨天那位……英國人……”

“他來這兒做什麼？”

“我怎麼知道。當然不會沒有明堂。做父親的還以為……”

一片陰影在若瑟·福杜那托先生的心頭升起。

他朝晚間大家聚會的房間走去，現在曼奴艾爾·肯迪鈕的臥室成了聚會的地方。從醫學的角度看，慎重的做法是不要離開自己的床。

曼奴艾爾·肯迪鈕和女兒像往常一樣嚮剛來的客人面致了問候。若瑟·福杜那托覺得，父女倆的問候中比平素多了一點漫不經心的成分。

這種漫不經心使他感到不快。卡洛斯嚮他略微打了個招呼，就去做他的事了，看樣子他很忙。

此時，正在教授第一節商業課。

若瑟·福杜那托弄不懂看到的是怎麼回事。

曼奴艾爾·肯迪鈕坐在床邊，神情像教授一樣莊重，對學生的誠意和效果不時發出懷疑的微笑。

卡洛斯·懷特斯頓坐在另一邊，他的心思一方面用在曼奴艾爾·肯迪鈕的授課上，一面輕輕地撫摸着吻他手的大灰貓。這證明了貓對他的信任。這隻貓從未這樣信任過常來這裏的若瑟·福杜那托。

當然，還有另一個更受他青睞，更吸引他的目標，那就是塞西麗婭。

床的另一側，站着塞西麗婭。她手裏拿着針綫活，但不

時的走神，好奇地聽着父親的授課以及卡洛斯不斷的提問，目睹這獨特的授課，她無法掩飾自己開心的笑容。

若瑟·福杜那托的到來，沒有改變眼前的這種場面，也未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好了，我們開始罷，”曼奴艾爾·肯迪鈕說，“說實話，我真的不清楚應該從哪兒開始講。”

“我告訴你……”正當卡洛斯要說下去時，曼奴艾爾·肯迪鈕打斷了他。

“你瞧，你瞧！我還沒開始教呢，我就來添亂了，這樣下去，我們什麼也幹不成了。好了，你等等……先讓我看看。”

他又想了一會兒，接着說：

“在貿易上，主要使用三本帳……”

學生對從最基本的知識開始學有點不快，他插話說：

“我已經明白了。”

“已經明白了！你是怎麼弄明白的？”

“連這點東西還弄不明白？！請相信，今天上午，在辦公室，我的商業知識大有長進。”

“好，那就算了！”

“你瞧罷。”

“這麼說，既然已經弄明白了，我就很難……”

“我知道商業上有三種主要的帳本，它們是：流水帳、往來帳和現金帳。當然還有一些輔助帳。”

曼奴艾爾·肯迪鈕對卡洛斯知道如此之多確實感到驚奇。

“爸爸，這有什麼可驚奇的？就連我本人，好像也知道這

些，”塞西麗婭說。

曼奴艾爾·肯迪鈕看了她一眼，聳了聳肩。

“我在跟什麼人打交道啊！好了，”過了一會兒，他對卡洛斯說：“那麼請告訴我你不知道的，讓我教你。”

“你瞧：我想弄懂一些疑難問題，希望你幫我講講。記帳過程並不是件太複雜的事，祇要仔細研究，就能弄懂。如果打開了思路，我們會理解的。祇是我覺得這個記帳過程可以更簡化一些。”

“不行，這可不行，先生。你別馬上就在這方面搞新花樣。一切都不可缺少。”

“並不是這樣，不信我們舉個例子：記帳可以細分為簡單科目和複雜科目，不對嗎？”

“是，對，先生。”

“它們之間的區別在於……”

“我告訴你，”曼奴艾爾·肯迪鈕插話說，“比如說，那位福杜那托先生買了 10 桶家釀葡萄酒，明白嗎？”

“我幹嘛要買這麼多葡萄酒？”若瑟·福杜那托嘟囔着說。

“10 桶酒，”曼奴艾爾·肯迪鈕繼續說，“價值兩個康多。明白嗎？你記住，在流水帳上用大寫——永遠用大寫，明白嗎？若瑟·福杜那托買的 10 桶酒，值 2000 雷易斯，要寫成兩千雷易斯。明白嗎？”

“對，明白。這個我知道……但是……”

“等一等，噢！老弟！知道了，知道了！你什麼都知道了！既然已經知道了……這是簡單科目記帳法。”

“對不起。按我的理解，簡單科目的計帳法不應這麼簡單，

因爲……”。

“如果是這樣，我在咱家用的記帳法說不定比這還難點，”塞西麗婭笑着說，順手把曼奴艾爾·肯迪鈕弄縐的床單撫平。

“小姐，請相信，”卡洛斯以同樣的口吻說，“說到底，我們的許多會計都應該用你的這種簡單方法記帳，因爲這比那神秘的、故弄玄虛的記帳法要强得多。那些帳本，再精明的人看了也會糊塗。我認爲是這樣。”

“是啊，你覺得它荒謬，”曼奴艾爾·肯迪鈕說。對他來說，這些記帳法是無與倫比的、完美無缺的東西，堪稱一種藝術，可竟有人沒耐心看，而且還忘加評論。

若瑟·福杜那托打呵欠了。

“算了，我們就到這兒罷，”曼奴艾爾·肯迪鈕接着說。“現在想看看怎麼記復雜科目帳嗎？比如若瑟·福杜那托買了葡萄酒，你接受支票，或某種可兌換票證，明白嗎？你記在流水帳上：收到購葡萄酒票據……記上貸方和借貸方的姓名，一定要用大寫。明白嗎？然後，在這些科目下記下往來帳……”

可能讀者們不想學商學，所以無須全文照錄曼奴艾爾·肯迪鈕的授課。

授課時，師生之間經常發生衝突。老師喜歡實用，墨守成規，堅持經驗，學生則勇於創新，主張越簡化越好，厭倦繁瑣的作法。

這再一次使人看到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永恒之爭。一方是年輕人的性格，做事的習慣，對未來、對進步的摯愛；另一方是成年人的冷漠，務實的、保守的個性，師法過去，喜歡循規蹈矩，對沒經歷過的未來疑慮重重；對新思想，對“幽

默、開玩笑之類的话，總要扳起一副嚴厲的面孔。一方是像孩子那樣企盼着未來，另一方則像老婆婆那樣對昨日詛咒和嘆息；這一位，似“獨眼”堂·吉訶德^① 摯着於理想，明知不可爲而爲之。另一位，像桑喬^②，讎視烏托邦，喜歡秩序井然的東西。在人文學科的所有領域，這兩隊敵手都會面對面地交鋒。當年輕的醫生在生理學新發現的基礎上進行推理並做診斷時，老醫生則聳聳肩，笑笑，照樣開處方或做手術；當年輕學者闡述被認爲超出法律學哲理範疇的社會學科理論時，法院裏滿頭白髮的法官，正研究着法律條文，仔細琢磨字眼，調解各方，處理案卷。

就眼前的例子來說，曼奴艾爾·肯迪鈕是保守思想的代表，而卡洛斯則是進步的傳播者。

老書辦不可動搖的堅如磐石的經驗，有時卻遭到聰明的、思路敏捷的卡洛斯的粗暴鞭撻。但曼奴艾爾·肯迪鈕仍似岩石一樣，態度堅決，對卡洛斯的意見僅限於聽聽而已，決不理會他的反駁。

比如，曼奴艾爾·肯迪鈕嚮卡洛斯解釋如何記入一筆假設寄往利物浦的羊毛帳。

卡洛斯反對冗長、復雜的程序，提出，根據他的理解，可以也應該簡化記帳方式。他覺得，帳本上根本用不着注解。要是這樣記的話，所有按曼奴艾爾·肯迪鈕的辦法記的帳，又

① D. QUIXOTE 堂·吉訶德，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CERVANTES）的小說《堂·吉訶德》中的主人公。

② SANCHO PANZA，小說《堂·吉訶德》中的侍從。

要記收入，又要記支出。卡洛斯認爲這純屬多餘。

卡洛斯採用的方法相當簡單，相當合理，使帳本上少了這些無謂的細節。這些累贅的注解是多年沿襲下來的，人們已經習以爲常了。曼奴艾爾·肯迪鈕反對卡洛斯的記帳方法，但又無可奈何。

可以想像在此種處境下，曼奴艾爾·肯迪鈕是多麼的煩惱！

但是他不願丟掉老習慣，不會因毛孩子的反對就放棄傳統做法，從經商的見習階段到迄今的許多年裏，他一直是這麼做的。因此，他的話中帶着辛辣：

“我不會詭辯，可就該這麼做。”

“也許，但是難道就不能按我說的辦法做嗎？”

“可以……不可以……就是說……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先生。”

“爲什麼？”

“因爲不可以。”

“但是，沒有比它更簡單的辦法了。”

“這是你的看法！最簡單的辦法是，最簡單的辦法是……好罷，不用說了！就算是罷！……我們這兒不是要講簡單不簡單的問題……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它並沒有等你來搞個發明！……到現在爲止，我們所有的人都糊裏糊塗……這兒就差卡洛斯先生的簡單方法了！當然，這也並不壞……更簡單的！那就壞事了！……我們可不想簡單的東西……那是很糟糕的方法，但是你瞧，許多經營得不錯的商號都是這麼幹的。如果你相信你的簡單的記帳方法，你知道會有什麼後

果！理論！……我一直步步緊跟！但結果並不理想。懂理論的商人，實際上會破產。最簡單的！……你們瞧，什麼玩藝兒！照你說的做，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帳目都甬記。”

卡洛斯不禁笑了。他知道曼奴艾爾·肯迪鈕一定會反對，更不會在爭論中讓步。他對老人的做法默認了。在這個領域，他大度地做了讓步，在其它領域，他獲得了進展。因為塞西麗婭非常感謝他對父親的謙讓態度。

曼奴艾爾·肯迪鈕焦急地盼望着一個報讎的機會——機會來了。

在剛纔的討論中，多次講到發票，老人這會兒突然轉過身，面對卡洛斯，問他是否會開一張發票。卡洛斯沒有馬上回答。

有實踐經驗的老人預感到在這個方面他大獲全勝了。爲了慎重起見，他不再解釋；讓人取來紙，羽毛筆和墨水，對學生說：

“劃出格子並填上。”

卡洛斯猶豫着。曼奴艾爾·肯迪鈕沉浸在得意的勝利之中。

“瞧，這不是！”他高聲說，“瞧見了罷，理論有什麼用！做這種事總得……就是說讓一位學士來幹也不一定行！……先幹再……要會用技巧！怎麼樣？你能用什麼更簡單的法子纔不這麼費勁……什麼法子！……我倒想看看……炮火中纔能考驗士兵……往火堆上灑點火藥算什麼本事。好了，寫罷，寫罷，按我說的寫，甬講理論了，要不耻下問。每個人都要活到老學到老。”

他開始教卡洛斯在紙上劃綫的方法，應寫哪些欄目，應該注明的資金，他教得很認真，沒有漏過一個細節。

卡洛斯像個畢恭畢敬的學生聽他講着，逗得塞西麗婭直笑。

“寫罷；在那裏寫，紙的上方，”曼奴艾爾·肯迪鈕說……“現在開一個任何你想要開的商品的單據……”

“耐心點，什麼商品是你曼奴艾爾·肯迪鈕十分需要的，並可以使你現在解除痛苦的？”

“什麼！你這是開玩笑還是在做帳？需要耐心，但不能這樣容忍你。”

“對我父親的細心可要有耐心！”塞西麗婭說，“上帝保佑！他可不是那種對商品留意的人。”

“好了，再見罷！兩個孩子在耍兒戲。還要叫我容忍你們！”

假如曼奴艾爾·肯迪鈕對心靈的秘密多少有點了解的話，就不會這樣將卡洛斯和塞西麗婭相提並論了。在兩人目前的心理狀態下，將他倆統統冠之以“孩子”的稱謂是頗不慎重的。

他繼續指導着如何填單據並以此結束了授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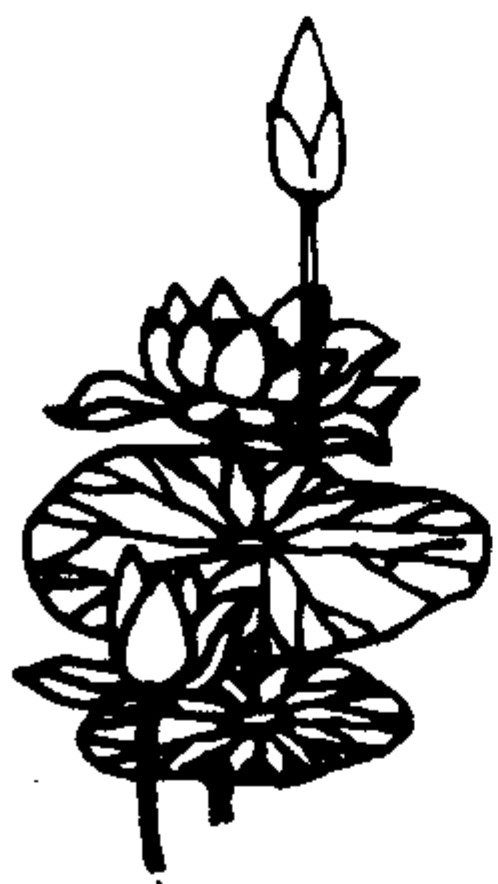
接着，茶端上來了。那天晚上，若瑟·福杜那托沒像以往那樣喝得津津有味。

曼奴艾爾·肯迪儘管不耐煩，但對卡洛斯懂得那麼多還是暗自感到吃驚。

大家都走了，塞西麗婭讓父親喝下了當天最後的一盃藥，並給他準備好晚上睡覺用的大長枕頭。“這小夥子真聰明！”他對塞西麗婭說，“見鬼了！他對生意上的事怎麼了解得這麼清

楚，可他從來沒接觸過啊！他沒有我的經驗，可竟有這種事！不讓他經商簡直是一種罪過。我看他很有悟性！……讓他在實踐中鍛煉上幾年，人們將會看到他幹得非常出色。”

塞西麗婭緘口不語。



23 心有靈犀一點通

卡洛斯繼續自己的商業教育，成績顯著，進展神速。第二天晚上，當他把上午做好的帳目拿給曼奴艾爾·肯迪鈕看時，這位經驗豐富的一等書辦着實吃了一驚，居然一點差錯也挑不出來。

他費了很大的勁纔說服這位熱血的徒弟不去插手總科目帳。他解釋說這不合適，因為帳面上出現第二個人的筆迹是違反規矩的。

“這就滿好了，”老人心裏想。卡洛斯已經幫了大忙，以後還可以協助他把所有的帳目整理好。等他病愈之後。祇需把這段時間的往來帳謄寫到流水帳和明細帳上就行了。

到了第三天或是第四天的晚上，曼奴艾爾·肯迪鈕已經沒什麼可教徒弟的

了。

他什麼都懂！

課上完了，但卡洛斯的來訪並沒有中止。他仍像平時一樣來作客，祇是每晚聚會的內容變了。

卡洛斯主動承擔了讀報的差事，這使若瑟·福杜那托很苦惱。塞西麗婭讀報時他感到很過癮，可聽卡洛斯讀報，他感到興味索然。

卡洛斯常常拿老人尋開心。聽曼奴艾爾·肯迪鈕說，這老頭兒有一些存款和債券，所以每天讀報時，卡洛斯很少不編進幾段消息或捕風捉影的報道，暗示債券將要大跌，某家銀行將有倒閉的可能。

每聽到這兒，若瑟·福杜那托使用最辛辣的字眼，宣稱他反對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政府。

有時，當兩個老人激烈地爭執時，卡洛斯正好乘機和塞西麗婭聊天。就其性質來說，這些閑聊越來越具有危險性。要是您不信，就請您聽一聽。

一天晚上，塞西麗婭給他父親縫一件棉布襯衫。

“你縫的這叫什麼？”卡洛斯問，並俯下身看着她做的針綫活。

“這是一件襯衫”，塞西麗婭微笑着回答，“難道你不認識嗎！？”

“我知道是件襯衫，但我問的不是它，而是……你現在這種縫法，應該叫什麼名字？”

“這種縫法？叫緝針腳！”

“噢！是緝針腳！”……這種縫法和倒針腳不是一回事嗎？

我說的對嗎？”

聽了卡洛斯的問話，塞西麗婭不禁笑出了聲。

“不對，先生，不是一回事。兩種縫法完全不同。”

“不對?! 不過，你看……好像，因為……緝針腳是……一針接一針。倒針腳，是縫一針，退一針，也就是說……縫了再縫。”

“天知道，但是……無論如何，兩種縫法是不同的。”

“可那有什麼不同呢？”

“你可真好刨根問底! 這會兒你對它們之間的區別倒挺感興趣的。”

“爲什麼不感興趣? 你没看到我一直都想擴大自己的知識面嗎? 你没注意到我聽財會課多專心?”

“但是，財會課對你有用。”

“好了，我們接着說罷。緝針腳是這麼一回事。我明白了。可什麼是倒針腳呢?”

塞西麗婭笑了笑，從縫好的地方找到用倒針腳縫的一處，指給他，說：

“這兒就是一個倒針腳。現在你來琢磨一下罷，看你能不能講出區別在哪兒。”

卡洛斯像很用心地琢磨着倒針腳，一臉凝重的神情。

直看得塞西麗婭不得不停下了手中的活兒。

“看出來了嗎?” 等卡洛斯研究完時，塞西麗婭頑皮地問了他一句。

“我承認，兩種縫法的確不一樣，可我還說不準區別在哪兒。”

“你會因此而苦惱？”

“咳，你快說罷”，卡洛斯堅持道，好像不弄清緝針腳就不善罷甘休似的，“所有的針綫活都用緝針腳縫法？……”

塞西麗婭並沒把這個怪問題當回事兒。

“不對，先生”，塞西麗婭笑着答道，“先看布料的質量，再決定用哪種縫法。”

“噢！這麼說，緝針腳……也是一種縫紉法了？”

“那當然了。緝針腳是這樣縫的。好了，你留心看。”

塞西麗婭邊說邊拿起針綫，開始慢慢地縫起來。卡洛斯像個徒弟似的一本正經地看着她縫。不過我覺得，卡洛斯並沒怎麼留意塞西麗婭手裏的針和綫，而是盯着她飛針走綫的手——那雙巧妙絕倫、嬌嫩的手。

“你看，”塞西麗婭說，“比如說，縫了第一針，針腳大點或小點，這要看活計的粗細，這誰都明白。應該這樣縫。好了，現在針紮在這兒，第一個針腳的中間……看到嗎？……然後再把針往前穿，第二針要和第一針的距離相等。明白了嗎？第三針要穿進第一針的針眼，第四針要穿進第二針的針眼……就這樣一直縫下去……現在你該聽明白了罷？”

“聽明白了。那倒針腳呢？”

“可你要知道這些事幹嘛？”

“是一種怪癖，我承認。但是……怎麼辦呢？糟糕的是我有這麼一種願望。要是我的願望得不到滿足，心裏就會感到不舒服。”

“啊！我還不知道原來你是這麼古怪。”

“你不喜歡這種古怪的性格罷？”

“我嗎，不喜歡。”

“先別說不喜歡。這不可能。女性的思維，毫無疑問比我們的更加細膩和敏銳。可你不能否定那些小小的怪脾氣。怪癖，在我看來，凡是自命清高的人都有。好了，我的課到此結束了。”

“那你現在還想學什麼？”

“什麼是倒針腳呢？”

像講緝針腳一樣，塞西麗婭不得不耐心地給他講解什麼是倒針腳。卡洛斯聽了，露出滿意的神情。

接着，兩個人又談論了一會兒這類話題。

談話中間，卡洛斯一直作出一副神情嚴肅，煞有介事的樣子，而塞西麗婭則邊說邊笑，因為她從來沒想到過對這樣一位學生教這樣一種稀奇古怪的課。

在曼奴艾爾·肯迪鈕家的幾次晚間聚會上，卡洛斯和塞西麗婭一直都在用前面已經描述過的那種一本正經的口氣談論這類事情。

也許讀者認為，這些東拉西扯的談話無傷大雅。如果這麼想，那你就錯了。記得某位行家針對此類愛情曾寫下這樣的警句：

輕浮的頭腦常為瑣事困擾

事實上，對卡洛斯和塞西麗婭來說，再沒有比議論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更能影響他們的心態了。

再細小、再幼稚的事都能使兩顆心更加貼近。

我們已經習慣於舞臺上男女主角間那些充滿着感嘆的談情說愛和小說中那些感情細膩的高論，但實際生活中，這並不多見。在這種談情說愛中，那些隨意的、時刻準備忘掉的、較少夢幻色彩的東西就會釋放出來，積蓄已久的感情會藉以得到擴展——情愛在這種擴展中往往會完全消失。但是謹小慎微和沉默寡言——幻想盡力想從中掙脫出來，尤其是那些充滿着瑣事的談話，啊！這纔是最最可怕的！因為在這種相互交流的閑聊中，心靈會派出無形的密使就懸而未決的問題進行談判並進而不動聲色地佔領對方的陣地。

許多情侶都可以證實這一點。當忘情地沉緬於卿卿我我的時候，他們覺得時間在飛逝，世界已不存在——這也是那些享受不到這種樂趣的人表面嘲笑、內心嫉妬的原因；當感到情感更加真摯的時候，關於愛情的議論就變得抽象、超脫，因為這種議論吸收了注意力和謹慎；當結束這幸福的一天時，他們試圖複製從中得到的印像，回憶長談中說的和聽的話語，別的事會喚起關於那些平庸事情的平庸議論。但是在這種幌子下，心靈找到了暢述情懷的途徑——這些宏論，沒有哪位詩人，包括寫過三百一十八行情詩的彼特拉克^①，能夠表達出來。

發生在卡洛斯·懷特斯頓身上的情況正是如此。每天晚上回到家裏，他心中都充滿着親切的、莫可名狀的喜悅。比起那天晚上的閑聊——讀者可能認為是毫無意義的談話——

① 彼特拉克（PETRARCA）1304～1374 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和詩人，曾寫過三百多首十四行詩獻給情人勞拉。

在他身上燃起的激情來，這種喜悅更加使他陶醉。

這種情況在繼續着。受托爲曼奴艾爾·肯迪鈕治病的醫生過分慎重，表示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祇有一星期之後方可出門。

卡洛斯沒有冷靜地考慮過這段時間過去之後怎麼辦。還能繼續這種對他來說已經是不可或缺的訪問而不引起別人的懷疑嗎？到現在爲止，他可以藉口嚮曼奴艾爾·肯迪鈕匯報當天上午的帳目，可以後呢？

卡洛斯對寫字樓的工作仍然是兢兢業業的。理查德先生精神上還未能適應兒子的這種變化。

在曼奴艾爾·肯迪鈕家裏，大概祇有老書辦一個人還沒有懷疑到卡洛斯頻頻來訪的弦外之音。安東尼婭和若瑟·福杜那托早就在嘀嘀咕咕了。

那麼塞西麗婭呢？請女性讀者替我回答罷。

一天晚上，若瑟·福杜那托先生告辭時，他和安東尼婭在大門口進行了如下的一番對話：

“噢，安東尼婭太太，這位英國人總泡在這兒，你有何看法？”

“這有什麼辦法呢？令我奇怪的是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居然沒有覺察到……”

“但是，你可以告訴他……”

“我？饒了我罷，上帝！若瑟·福杜那托先生你可是個……”

“我？！我什麼也不是。我不能插手這件事。但是，安東尼婭太太你可是有義務……”

“我跟你說……我，像常言說的，要不是先掌握了足夠的理由……我必須先去打聽點有關這個英國人的消息，然後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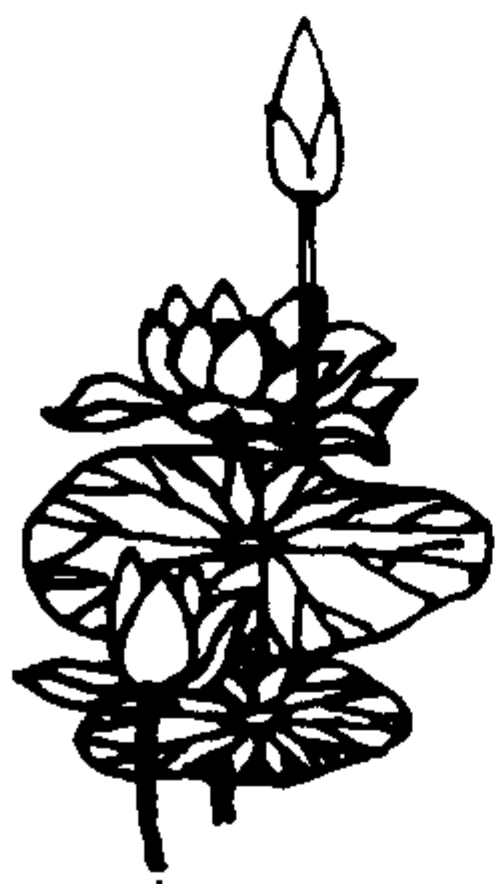
“嚮誰打聽消息？”

“這個人就住在卡洛斯家對門，她是我的一個教母的侄女的丈夫的一個嫂子。我跟她很熟，也很要好。明天，一得空兒，我一定過去看看她。說起來罪過，因為我猜想這小子是個無賴……”

“瞧他那副德性！”

“是啊，這不是明擺着的嘛！”

兩人分手了。若瑟·福杜那托回家後將忍受痛心的煎熬；安東尼婭在枕頭上將考慮如何從她教母的侄女的丈夫的嫂子那裏打聽到所需的消息，以掌握足夠的理由。



24 安東尼婭太太要找什麼樣的理由

我們從安東尼婭太太口中得知，她教母的侄女的丈夫的嫂子住在理查德先生家的對面。這是一所平房小院。一天裏，女主人有一半時間是在從半開的門裏觀察並把觀察的結果傳達給別人的忙碌中渡過的。

如果哲學家想從語源學上對“愛打聽”溯本求源，那麼再沒有什麼人比若澤菲娜·達阿瓜本塔更適合競爭這一頭銜了。由于名字^①的緣故，她有幸成了全區的知名人物。

她身上有的遠不止“愛打聽”，更多

① 若澤菲娜·達阿瓜塔 (JOSEFINHA DA AGUA—BENTA) 女人名字中，AGUA—BENTA 意為“聖水”。

的是焦慮、發燒、狂熱！

在若瑟·福杜那托先生和安東尼婭“門口密謀”——我們已經記錄在案——之後在第二天上午九點鐘，曼奴艾爾·肯迪鈕的這位勤快的女傭人，為神聖的熱忱所驅使，懷着令人讚嘆的搜集有關卡洛斯·懷特斯頓情報的意圖，來到了她的熟人和朋友家的門前。

“若澤菲娜太太！”安東尼婭用走調的、不知該歸入哪一類的嗓音朝門裏喊道。

“哎！”裏面有人答應了一聲，其音調可與安東尼婭太太的相媲美。

“你好嗎？”

“你是誰呀？”

一位典型的愛撥弄是非的中年婦女從黑洞洞的門裏，慢慢走到柵欄前。

“哎呀，是你啊，安東尼婭太太？請進。”

“啊，不用了，我不進去了，我不能多耽擱。”

“咦，你今天有什麼急事呀？”

“你瞧，都九點鐘了，我得忙着去準備晚飯。”

“還早着呢，”若澤菲娜·達阿瓜本塔太太靠着柵欄說：

“咦，是什麼風把你吹到這兒來了？”

“我去前邊給東家捎個口信，我一直想來看看你。”

“非常感謝。在那家處得還好罷？”

“湊合罷。日子還可以，不算太糟糕。”

“說得對。工錢，說實話……我覺得不是想多掙就多掙的事……，可是……”

“是啊，已經說定的事啦。有掙的多的，也有掙得少的，”安東尼婭太太說。她不喜歡對人家談自己的私事，再說她也不是爲這來的。

“他也是……”另一位女人說，“手頭不會很寬裕。一個帳房……”

“不說這些了。有些老闆的日子還過得緊巴巴的呢！”

“你說說，安東尼婭太太，路易莎……你認識罷？她是安東尼奧的女兒。她在戈拉索勛爵家做了八個月的工就不幹了，因爲工錢少得讓人說不出口。傭人們像老鼠似的整天挨餓。工錢僅夠買一個星期的面包和夜宵吃的劣質沙丁魚。可那家夥走在街上，人們還以爲他掙的和大主教一樣多呢。”

“真想不到！不過，至少能按時領到工錢罷？”

“按時？！什麼按時呀！有個女工在那兒幹了三年，到現在還欠她整整一年的工錢呢！你不覺得這太缺德嗎？”

“不過，有什麼辦法呢？要擺闊嘛！”

“是啊，你說得對。還有更過份的呢。你一定認得那位馬爾特斯，我也不知道他當的什麼差，人長得很帥，平常老牽着一條狗……”

“噢，對他，我太了解了。他是那位軍人的內弟，嚼舌的人都說他……”

“一丘之貉。我並不知道人們是否注意到他的女兒和妻子的窮奢極欲。噢，神聖的上帝！幾天前，她們從這兒路過，我還一再祝福呢。連皇后都比不上她們的奢侈。何等奢侈啊！安東尼婭太太，你說說，孩子的父親一年最多掙 30 萬雷易斯。發橫財不會的……家中的園子裏也長不出錢來……”

“上帝知道錢從何處來。”

“我也知道一點。我知道她們大肆揮霍靠的是誰。你瞧，他的妻子曾嚮一位女孩藉錢，那是我一個朋友的女兒，她在那兒當傭人已經很多年了。那女孩子，真可憐，幹起活來不要命……因爲，如今她是熨衣女工，礙於面子不能說不藉，然後是有藉無還。”

“她真蠢。要是找我，他們得好好打聽打聽。”

“我也是這麼說！安東尼婭太太可不是好欺負的。”

“對，我可不是，太太。我不是這種人，感謝上帝。”

“伙食還好嗎？”

“很好，是的，太太。關於這點兒沒什麼好說的……”

“最糟糕的是那裏像個監獄。除了星期日到卡爾莫朝拜耶穌外，看樣子你很少出門。”

“你很清楚，男主人幾乎從不在家……就剩下一個小女兒……”

“那女孩難道在哪兒就沒有個相好的？她一定會有的……”

“沒有……據我所知……”

“她一定會有的，一定會有的。現在的女孩子！安東尼婭太太，你瞧，科思莫·維拉斯布阿斯那邊的一位姑娘，說起來還是個孩子……可已經和書記員的兒子混上了！”

“真的！那後來呢？……”

“唉！我不願再提它！真不要臉！有一天，小夥子正和姑娘談情，被女孩的父親逮住了。他操起一把剃刀就朝小夥子衝了過去。小夥子逃脫了，他媽聞訊趕來，站在窗外和老東

西吵罵起來。兩個人互相對罵！還差一點兒沒打起來！”

“世上什麼人沒有啊！”

“他父親似乎願意讓她嫁給那位正在聖·卡塔利納建房子的巴西人。”

“這不是讓女孩活受罪嗎！”

“怎麼辦呢？她祇好嚮書記員的兒子求助。”

“她真是個大傻瓜！”

“他也是個寶貝！你不認識罷？”

“我不認識。”

“簡直是個一錢不值的賤坯，一個松松垮垮的蠢貨。”

“人各有志。”

“說得也是。你說得對。但是，說到你的女主人……”

“她呀……現在……就和你這裏的鄰居一樣。”

“什麼鄰居？”

“就是我家主人的老闆，那位英國人的女兒。”

“啊！是這樣！那可是個好姑娘，的確是。和窮人很要好……和所有的英國女人一樣古怪，但是頂多……你瞧，自打我們做了鄰居，她還從未跟我說過一句話呢！從來沒見她在窗前站過，從這兒經過時，祇跟我板着臉打個招呼，什麼話也不說。”

“她和我主人的女兒很要好。”

“是啊。我經常看到你的女主人來找她。”

“挺好的一家人。”

“是，是這樣。這家人沒什麼可說的。”

“我認為老人是個挺能幹的人。”

“是啊，但有些瘋瘋癲癲的，不過說到底，人還不壞，不是壞人。他會忽然間對某一件事產生狂熱的興趣，就像所有的英國人一樣……但是……”

“那小夥子也……”

“你說卡洛斯先生？看在上帝的面上，快別和我說起他。”

安東尼婭太太最終把話引到了正題上。

“怎麼樣？”

“那可不是個東西！”

“是嗎！”

“你想都想不到！再也沒有像他那樣輕浮的人了！每天深夜纔回家。一覺睡到第二天中午。你瞧，安東尼婭太太，他天天就這麼混日子。”

“那他賭嗎？”

“他既賭，又抽，整日裏在酒吧和戲院裏混，還酗酒，經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

“是這樣！咳！”

“還有呢！爲了那小子，家裏都快鬧得炸開了鍋。他不跟父親說話，他姐姐也備受折磨。是蘇珊娜，我的表妹告訴我的。她已經在那兒做了八天工，說那個人有點不知羞耻。有時，他折磨可憐的姐姐，罵呀，罵呀，罵個沒完。她呢，真可憐，祇是傷心地哭。有好幾天了，他除了吵以外，沒別的事可做。”

“我憎恨出賣耶穌的猶大！”

“安東尼婭太太，這小子是來者不拒。不知道你是否聽懂了我的意思？對他來說，絲綢和印花布一樣，都是布，能用

就行。曾給他當了很長時間的傭人路易斯說過，他收到很多女人的來信，他樂此不倦！”

“真是個滑頭！他需要的是……”

“聽說他和劇院的一個女喜劇演員鬼混，用去了他父親許多錢。老人甚至想把他送回英國去。”

“去罷，永遠別再回來！我打心裏詛咒他！”

“他真是個混世魔王。居然還酗酒！”

“還有這種惡習！”

“要不是個英國人呢！有時，天都快亮了纔回家，到家後倒在床上就睡，因為他自己也弄不清自己是誰了。”

“你們瞧他多不知羞耻！一個有教養的人，一個……瞧瞧，都是些什麼事！……”

“不久前，在這兒……安東尼婭太太，一大早我正要開朝街的大門，那個東西正進家門。臉色焦黃，蓬頭垢面，你要是見了他的那副樣子。”

“不，這樣混日子可要折壽的。”

“是啊，誰說不是呀……要是死了，說不定還是他的福份。”

“我敢說他這個時候還在睡覺！”

“這不他剛剛打開窗戶。今天起得還算早。”

“這麼說，那是他的臥室了？”

“是，那邊靠近大門那間。他父親和姐姐天剛亮就出門了。聽說一個非常富有的英國人帶着女兒從英國來，小夥子的父親和姐姐去看望他們。傭人多羅特婭告訴我，他父親想給他兒子娶那英國女孩。”

“那小夥子呢？”

“小夥子？……他正盼着這樁親事呢！……你瞧，他已經去那裏看過他們了。”

這兩個女人正談得起勁的時候，一輛由兩匹壯馬拉得馬車從街那頭直奔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家駛來。

車伕迅速從車上跳下來聽候車裏人的吩咐，但車廂的門簾擋住了兩位好奇女人的視線。

接着是按門鈴聲。過了一會兒，侍奉卡洛斯的傭人出來開門。兩人說了幾句後，傭人回去問主人，旋即又帶着主人的答復返了回來。

車伕得到回話後，走過去拉開車廂門，一位雍容華貴、身着黑色服裝，身披長紗的女人從裏面走了下來。安東尼婭太太和她好友的貪婪的眼睛無法看清那位女人的面容。

女人在卡洛斯傭人的陪伴下，在花園的大門裏消失了。

安東尼婭太太和若澤菲娜太太用目光互相望望。

“可是……”安東尼婭喃喃自語道。

“你說什麼？……說罷。”

“你剛纔不是還跟我說起他們父女倆早就出門了嗎？”

“有一個小時了。”

“可是……”

“可是什麼？”

兩雙眼睛互相詢問着。

“厚顏無恥！”兩人對看了一會兒，安東尼婭太太說道。

“這不你都看到了。”

“你認識她？”

“我不認識。”

“竟然這麼不要臉?!”

“親眼看到了罷!”

“好罷，弄不清她是誰，我就不離開這兒，至少……”

“安東尼婭太太，你說說，這不是瞧不起鄰居嗎?”

兩個女人繼續她們神聖的議論。車伕來藉火點烟時，若澤菲娜太太還嚮他打聽了一些事情。不過，車伕祇能告訴她，來的女人還很年輕、很漂亮，家住在聖·卡塔利納。

安東尼婭留神望着街上。

直到那個女人再次在大門口出現時，她們纔停止了猜測。這會兒是由卡洛斯陪着。他溫文爾雅地將她扶進了車廂，和車伕交待了幾句之後，也隨着她鑽進了車廂。

馬車又沿着來的路疾馳而去。

兩個女人看着眼前的一幕，驚得目瞪口呆。

“你瞧見了罷?”若澤菲娜太太問。

“這回一點兒都沒逃過我的雙眼。”

“我看她很年輕。”

“也很漂亮。”

“對此，你怎麼說?”

“我也搞不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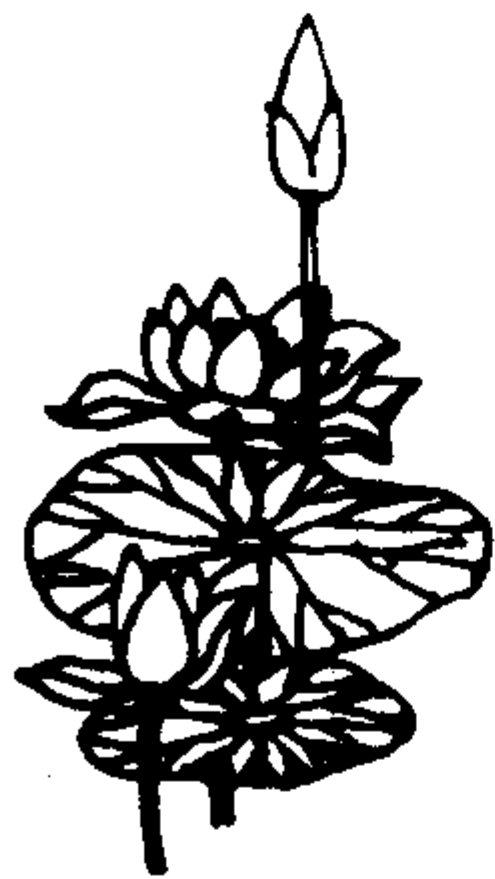
“你曾見過這麼厚顏無耻的人嗎?”

“我可沒見過。”

安東尼婭太太離開了那裏。她很氣憤，決心插手主人家的事，非要戳穿那個放蕩不羈之徒不行。他居然假藉無私助

人和友誼之名，悄悄鑽進主人家裏來了。

安東尼婭太太達到了目的，找到了充足的理由，這使她高興得心花怒放。



25 家庭風波

這天下午四點鐘，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帶着英國式的得意神情——對此我們已經熟悉，邁着悠閑的步子往家走。他好像剛剛完成了什麼重大任務，此刻正在享受無所事事的愜意一樣。這天上午，他有一部分時間是同一位英國同鄉一起渡過的。這位同鄉有一位皮膚白皙、頭髮金黃的女兒，理查德先生希望她能與兒子結成秦晉之好。

我們不知道廚娘是怎麼得知這位一嚮謹慎的英國人的意圖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或是因為邏輯的推理，或是由於不為人知的靈感，這位傭人已經知道了，而且還將這一發現通報給了若澤菲娜·達阿瓜本諾太太。那天早上兒子沒陪他去會見客人，他心裏頗感不快，但

想到兒子可能會願意陪他參加晚上的另一次會見，心裏似乎又感到了一些安慰。

老商人邊走邊想，小狗“蝴蝶”在前面輕快地跑着。它對主人慢騰騰的踱步有些不耐煩了，因為它不得不時常往回跑。

理查德先生一邊慢悠悠地沿着“花街”走，一邊低聲地哼唱着：“歡呼罷，小夥子，歡呼罷”。他饒有興致地瀏覽着路邊金飾店的櫥窗，突然在一家金飾店鋪前停了下來，顯然櫥窗中的某件物品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久久地凝視着這件物品。

對這件東西，這位英國人無論如何也要研究一番。因為從櫥窗外無法辯認，他走進店裏。

“請把陳列的那塊手錶拿給我看看！”他對店主說。

店主和顏悅色地，客氣地、迅速地將錶表遞給他。

理查德先生十分專注地審視着手錶。

“真是塊好錶！”店主說，“不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都稱得上是珍品。”

理查德先生點了點頭，繼續一言不發地審視着。

“這是英國錶，對嗎？”過了一會兒他問道。

“是，先生，是英國產的，出自非常有信譽的廠家。”

“那麼說……是直接從英國訂貨的？”

“不是，先生……”

店主開始用更加審慎的目光打量着這位顧客。他這樣打量理查德先生，至於在想些什麼，我可不知道。但是一層疑慮的陰影好像佈滿了他的額頭。過了一會兒，他繼續說：“跟

您實說罷，閣下，我剛剛買下這塊錶，還不到幾個鐘頭呢。”

“噢！那……能不能告訴我是從誰手裏買的？……”

“從一個小夥子手裏買來的，我祇是見過他，並不知道他的姓名……我看他也是個英國人……他坐馬車和一位女士來的……”

理查德先生睜大眼睛，盯着金飾店老闆問：“和一位女士？……”

“是的，一位很年輕的女士，身着黑色服飾，她一直在車上等他。小夥子進來後，說是要遠離故土，建議我買這塊錶和錶鏈……我們開始討價……”

“好了，好了，這跟我沒關係。”理查德先生說，嘴唇輕輕地抽搐了幾下，這是他克制發火的習慣動作。

“我們看看，現在你賣給我，多少錢？”

店主解釋說他要賺點蠅頭小利，對此，理查德先生也不表示異議。最後，他將曾送給兒子的這塊錶和錶鏈又買了回來。

毫無疑問，他曾送給兒子的，正是眼前的這樣東西。對於這一點，讀者自然不難看出。

走出金飾店後，理查德先生的表情再一次變得凝重起來。但是在他的內心裏，如果我們能窺視到的話，就會發現有一股無名的怒火在昇騰。這對一嚮冷靜的他來說，是相當少見的。

理查德先生到家時，站在門口的傭人還是早晨迎候客人的那位。順便說一聲，那位客人曾使安東尼婭太太義憤填膺。

“卡洛斯先生今天是幾點鐘出去的？”理查德先生用生硬

的、嚴厲的語氣問。

“是……十點鐘。”傭人戰戰兢兢地回答。

“一個人？”

傭人想說是的，但是理查德先生那種冷峻的目光使他不知所措，祇好木讷讷地愣在那裏。

“一個人？”英國人提高了聲調，再一次問。

“不，……不先生……”傭人回答。

“究竟是怎麼回事？”

“和……和……”

“和誰？”理查德先生問道，愈加顯得暴躁不安。

“和一位女士，她……是她來找卡洛斯的……但是……是位上了年紀的婦人。”傭人補充道。

但是，理查德先生已經轉過身，朝屋裏走去。詹妮覺得他很反常。她對父親十分了解，一眼就能看出父親的變化，哪怕是偶然間爬上額頭的一個小小皺紋也休想瞞過她的眼睛。

理查德先生若無其事地和詹妮搭訕了幾句，問他卡洛斯是否已經回家。

在得到肯定的答復之後，他說晚飯前，想去卡洛斯的房間看看。

這是一個多麼異乎尋常的決定啊。詹妮聽後，眼盯着父親。她知道一定是出了什麼事，這件事說不定會導致一場激烈的爭吵，而這是她一直想竭力避免的。

她要調解此事。

“好，咱們去罷，”她笑着說，想陪父親一起去。

“不，不用，”理查德先生說，輕輕地把她推開，“我想……

必須和他單獨談談。”

詹妮松開了挽着他的胳膊，對父親的話中帶出的冷漠感到有些沮喪。

理查德先生想緩和一下氣氛，說：“我們是談生意上的事……一會兒見！……不過，你可以讓他們準備晚餐了。”

“詹妮看着他急匆匆地走了，無論如何也猜不出他們單獨會面的理由。

理查德先生這會兒已來到了兒子的臥室。

理查德先生的到來完全出乎卡洛斯的預料。他此時正靠在長沙發椅上想……可能在想塞西麗婭罷。

一看到父親——他很少來臥室找他的——卡洛斯急忙站了起來，掩蓋不住內心的吃驚。

理查德先生一邊朝他走來，一邊從衣兜裏掏出金錶和錶鏈，幾乎結結巴巴地——每當他過於激動時，說話總是這樣——說道：

“給你。你賣……賣掉……喜歡你的人……送給你的禮物……不管……是出於何種目的……祇要不是出於羞於啓口的……有損於……你的人格的……。”

看到這塊錶，卡洛斯的心一下子收緊了，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他低下頭，神情恍惚，滿臉通紅，像是良知在告訴他，父親的嚴厲指責是無可挑剔的。

在理查德先生看來，卡洛斯的這些表情無異是默認了他的疑惑。

理查德先生愈想愈氣惱。

“太荒唐離奇了，儘管……但是……但是……永遠不應

該……不應該這樣卑鄙……”

聽到卑鄙這個詞，卡洛斯不禁哆嗦了一下，猛然擡起了頭。

“先生！”他喊道，憤怒已經使他難以保持兒子對父親應有的尊重。

“是的，卑鄙！”理查德先生似乎被兒子的反應激怒了，於是又大聲地重複了一遍，“我希望你不要把這個家當你幹風流醜事的舞臺。”

“但是……”

他没理睬兒子的辯解，繼續說道，“請記住，在這兒，在這個你不懂得尊重的屋頂下，你的父親白了頭，你的母親也在這裏去世，你的姐姐還生活在這裏。”

“我相信我並沒有……”

“上午誰來找你了？你和誰一起坐車出去了？爲什麼你要賣這塊錶？”

卡洛斯沒有吭聲，對父親的責問，他好像決心以沉默來回答，儘管這些未經深思的責難使他聽了很惱火，心中很不平靜。

他的自尊心終於反抗了。

“我不能對此做任何解釋，但是我敢嚮您保證……”

理查德先生打斷了他的話：“我可不願意調查你都幹了些什麼事。你的一些荒唐行爲經常傳到我的耳朵裏，可我並不在意。但是，我想，但是，我要求你……我今天還有足夠的力量達到此目的，你可以相信這一點……我希望並要求你尊重你的姓氏，以及……以及我的這個家。請你放明白些……”

“但是，我已經用自己的人格嚮您做了保證，今天上午我做的一切絕不會玷污您的姓氏，這姓氏也是我的，也決不會損害這個家庭的聲譽，我敬重這個家，就像……”

“你用人格做保證！難說。你清楚地知道我有理由懷疑你的保證……所以……”

“要是這樣的話，我再沒有別的可說了，祇好沉默。作爲一個父親對兒子講這樣的話，那就沒什麼可說的了，我祇有緘口不語。”卡洛斯語氣堅定，決心不再談下去。因爲理智告訴他，一旦克制不住自己的暴烈性格，他就會把握不住自己，忘掉爲人的信條。

理查德先生也沉默了。他在屋裏踱來踱去，接着用嚴厲的、低沉的聲音說道：“我認爲，你會同意幫助我維護我這個家的聲譽！”

卡洛斯沒有回答。

“這是任何一個家長必須履行的義務。過分的寬容也是不道德的。”父親繼續說道。卡洛斯仍然一聲不吭。

“我希望你沒有讓自己內心深處的榮譽感沉睡，以至不理解這是我應盡的義務。”

卡洛斯還是沒有吭聲。

理查德先生深知兒子的性格，等他辯解或請求原諒都將是徒勞的。於是，他離開了卡洛斯的臥室。當他關上房門時，卡洛斯狂怒地將一隻珍貴的中國花瓶扔到地上，摔得粉碎。他已經無法控制自己的怒火了。接着，在房間裏大步地來回走着。啊，可憐的花瓶碎片！

此時晚飯的鈴聲響了。

進餐時，卡洛斯盡量裝出一副嚴肅的樣子，但卻裝得不像。詹妮總用目光注視着他，這孩子氣的佯裝休想騙得了她。

可以想像在這種氣氛的“讚助”下，這頓晚餐是怎麼進行的。

刀叉與水晶盃的碰撞聲是寂靜的餐廳裏惟一能夠聽到的響聲，連傭人都能察覺到那種凝重的氣氛，所以走路時都踮起了腳尖。

有時詹妮想笑笑，但不幸的是，一看到父親和弟弟輕輕皺起的額頭，笑聲未到唇邊就又收回去了。她怎麼也猜不出他們互相敵視的原因！暴風雨來得太快了，以至她都來不及加以驅散！

晚餐像開始時一樣，在沉默和陰鬱的氣氛中結束。卡洛斯第一個離開了餐桌。理查德先生此次也未再吃他平素喜愛的飯後點心。

英國人開始感受到他思想變化的後果。他漸漸覺得剛纔對兒子的過失未免太嚴厲了。

他極有可能誤解了今天的事，錯怪了兒子。即使是兒子錯了，說到底也不過是年輕人的輕浮行爲，也許並不值得這麼嚴厲的責備。

這位寬容的英國人希望有機會自然地、不失體面地同兒子和解。這麼說他已經有些悔悟了。

確實，當看到兒子起身離開時，他感到很痛苦，因為兒子這一走也帶走了尋找機會的希望，他望了一眼詹妮，想從她身上看到是否有什麼法子留住弟弟。

詹妮正全神貫注地觀察着弟弟的表情，沒有注意到父親

的眼色。

當卡洛斯走到餐廳中央時，理查德先生在座位上開口說道：“史密斯菲爾德先生昨晚從倫敦來了……”

卡洛斯收住腳步，望了父親一會兒，像是等着他再說些什麼，接着又繼續朝門口走去。

“史密斯菲爾德先生和女兒艾麗斯·史密斯菲爾德來了，”理查德先生又說了一句。

卡洛斯復又停住，看到父親沒再接下去講什麼，於是又往外走了幾步。

“咱們家欠過他許多情，不僅是貿易上的，而且……還有人情上的，”理查德先生說。

這句話使快走到門口的卡洛斯再次收住了腳步。

可理查德先生不再說了，兒子伸手去掀門簾。

“我和詹妮今天上午去他那裏了。”

卡洛斯沒說什麼，仍在等待。

理查德先生接着說：“我們說好了今天晚上再見面……他們明天要去米鈕，還……問到……問到你呢。”

理查德先生作出了鉅大的努力：沒再用過去一直十分客氣的稱謂來稱呼兒子。

卡洛斯已經掀起了門簾，見父親沒再接着往下說，恭敬地鞠個躬，走了，似乎沒有領會父親話中的意思。

理查德先生看着他離去的身影，已雲開霧散的面部表情復又凝重起來。他手指間夾住的一個榛子，由於肌肉的緊張，咔嚓一聲被夾碎了。

詹妮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裏，她心裏很焦急，卻又不知該

怎麼辦。爲了使壞事早點過去，必須要了解事情的原委，可至今她一點都不知道。她站起來，趴在父親肩上。

“爸爸，你怎麼了？”她親熱地說。

“爲了家庭和睦，該做的我都做了，但是我已經看出來了，這是不可能的。”

“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你不都看到了嗎？”

他站起身，在餐廳裏疾速地走了幾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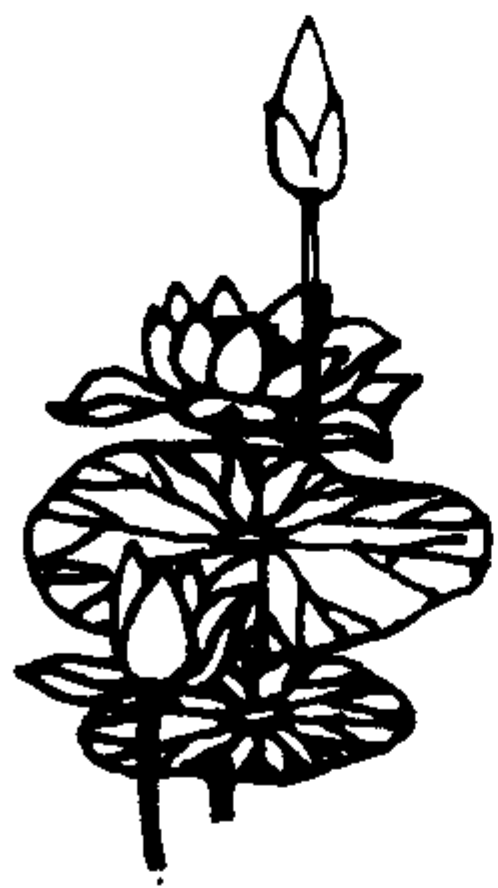
“卡洛斯二十歲了，”他接着說，仍不停地踱着步，“二十歲了，早就該承擔一個男子漢應承擔的義務了……如果他忘記了自己的年齡，忘記了自己應該盡的義務……我是父親……”

一個傭人走了進來，打斷了他的話。

理查德先生坐下來，開始讀《泰晤時報》，再一次緘口不語，問他什麼也不回答。是《泰晤時報》如此吸引他嗎？實際上，整個一下午，他的眼睛就沒離開過報紙的頭條消息。

頭條消息大概像謎一樣難解，所以讀起來竟如此費力！

詹妮嚮弟弟的房間走去。



26 詹妮無效的調解

詹妮進去時，看見弟弟正揪着“新大陸”的兩隻長耳朵玩。然而，無須看他的面部表情也能發現他的心思並不在這條狗身上。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查爾斯？”詹妮說，話語中顯出不安，“看在上帝的面，到底是怎麼回事？”

卡洛斯擡起頭，佯裝笑臉說：

“你別害怕，詹妮。今天我和爸爸演了一場老戲，孩子時代的老戲。他還是像對待孩子似的責罵我。我跟孩子們一樣，噘着嘴一聲不吭。好了，十歲到十二歲之間，這出戲對我來說是個悲劇；到了二十歲時，這出戲的主格調就變成十足的喜劇了……”

“但是……你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

麼事，以致於發展到這種地步？”

“什麼也沒發生，或者說幾乎什麼也沒發生。他對我做的一件事誤解了。我可以，但不應該對這件事做任何解釋。我已經用我的人格做了擔保，事情絕不像他們想的那樣。可爸爸呢，剛纔還自誇尊重和維護懷特斯頓家族聲譽的爸爸，卻首先玷污了這一聲譽，因為他竟懷疑我用人格嚮他作出的保證。

“耶穌，查爾斯！……你怎麼總是這樣敏感？你可不該懷疑他，他永遠不會因你的個性而對你有什麼不好的看法！”

“但這是他親口對我說的！”

“可憐的爸爸！你想想看，他訓斥你時是否冷靜？我還不清楚你說的這件事的起因，但是……”

“祇是因爲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兒。今天上午，我需要錢；事情又很緊急，而且數量很大。要是自己能解決，我不喜歡求助別人。再說，家中祇有我一個人，手頭上祇有兩件東西可以馬上兌換成我所需要的那筆錢。這就是爸爸送我的錶和錶鏈，當……”

“你真的把它賣了？……噢，查爾斯！”詹妮說，目光中流露出對弟弟的不滿。

“我從錶鏈上取下了這塊瑪瑙印章，它是這件禮物中不太值錢的部分，祇是爲了留着做個紀念。你知道，並不是因爲他們出的價錢高，我纔賣掉這兩件心愛之物的。我賣掉是因爲有別的用處。我承認把它們賣了。過了幾個小時後，有如鬼使神差，爸爸路過那家金飾店，看見了擺在廚窗裏出售的手錶和錶鏈。他認出來了，再次買了回來，又給了我，當時

跟我說的那些話……祇有我纔應該耐着性子聽下去。”

“但是……你腦袋裏想什麼呢！爲什麼要賣那隻錶？那是可憐的爸爸高高興興特意買來的。”

“儘管爸爸發怒不無道理，但我遇到了一件比爸爸發怒更重要、更緊急的事情。”

詹妮下意識地露出懷疑的神情。

“情相信我，詹妮。請你不要像他那樣懷疑我。我可以告訴你，如果再發生那種事，我仍會不顧後果，毫不猶豫地把這塊錶和這隻錶鏈賣掉。”

“到底發生了什麼大事纔促使你這樣做？”

“我不能告訴你。”

“不能像從前那樣把你的秘密告訴我嗎，查爾斯？”

“這件秘密不是我的。”

詹妮沉默了。

卡洛斯望着姐姐。過了一會兒他走過來拉住她的手說：

“好好看着我，詹妮。現在你連我的話都不相信了。”

“不……查爾斯……我不懷疑……”

“請告訴我：你能相信你的弟弟嗎？儘管他做過種種輕率的事情，但可曾做過一件卑鄙的事情嗎？”

“噢，查爾斯！瞧你問的！”

“你能相信他從不曾忘記過對你的尊敬和熱愛嗎，詹妮？儘管他剛剛懂事母親就去世了，但他能忘記對母親的崇敬嗎？”

“不會忘，查爾斯，你不會忘的。爲什麼問我這些？還有誰比我更了解你的心和你的情操呢。這一點兒你是清楚的。沒

有人像我這麼袒護你，”詹妮被卡洛斯講話時表現出的情緒深深感動了

“可剛纔，他們不是這麼指責我的嗎？……沒想到指責我的竟是我的爸爸。！”

“假如你說出事情的真相，爸爸還會那麼想嗎？”

“如果他不那麼想，看到我被指責後的痛苦樣子，聽了我的反駁，就不該提了……但他仍然喋喋不休的說個沒完。”

“即使這樣，你也應該原諒他。雖然我不相信你會幹出那樣的壞事，但我也知道，我這個積習難改的弟弟也不是個完人。我認爲，你需要待人更寬容一些，可你總不願這樣做。這一切都過去了。你瞧，我的查爾斯，你應該像湖泊、草原一樣，太陽一出來，頃刻間它們上空的烏雲便消失得無影無踪。你没看到你離開桌餐時父親的樣子！真可憐！如果說他待你不公平，可他對此已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你要相信他比你更懊悔。我看得出他在尋找嚮你表示道歉的機會，他感到了後悔。你還能讓他怎麼樣呢？儘管他有這種願望，可轉變不會這麼快的，而你又不給他這種機會。查爾斯，如果你和和氣氣，大大方方，就像……你將成爲一個天使。你瞧，這也是一種報復。如果今天下午你和和氣氣、大大方方面到餐廳，陪着父親……”

“你了解我，詹妮，你怎麼會想起提這種建議呢？你還不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做你要我做的事，需要有一種本領。可你什麼時候發現我有這種本領呢？我心中的反感很快就會過去的，這是真的。但是，當我反感時，我可不會佯裝。明天我可能把這一切忘得一乾二淨。但是今天，特別是現在，如

果讓我這麼早去見父親的話，我的心情會更糟。”

詹妮沒再堅持，因為她知道弟弟講的是真話。過了一會兒，她說：

“我允許你再反感兩個小時，這已經夠長的了。到了晚上，不許再有一絲一毫的委屈了。然後，你陪我們去史密斯菲爾德先生家，這會給父親帶來極大的快樂。明天一切都將烟消雲散。”

“不，詹妮，今天晚上我不能陪你們去。”

“先別拒絕，查爾斯。你這樣是不是太不給面子了？”

“不是，但是……今天晚上我已經有了安排。”

“是不是很急，你不能……”

“我不能食言，不能不去。”

“噢，查爾斯，你沒聽到父親說嗎？史密斯菲爾德先生有恩於咱們家……”

“可今天不行。明天我去看望這位先生。”

“明天他們要去米鈕了。”

“那太糟糕了。等他們回來時我再去看他們”

“這麼一點讓步你都不肯，那你就等着暴風驟雨罷。”

“那怎麼辦？要不就請你們告訴他，我是個性情乖戾、忘恩負義、不可交往、粗俗自私之徒。這樣，他們就不會因為我不去祝他們一路順風而感到奇怪了。”

卡洛斯一口氣說完，他的暴躁使姐姐吃了一驚。

詹妮聲音有些顫抖地說：

“你明明知道我不會這麼說你，查爾斯，也不會讓其他人在我面前這麼說你。”

聽了姐姐的這些話，卡洛斯馬上平靜下來。

“可憐的詹妮！你是惟一真正了解我的人。”

“對你還是了解得不夠，”姐姐溫柔地說，接着又問道：“你去嗎？”

“我不能去。”

“查爾斯！”

“但是我已經答應了！……你瞧，詹妮，既然你是我的好朋友，就別再堅持了。別讓我今天太掃興了，我不能一整天讓被我尊重的人看着不順眼。”

詹妮的眼眶裏又一次噙滿了泪水。

“爲了你，我纔一再堅持讓你去的，查爾斯……請原諒我，如果……”

她激動得說不下去了。

卡洛斯握住她的雙手，不住地吻着。

“我的好詹妮！我寬宏大量的姐姐！請你原諒我的冒失，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纔好。我應該跪下請求你原諒我，你給我的是微笑，而我給你的卻是眼淚。現在，你倒請我原諒你！我原諒你，詹妮！爲什麼？……因爲你總讓我感到舒適？……因爲你使我生活平靜？我的天使！還是爲了從你身上感到母親的愛撫和關心？可憐的母親，她僅比這壞兒子年長兩歲，而他祇會讓她操心！爲了這一切，我必須原諒你？你沒注意到我腦子裏的怪念頭。現在你聽我說。我希望你能開心，但是……昨天……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嚮我表示，他希望我陪他一起慶祝最後一天的休閒生活。自從病後，他一直被迫卧床在家，明天就可以出門了。這是一個愉快的充滿喜慶和

鮮花的家庭小聚會。他請我今天上午去……但我沒去成了……都拖到這會兒了，晚上我想去……你不想讓我滿足這個可憐老人的願望罷？”

詹妮盯着弟弟看了好一兒，嘆了一口氣，垂下了眼睛。

“回答我，詹妮，”卡洛斯說，“你要是我的話，你覺得該不該滿足他的願望？如果你良心上不覺得有絲毫的不安，那我聽你的……不去了。”

詹妮沒有開口。

“怎麼辦纔好呢？”卡洛斯又問道。

“你讓我怎麼回答你，查爾斯？如果我相信真是這種豪情在呼喚你，我會毫不猶豫地對你說去罷。”

“這麼說，你懷疑我說的？”

“那倒不是。但是，很長時間了，我懷疑你究竟對自己了解多少。在過去那些日子裏，你將你所有的想法都跟我說，你教會了我怎麼認識你，查爾斯。對此，我適應了。現在我得重新認識你，你總躲躲閃閃，不像過去一樣跟我長時間交談……”

“我躲躲閃閃！這是你想像的罷？……”

不是出於想像，我明白。你自己要留心，查爾斯，我的弟弟正在從我的視線中消失，你為什麼總是躲得遠遠的？那不行，我會看不到你，那不行。”

“我走遠了以後你看到什麼了？”卡洛斯打趣地問。

“看到足夠使我傷心的事。我有足夠的理由去乞求上帝給我靈感以驅散有朝一日威脅我們的烏雲。”

“這是幻影！”

“噢！假如發生了呢！”

“別這樣說，詹妮。這回你怎麼變得如此憂心忡忡！從此以後，再別說你弟弟性情古怪了！”

“難道不是嗎？”

“不是，我可以大膽地告訴你，不是。對我來說，那是一種全新的感覺，我被吸引住了……在那裏，我彷彿又回到了昔日相互信任的年代。你沒注意到嗎？”

“查爾斯，卷入這場感情風波的兩個人都是我所尊敬的人，這是使我不安的一個原因。但是，如果雙方中祇有一方有意，比如說你罷，要是祇有你一廂情願，而對方並無意呢？那麼無可挽回的不幸就會落在對方的身上。這是使我不安的另一個原因。即使雙方都有意，難道就沒有鬭爭了？就不會有障礙了？這一切都讓我憂心忡忡。”

“請放心，詹妮。我對未來比你有信心。”

此時，進來一個傭人，他轉告理查德先生的話，說已到了動身去看史密斯菲爾德先生的時候了。

“那麼，查爾斯……你去嗎？”她再一次提醒弟弟。

“詹妮，無論如何請你不要再堅持了。我想說的是今天你没有更充足的理由迫使我食言。你要是再勸我的話，今天一晚上我的心都不會平靜的，我會因為沒有順從你而感到懊悔。”

詹妮低下頭，嚮房外走去。

卡洛斯跑到門前拉住她，再一次對她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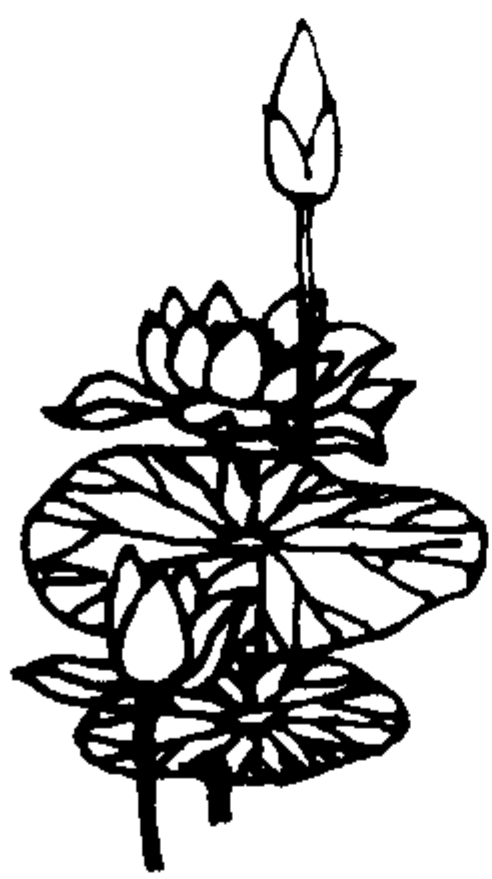
“請你原諒我罷，詹妮。”

她祇是動情地說：

“去罷。”

過了幾分鐘，理查德先生派人來問卡洛斯，是否想陪他去看望老鄉。卡洛斯回答說那天晚上不能陪他去。

聽說兒子不去，父親立刻不耐煩地將手裏的一支玫瑰花捻碎了。



27 更重要的原因

半小時以後，卡洛斯就聽到了辘辘的車聲。車上坐的是理查德先生和詹妮小姐，他們是去客棧看望史密斯菲爾德先生的。

卡洛斯原以為晚上的時間由自己安排，滿可以松口氣了。但很快他就發現，這不過是妄想而已。

生活中常常有這樣的情況：當你決定做某一件事而不得不放棄其它的事時，你會因為幾者不可兼得而深感愧疚。

此時，卡洛斯就處在這樣一種矛盾的心境之中。

昨天晚上，他確實答應過一個人，但這個人不是他嚮姐姐所說的曼奴艾爾·肯迪鈕，而是塞西麗婭，所以這一許諾就更為重要。卡洛斯答應塞西麗婭，一

定出席她爲慶祝老人康復而偷偷安排的聚會。

這可是兩人心照不宣的一個小把戲。男讀者和女讀者們可能對這種熱情並不陌生，因爲痴男怨女們的心通常都熱衷於這類把戲。

卡洛斯沒有勇氣爽約，即使這樣可以阻止姐姐眼中的泪水。正像我們看到的，他硬起心腸挺住了。

但是，這種硬挺也留下了痛苦的痕迹。卡洛斯的心仍能感受到他給姐姐造成的悲傷。隱隱的痛心使得與塞西麗婭會見的喜悅變得黯然失色。

因爲人的感情就是這樣矛盾。正因爲如此，幸福中往往會出現不幸的陰影，而在山重水復的時候，又會出現柳暗花明。

時間越來越晚了，卡洛斯開始爲等待他的晚會做準備。這天晚上，他刻意修飾打扮了一番，而過去他是極少有這種耐心的。

他好像要去出席什麼盛大的舞會。

“這位史密斯菲爾德先生挑的日子是多麼不合時宜啊！”卡洛斯一邊對着鏡子繫好絲綢領帶，一邊想。

“都是因爲他，詹妮纔使我進退兩難的。但是，這種憂心忡忡又從何而來呢？”他穿上白馬甲，繼續自言自語道，“她對塞西麗婭的了解還不能使她放心罷？不該是希望我的心留在家裏不要飛得太遠罷？她祇是擔心我……我的過去確實是……啊！但是這次……”

姐姐離去時留下的沉重印像在這種紛亂的愉快的回憶中消失得無影無踪。

在甜密的回憶中，他終於打扮完畢，懷着熱切而激動的希望準備出發。剛剛佔據他心頭的懊惱此刻已消失得無影無踪。

正當他要走出房間時，忽然聽到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和像是受了酷刑一樣發出的尖叫聲。

他不安地詢問傭人是怎麼回事。

“是卡塔麗娜老太太又犯病了，”傭人回答說。

這位凱特老太太時常犯病，聽說嘈雜聲因她而起，卡洛斯便沒再理會，繼續朝大門走去。

但是，喊叫聲更高了，而且十分淒慘。卡洛斯的性格使他再也不能無動於衷了。他滿懷同情地快步跑上樓，來到我們已經熟悉的、詹妮曾經獸過的房間。

卡洛斯走進來後，發現屋裏祇有一盞昏暗的小燈。

家裏所有的傭人都守在這位英國老婦人的床前。

神經已經錯亂的老人拼命揮舞着雙臂，使得傭人們很難將她按住。

她亂舞着雙臂，大聲喊叫着，時而吐出幾個互不關聯的單詞。可憐的老人語無倫次，披頭散髮，看了既讓人同情，又讓人害怕。

卡洛斯走近床邊。

凱特老人用幾乎是粗野的目光注視着走進來的生人一會兒，忽然拍着手，像十足的低能兒一樣大笑起來。

“你們瞧！……是他！……是他……”她一邊說，一邊仔細地端詳着卡洛斯，“你是怎麼到這兒來的？……你來得正好！……現在好了，我看現在誰還敢再動我！……過來，迪

克，過來！……現在好了！……”

她示意卡洛斯靠近床邊。

卡洛斯走到她跟前。

老人用手撫摸着卡洛斯的頭髮說道：“你們看呀！你們看呀！這就是我認識的迪克，就是他！連一根白頭髮都沒有……我早就說過，他一定會回來的。另一個不是真的……現在我可不怕這些壞蛋了，他們把我囚在這兒很久了！……你們來罷！……你可別再把我一個人撇下了，迪克，行罷？你看他們會害了我的！”

“放心罷，凱特，放心罷，”卡洛斯親切地說，“誰也不會虐待你的。”

“那是你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對待我的！……你看，你沒……看到他們把我的雙腳拴上鎖鏈？……我的雙腳沒法動，連點知覺都沒有……現在……他們還要在我胸口裏放進一個烙鐵……就在這兒，我感覺這裏面……在燃燒，像是在炭火上烤着……還有這條帶子勒着我的脖子呢！難道你沒看到越勒越緊嗎？……勒死我了！唉喲！……唉！……”

她吃力地喘着氣，焦急地拽住卡洛斯的胳膊。

“那麼，凱特，你是否需要休息一下？”卡洛斯說，“我馬上派人拿掉這些讓你如此受折磨的東西……”

“那好極了……派人拿掉……派人拿掉！可憐可憐我罷，迪克，快派人拿罷。別叫他們這麼折磨老凱特！……爲了你的孩子，迪克！我已經不起如此折磨了！我已經老了，迪克，很老了！……可憐可憐我罷！……”

痛苦的哽咽甚至感動了在場的女僕們。

接着，她將頭靠在卡洛斯肩上，湊進他的耳邊，驚恐地、神秘地說：“是她們這麼害我的，不是嗎？”

“不是。你安靜一點……”

“是她們！是她們，沒錯！”她高聲呼叫着，猛地擡起頭，瞪大的眼睛再次迸出快要熄滅的火花。

“那好，是他們幹的，是他們。但是……”

“那麼我們別獸在這裏了。我們重返英國罷，迪克。你爲什麼把我帶到這個家裏？爲什麼？”

“你休息一下，我們一定回去。但你必須要安靜下來。”

“我已經……你沒看到我已經安靜了嗎？……但是……別讓我孤單單一個人獸在這裏，好嗎？”她加重了口氣說，簡直像個孩子在乞求。

“那麼，我沒看到這裏有許多人嗎？”

“我不想看到他們，讓他們走開，全都走開……一個也不剩……我祇想和你單獨在一起……”

“但是……”

“讓他們走開，看在上帝的面上，讓他們走開！”

卡洛斯不忍心拒絕這位瘋顛老人的請求。

聽了他的命令，傭人們都離開了，房間裏祇留下卡洛斯和老人。

“關上，關上這扇門，別讓他們再進來，關上。”

卡洛斯關上了門。

“好了，現在你過來。坐在這兒，坐在我身邊。我無法入睡，要是你不在這兒的話……我想睡覺了……我睏極了。”

她握住卡洛斯的雙手。

卡洛斯感到她的手漸漸變涼，像冰一樣涼，情不自禁地想把手抽回來。他第一次冒出這位可憐的老人可能熬不過今晚的念頭。

這種念頭使他更加注意地望着老人。

儘管光綫暗淡，但還是可以看出這位可憐瘋老人的面容已經變了。

快十點鐘了，卡洛斯還是無法離開老傭人，因為他的手被她緊緊抓住，祇要他稍微一動，她就會顫抖，像是擔心再被拋棄似的。她是這麼害怕一個人留在那兒，以致於卡洛斯不忍心撤下她。

他原本希望與塞西麗婭一起渡過的時光，就這樣在陪伴不幸的八旬老嫗中悄悄地溜走了。老人神情恍惚、語無倫次，時而笑、時而哭，不讓卡洛斯離開寸步。她的話越來越聽不懂，聲音越來越小，目光也越來越散了。

“她們給我壓的這塊鐵……”她喃喃地說，這些謔語不時為喘息所打斷，“她們認為我不是……凱特？……我是凱特，我是的！……她是司爐工的妻子……我送他一件……綠色的衣服……司爐工死了……死在海上……因為他們不是好基督徒……不是公雞在叫，是貓頭鷹在叫……人們說是祖母綠和……就這樣姐姐失蹤了……雪松哭了，是她的父親……”

卡洛斯把手放在她的手腕上，已幾乎感覺不到脈搏在跳動……他想離開，叫人對她進行必要的搶救。但是，每當老人感到他要離開時，便緊緊抓住他不放，渾身不停地顫抖。卡洛斯不得不留下來。

“叫人有什么用呢？”卡洛斯想，“現在已經沒有人能挽救

她的生命了。至少她可以死得安祥。讓她平平靜靜地離去罷！”

他隻身一人默在那裏，成爲這一悲慘場面的惟一見證人。這種場面對他這樣的年輕人，對他的性格，以及對他的這身打扮，顯然是不合時宜的。

反差太明顯了。除了偶爾呻吟幾聲外，老人完全陷入了昏迷之中。

已經是半夜十二點了，她靜靜地躺了好長一會兒後，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她漫長的一生就這麼結束了。

卡洛斯知道，自己面對的已經是一個死人了。

他難過地望着死去的老人，然後懷着憐憫之情，替她合上了已經松馳的眼皮。

詹妮和理查德先生看見了他的這一慈悲之舉，他們剛剛拜會過史密斯菲爾德先生和他的女兒，一進家門，就聽說因爲凱特病情發作，卡洛斯沒有出門。

理查德先生的滿腔怒火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踪。

“怎麼，他没出門？”

“没出門，先生，”一個傭人說，“他已經穿好衣服準備出去，但是，一直到這會兒了還默在凱特·卡塔麗娜太太的房間裏。”

這位英國老人對昔日的奶媽懷有深厚的感情，聽說之後，十分難過。

於是，他和詹妮急忙來到凱特的房間。

“她剛剛去世，”一見他倆進來，卡洛斯說。

父女倆懷着深深的悲哀，佇立在床邊。

想起這位老人，詹妮的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在她的記

憶裏，她與逝世的老人總在一起，迄今還從未分開過。

在這肅穆的場合，理查德先生也低下了頭。

卡洛斯對面站着父親，旁邊站着姐姐。

詹妮擦乾眼淚，嚮他轉過身來。

她，彷彿受到不可抗拒力量的驅使，走上前去擁抱着卡洛斯說：

“從這件事情上我重新認識了你，查爾斯。還有誰再懷疑你寬厚的胸懷呢？”

卡洛斯擁抱住姐姐，溫柔地吻了一下她的前額。

姐姐的手剛一松開，理查德先生就真誠地把手遞給了他。

“你做得對，是個心地善良的男子漢。查爾斯，我們對此引以為榮，”這位英國人用顫抖的聲音說。

卡洛斯握住了他伸過來的手，低下頭吻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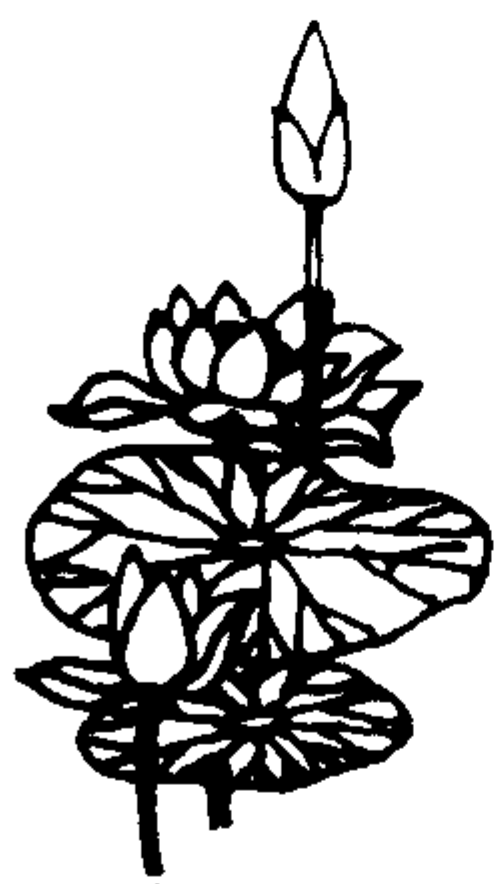
在死者的靈床前，家庭的風波徹底平息了。

不過，卡洛斯也違背了嚮塞西麗婭許下的諾言，幾個小時前他還想不出有什麼更重要的原因會使他爽約。

事實上，不論是父親的道歉，還是姐姐的眼淚，他都沒有讓步。但是，他實在難以抗拒以一位神經錯亂的剛剛辭世的可憐老婦人的憐憫之情。

他要讓死者瞑目。

卡洛斯的為人就是這樣。



28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安東尼婭太太沒有浪費她的寶貴時間，上午通過觀察獲取的情報很快就派上了用場。

在回家的路上，她碰到了若瑟·福杜那托先生，作為忠實的盟友，她馬上將發現的那些傳聞軼事和盤托出，而且還添油加醋地渲染一番。

聽着權威人士講的這些聳人聽聞的消息，若瑟·福杜那托先生感到十分震驚。

“可不能相信今天的男人！”這是他在仔細推敲了安東尼婭的檄文之後所下的斷語。

“再狡猾的男人也休想騙得了我，”安東尼婭太太提醒他說。

“不過你瞧，至於我……”

“現在可得把眼睛睜大點，留意家裏會發生什麼事。”

“睜大?! ……最好還是讓那些對他已經睜大的眼睛閉上……我說的，不知道你是否聽明白了?”

“明白，明白。這還用說。你放心。”

安東尼婭太太一邊平息盟友的憂慮，一邊走進家門。

若瑟·福杜那托邊走邊想：“如果我告訴她父親，而又不讓人知道是我……”

塞西麗婭那天上午一直很高興。

善良的心完全沉浸在肆情的、騷動的歡樂中，而不願去想這快樂是怎樣產生的。孩子們在陽光下享受的就是這種歡樂。他們天真無邪，笑啊、唱啊，對過去沒有懷念，對未來不知恐懼。

可憐的姑娘！她哪裏知道，使她的歡樂蒙上陰影的烏雲已近在咫尺！

安東尼婭正在悄悄地策劃着針對她的陰謀，像設下狡詐陷阱的蜘蛛，正在耐心地等待着上下飛舞的蝴蝶，以圖用織就的網纏住蝴蝶的翅膀。

不過，忙忙碌碌的塞西麗婭在這張網前面停留的時間並不長。這使人想起一隻關在籠子裏的小鳥，在陰雨連綿之後的晴朗的清晨，拍打着翅膀，從一個栖木跳到另一個栖木，朝着籠子的檔柱重展沉寂已久的歌喉。

塞西麗婭為準備慶賀父親康復的聚會忙得不可開交。她到園子裏採了一些花，躲在房間裏把它們分成幾束，插進花瓶裏。她從曼奴艾爾·肯迪鈕的房間穿過，跟父親說幾句親熱的話，為的是不引起他的懷疑。然後又走進花園。她體態

優美，步履輕盈，充滿着少女的青春活力。

她不時來到窗前，希望“巧遇”滿足自己的秘密的心願。我不知道這是些什麼心願，女讀者或許會猜到。

有一回，安東尼婭在走廊裏碰到她，迫不及待地嚮她通報說：“我今天上午見到卡洛斯先生了。”

塞西麗婭動了心，但又裝作冷漠地問道：“在哪兒？”

“他正要出門，同一位年青的小姐一起鑽進一輛馬車……”

“那一定是詹妮，他姐姐……”

“哎呀，不是，不是，姑娘。他姐姐和他父親一大早就出去了，這是若澤菲娜太太告訴我的。我說的這位，是從外國來的。看樣子是他認識的什麼喜劇演員……”

“演員?!”塞西麗婭問道，已無意再掩飾自己內心的不安。

序幕之後，安東尼婭一口氣把所掌握的材料全都抖了出來，所有她聽到的、看到的、甚至是想到的和從所見所聞中推斷出來的，全講了。善於邏輯推理也是這位太太的特長之一。

塞西麗婭儘管覺得僕人的話過於誇張，但聽完之後，心中仍感到不是滋味。早晨她還想笑想唱，此刻卻恨不能痛哭一場。

在我們的盛夏清晨，有時明朗天清，景色極美：蔚藍的天空、燦爛的陽光、熏風搖曳的樹葉。但是，漸漸地太陽失去了光輝。藍藍的天空變了顏色，熾熱的空氣悶得我們透不過氣來，鉛灰色的雲團在地平綫上越積越多，隨後又嚮四處擴散——雷雨形成了。

塞西麗婭這天上午的心情和夏日裏的這種天氣極為相似。

安東尼婭對卡洛斯的人品和生活大放厥詞並不遺餘力地證明他是世上品質最為惡劣的人。聽完這些話，塞西麗婭便急匆匆離開她，把自己關進房間。

晚飯時，她面色蒼白、兩眼通紅地出現在父親面前。她想強顏歡笑，但怎樣也無法掩飾內心這些悲哀的痕迹。

一見她的樣子，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心就慌亂起來。上午還是那麼快活，現在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他望着女兒，但又不敢問她。

塞西麗婭想竭力作出快活的樣子，進餐時不停地說話，但是她過於做作了，以至不可能瞞過誰，更何況父親！

一整天，曼奴艾爾·肯迪鈕與女兒都在相互猜疑。兩人之中，一人心中有秘密，另一人疑心重重，但兩人卻又避免談及。

天快黑了。

若瑟·福杜那托準時來了。

塞西麗婭內心十分矛盾，越來越不平靜，既盼望卡洛斯準時來，但又隱隱地預感到這個晚上他是不會來了。

從微小的事情上可以看出她內心的煩躁不安。夜色越來越濃，塞西麗婭也越來越易激動。這一天發生的事情使她坐臥不安。

她甚至對若瑟·福杜那托擺出一副兇狠的面孔。

有時，甚至在回答父親的問話時，口氣也很刻薄，不過她馬上又感到懊悔，不得不熱情地道歉，這更使老人痛苦和

驚悸不安。

過去他也碰到過這種情形。他將那一切歸咎於疾病祇能歸咎於疾病。有時，他把女兒叫到身邊，吻一下她的手，然後再給她號號脈。

曼奴艾爾·肯迪鈕對神經組織一竅不通，從塞西麗婭脈搏的跳動上，他診斷出女兒在發燒。按他的意思，早就該讓各種醫療器械把女兒包圍起來了。在相當多的情況下，這些器械祇會使小病愈治愈嚴重。

七點、八點、九點鐘都過了，可卡洛斯還沒來。

安東尼婭太太臉上帶着勝利者的微笑。若瑟·福杜那托與她交換了一個會意的眼神。

“我非常奇怪卡洛斯怎麼耽擱這麼久！”曼奴艾爾·肯迪鈕說，“他決意不來了罷。”

“最好還是上茶罷，”安東尼婭提醒說。

“最好還是等別人幫你上罷，”塞西麗婭冷冷地刺了她一句。

從塞西麗婭的語氣裏，曼奴艾爾·肯迪鈕覺得女兒有些反常，他憂鬱地盯着女兒。

“也許今天卡洛斯先生去別的地方了，”若瑟·福杜那托弦外有音地說。

“我也是這麼說，”安東尼婭附和道。

“見鬼，你們在嘀咕什麼呀？”曼奴艾爾·肯迪鈕問道。

“是在說……”安東尼婭正在要解釋，塞西麗婭打斷了她。

“去，安東尼婭，去。去把茶端來，去罷。快點兒。”

“她不耐煩地說着，似乎再也容忍不了這種拖延了。”

安東尼婭順從地去了。塞西麗婭也離開了客廳。若瑟·福杜那托利用這個機會嚮他的朋友講了有關卡洛斯的事。

出乎意料的是曼奴艾爾·肯迪鈕聽後，不僅沒有生氣，反而覺得這些事很有意思，讓他發笑。

“這小夥子沒有正經！”曼奴艾爾·肯迪鈕說，“連我也不知道對寫字樓的工作他能堅持這麼多日子！你看他幹得多出色！我現在還沒弄明白，這鬼東西怎麼能在這麼短的時間裏學會許多人要用幾年纔學會的東西！你說今天上午他同什麼……嗯？……關在籠子裏的小鳥飛了？坐的是馬車！剛剛提到的那位太太帶着小夥子逃嚮沙漠了？哈！哈！哈！……也好；那麼……這樣的話……我們先喝茶罷，福杜那托先生，我們喝茶罷。你們早該說出來，那麼喝茶的時間就不變了……”

當塞西麗婭回到客廳時，曼奴艾爾·肯迪鈕還在開心地笑着。

“塞西麗婭，”他說，“我們喝茶罷；今天我們要恢復以前的生活習慣了，孩子。新捉到的鳥兒弄開籠子飛了……留下的祇有像若瑟·福杜那托先生這樣的笨鳥……哈！哈！哈！……”

若瑟·福杜那托先生可不喜歡這種比喻。曼奴艾爾·肯迪鈕繼續說：

“這位朋友剛剛跟我說了一輛馬車和一位小夥子的故事，是安東尼婭告訴他的……非常有趣……哈！哈！哈！”

“呵！呵！呵！”若瑟·福杜那托也跟着乾笑了幾聲。但參與這種二重笑使他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塞西麗婭挖苦他說：

“有趣兒嗎？僅僅是有趣嗎？這恐怕不是福杜那托先生講故事的本意罷。”

若瑟·福杜那托立即作嚴肅狀。曼奴艾爾·肯迪鈕吃驚地望着女兒。

那天晚上喝晚茶時，類似的情況還發生過幾次。

上午塞西麗婭採集鮮花時，是多麼的喜悅啊！可這會兒，當她把花端進父親的房間時，卻怎麼也高興不起來，像是在墓前擺花一樣，滿臉淒容。她眼中飽含着悲哀，難得露出一絲笑容。晚茶很快結束了。塞西麗婭想單獨歇一會兒。她想擺脫這種壓抑，放聲痛哭一場，那怕被人看見、被人詢問、被人誤解也不在乎！

還有必要說明她徹夜未眠嗎？

第二天清晨起床時，她已下了決心。

“是我自己瘋了，”她想。“我毫無根據地昏了頭……相信……我爲什麼相信呢？……我有什麼可埋怨的？……我根本無權氣惱。冷靜點罷！”她嘆息着繼續說，“我必須有足夠的力量把這種痴狂從這兒連根拔掉，”她用手指指腦袋。考慮了一會兒之後，她又用手指指胸口，喃喃說道：“難道從這兒就沒有什麼可拔除的？”

這天上午，曼奴艾爾·肯迪鈕去寫字樓上班去了。他完全康復了。但要使他的歡樂也完全康復，還需要在告別時，不再看到女兒臉上的悲傷表情。

他走了幾個小時以後，卡洛斯像往常一樣從窗前經過，平時，塞西麗婭總在窗前等着他。

但這次窗子不僅關住了，而且還拉上了窗簾。

卡洛斯對此很奇怪，目不轉睛地久久望着窗子。

塞西麗婭此刻正透過無情的窗簾在觀察他。

你們瞧，她就是這樣從腦袋裏，或者是從心裏將所謂的“痴狂”連根拔去的！

她真想拔去嗎？

她躲在窗簾後面，仔細觀察着卡洛斯的一舉一動。她看到他一步三回頭地離去了。但越來速度越慢，最後終於停下了。他像下了決心，忽然又返回來。他穿過馬路，走進她家的大門。

塞西麗婭嚮後退了幾步，像是怕被窗外的人看見。

隨即聽到門鈴的響聲。

塞西麗婭顫栗着朝走廊走去。

安東尼婭從樓上下來，想看看是誰在按門鈴。

“安東尼婭，”塞西麗婭疾速地跟她說，“如果有人找我……告訴他……說我不見任何人，就說……我病了……不管他是誰……明白嗎？”

“明白了，小姐，”安東尼婭太太答應着，會心地一笑，像是把塞西麗婭的心思揣摸透了。

她用生硬粗暴的方式接待了卡洛斯……

卡洛斯問她曼奴艾爾·肯迪鈕是否真的去了寫字樓，因為他看到窗子緊閉，以為肯迪鈕也許又病倒了。

安東尼婭回答說：

“這你就不必操心了。他去寫字樓了，是的，他走了，先生。他現在全好了。小姐讓我告訴你她不能見任何人，因為她病了。”

“病了?!”。卡洛期問話時聲音都變了。躲在裏面偷聽的塞西麗婭差點後悔剛纔不該嚮傭人下那樣的命令。

“用不着這麼大驚小怪的，感謝上帝，”她繼續說，“但是，無論如何，她不會這麼快會見客人的……請原諒，我還忙着呢!”

接下來，聽到關柵欄門的聲音。

“安東尼婭，”塞西麗婭嚮嘴唇上掛着得意的微笑、剛邁進門的傭人說：“說真的，你可真像個潑婦!”

“好了，別說這些了，小姐。對那號人就得這樣。”

卡洛斯離開時，想道：

“豈有此理！難道是怪我昨天沒來？那是上帝的旨意。我會解釋清楚的。我不該受到這種冷淡的接待。”

出了門，卡洛斯朝寫字樓走去。在寫字樓裏，他熱情地祝賀曼奴艾爾·肯迪鈕病愈康復。

“遺憾的是，”他接着說，“昨天，雖然我想去道賀，但是，没能去，因為家裏發生點事……您已經知道了？……”

“我知道了”曼奴艾爾·肯迪鈕回答說，顯得有些窘迫。

“今天上午我去問候您，”卡洛斯接着說，“我看到所有的窗戶都關着，擔心您又病了。後來纔知道是您的女兒不舒服了。”

“塞西麗婭?!”曼奴艾爾·肯迪鈕驚恐地喊道。

“您放心罷，”卡洛斯微笑着說，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吃驚證明他沒有猜錯，“聽傭人說話的口氣，我覺得她不過是稍有點不適。沒等我細問，她便急忙關上了門。那位好心的傭人好像怕我，和我說話時門都不敢全打開!”

曼奴艾爾·肯迪鈕很不自然地笑了笑，顯然他有什麼心事。

猶豫了一會兒，他走近卡洛斯，把他叫到一邊，不自然地說道：

“卡洛斯先生，我把你看成是一個好人。所以我寧願敞開心扉和你談談，而不願東掖西藏的，我不是這種個性，你也不是這種人。”

聽了他沒頭沒尾、神神秘秘的話，卡洛斯感到有些迷惑不解。

“那麼，您要說什麼事，曼奴艾爾·肯迪鈕？說罷！似乎有什麼重要的事要告訴我，”他說，疑惑地望着曼奴艾爾·肯迪鈕。

“你聽我說。我明白你有恩於我，也明白你的品德值得信賴，除了惡意詆毀外，不管怎麼說你都不會在意。”

卡洛斯越聽越覺得奇怪。

曼奴艾爾·肯迪鈕更加慌亂了，吞吞吐吐地說：

“但是，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裏，有真情也有表面現象……光顧及到前者是不夠的，也需要考慮到後者……”

“你這些話是打那兒說起啊？”卡洛斯問。

“我說的是一件……一件荒唐的事。儘管我知道是胡扯，但我有責任過問。今天上午，寫字樓收到郵局送來的一封信。你想看看嗎，然後請你告訴我怎麼辦。”

這封信明顯是做他人筆迹寫的，信上說：

“關心朋友聲譽的人謹奉告：卡洛斯去你家拜訪的

事，鄰裏已經在說東道西了。應提醒你，由於他的聲譽，這位小夥子不論去哪家串門都不太合適，特別是有一位十八歲姑娘的人家。”

落款：“一位主持公道的朋友。”

看完信，卡洛斯立即把它遞給曼奴艾爾·肯迪鈕，用十分輕蔑的口聽對他說：

“這些咬人的小爬蟲，我要一腳踩死他們！”

“你別以為我會輕信這位公道朋友的話，”曼奴艾爾·肯迪鈕說，“但是如果這些話是出於惡意，那就更加糟糕。說出這些忠告的嘴會四處散布流言蜚語。如果這僅僅是針對我一人，我有勇氣對它嗤之以鼻。但要是誹謗我女兒，那怕是一句使她感到痛苦，使她落淚的話，我的心也會碎的。”

“您說得對，”卡洛斯說完，低下頭沉思起來。

“好了，請說罷。你對我有何忠告？我敬佩你的君子風度，所以我想聽你的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的忠告。”

“謝謝您，曼奴艾爾·肯迪鈕，”卡洛斯握住他的手說，“您家的門必須對我關閉。”

“卡洛斯！你非常清楚我經不起這種挖苦。”

“不是挖苦。我確實不該再去看望您了。我理解您的處境。請您相信我。為草率的行為付出代價是應該的。也許我的行為並非出於我的本意。今天，我纔意識到這一點，您放心罷！”

曼奴艾爾·肯迪鈕激動地擁抱了他。

晚上，理查德先生和卡洛斯，還有他們的許多朋友去位於小廣場的英國教堂參加凱特老人的葬禮。在老人入葬時，根

據英國人的習慣，理查德先生率先撒了幾把土。

葬禮結束後，卡洛斯嚮曼奴艾爾·肯迪鈕道別。

這位善良的老人，已經習慣了卡洛斯晚上的陪伴，忍不住對卡洛斯說：

“跟我來罷，卡洛斯。至少今天你得來。在一塊兒開開心。滿腦袋裏裝着葬禮往家走，這並不大好……來罷。要十分重視外界的輿論，正因為如此，我們纔不能……”

“不，曼奴艾爾·肯迪鈕。最好從現在起我就停止串門。也許哪一天我去找您，但是……再見，再見。”

卡洛斯回到了家。

詹妮看他十分懊喪的樣子，便對他說：

“查爾斯，以前每當遇到不順心的事情時，你總對我說。現在怎麼不再跟我說了昵？”

“詹妮，你給我點時間。也許，再過一會兒，我將有許多話要對你說並請你給予指教。”

這是詹妮從弟弟那兒得到的面答。

卡洛斯果然照他對曼奴艾爾·肯迪鈕說過的話做了。

在隨後的兩天裏，一等書辦的鄰居再沒有看見卡洛斯在那條街上露面，安東尼婭太太也不再為卡洛斯的來訪煞費苦心了。

但是，在上面提到的鄰居中，如果有人夜里十二點以後醒來的話，就會看到一個男人從曼奴艾爾·肯迪鈕家的窗前走過，望着緊閉的窗子，好像希望這些窗戶最終會厭倦防範，嚮他敞開似的。

發生在卡洛斯身上的變化是如此之大，以至於詹妮把它

稱之爲“着魔”。

因爲這個人就是卡洛斯。

五月到了。在明月當空、靜謐、溫馨、四處飄香的夜晚，我們會情不自禁地來到樹下，來到泉邊。屋子裏太悶氣了。

這天，卡洛斯正在塞西麗婭的窗下徘徊——大概祇有鐵石心腸的人纔會嘲笑他。曼奴艾爾·肯迪鈕家院牆上面的那扇帶格檔的窗子發出的響聲，引起了他的注意。

卡洛斯急忙退到暗處，屏息等着。窗子打開了，月光正好灑在窗前，照亮了塞西麗婭窈窕的身影。

卡洛斯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

塞西麗婭一人站在窗前。除了她之外，那家裏還有誰會爲這迷人的夜晚所吸引！

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女兒一動不動地靠在窗前。她用手托着頭，一副懶散的樣子。苗條的身影是那麼俏麗和富有詩意。美妙的月光使她顯得更加蒼白。卡洛斯幾乎認爲那是傳說中的夏之女神出現了。

一個迷人的聲音在卡洛斯耳邊竊竊私語：那個女人想的是你嗎？啊，虛榮和錯覺，誰能誇耀說自己沒有這樣的經歷？

窗下有誰在喚她。塞西麗婭突然從似夢非夢中驚醒，好像皎潔的月光把她從幻景中喚回來一樣。

塞西麗婭戰栗着，聽出了卡洛斯的聲音。

“噢！卡洛斯先生！”她驚叫一聲，下意識地要轉身去。

“聽着”，卡洛斯說，“你聽我說。我祇想跟你說幾句話。我來這兒並沒想到能和你說話。多少天了，沒跟你說話我也很高興。看看你家的窗子我就心滿意足了。這次你走到窗前，

純屬偶然，現在，你可別讓我失去跟你說幾句心裏話的唯一的機會……”

“但是，你十分清楚……”

“你聽我說。我曾答應過你父親今後不再來你家。有人故意不讓我來訪，他的目的達到了，因為連我也覺得有必要中斷這種來往。你以為我這樣做很容易嗎，塞西麗婭？”

塞西麗婭沒有回答，因為她無法回答。

“從今往後，我再到你家來，祇能是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但是，我需要了解你的心，塞西麗婭。祇有它纔能告訴我是否可以這樣做。”

塞西麗婭終於鼓足了勇氣，說：

“卡洛斯先生，我父親的病已經好了。在他患病的日子裏，你給了他慷慨無私的關照，這使我產生了一種感情……感激之情，我永遠也忘不了。我記起是我首先去請求你幫忙的，我也清楚你給我的幫助是多麼的重要。爲了我們，卡洛斯先生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情願打破你這種年齡和你這種地位的人的生活規律……我父親病愈的那一天也是你重新獲得自由的一天。如果我父親認爲應該要求……或請求你結束這種……犧牲，我並不一定非要迎合他的決定。我看不出有什麼必要再繼續你這種已沒有什麼理由的來訪……”

“但是，塞西麗婭，假如說我有一個深深印在心裏的充足的、不可阻止的、刻不容緩的理由呢？”

“卡洛斯先生，我希望你能相信……”說到這裏，塞西麗婭的聲音顫抖了。“相信我明白這些獻殷勤的奉承話。如果說我們初次相見給你留下的印像誤導你這樣對待我的話，那麼

我請求你記起你的姐姐詹妮。她儘管知道那天晚上發生的一切，但她現在仍像朋友那樣對待我。”

“塞西麗婭！”

“再見，卡洛斯先生。我知道你感情中有高尚的東西，相信它會理解這一切應該結束了。再見。”

她急匆匆地離開了窗前。

塞西麗婭離開後，卡洛斯仍然一動不動、久久地站在那裏。他不知道她爲什麼如此嚴厲。

過了一會兒，在同一個窗口又出現了一個人影。她用嘲弄的口吻對站在街上的卡洛斯說道：

“晚安！對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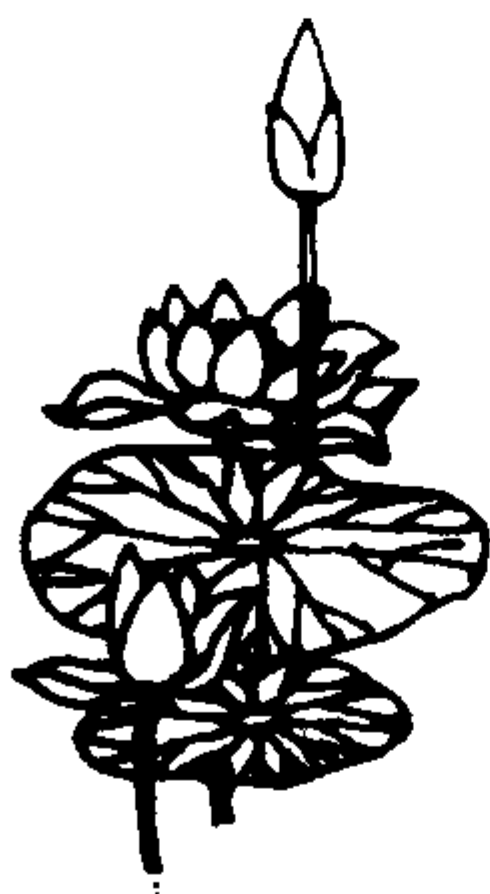
窗戶砰地一聲關上了。

原來是安東尼婭太太。她剛纔遠遠地監視着塞西麗婭，並沒有聽清她和卡洛斯之間的對話。年輕的女主人剛一離開，她連忙跑過來看看街上站的是誰，結果認出了仍然站在牆邊的卡洛斯。

卡洛斯被她嚇了一跳，祇好惴惴不安地離開了那裏。

“她知道有人在偷聽，所以纔這麼說嗎？還是她們一直在監視塞西麗婭，而塞西麗婭沒有覺察到？可能發生了點什麼對我不利的事，所以她纔這樣對待我。恐怕不僅僅是因爲那天沒來的原因……”

回到家裏，他一直還在想着這件事。



29 卡洛斯的朋友

我們在上一章裏描寫的那一幕，使卡洛斯的心情變得更加壞了。

他會一連幾個小時把自己關在房間裏，或是在花園中的綠色小徑上徘徊。他越來越憂傷，連詹妮也無法讓他恢復昔日的歡樂。

詹妮深信，弟弟這般心事重重，不全是怪僻的緣故。

那麼塞西麗婭又怎麼樣呢？

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女兒一直都在回避與女友見面。詹妮對此疑慮重重。

“得試探一下她的心，如果她也是這樣的話……那麼……那麼……”

想到這兒，她伏案提筆寫道：

“塞西麗婭：

明天是我的生日。讓我相信你還活着，你可別嚇我啊？請注意，已經有漫長的兩個月沒見到你了。自明天拂曉起，我就等着你。

你的朋友
詹妮”

第二天確實是詹妮的生日。

收到信後，塞西麗婭拿不定主意該怎麼辦纔好。她有顧慮，害怕在那裏碰到卡洛斯。拒絕邀請又使她感到內疚，因為這段時間裏，她一直都在回避與令她敬重的詹妮見面。父親的病已經痊愈，不出席詹妮的生日聚會沒有了藉口。再說，詹妮生日這一天又正好是聖日，塞西麗婭應該有空。整整一夜她都沒有想出辦法，也沒嚮任何人透露受邀之事。

第二天來到了。

卡洛斯醒來之後，決定做一件大事。這些日子裏的猶豫不決已使他無法忍受。

他雙手托着頭，在與世隔絕的情況下，苦思冥想如何找到一個可以使自己擺脫這種難以忍受的困境。

我不知道是否應該在這裏提供一種有效的辦法。鑒於我們生活和活動在這個世界上，那麼慎重的辦法就是在考慮問題的時候，睜大眼睛看着週圍的世界。如果不把這一因素考慮進去，那麼我們採取的決定遲早會使我們冒不斷遭受打擊和痛苦折磨的風險。

閉着眼睛祇適用於思考那些純屬玄虛的問題。用這種方法思考生活的行為準則就不夠慎重了。

卡洛斯使用這一套思考體系的結果是他以近乎狂熱的激

情寫下的這封信：

“塞西麗婭：

幾天前，當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走近你的身邊時，你拒絕聽我的解釋。你不要急於或不屑一顧地把眼睛從這封信上——它是在無法抗拒的需要和內心的衝動的驅使下寫成的——移開。當時，強烈的感情使我滿懷真誠。然而，塞西麗婭，你卻把它當成簡單的奉承，拒絕聽我說下去。難道我的聲音裏缺少那種使你相信我不是在撒謊的真誠嗎？現在，除了寫信之外，我怎麼纔能表達無法用對話表達的感情呢？我怎麼纔能使你相信我，塞西麗婭？如果你知道我對我姐姐名字的尊重和愛戴，你就不會以為我在說謊了。我以我姐姐的名字嚮你表示，我愛你，塞西麗婭。對我來說，既然對我母親的回憶是無限的崇敬和懷念，那麼請你相信，當我看到你跪在你母親墓前，臉上流露出對母親的思念時，佔據你內心的感情與我是一樣的。出於對母親的懷念，我嚮你發誓我愛你。你還要我怎麼樣？你還要求我怎麼呢？請你不要以我的過去給我下定論。我過去與我今天對生活的態度有着天壤之別，這一變化出現在我開始將你的形像和你的名字印在我的腦海裏的時候，……”

我不再想給讀者照錄這封信的全文，因為它還有好幾頁，其風格，可能讀者已經熟悉了。

結尾時，卡洛斯請求塞西麗婭也嚮他披露自己的感情世

界。“任何答復都將使我邁出決定自己未來命運的一步。”他這樣結束道。

他簽完名，封好，寫好信封，正考慮如何送到收信人手中時，聽到一陣由遠而近的腳步聲和說話聲，接着，是持續不斷地猛烈敲門聲，臥室的門直搖晃，眼看就要被撞開了。

卡洛斯驀地跳了起來。

“喂，神聖的小教堂管理人，”一個人的聲音從鎖眼中透了進來，“我為幾位遠道慕名而來的進香客打開了門。”

“查爾斯先生，”另一個聲音接着說：“拉豐丹寓言中的‘耗子’趴在一塊奶酪上懺悔，願上帝也……”

“為了一個女人，阿吉列斯拋棄了同伴，躲進一個帳篷裏，刀槍不入者也有其軟弱的一面。”

“住嘴罷，提示太明顯了，至少是過早了。在沒有聽他說話之前，最好先別下定論。”

“開門！開門！卡洛斯，這是上司的命令！”

卡洛斯猶豫了一會兒。

嘈雜喧鬧聲更大了。敲門聲不斷，而且越來越猛烈。

最後他決定去開門。

他們進來了。這是他過去經常在一起消遣的夥伴，其中不少的人我們已經在金鷹酒店的晚餐上碰到過。他們每天晚上都在等他，可一次也未見他出現，等得不耐煩了，決定踹門來找這個離群索居的叛逆。

像英國劇院中迅速變換佈景一樣，這裏頃刻間就變了樣。這夥年輕人衝進臥室後，就像一群蜜蜂一樣，紛紛落在椅子上、桌子上，沙發上和床上。這亂糟糟的樣子不過是在幾分

鐘之內發生的。

“咦，這是爲什麼？這是爲什麼？你鬼鬼祟祟地躲起來，這是怎麼回事？”一位問道，他躺在沙發上的姿勢活像尊貴的素丹。

“我們明亮的星群中最光彩照人的明星爲何黯然失色了？聖·若昂舞臺前的維納斯女神爲你哭泣；金鷹酒店善做排骨的天纔廚師也萎靡不振；“吉薩德”的反論女神對她最虔誠的奴隸感到遺憾。對這一系列的災難，你做何解釋呢？”另一位說着，將半瓶奇特的香水倒在精美的亞麻手帕上。

“隨你們怎麼解釋都行，”卡洛斯說着，生氣地坐下，對此，他並不想加以掩飾。

“瞧你，這該做何解釋呢？”一位坐在沙發上的小夥子說，“你們不是在談日食月食嗎？我在中學時學過，概括地說，產生日食、月食現象是由於在我們與太陽、月亮之間有一個星球插了進來。大家找找他不讓我們看的那個星球……”

“你們就當我生病好了，”卡洛斯急忙打斷他，竭力想把這位朋友的話題岔開。

“大多數人都不同意這種解釋！”一位小夥子高聲叫起來。這位金髮、舉止女性化，頗像蛋糕阿波羅^①的小夥子，是理髮師和裁縫師的活廣告。他一邊說，一邊對着鏡子梳理精美髮型上的髮卷。

“一致反對，”又有兩個人高聲附和着。

① Apolo de Cake，蛋糕阿波羅。阿波羅是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而英文 Cake 除有“蛋糕”一義外，還有糊糊的意思。

“我承認卡洛斯的話有道理，”正在到處翻抽屜找火柴點雪茄的小夥子說，“卡洛斯是病了，但是……是心病……是相思病？”

“我感到愛的呼喚。”

梳頭的那位嘴裏哼着羅西娜^① 咏嘆調。

“你的心受了創傷，卡洛斯。”一位醫學系的學生沉痛地說，他對人的精神狀態比較注意。“治療這種病是我的專業。”

“那麼，就讓科學說話罷，讓科學說話罷。”有幾個年輕人高聲叫起來。

醫學系的學生坐在卡洛斯身旁，儼然一副醫生的神態，抓過卡洛斯的手腕，神情嚴肅地說道：

“心靈創傷有多種形式。比如，瘙癢型疑慮癥，這是尋求真理的哲學家的慢性病；信仰肥大癥，這對二十歲的年輕人來說並不常見；渴望型動脈瘤，這在學士中很普遍；絕望型黃疸病，它常發生在人口多的家長身上；斷裂癥，發生在政客身上；感覺錯位癥，發生在詩人身上；由無所事事引發的癱瘓癥，發生在公務員身上；惱怒型消化不良癥，發生在納稅人身上；敏感型‘別碰我’癥，發生在左右搖擺的議員身上；熱情型痙攣癥，發生在受大臣保護之人身上；由沮喪造成的虛脫癥，發生在沒有後臺的求官者身上；由苛求導致的癌癥，發生在不可缺少的外交官身上；由妬嫉引發的癲癇癥，發生在丈夫身上；還有，由愛情導致的白內障，發生在……”

① Rossina，羅西娜，羅西尼所作歌劇《塞維利亞的理髮師》中的人物。

“發生在卡洛斯身上，這是卡洛斯的病。”

卡洛斯不耐煩地挪了一下身子。

“是啊，這種病真可怕！”那位醫生繼續說，“好，我們再來看看。病因是：今天，勿庸諱言，這種眼盲癰是因為平時患者總將自己暴露在女人咄咄逼人的目光下和女人嘴裏散發出的香氣的熏烤下。爲了防止這種病蔓延，人們及時修了許多我們稱之爲修道院的衛生設施。但是，疾病蔑視它們，如同傳染病隔離院和防疫隔離帶無法避免瘟疫傳染一樣，甚至連著名的德巴伊達^①隱士居住地也出現了患這種病的人。年輕人容易染上這種病。但是，人到老年最易生這種病，因爲它能引發其它更難治的病。此外，通常這種病自身還會帶來嚴重的並發癰。”

卡洛斯咬緊嘴唇，顯得十分不耐煩。那位朋友在其他人陣陣哄笑中繼續胡扯道：

“這種病的癰狀多種多樣。總的說，病人顯得表情猙獰，間歇期間，言行愚蠢。苦口良藥也無濟於事。發作時，會揪自己的頭髮，把衣服領子弄皺，猛虎一樣大喊大叫，或是用那種連鴿子聽了都會絕望的聲音嘀嘀咕咕。病情惡化時，患者便佯裝成詩人。在這種情況下，醫生便失去了信心，祇好求助於……神聖的婚禮。”

“怎麼個治法？該如何治？”幾個小夥子笑着問。

“注意保健就行了，我的朋友們。如果預防措施不當，後

① Tebaida，特巴伊達，尼羅河谷一地名，最早的隱士居住地。

果將不堪設想。盧梭^①在《懺悔錄》中提及，數學有預防作用。我不同意這個說法。我已查明數學祇會使病情更加惡化。熱戀中的數學家是一種更危險的病人，對此，人們已有所聞。他屬於不可治愈的患者。我有其它的妙法。我的藥方是美食療法，因為胃和心的功能是相輔相成的。我勸你讀讀《塵世與財富如浮雲》^②，以及所有有真知灼見的作品，它們是愛情的特效藥，但是，如果這一切仍然無效，病情繼續加劇的話，爲了藥到病除，更靈驗、大膽的偏方是……”

“是什麼？”許多人不約而同地問。

“結婚。”

所有在場的人之中，祇有卡洛斯是惟一不讚成朋友這種高談闊論的人。他邁着大步來回踱着，顯得越來越煩躁。

“求求你們，讓我安靜一會兒。”等衆人大笑平靜下來之後他說。

“你的秘密還沒跟我們說呢，”坐在沙發上的那位對他說，爲了坐得更舒服，還邊說邊調整了一下姿勢。

“我們都想聽聽。”另一位說着，抓起一把格鬥用的鈍頭劍，做了一個擊劍動作。

卡洛斯對這夥人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感到反感。

“這種事很容易解釋，”他生硬地說，“你們都了解我從來就是一個隨心所欲的人。和自己朋友在一起，開始愉快，後

① 盧梭 (Joao Jacques Rousseau)，法國哲學家，代表作有《懺悔錄》。

② “Feliz independente do mundo e da Fortuna”，《塵世與財富如浮雲》，葡萄牙作家阿爾梅達的作品。

邊來又讓我煩得要死。所以我就決定回避你們‘羨慕’的尋歡作樂，不想再見到你們。就這些，過了這一陣兒你們也許將重新見到我，也許見不到了。”

“不行，不行。聽了部長的解釋，議會認為不能令人滿意，甚至無法列入今天的議程。”拿劍的那位說。“你還有不少事在瞞着我們。你應該嚮我們遞交一份報告。那個奇特的面具是怎麼回事？化裝舞會上那個神秘的人又是怎麼回事？在把她劫持到手之前，你曾答應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她。你從未講起過這件事到底怎麼樣了，有人一定想知道你是怎麼突然間改邪歸正的。”

卡洛斯對此人不合時宜的提醒很惱火，真想給這位多事的人點顏色看看，讓他對有如此卓絕的記憶力感到後悔。

不過，他祇淡淡地說道：

“這方面的事兒請別再問下去了，因為我什麼也不能告訴你們。”

“噢！有秘密！……咳，愛情！愛情！”照鏡子的那位喊道，邊喊邊唱了起來：

愛情不笑的地方，
就沒有安寧的日子……

“別鬧了，夜深人靜時海誓山盟，星星做證，望着那明亮的眼睛，這可是神聖的事兒。”

“我什麼也不能說，因為我什麼也不知道！”卡洛斯急忙說道，顧不得考慮這和剛剛講的已經對不上茬了。

“你什麼都不知道，難道你什麼都沒看見？我親愛的，你的描述也太乏味了。”坐在沙發上的那位說道。他活動了一下身子，雙腿往上擡了五十厘米，並把頭往下低了同等距離。

“我找到了！我發現了！”靠近桌子的那位喊道，“一個不可抵賴的犯罪證據！……罪犯文件！一封信！……”

聽了這幾句話，卡洛斯渾身戰栗起來。這時，發現者舉起卡洛斯剛纔給塞西麗婭寫的那封情書，臉上露出得意的神情。

“一封信！屬於哪一類的？”大家異口同聲地問。

“好啊！香噴噴的玫瑰色信箋。”另一位接着說，把信靠近鼻子，做了一個鬼臉。

卡洛斯真想把這位朋友從窗戶裏扔出去。這位朋友繼續說道：

“收信人姓名及地址是……”

“她叫什麼？……家住哪裏？……”所有的人齊聲問，並懷着熱切的好奇心把拿信的人圍了起來。

“你們也太過份了！”卡洛斯高聲叫着，站起來要去奪對方手上的信。

其他人把他擋住了。

“你是怎麼了？你怎麼像個少女一樣害起羞來？”

“我不許你們……”卡洛斯說着，企圖用力掙脫被抓住的胳膊。

“好了，別再裝腔作勢了，”他們笑着，繼續把他按住，“乘獅子還沒出籠時趕緊唸。瞧他都要發瘋了！”

“尊敬的小姐，”拿信的人一字一頓地唸起來，似乎有意

將這令人快活的一幕拉長。

“啊……尊……敬……的……小……姐”其他人重複着，並特意加重了每個字的語氣。

“塞西麗婭……”拿信的人繼續唸道。

“塞……西……麗……婭！噢，多麼富有音樂感的名字！”

“使人想到愛好音樂的人！”

“富有神奇、和諧的韻味！”

“令人想起豎琴！”

卡洛斯不知那來的力氣，掙脫了這夥人的拉扯，跑嚮桌邊，把信從那家夥手中奪回。

“裏面有不少私事，所以我不能讓任何人看。”由於氣惱和暴怒，他的臉色變得煞白。

接着他急促地搖了幾下鈴。

他的傭人聞聲疾速趕來。

卡洛斯把信交給他，說道：

“把信送到收信人手裏。”

“傭人剛要離去時，卡洛斯攔住他，並低聲叮囑說：

“如果有人問你……就說是受……詹妮小姐之托。”

傭人表示聽明白了，朝門外走去。

直到此時，其他人都靜靜地、吃驚地望着卡洛斯的一舉一動。

傭人離開後，屋內仍然寂靜無聲，過了一會兒終於有人說道：

“最後一幕真精彩！傭人去了，卡洛斯傷心地坐着，其他的演員驚恐不安地望着他，而且……還顯得蠢像舞臺上的

定格。”

他說完這句話後，所有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乎發現了彼此的滑稽姿勢，一齊放聲大笑起來。

卡洛斯也笑了，雖然他內心十分不安。

“我敢起誓！”另一個接着說，“我從沒見過卡洛斯這幅神態。夠羅曼蒂克的。”

“比羅曼蒂克還羅曼蒂克！”

“憤怒了！”

“像一頭獅子！”

“像一個好聞的公牛！”

“像一個土耳其人！”一位崇尚東方文化的人說。

“好啦，好啦，卡洛斯。要謹慎行事。愛情使你變得野蠻，放文明點。”

“跟我們講講那位塞西麗婭的故事。”

“是高個還是矮個？”

“是褐色還是金髮女郎？”

“是希臘型還是東方型？”

“我敢保證她是化裝舞會上的那位。”

“毫無疑問。”

“說說罷，老兄，跟我們說說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

“滿心的愛情是動脈瘤的病因。要當心！”治療心靈創傷的醫生說。

“塞西麗婭！真夠悅耳的！”

“請你們別再這樣提到一個我……尊重的名字。”

卡洛斯的請求得到的是哄堂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你真了不起！”

“你真夠味！”

“我從未看到你這樣乾脆！”

“真行啊，卡洛斯！”

“可憐的朋友！”

卡洛斯一陣陣惱怒，臉都被氣成了醬紫色。

“我再說一遍。這個名字是我所尊重的。我認為你們應該允許我再鄭重其事地說一遍。”

“噢！當然了。可是，儘管你鄭重其事地說了，可我還是控制不住愛笑的毛病。”

“鄭重其事地說罷！”

“這麼說你真的在熱戀了？跟我們講講，你知道患難見知己。”

“患難見真情……”

“唱唱你心中的咏嘆調，我們給你伴唱……”

“要是你還不說，我們會想法子弄清真相的，然後，我們就不客氣了，會很殘忍！走着瞧罷！”

“肯定是化裝舞會上的那位！”

“那麼你認準了？”

“肯定是她。”

“噢，卡洛斯，小心點。你在不乾淨的地方摘花，你在混水中找珍珠，居然在假面舞會上找！”

卡洛斯竭力讓他們靜下來，他一遍一遍地說着。

“我決意不再嚮你們解釋了。所以，你們也別再無理取鬧……”

過了好一陣子，他們仍不願靜下來。在場的人亂哄哄、亂糟糟地討論了半個多小時。卡洛斯佯裝看書。

他們終於走了，他喘了一口氣，像是壓在心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

“再見，卡洛斯，祝你交好運！”一個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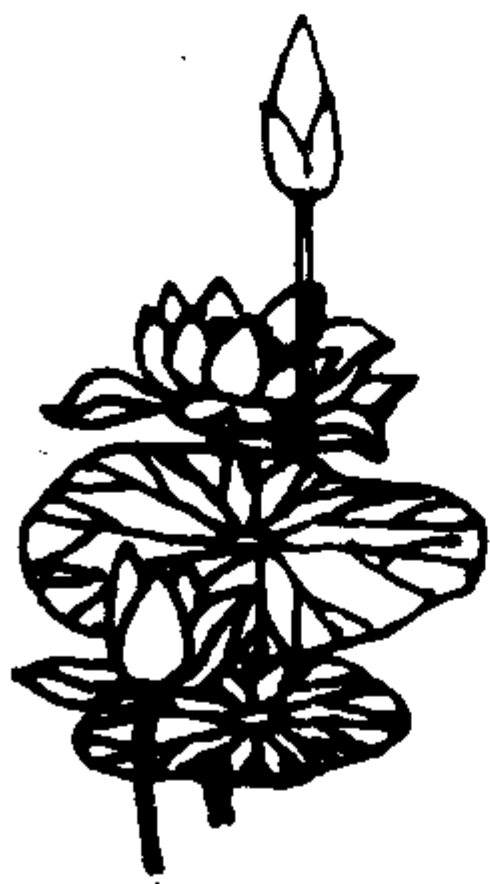
“祝你幸福！”另一個接着說。

“再見，再見。”

有一位唱道：

“誰在塞維利亞那兒見過我，
一個任性的西班牙女郎，
在華麗的頭巾下，
黑色的秀髮披肩長”。

這群快活的年輕人在喧鬧聲中離開了卡洛斯的房間。



30 輕浮之舉的代價

朋友們離去了，但是他們的造訪給卡洛斯留下的壞印像並沒有隨之消失。

當聽到別人在輕浮的談話中用頗為不恭的口吻說出自己敬重的人的名字時，我不知道有誰能夠無動於衷、處之泰然。

當卡洛斯最純潔、最隱秘的偶像被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時，他心中實在是感到愧悔交加。他不僅對別人感到氣惱，而且對自己也頗感不滿。寫給塞西麗婭的信就那麼輕率地交出去了。直到現在他纔想起自己的作法是多麼欠考慮，送信人選得又多麼不合適。另一個使他不安的原因是，在打發僕人送信時，他竟然忘了今天是聖日，曼奴艾爾·肯迪鈕可能在家。如果說是詹妮的來信，塞西

麗婭將如何對父親隱瞞信的內容呢？

他思前想後，越來越煩躁不安，越想心情越無法平靜。思路的活躍和身體的靜止是水火不相容的，前者總是力圖訴諸行動和動作。

我們在這種狀態下感到的這些模糊不清的願望，如果無法使其滿足，它們就會在體內積蓄起過度的能量，進而導致無計劃的、無目的行爲。我們認爲這是身體機能的需要，無須去加以規範或引導。

卡洛斯覺得臥室的空間狹小，令人窒息，於是準備起身出去。

當他邁出門，朝花園走去時，忽然聽到腳踩在沙子上發出的響聲，有人正沿着小路輕輕走來，他扭過頭看了一眼。

他高興得差點叫出聲來。

是塞西麗婭。

塞西麗婭意想不到的出現，使卡洛斯煩躁不安的那種隱秘的、模糊的願望得以實現。他覺得這是心靈呼喚的奇妙效應，祇有體驗過這種幻覺的人纔會感覺得到。卡洛斯幾乎就要相信，塞西麗婭在此時此地的出現是愛情帶來的真正奇迹。對於這一點，他十分自信，以至於毫無掩飾內心的感受。看到她後，竟認爲塞西麗婭是應他的呼喚而來的。他想，塞西麗婭看完信後，就會滿懷信心地告訴他，接受他的求愛，還要嚮他傾訴她的愛。

懷着這種在四十多歲的人看來十分可笑的想法，卡洛斯嚮可憐的姑娘伸出顫抖的手，喃喃地說道：

“啊！謝謝，塞西麗婭，謝謝你終於來了！”

塞西麗婭驚奇地望着他，一時弄不清他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現在你聽我說，請你聽我說，塞西麗婭。我想告訴你自從第一次見到你以來的一切感受，你聽我……”

卡洛斯自然地握住了塞西麗婭的手。塞西麗婭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幕嚇懵了。對此，她根本沒有料到，彷彿對發生的這一切失去了判斷力，甚至都沒有想到離開那裏。

卡洛斯繼續說：

“塞西麗婭，既然你來了，那是因為你相信我對你說的話是真心的，對嗎？我不是那種追逐女人的庸俗之輩，你不用再懷疑了罷。我要嚮你一千遍一萬遍地重複這句話：我愛你，這不是真的嗎？”

這句話使幾乎暈厥的塞西麗婭恢復了理智。她的雙頰立即漲得通紅，熱血在沸騰。她禁不住叫了一聲，力圖把卡洛斯仍握住的手抽回來。

“卡洛斯先生！”她大叫了一聲，聲音裏充滿了惶恐與迷惑。

“不，別這樣，你別走，塞西麗婭。什麼都別怕。我非常愛你，也非常尊敬你。快……”

他沒能把話講完，就聽到一陣腳步聲和說話聲，有人已來到花園門口了，卡洛斯爲之一驚。

一種預感使他立即拉着塞西麗婭走進屋裏，並急忙把門從裏面反鎖上。

塞西麗婭驚恐地望着他。

她剛要喊叫，卡洛斯用手捂住了她的嘴，低聲說道：

“求求你，別出聲！”

他的謹慎是對的。剛剛離開這裏的那幫淘氣鬼又一次闖進了花園，而且正好看到卡洛斯關門，這一發現引起了他們的笑聲。

一會兒，他們兩人就聽到外面七嘴八舌地議論起來。

“開門！開門！別再和我們捉迷藏了，卡洛斯。我們有預感，一直在跟着她。我們都看見她進去了。一定是她。你別否認。開門！”

聽了這些話，塞西麗婭都快暈過去了。

“噢！我的上帝！”她舉起雙手，驚恐地喊道。

卡洛斯像遭到了雷擊。

“怎麼回事，卡洛斯，還不開門？開門，你這是要的什麼花招啊？從前你可不是這樣的人。”

“這可對你不利啊。”

“我們祇想見她一面就走。”

“我們要見見她並嚮她表示敬意。”

“怎麼回事，還不開門？”

卡洛斯一時陷於絕望之中。他兩眼冒火，嘴唇氣得哆嗦，全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就不假思索地嚮門口走去。

但是，塞西麗婭攔住了他，差一點跪在他的腳下。

“你想使我的名譽掃地嗎，卡洛斯先生？！”她用焦慮的聲音說道，“你想使我的名譽掃地嗎？！”

卡洛斯站住了，想把她扶起來，動情地說道：

“塞西麗婭，我嚮你起誓，以最神聖的名義……”

此時人群裏有人說道：

“喂，小氣鬼，你不想讓我們看看你的塞西麗婭嗎？……”

這句話使曼怒艾爾·肯迪鈕的女兒顫抖起來。當聽到別人用這樣放肆的口吻提到她的名字時，高傲和自尊使她猛地站起身來。她的兩頰因憤怒變得通紅，隨即用充滿痛苦的目光盯住卡洛斯，說道：

“他爲什麼這樣說我，先生？”

“塞西麗婭！……”卡洛斯結結巴巴地說，臉色煞白。

她高傲地把他推開，堅定、沉着地朝門口走去。

卡洛斯上前攔住她。

“你要幹什麼？”卡洛斯用乞求的語氣喊道。

“別管我！我站在外面這夥人的面前，要比在這兒受你慷慨的保護更坦然。”

“慷慨”二字，她幾乎是用輕蔑的口吻說出來的。

“塞西麗婭，難道你以爲？……”

“外面的人可能很兇狠，我的眼淚也不會打動他們。但是，這兒……更糟……寡廉鮮耻……這傷害了我的心。”

她十分激動，開頭那句十分有力，講到後面，已經顯得有氣無力了。

聽了“寡廉鮮耻”這四個字之後，一直束手無策的卡洛斯不再猶豫了。他握住塞西麗婭的手，望着她，用十分誠懇、富有感染力的語氣對她說：

“塞西麗婭，現在已沒有時間爲我自己辯護了。但是，我可以嚮你發誓，爲了我去世的母親，爲了我活着的父親，爲了我姐姐的幸福，我嚮你發誓，我絕不是那種人。”

一個僞君子可以發同樣的誓，但是不可能有卡洛斯那種打動人的語調和真情。

說謊的人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塞西麗婭相信了他的話，一時籠罩在心頭的種種疑慮，頓時因消雲散了。

由於女性的痴情，塞西麗婭心頭的怒火平息了，又恢復了女性原來的溫柔。人們相信女性的溫柔是有道理的，就像相信銳不可擋的武器那樣有道理。

她熱淚盈眶，握着卡洛斯的手，一邊抽泣，一邊斷斷續續地說道：

“救救我！救救我罷！卡洛斯先生，我完了！”

在這短暫的一幕發生時——比我們描寫它用的時間還要短——嘈雜聲不僅沒有停止，反而更厲害了。

卡洛斯祇有一個可以擺脫困境的辦法。他朝書房跑去，並把門打開。塞西麗婭迅速躲了進去，幾乎是出於本能的將身後的門關上。

這樣做更擔風險，因為塞西麗婭出現在那裏，有可能被傭人看到。這也會給她帶來麻煩。但是，此時卡洛斯已顧不得許多了。

在對剛剛描寫過的這一幕中的所有痕迹做了一番掩飾之後，卡洛斯終於為他的這些不請自到的朋友們打開了門。

“怎麼，今天你們還沒把我捉弄夠嗎，我的先生們？”

“不要再演喜劇中的暴君了，你裝得不像。我們想知道她是誰？”

“你們在說誰？”

“好了，還有誰！一位小姐！”

“你們還在拿我尋開心？”

“老兄，別否認。在路口我們碰見她了。不知我們中的哪一位出了這種鬼主意，我們從遠處跟着她，看見她在大門口猶豫了一會兒。這種前兆肯定可靠！最後，她進了門。我們跑着追過來。甚至我們趕上你關門的一瞬間……你耽擱這麼久多少有些微妙……你不太情願……再說，有人聽到這裏面有說話聲。好了，痛快點罷，快承認罷。”

“別再扭扭捏捏了，這叫什麼多情善感？”

“在這種事情上你，你一嚮對別人要求很苛刻，爲了同伴的權利奮力抗爭……”

“我不是說了嗎？還記得那次在卡利薩的事罷？”

“還有我在萊薩的那次呢？當時，我對這位先生苛求的好奇心簡直都要絕望了。”

“你看着辦好了，要不然我們就自己動手搜了。”

“你們要逼我做出不文明的舉動來，趕你們出去嗎？”

“你已經夠不文明的了。”

“你不是在演戲罷，卡洛斯？我可真沒看透你。”

“就這麼定了，”那位女人氣十足的小夥子說，“男子漢大丈夫做事痛快點。辦法很簡單，我們去搜她。他肯定不會把她交給家裏人藏起來。她可能就躲在這個屋子裏。”

“我們把林子搜遍，羚羊一定會出來的。”

轉眼間，他們開始滿屋亂搜起來。所有能藏身的地方，包括每件家具都翻遍了。

“在書房？”最後有人說。

“是的，去書房！”其他人附和着。

大家嚮書房涌去。

卡洛斯替塞西麗婭捏把汗。

“不許你們開這扇門！”他不知所措地喊道。

“好家夥！我們猜着了！聽見了罷？”

“哈！見鬼！門反鎖着。”

卡洛斯倒吸了一口涼氣。

“我記得門反鎖着還是第一次。奇怪！從鎖孔裏往裏看看……”

“卡洛斯，這門是你自己開呢，還是叫人來打開。”

“你們聽，裏面有動靜。”

“別吵，好好聽聽。”

“是她。”

從門鎖裏窺視的人繼續說道：

“這會兒，我好像看見了一個女人的連衣裙。”

“哈！”

“她在讀《保羅與維姬尼婭》，卡洛斯勸她讀點輕鬆愉快的作品。”

“哈！哈！哈！”

“噓！你們靜一靜。”

卡洛斯絕望地站起來。

“太過份了！我請你們滾蛋！”

“我請大家安靜，有人往這邊走呢，就是她！從走路的姿勢可以辨認出是位女神……她比你通情達理。”

卡洛斯腦子裏閃過剛纔塞西麗婭的舉動，這會兒真擔心

她衝出來。

可現在他卻無法阻止她了。想到這兒，他一點也提不起精神，感到自己像泄了氣的皮球。

鑰匙在鎖眼裏轉動了一下。

“脫帽致意，我的先生們。她終於出來了！”這夥人裏的一位說。

卡洛斯緊閉雙眼，似乎馬上就要大難臨頭了。他本能地用手抓起身邊的手槍套。

但是，並未出現他意料中的喧鬧，天知道這種喧鬧會使他走上什麼樣的極端。深沉的寂靜使卡洛斯驚奇地擡起頭來。

剛纔還躍躍欲試的小夥子們，這會兒卻都緘口不語了，爭相往後退縮，生怕被人看見。一個個恨不得躲在別人身後纔好。

門打開了，在門口出現的是詹妮那天真無邪和文靜的身影，她用手摟着塞西麗婭的腰，後者把頭靠在她的肩上，臉上勉強露出一絲淒楚的微笑。

詹妮這樣一動不動地站着，用和解的和驚奇的目光看着他們，像是要從氣質上徵服他們。

這情景構成了一幅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畫面。

卡洛斯姐姐天使般的表情讓人感到那麼溫柔，那麼高尚；塞西麗婭在憂鬱中顯出對偎依着的女友的無比信任。在這兩位女性面前，連這夥人當中最輕佻的幾個人也不得不滿懷敬意地低下了頭。

如果用一種審視的目光，就像卡洛斯觀察姐姐那樣，我們可以看出她的嘴唇在輕輕顫抖，儘管表面安祥，但掩飾不

住內心的慌亂。

然而，詹妮對卡洛斯的朋友們說話時，語氣是溫和而堅定的：

“請原諒，讓各位久等了。我們以為我弟弟出門了，我們倆來取一本書。”

接着，她指着塞西麗婭對眾人說：

“她是我的朋友……或者說不僅僅是朋友……幾乎就是我的妹妹了，”她微笑着，面對塞西麗婭加重語氣說：“早晚你會成為我的妹妹，不是嗎？”

塞西麗婭渾身顫抖了一下，帶着驚奇的神情看了一眼詹妮，似乎想說什麼。

詹妮暗中捏了一下她的手，阻止了她。詹妮繼續微笑着說：

“請原諒我的冒昧，塞西麗婭。也許，我這麼說話算不上冒失，因為……這些先生都是……我弟弟卡洛斯的朋友。”

當說這後一句話時，詹妮那嘲諷的口吻恰到好處，這使被她挖苦的人更加窘迫。

她嚮眾人微微點點頭，就挽住塞西麗婭離開了房間。

卡洛斯甚至不敢望姐姐一眼。

看着姐姐走出了房間，卡洛斯轉身面嚮正在急於嚮他道歉的昔日夥伴們，冷冰冰地說：

“我希望你們的好奇心已經得到了滿足，諸位還有什麼要吩咐的？”

“請原諒，卡洛斯；我們以為是……”

“你一定清楚我們有所不知……”

“哎，小夥子，請相信……”

“我敢起誓，我原以為她是化裝舞會上遇到的那位。”

“我也是這麼想的。”

“希望你別多心。”

“這一切不過是開個玩笑嘛。”

“再見，卡洛斯。有空兒來玩。別不露面。”

“請你海函，並且……並且祝賀你。”

他們離開了卡洛斯的臥室。

走到街上，他們說：

“是她！”

“卡洛斯要結婚了！”

“安息罷！”

“阿門。”

最後一位走出後，大門關上了。卡洛斯跑進書房，嚮姐姐跪下了。

“詹妮！詹妮！過去我對你的愛太不夠了！我欠你的太多了！你真令人敬佩，我的姐姐。”

詹妮扶起他，用悲傷和愛撫的口吻說：

“把你過多的愛留給別人罷，現在她比我更有權利得到它。”

她指着正在哭泣的塞西麗婭說。塞西麗婭將臉埋在女友的胸前。

卡洛斯轉嚮塞西麗婭，激動地說：

“塞西麗婭，塞西麗婭，你能原諒我嗎？”

塞西麗婭嚮他伸出一隻手，沒有回答，也沒有擡起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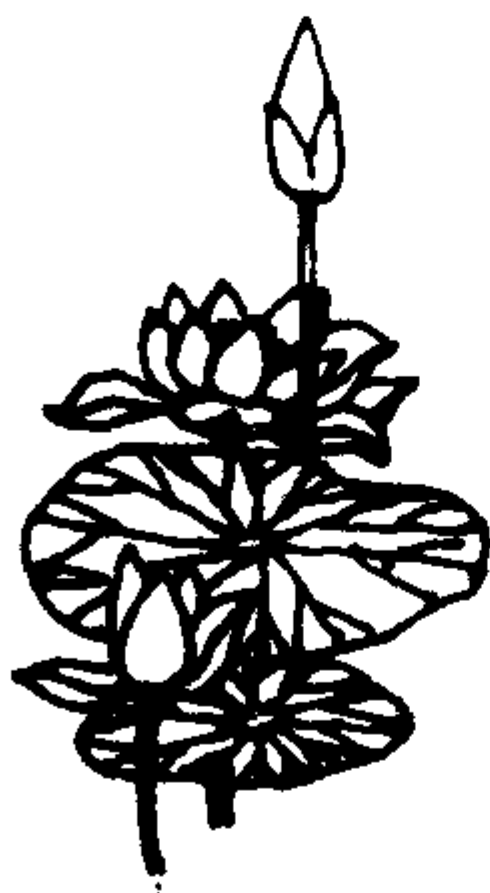
卡洛斯彎下身吻了一下她的手。

詹妮的眼中噙滿了泪水。

她眼睛望着蒼穹，自言自語地嚮她想像中的、彷彿就在面前的母親說道：

“謝謝您！謝謝您！”

詹妮要感謝她母親什麼呢？毫無疑問，感謝從她身上獲得的靈感。



31 發生在曼奴艾爾·肯迪鈕家的事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那天早上發生在曼奴艾爾·肯迪鈕家的事，這對理解我們還要敘述的故事情節來說，是不可省略的。

那天早晨，當塞西麗婭醒來時，仍未決定是否接受詹妮的邀請。她一直舉棋不定，不知到底是去好還是不去好。

這天是聖日，我們已經提到了。曼奴艾爾·肯迪鈕也不必一大早就去寫字樓了。他走進盥洗間，比在工作日更認真地洗漱一番之後，披了件老式的使人懷舊的披風，來到院子裏，準備再過一會兒去做彌撒。每年的這個季節，園中各處的花木都十分繁茂。曼奴艾爾·肯迪鈕徜徉在灑滿陽光的青藤架下，並不

十分注意兩旁那令人賞心悅目的鮮花和在頭上盤旋唱歌的小鳥。

曼奴艾爾·肯迪鈕的思緒早已漂到了遠方。

剛纔被塞西麗婭的憂傷喚起的一連串的悲觀想法現在又重新涌上心頭。

“她的生活太缺乏消遣了！纔十八歲！是啊……應該讓她消遣。與其在這兒浪費時光，不如讓我帶她去外面走走。”

這麼想着，他往屋裏走去。

“塞西麗婭，”他一見到女兒便說道：“今天上午天氣真好！我們出去散散心好不好？”

“去哪兒？”

“我們去那裏，做彌撒前先去轉一圈。我們就該整天獸在家裏嗎？”

塞西麗婭覺着應該滿足父親的願望，同意了他的建議。

半小時之後，兩人出了門。塞西麗婭一直在考慮着是否去參加詹妮的生日聚會。

散步中，父女倆話不多。最後他們來到塞杜費塔教堂並在那裏做了彌撒。

從公墓出來以後——每次做完彌撒，他們都習慣去趟公墓，塞西麗婭好像終於從一直纏繞她的猶豫中擺脫了出來。她在一個離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家較近的路口停下來，說道：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纔好，詹妮邀請我今天到她家去。”

“今天！”

“是啊，她曾寫信邀請我……”

“你願意去就去罷，孩子……今天是聖日，我……”

曼奴艾爾·肯迪鈕正要說出這天沒女兒陪伴的遺憾之意，但是止住了，擔心這會影響女兒的情緒。不過，塞西麗婭感覺到了。

“我知道，爸爸，我知道您不喜歡在這樣的日子裏一人孤零零待在家——這樣的日子太少了！但是，有時被人陪着反而更痛苦，還不如一人獨處好，今天即使我陪着您，您也不會感到十分快樂。”

“你說什麼，塞西麗婭？你想起什麼來了！”

“請您相信我。”

“爲什麼？”

“因爲我心裏感到難過，即使您怎麼安慰我，我的情緒也不會好起來。”

曼奴艾爾·肯迪鈕感動得快要落泪了。

“我已經感覺到你很傷心，感覺到了，塞西麗婭。你別向我隱瞞什麼。很長時間我已經注意到了——但是，既然你提到傷心的事，那就跟我說說緣由罷：爲什麼難過，你病了嗎？你身體哪兒不舒服？”

“您什麼也別問，我的爸爸。我不能……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您。”

曼奴艾爾·肯迪鈕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女兒，看了好長一會兒。女兒回避他的視線，什麼也沒說。

“那就去罷，”曼奴艾爾·肯迪鈕說：“去罷。詹妮是個好姑娘。我想她比我更會開導你……去罷！我可不願意讓你與你那位天使般的夥伴分開。”

塞西麗婭吻了一下父親的手。分手時，父親看到女兒兩

眼淚汪汪的。

曼奴艾爾·肯迪鈕一直望着塞西麗婭走去，直到看不見她的身影時纔轉身回家。

“看她像個淚人似的！那麼多的眼淚！”他自言自語道，弄不清是怎麼回事，“我可見不得她這樣，還不如在我面前痛哭一場！一定是發生了什麼大事！”

他低着頭，繼續朝家走。

曼奴艾爾·肯迪鈕六神無主，見到鄰居時也忘了打招呼。他爲人溫文爾雅，過去很少不嚮熟人打招呼的，甚至走到自家門前都沒有認出來。

安東尼婭看他一個人回來了，吃驚地問：

“小姐怎麼沒回來呢？”

“她今天不在家用餐。”

“這是怎麼說的！你們什麼也不告訴我！”

“她剛剛做的決定。”

“她總是這樣！她去哪兒吃晚飯？”

“去詹妮家。”

“去誰家？！”

“去詹妮家，懷特斯頓先生家……”

“您說的是真的！”

“是的，是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家。”

“那好，那好！我說什麼來着！”

“怎麼，有什麼不對嗎？”

“沒什麼，什麼事也沒有。這麼說，我能上晚餐了？”

“好，上罷。”

曼奴艾爾·肯迪鈕吃得很少。晚餐，要是沒有塞西麗婭陪着，他是不會有胃口的。

“怎麼，你沒吃？”安東尼婭不時地問道。

“我不想吃。”

“你想開點！”

曼奴艾爾·肯迪鈕離開餐桌，坐在窗前。

安東尼婭抖了幾下毛巾，又咳嗽了幾聲，像是提醒人她要說話了。

曼奴艾爾·肯迪鈕沒有理會。

安東尼婭乾脆主動開口了。

“好了，現在已經吃過晚飯了，我一直想和你說件事，曼奴艾爾先生。”

“說罷。”

“儘管，說真的，但是，我也許不應該……”

“那麼，你就別說。”

“但是，可是，這也是我的義務……”

“那麼着，你就說。”

安東尼婭感到主人沒心思聽她的，心想不如先吊吊他的胃口。

“那好，你告訴我，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你眼瞎嗎？”

“我想不會的。”

“那你不好好看看。你怎麼沒注意小姐的性格變了？”

這一問，確實起了作用，老書辦說話的聲音都變了。他轉嚮傭人，迫不及待地回答道：

“我看到了，是有變化，爲了什麼？你也看到了？……”

“那還用說！她過去是這樣嗎？”

“不是啊，安東尼婭，過去她可不這樣。”

“當然，她從小可不這樣。”

“你不知道那是因為什麼？她沒嚮你抱怨過頭痛腦熱什麼的，也沒提到過她患病了？……”

“患病？上帝與你同在！據我所知她沒病。她那個樣子是因為許多的……病。”

“這我知道。”

“說的是啊，但是……有些病，你是想像不到的……比如心病。”

“心病！”曼奴艾爾·肯迪鈕叫了一聲，臉色變得煞白，“那麼塞西麗婭說過心臟有病嗎？你在說什麼，你這婆娘？”

“算了罷，你不懂我的話！我是要說……你瞧……說到底就是這麼回事！小姐已經十八歲了……”

“咳，這有什麼新鮮的！這我知道；但是，她抱怨過什麼？……”

“怎麼，既然你知道，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既然你什麼也記不得，我真不知道該讓你怎麼辦纔好。”

曼奴艾爾·肯迪鈕心裏第一次有了這種概念，他以前的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這麼說是心病？……”他轉嚮傭人，加重語氣說：“安東尼婭，你把知道的都說說。你十分明白我需要正視這一切。說罷，安東尼婭。”

“要是這樣的話……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傭人說，好像祇有佔了理，她纔決定說下去似的，“我可不想增加我良心

上的負擔，對於你這個一家之主來說，你應該留意這方面的事情。”

“什麼事？有什麼需要我留心的？我沒聽懂你的話。”

“難道你真的不明白這裏發生的事？”

“我不明白。你很清楚，我對家裏的事從不過問，所以……”

“那麼英國人的兒子總來家做客……”

“算啦，算啦！我還以為你講別的事呢！”曼奴艾爾·肯迪鈕聳聳肩說道，“他家你也常去。可憐的小夥子！就因為他年輕，連串個門都不行了，否則別人馬上會說……，這叫什麼世道！……”

“啊，你覺得不是這麼回事？那好罷。那就走着瞧罷，走着瞧……”

“但是，你真的那麼想？噢，你這婆娘，你難道沒看見那可憐的年青人是怎麼樣和為什麼纔第一次到咱們家來的？”

“我嘛，可沒這麼想，先生。當然了，你知道我總在琢磨……”

“那麼你還記不記得那天下午，我回來晚了，可塞西麗婭……”

“如果你不見怪的話，那可不是第一次。”

“是第一次，是的。”

“不是第一次，不是，先生。”

“噢，你這婆娘？見鬼！可是，說真的，你記不起來了？……”

“我祇記得，比這一天早得多，那位先生來過這兒一次。

他問起塞西麗婭，說是想和她談談。我讓他進了客廳。塞西麗婭見了他。一見到他，她就滿臉緋紅，像紅石榴，她讓我出去。我見他倆在一起聊了快半個小時……”

“你這婆娘瘋了？”

“我没瘋，沒有啊，先生。”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狂歡節過後不久。我清楚地記得，他是在塞西麗婭與馬托斯的女兒去狂歡節舞會的第三天或第四天來的。這種事，如果我是他，不會做，可是……”

“可是塞西麗婭從未跟我提起他來過！”

“這我知道。”

“那你？……”

“小姐不讓我對你透露半點實情，因為他們想讓你大吃一驚……但是，不管我怎麼問，可她就是不說。”

曼奴艾爾·肯迪鈕開始感到不安。當然，儘管知道卡洛斯做事輕佻，但他對女兒是信任的。第一次聽說這樣的事，他不願往壞處想。

“後來他又來過嗎？”

“到那一天，也就是你生病的那一天為止，他没來過。但是，有人盼着見到他，早上和傍晚的某個鐘點，在窗前等他。”

“是啊。我記起來有幾次……”

“那邊，是對面專賣店的女主人讓我注意的。”

“但是，跟她有什麼關係……”

“可不是，要說也沒什麼關係，我知道。但是，小姐幾乎總是在同一個時間守在窗前……”

“塞西麗婭?!”

“是她。在這一段日子裏她的性格變了。”

曼奴艾爾·肯迪鈕把手放在額前，像是要把一個使他受煎熬的念頭揪出來。

“從此以後，”安東尼婭繼續說，“卡洛斯來探視你的病情，嚮你請教寫字樓裏的事，於是，我們就把他放進了家門。這麼說，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真的以為他有那麼大的耐性並有那麼多的閑功夫，如果……”

“住嘴，你這婆娘!”曼奴艾爾·肯迪鈕叫了一聲，音調都變了，“卡洛斯是個慷慨之人。爲了朋友，不惜犧牲。”

“那就好。但是要知道，對他有看法的可不祇我一個。”

“幹這種事的一定是個無耻之徒，他愧對一位受人尊敬、身染重病老人的信任……不會的。不論是卡洛斯，還是塞西麗婭，他們絕不會串通好做出那種令人感到羞耻的事兒來!……”

“我可沒說是兩人商量好了這麼幹的。我說的可不是這個意思。但是，說到底……除了我之外，還有人認爲……”

“這我知道。我已經受過別人的警告了。我曾親手收到過匿名信。我把信給卡洛斯看過。當時，我也知道他不會再來這裏了，這是他看完信後親口答應的。”

“啊，是這樣?那麼這匿名信的事我怎麼沒聽說過!現在我可知道他骨子裏是個什麼東西了。難道你真的想聽我說?當他不再來這兒之後，有一天深夜，我聽到花園的門栓響。晚上的月光很好。我一直站着，透過窗戶望見小姐走下院子裏的臺階。”

曼奴艾爾·肯迪鈕看着傭人，鼻子都快氣歪了，幾乎連氣都喘不上來。

“然後呢？”

“我的胸口如同挨了一悶棍。我躡手躡腳地沿着臺階走下來，來到花園。小姐正隔着窗櫺和路邊的某人說話。我怕被人看見，不能走得太近，聽不清他們說什麼。我轉了一圈，走到檸檬樹下，因為那裏可以聽得清楚一些。但是，當我躲到樹邊時，小姐已經離開了。我走到窗戶跟前往外一看，原來是他……”

“你撒謊！你這婆娘！你故意撒謊！”

“瞧你這話說的，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上帝可以為我的良心作證！我說的這些事，難道不是真的？！”

曼奴艾爾·肯迪鈕起身，在屋裏急躁地踱起步來。

“啊，我的上帝，一個人的心能這麼壞嗎？卡洛斯！卡洛斯，我把他當成親生兒子一樣看待，當別人說他輕浮時，我總替他抱不平！卡洛斯，你自稱是我的朋友！怎麼能幹出這種傷風敗俗的事？”

“就在那些日子裏，他還乘馬車和女喜劇演員們……”

“如果這一切是真的……那麼……咳！但是，塞西麗婭是……塞西麗婭！她裝得倒像……遮遮掩掩的……存心要騙我！她呀！……”

這位可憐的老人痛苦得差點沒哭出來。

“我可沒存心想讓你這麼着急上火的，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但是有什麼法子？該對她怎麼辦？”安東尼婭說，“剛纔你對我說，小姐去英國人家裏吃晚飯……我就知道……是

怎麼回事。”

“是詹妮叫她去的。和她在一起，我對塞西麗婭一點也不感到擔心……對任何人我都可以懷疑——誰知我是不是還得多學着點？——但是對詹妮！……”

“難道真的是詹妮請她去的？”

曼奴艾爾·肯迪鈕望着傭人，眼中的怒火在燃燒。

“今天你存心讓我擔驚受怕，你安的什麼心，你這婆娘？你這惡毒的舌頭！難道你不知道這些歹毒的話會要我的命嗎？你這魔鬼？”

“上帝會饒恕我，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我做的一切可沒有半點惡意。但是，你知道我愛這個家，我不希望這個家發生任何不幸的事……”

“住嘴，你這婆娘，住嘴！我知道你是出於好心，但是塞西麗婭告訴我說詹妮曾邀請過她。”

“當然我也沒說不是。我甚至知道小姐昨天收到詹妮派人送來的信。她沒告訴我信裏說了些什麼，我也沒問她來信有何事。但是，今天上午，你們倆剛出門，詹妮家又來了一個傭人，還送來一封信。這回是另一個傭人，但是，我認得出來，這個傭人我認得。卡洛斯和女喜劇演員兜風的那天我見過他。看來，他是卡洛斯的貼身傭人。誰讓你送的這封信？我問他。這個無賴狡猾地笑着說：是詹妮小姐。但是，我不知道……這封信與其它的信……”

“這封信呢？”曼奴艾爾·肯迪鈕精神失常地說。

“這封信在裏面。”

“那塞西麗婭呢？……”

“她還沒看，因為信送到時你們倆出去了。”

“你去給我拿來。”

“但是，也許是小姐的信，也許是。可我……”

“去把它給我拿來！”曼奴艾爾·肯迪鈕喊着，嗓門更高了。

安東尼婭奉命取信去了。

曼奴艾爾·肯迪鈕把手放在頭頂，微閉雙眼，焦急地企盼望，來回踱步，像是瘋了。

安東尼婭把信取來了。曼奴艾爾·肯迪鈕用眼瞟了一下信封，渾身哆嗦起來。

是卡洛斯的字體！他泄氣地倒在旁邊的椅子上。

“噢，我的上帝！我怎麼會碰到這種倒霉的事？……”他自言自語地說，雙手捧着頭，眼淚順着手指流了下來。

他怒火衝天，想把一直捏在手中的信拆開。但是，出於復雜的想法，他拆信的手又停了下來。

“不，我不拆！不能以卑鄙行為回報不高尚的行為。”

“怎麼，你不看了？”

“不看了，”曼奴艾爾·肯迪鈕生硬地說，又開始在客廳裏大步地踱起步來。接着，他突然間做了一個決定，收住腳步，擡起頭，說道：“安東尼婭，拿我的禮帽和外套去。”

安東尼婭用驚奇的目光望着他。

“啊！你要幹什麼，先生！”

“我的禮帽和我的外套！”

“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你想去哪兒？你頭腦不清醒了罷！”

“你没聽見嗎，你這婆娘?! 我的禮帽和我的外套!”

塞西麗婭父親的聲音裏有一種特別的語調，安東尼婭從未聽過。她的經驗無法告訴他這是什麼預兆，所以，她慎重地決定照辦，沒再發表什麼議論。

不一會兒，她取來了主人要的東西，祇是恐慌地說了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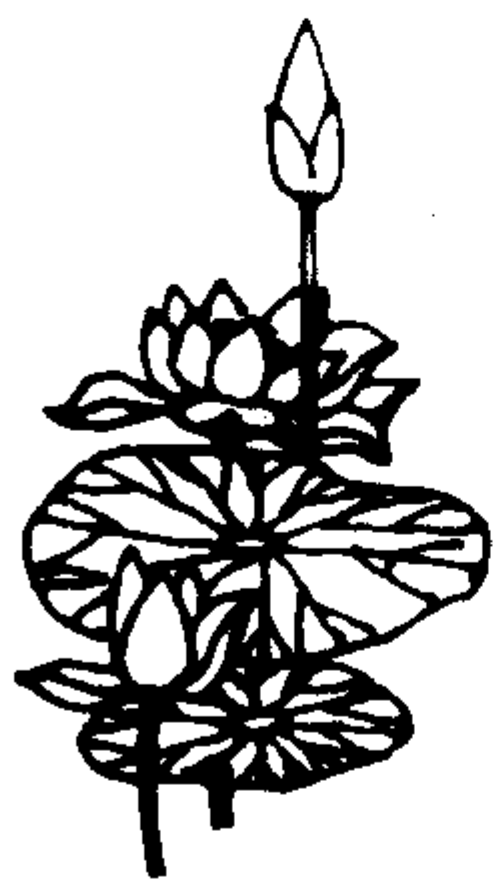
“但是，你去哪兒，先生?”

“去了解真相!” 曼奴艾爾·肯迪鈕說完，不再做何解釋，急匆匆走下臺階。

安東尼婭像是受了驚嚇，獸獸地愣在那裏。

“滾罷!” 她說，“唉，老東西要發瘋了! 我的上帝啊! 上帝求求您，別讓他在那兒惹麻煩! 聖母啊，求求您讓我們擺脫魔鬼和其他心靈之敵的糾纏罷!”

安東尼婭太太無意中吐露了她對上面提到的那些敵人頗有親切之感的讎恨。



32 理查德先生的嘉賓

在前幾章寫到的那些事情發生的同一天早上，懷特斯頓先生在花園和暖房侍弄一陣——移栽、培土、壓條、下種、澆水——他收集的各種花草之後，就走進書房。他出於好奇，翻開《特·項狄的生平與見解》^①看起來。對這位心情極佳的英國紳士來說，這本書簡直是一座取之不竭的寶藏，令他愛不釋手。每當讀到它——二十四小時之內不讀一次的時候是極少的，他都會從中發現新鮮的、重要的、談諧的、富有哲理的、深奧而又實用的東西。總之，它是一部包羅萬

① 《特·項狄的生平與見解》，L. 斯特恩（1713—1768）所著小說，其明顯的散亂結構出自 J. 洛克的“構思聯想論”。這部作品開二十世紀心理小說內心獨白手法的先河。

象的書。理查德先生十分欽佩斯特恩本人對這部很難歸類的奇書的評價：“真正的項狄主義可以擴大肺和心臟”。這位作者在別的地方還說過：“像具有這一屬性的所有功能一樣，它使血液和體內的其它生命液體在各自的管道內自由流淌並使生命的車輪順暢地、毫無阻礙地轉動。”

用半個小時看一頁斯特恩的幽默描寫，對理查德先生來說，的確是消除生活中的憂愁與煩惱的靈丹妙藥。

理查德先生打開書，恰巧翻到那頁講述特·項狄的父親在得知自己的一個兒子死了後，如何用富有哲理的觀點解釋死亡現象並得到慰藉的。“這是一件使我父親說不出口的好事”，特·項狄說，“從他嘴裏說出一件不幸的事，跟講其它任何一件事一樣平常。有時候，他對最大的不幸反而更為欣賞。”

這幾句話讓理查德先生頗費思考。他像品酒師一樣，對喝到口中的酒都要含一會兒，細細加以品味。他看不起酒鬼，因為他們總是把這麼好的玉液瓊漿一口吞下去。

“是這樣，”他放下書，仔細地品味着剛剛讀到的觀點。“或許所有的人都是這樣想的。如果有可能把這個世界包起來，讓那些整天唧唧噥噥的人找不到抱怨的藉口，對他們未必不是一件苦惱的事。”

一個僕人走進來，打斷了他的思考。僕人稟報：“莫利斯先生來了。”

“例如”，理查德先生一邊命僕人請客人進來，一邊繼續自言自語地說。

的確，走進來的這位英國人是一位悲觀主義者。在他看

來，整個宇宙都是一團漆黑。同時，他又是一個讓人憐憫的，無法容忍的“壞脾氣的”的犧牲品。博學的費茨特斯列本^①稱這些人，“活得平淡無奇，與厭倦和懶惰為伍，是慢慢致人死命的下毒者。”

懷特斯頓先生是個勤奮和樂觀的人。他經常跟自己的這位同胞和朋友唱反調，後者是這麼一種人，他們從倫敦的大霧中得到了“壞脾氣”鼓動者的惡名。對此，思想家們提出了嚴重的抗議而且已經發現一些貴族由於過多的財富養成的怪僻纔是自殺風的真正原因。

從傳統醫學的角度來看莫利斯先生的外表證明他是神秘的黑色幽默的犧牲品——被傳統醫學稱之為憂鬱癥。這位英國人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的冷色調。他臉色陰沉，精神狀態不佳。

兩位英國人聚會的這間書房堪稱一部教人如何過舒適生活的教科書。那裏的一切都使人感到舒適，是一個專門為消除疲勞提供的休息場所，這是居住在我們南歐的任何“女王陛下的臣民”都享受不到的。

造形和結構各異的安樂椅，在彈簧的多變、樺頭的分佈、活動部位的協調、突出部位的綫條、角度等方面，都體現出了設計者的創造性天纔。不管你有多麼荒唐和怪誕的要求，它們都會使你得到滿足，讓你得到最舒適的享受。室內的地毯，一腳踩下去如同踏在草坪上。窗簾可調節室內的光綫。最後講到壁爐，它是北部地區密不可分的夥伴。幾乎快到夏天了，

① FEUCHTERSLEBEN (1806~1849)，奧地利精神病學家。

可爐子裏仍在劈啪作響，跳躍的火舌舔着壁爐的鐵欄杆。懷特斯頓先生的想法和聖·弗朗西斯科·德薩萊斯的一樣，後者認為火這玩藝兒，在一年四季中都是好東西。

對這一切，莫利斯先生找到了批評的理由。

“壞習慣，理查德先生，這是壞習慣！你們這些體弱者的習慣會使人種的質量明顯蛻化。淋巴結核……”

“發發慈悲罷，莫利斯先生！晚飯前說這話真不吉利！”理查德先生笑着喊道。

“這就是文明帶來的幾大公害。除了食糖之外，對我們的肌體來說，最壞的敵人莫過於火了。”

“那麼說食糖也是公害了？”

“食糖！我認為，自人類有了工業之後，最令人遺憾的發現莫過於這種隱伏着病癥的粉末了，它毒害着人體的各個部位，溶解到血液之中……”

“真妙！可我記得你是個偏愛甜食的人，莫利斯先生！”

“這能說明什麼？我們的本性就是這樣。一旦染上壞習慣，那麼壞的習慣，甚至是痛苦都成為不能缺少的東西了。”

理查德先生沉默了好一會兒，彷彿在思量他朋友講的有關習慣的法則。

接着，他問：

“莫利斯先生，你活了一輩子，難道抽不出半小時的時間用積極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嗎？”

“缺憾之處並不長在我的雙眼裏，請你相信。但是，我的雙眼卻經常看到這些缺憾。這是宇宙裏最糟糕的事了，請你相信。”

“特·項狄”，理查德先生微笑着說，“也曾對未能出生在月亮上或其它任何一個星球上感到遺憾，當然不包括木星和土星，因為它們是極其寒冷的星球。因此，他說在任何星球上都不會遇到比地球更糟糕的事，他認為地球是別的星球拋棄的殘渣碎片匯集形成的……哈！哈！哈！……莫利斯先生肯定也會毫不猶豫地這麼說。我看你會這麼說。”

“又有什麼好猶豫的？”

僕人又一次走了進來，稟報說布賴恩斯先生到了。

“噢！噢！”理查德先生說，“是他來了，他給你這位散佈悲觀論調的人消毒來了。”

“他看什麼都是蔚藍色的！”莫利斯先生帶着冷憫的微笑評論了一句。

走廊裏傳來快活的歌聲^①：

上帝保佑維多利亞！

維多利亞千秋萬歲！

上帝保佑女王！

布賴恩斯先生雖然也是英國人，但他卻沒有本國國民那種嚴肅的性格。他一進門便熱情洋溢地嚮左右不住地鞠躬行禮，彷彿正在穿過列隊歡迎的人群，他不停地問候着：

“尊敬的先生！尊敬的女士！先生們！別來無恙！別來無恙！”走到理查德先生跟前時說道：“早安，懷特斯頓先生，早

① 英國國歌。

安！看到你們如此神采奕奕，我很高興。噢！女王忠實的臣民，莫利斯先生！那個無處不在的黑色魔鬼怎麼樣了？”

“比布賴恩斯先生的玫瑰色魔鬼差遠了。”

“話可別這麼說，可別這麼說。今天我疏忽了，我滿市場找牡蠣，他們居然一點沒給我留下！我終於信服了，還是莫利斯先生講得有道理。世界上有這麼多難題！咳！咳！……”

“笑罷，笑罷。我相信，對我來說想像不出還會有比這個世界更壞的了。”

“噢！要是爲了這個，取消養植牡蠣足矣！它的價格馬上就會下跌百分之五十。嘿！嘿！嘿！粗菜淡飯倒不會使胃難受！可人們卻偏偏喜歡最有營養的美味佳餚。”

我們不必將三個英國人之間冗長的海闊天空的交談用各種方式抄錄下來。

那天上午，他們三人討論了諸如國家的命運，人民的前途等最使當時歐洲有識之士頭疼的問題，有關這類問題的文件在歐洲外交官的辦公室裏隨處可見。他們還就這些問題做出果斷的決定，而且確信如此正確的決定祇有女王陛下的臣民纔會作出。照此觀點推斷，他們的權力和纔能是無限的。三人委員會以英國精神的冷靜和精明，對君主、將軍、部長、外交官和政論家進行了長時間的審議和判決。

他們以自己的方式來撰寫克里米亞戰爭史；他們大肆讚揚英國，嚴厲批評法國，稱法國軍隊除了吹牛之外什麼也不會，當然也有走運的時候。

當然，勿庸置疑，在交談的所有話題中都少不了莫利斯

先生的悲觀論調和布賴恩斯先生的談笑風生。前者，爲了貶低法國，杜撰法國士兵兇殘、甚至嗜人肉的故事。後者，同樣出於愛國之心，講着令人發笑的趣聞，描繪出古老英國盟友的滑稽可笑。懷特斯頓先生對雙方的講述都友善地表示贊同。

莫利斯先生每次演說完畢幾乎總是這麼結尾：

“這個世界是猛獸的巢穴。”

布賴恩斯習慣說的一句話則是：

“這個世界是一個大舞臺。”

漸漸地，大家將交談的話題轉移到了非常抽象的問題上，由政治問題引到諸多的社會問題上，兩個英國人在談論中繼續保持着爲祖國事業效忠的獨特的個性。

布賴恩斯先生，這位樂觀主義者，以一如既往的熱情讚頌烏托邦。此時，他的眼光可以遠眺今後幾個世紀，斷言各國人民如此嚮往的願望一定會成爲現實，世界將融合成一個民族，共用一個法律，共用一種語言。在這個星球的詞匯裏“戰爭”一詞將被抹掉，因爲再沒有可稱之爲戰爭的事情了。然後，物質受智力的支配，必須勞作，精神一旦擺脫了人生的追求，它會用抽象的觀點，思考更高雅的事情。

“於是人類在世界上的最後一個目標就將變爲現實！懷特斯頓先生，但願我活着不是爲了歡呼這偉大日子的到來！當太陽冉冉升起時，我不能用當時全球通用的語言說一句“早上好！”

理查德先生微笑着，使人感到他對光明的未來並不抱熱切的希望，他問道：

“你指的是什麼語言，布賴恩斯先生？是今天已有的一種，人們將它加以普及；或是另一種新的語言，需要人們重新創造？”

“這誰能說得上呢，理查德先生？這是未來的秘密。但是，毫無疑問，英語極有可能被選中。”

“啊！真是這樣？”

“我敢斷言。首先，英國是第一個殖民國家。在世界所有的五個大陸上，英語最普及。在年輕的美國，最富有活力的那些美國人，也都來自英國，他們一定能征服其他的美國人。接下來，我尊敬的理查德先生，法國自身就包含着破壞原則，必須把她犧牲掉。法國屬教皇派^①，這等於說，她已經被判了死刑。此外，富有哲理特點的英語……”

現在，我們不再跟踪這段富有哲理的學術演講了，最後的結果一定是，經過了多少個世紀，全人類全講英語。這個規律如果真能實現的話，也許在人類創造的和陸世界上，又要引發新的競爭，出現極不和諧的聲音。

爲了反駁同胞的話，莫利斯先生也發了一通議論。

可以預見的是，對社會發展的前景，莫利斯先生是不會大加讚美的。他想人類，尤其是不屬於英國人的人類，不應對世界的前景拍手叫好。

每當思考這些問題時，莫利斯先生不僅不會對烏托邦抱以微笑，反而幻想着災難。正因爲如此，他的語氣中充滿着悲哀：

① PAPISTA，教皇派，是新教徒對天主教徒的貶稱。

“我不相信，布賴恩斯先生，我不相信世界上各個民族會以這種方式逐步融合爲一個大家庭。據我所讀過的文字記載，世界，我們腳踏的這個世界，從本質上說是一個動蕩的物體，一個包裹住的燃燒體，每一分鐘都在改變着地球的表層。人類經歷了多少次大地震，又有誰知道人類還要經歷多少次呢？人們從自然學家的著作中了解到，我們居住的部分大陸，過去是一片汪洋大海。由此可以推斷，很久以前的一些民族也許葬身於今天大海的深淵裏了。是啊，假如今後這樣的演變繼續下去的話，當然應該相信地球的部分陸地也會沉沒，在汪洋大海中將冒出無人居住的陸地的觀點也是可以接受的。很有可能的是，由於英國處於特殊的地理位置，而且是個孤島，與其它大陸隔絕，無望與其聯爲一體，及其它大陸毀滅了且被淹沒了，英國可能幸免於難。地震從大海底部給英國托出新的陸地後，她的領土擴大了，這樣的話，也許，也祇有這樣纔會有布賴恩斯先生想像的那種前景，英國人成了地球惟一的主宰。”

接着，好像他擔心如此古怪卻又如此帶有愛國主義的地緣理論沒有被人聽懂，又解釋道：

“因爲……你們注意看。看到這頂帽子了罷，”他拿起理查德先生在花園裏幹活時戴的布帽子舉例說：“我們把帽頂當成地球，帽沿當成大陸，凹陷的部分當成大海，中間凸起的部分與其它部分隔絕，我們把它當做英國。我把帽沿外部撐開，凹陷的部分就昇高了，中間凸起部分也就隨之擴大了。你們看到了罷？”

接着，爲了不失時機地宣傳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悲觀主義

論調，他做了個結論：

“也許所有的帽沿部分全都徹底毀滅了倒是幸事！”

讀者們已經看到了，儘管思路不同，但兩位皮爾^①的同胞都以熱切的信念盼望着未來歷史上的共同現像的出現——英國民族獨自統治全世界。

事實上這也是典型的英國人的信仰，僅僅在如何使之變為現實的方式上有所不同，正如讀者們看到的兩個典型人物所想的那樣。

理查德先生對朋友剛纔的地緣歷史理論報以微笑。

“慎重一點的作法是讓我們搬到島上^②去住，莫利斯先生。海底的氣候對生存極為不利，陛下的領事官絕不會饒過我們，會把我們當做普通的葡萄牙人吞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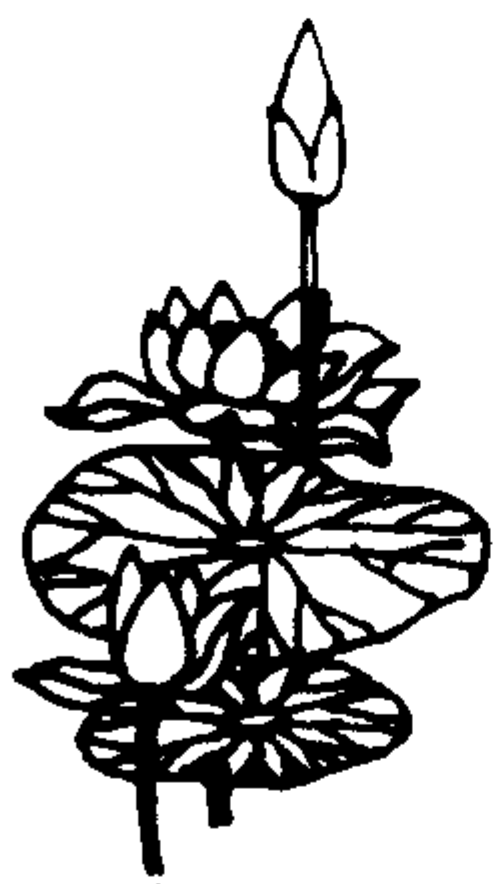
布賴恩斯先生熱烈地讚成朋友理查德先生的觀點。

隨着上午時光的消逝，從廚房飄出的香味鑽入了客人們的鼻子裏。三人聊天的熱情減退了，話題也轉到了凡夫俗子的問題上。

下午三點鐘了，三個英國人覺得該去進餐了，於是離開理查德先生的書房，來到客廳。詹妮和塞西麗婭肩並肩地坐在那兒，正在親密地聊天。

① ROBERT PEEL (1788~1850)，羅伯特·皮爾，英國政治家，保守黨創始人。

② 島上指英國。



33 詹妮的生日晚宴

“噢！塞西麗婭，你能來真是好極了，”理查德先生朝曼奴艾爾·肯迪紐的女兒走過去，伸出手說，“你的光臨會使詹妮的生日聚會生輝。”

“生輝！”塞西麗婭重復了一遍，與女友交換了一個憂鬱和會意的眼神。

“是的，生輝，”詹妮親熱地緊握着她的雙手答道，“難道你的光臨還不足以使大家高興嗎？”

塞西麗婭嘆了一口氣。

“塞西麗婭，你不舒服嗎？”理查德先生問，他注意到了塞西麗婭一臉沮喪的神情。

“不過是稍有不適，她嚮我保證了參加我的生日聚會，今天就會好的，對嗎，塞西麗婭？”詹妮帶着俏皮的口氣替塞西

麗姬答道。

正在此時，悲觀主義者莫利斯先生走到詹妮身邊。

“詹妮小姐，”他說，“一般來說，當受我尊敬的人過生日的時候，我纔嚮他表示熱烈的祝賀，祝賀他嚮生命的解脫又邁出了一步。”

“噢！莫利斯先生”，詹妮笑着答道，“您認為這個囚犯真是這樣倒霉的話，那還用得着爲他的死如此惋惜嗎？”

“讓他說，詹妮小姐，”布賴恩斯先生幫腔道，“莫利斯先生心情不好，有時僅僅是因爲在他的紅頭髮裏發現了幾根白髮，甚至有時是因爲一眼瞥見兩隻令他感到不吉利的大腳印。”

莫利斯先生作了一個鬼臉，聳聳肩，卻沒吭聲。

“我們其他人，”布賴恩斯先生接着說，“這些人類之中醜陋而健壯的人——哈！……哈！……哈！……我們纔有理由抱怨日暮時光的到來，但是在我們的生活中，日暮時光卻會看到閃爍的群星……這些群星永遠耀眼；因爲，甚至在西方，星星也會使人心曠神怡。觀賞美景會使人忘記時光的流逝，詹妮小姐。”

這位文雅的英國人的瀟灑談吐招來了莫利斯先生的非議。

“用群星與人生做比較，可不夠貼切，”他狡黠地說道，“星星的隕落和毀滅都是臆造的，它們祇會隱沒，卻不會自行消亡。還不如拿人生和一支爆竹相比。”

“噢！和爆竹比？這種比喻太妙了！”布賴恩斯先生叫了一聲，大笑起來。

“我們聽他說，我們聽他說。”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說着，坐了下來。

莫利斯先生在客廳裏邁着大步，思考着，繼續發揮自己的想像力：

“一個人，如同爆竹，有了火星纔有生命，一點就着。於是，一瞬間，它閃着火光并發出鉅響昇騰……停頓片刻後……爆炸了，急速墜落，無聲無息，毀滅了，留在世上的僅僅是再也點不着的殘骸。”

理查德先生對朋友古怪的想像報之以微笑並表示讚許。

“莫利斯先生講得有道理。”

“什麼時候我們纔像比喻的爆竹響一聲呢？”布賴恩斯先生帶着嘲諷的微笑問。他一張嘴，便露出一排整齊的牙，接着說：“我同意莫利斯先生說的。但是，需要請你注意的是，既然爆竹像他說的那樣往下掉，無聲無息的，墜毀了，那麼製做花炮的人也有辦法發明另一種爆竹，讓它們下墜時發出帶着彩色淚珠的光，一直伴隨着爆竹墜落到大地。我自己墜毀時將模倣帶淚珠的爆竹……哈！哈！哈！”

直到卡洛斯進來時，他們一直在圍繞着類似的話題隨意交談。

看到卡洛斯進來了，塞西麗婭起身往窗前走去。過了一會兒，詹妮也來到她的身邊。

布賴恩斯先生嚮卡洛斯問候時，唱道：

I'm afloat! I'm afloat, etc. etc. (我四處漂流！我四處漂流！)

這是一首英國民歌的開頭一句。

卡洛斯以微笑回報了他的問候。

莫利斯先生並不比同伴遜色。

“又一年過去了，我們還能在這裏相聚，查爾斯先生。誰知道來年到哪兒去找我們呢？”

布賴恩斯先生搶着答話說：

“肯定不會是小廣場公墓，莫利斯先生。當你決定去那裏時，我們何必還去找你呢，因為到那時，你未必還有心思再談生意了。哈！哈！哈！……”

這引人發笑的話並未感染莫利斯先生，他反而更加憂鬱。

自從兒子進來之後，懷特斯頓先生一直都在忙着做一件特殊的事。他走到鋼琴前面坐下，用手指疾速地按着琴鍵，讓鋼琴發出一陣陣祇有他纔能忍受的不協調的聲音。他常常醉心於這種奇特的消遣。

值得慶幸的是，與理查德先生相比，兩位嘉賓對有節奏感的東西更缺少鑒賞力。否則，連我也不知道這種野蠻的消遣會產生多麼嚴重的後果。

塞西麗婭、詹妮和卡洛斯都在專心致志地想着各自的心事，懷特斯頓先生忘情的演奏使他們煩惱不堪。埃拉德^①鋼琴在懷特斯頓先生的手下不時發出死囚似的呻吟，抱怨着對音樂一竅不通的人對它的折磨。

這當兒，塞西麗婭對詹妮說：

“我求求你，詹妮！請你讓我一個人默在這裏！我心裏難受，不知道自己還能堅持多久，我怕哭出來。”

① 埃拉德（ERARD）法國名牌商標，這種牌子的鋼琴和豎琴尤為出名。

“真是個孩子！”詹妮說，“難道我沒在你身邊嗎？你別這麼軟弱。現在你心裏總在幻想著不可能發生的不幸，這些不幸怎麼會發生呢？”

“不可能嗎？！”

“不可能，是的。你瞧，塞西麗婭，我比你更早地學會面對暗淡的前景。當你還祇會笑時，我已經懂得嚴肅地對待人生了。這個卡洛斯常常迫使我這樣，特別是這次……”

“詹妮！”

“特別是這次，因為我已經知道他在生命的旅途上遇到了一顆心，可是……他這個冒失鬼可能沒有察覺到……無意中傷害了它。我已經提醒過他了。”

“瞧你，詹妮！”

“我提醒過他。因為，你清楚，塞西麗婭，任何犧牲都是痛苦的，包括犧牲自豪，犧牲自傲，甚至犧牲任性，犧牲所有這一切而不付出代價，我想這是不可想像的。但是心靈的犧牲……噢！這種犧牲……”

“是致命的！”塞西麗婭幾乎無動於衷地接着說道。

“難道不是致命的嗎？這我早已知道……我是想說，”詹妮臉上帶出了微笑，“這是我個人的看法。所以我請求卡洛斯忘掉它……對，忘掉它；我請求過他，及早幡然醒悟也許會少惹麻煩。”

塞西麗婭沒有吭聲，一聲長嘆代替了她的答話。

“誰知道呢，”，詹妮望着她接着說，“難道我這樣想是錯了嗎？總之，可以肯定的是，我弟弟沒聽我的。”

“不聽你的？”塞西麗婭打斷了她，顯出疑惑的神情。

“是的。他不僅忘不掉，而且越陷越深，僅僅幾天的工夫，就墮入了深淵，連我都感到害怕。”

塞西麗婭仍不住搖頭，好像不相信。

“好了，塞西麗婭，別這麼瞧我。是誰教你這麼多疑的？這種笑跟你的年齡太不相稱了。你是跟誰學的？”

塞西麗婭默默地低下了頭。

“我敢肯定我弟弟的心中已發生了新的變化……”

“你敢肯定？”

“敢肯定。連他自己的個性都變了，我對他太了解了。他不像過去那麼愛幻想了，這是他對過去養成的生活習慣，別人逼他改他都改不了。”

“過去他不是這樣嗎？”

“不是這樣的。他變了，我十分驚奇。他現在主動做的事，過去我懇求他……當然，我相信他也樂意做，可是現在不用我求他，他就主動去做了。自從我發現他變了——簡直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之後，我也就改變了看法。我惟一的目的，塞西麗婭，請你相信，是想讓卡洛斯和你幸福。當我認為你們隨着時間的流逝會互相忘記對方時，我竭力促使你們早些忘記。當我確信你們不可能忘卻對方時，當我確信忘掉對方並不會幸福時……我就嚮相反的方嚮努力。”

鈴聲響了，晚宴就要開始了。

兩個對理查德先生音樂燥音污染無知無覺的英國人，此刻被餐廳僕人的搖鈴聲嚇了一跳。

“請入席罷！”理查德先生招呼了一聲，隨即離開了鋼琴，“我們不用再等誰了。”

由於凱特剛剛去世，除了兩個密友——莫利斯和布賴恩斯外，晚宴沒有邀請其他人。

這兩個英國人和卡洛斯朝兩位女士這邊走來。

塞西麗婭一見他們走過來，便抓住詹妮的手說：

“詹妮，詹妮，如果你是我的好朋友，就讓我留在這兒罷！”

“你說什麼，塞西麗婭？”

“我不能，我感到自己忍不住……”

她顫抖着，沒再說下去。

卡洛斯走在她身旁，把一隻胳膊伸過去，想引她一起去餐廳。

詹妮一直細心地觀察着女友，讓她忍受幾個小時的尷尬，確是件難堪的事。

“不，查爾斯，”想到這兒她說道，眼睛一直注視着女友，“塞西麗婭不能陪我們。她有些不舒服，好像需要休息幾分鐘。”

理查德先生走過去，問發生了什麼事。

“沒什麼，”詹妮回答說，“塞西麗婭稍有不適，但是，不管怎麼說，是有些不舒服。你們別勉強她，這會讓她受不了的。”

“最好去詹妮的房間歇一會兒。”

塞西麗婭拒絕了，說她在那裏很好。

詹妮表示過一會便回來陪她。

懷特斯頓先生讓她在自己用的扶手椅上休息，然後就嚮餐廳走去。

“這是怎麼一回事，詹妮？”卡洛斯問，快走到餐廳門口

時他問姐姐。

“到了你該嚮草率的毛病告別的時候了，查爾斯。我想知道我淘氣的弟弟到底能理智到什麼程度。”

“但是……”

“你瞧，他們都在等我們了。”

他倆走進餐廳，在餐桌前入了座。

讀者們可別指望我把餐桌上擺的每一道菜都——羅列出來，總之，理查德先生宴席上的菜餚從來都是十分豐盛、花樣繁多的。

全是具有英國特色的菜餚，從烤牛排的葡萄乾布丁，從土豆到切斯特產的奶酪一應俱全。

這位技藝超群的廚師受到了三位英國人應有的讚揚。莫利斯先生開始笑了。布賴恩斯先生用遍了母語中所有的感嘆詞，並肯定地說，不管是在伊瑞克圖俱樂部^①，還是在詹姆斯海鮮館，都比不上這裏的晚宴。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講着自己常講的所有的故事，並闡述了有關烹調的理論。

惟獨詹妮和卡洛斯一言未發，心事重重。詹妮焦急地盼着晚宴快點結束，心不在焉地聽着來賓們的生日祝詞。聽着父親沒完沒了的嘮叨，卡洛斯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感到惶惶不安。

晚宴在緩慢地進行着，已接近英式宴會的關鍵時刻了。這一時刻一到，人們就把莊重和禮節拋在一邊；女士們乘第一輪碰盃的混亂，小心翼翼地起身，誠惶誠恐地溜掉；男士們

① ERECHTHEUM CLUB 倫敦著名的私人俱樂部。

則扯下脖子上的餐巾，準備搬出下等劇院舞臺上常見的場面。

什麼樣的事都有：潑翻的紅葡萄酒，打碎的水晶玻璃盃，無休止的碰盃，漫無邊際的議論，一些人往桌子下出溜，還有的人，像七名沉睡者^①那樣美美地酣睡。

懷特斯頓先生的晚宴剛好到了這一轉折時刻。

詹妮對第一輪祝酒辭表示了感謝。就連莫利斯先生也做了長篇祝酒，其講話的神態像是模倣狄更斯^②筆下的一個人物，請看下面的一段話：

“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是一位一生中極少能遇到的值得敬佩的人，”莫利斯先生結束道，“詹妮·懷特斯頓小姐真是值得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引以為自豪的女兒，我祝詹妮·懷特斯頓幸福，並以此回報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的正直、誠實和紳士風度。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不會也不應該指望世界上有比這更好的回報。此外，詹妮·懷特斯頓小姐有一個弟弟查爾斯·懷特斯頓，他待人忠厚、慷慨，絲毫沒有社會上的壞習氣。我呢，既祝詹妮·懷特斯頓小姐健康，也祝查爾斯·懷特斯頓先生健康，因為姐弟的情誼使兩個人的心靈緊緊地聯在一起。我祝願詹妮·懷特斯頓小姐交好運，同樣也祝福你可愛的弟弟查爾斯·懷特斯頓先生交好運。如此說來，我對詹妮·懷特斯頓小姐個人的祝酒來自我們與這個堪稱楷模家庭之間親密融洽的關係，也表達了我們大家對懷

① SETE DORMENTE 七名沉睡者。據傳說，七名年輕的基督教徒為逃避羅馬當局的迫害躲進埃費索的一個山洞裏，200年後纔醒過來。

② DICKENS，查爾斯·狄更斯（1812～1870），英國作家。

特斯頓先生全家的共同祝願。爲詹妮·懷特斯頓小姐的生日乾盃！”

他舉盃一飲而盡。

“好！棒極了！”布賴恩斯先生用手指的關節敲着桌子喝起彩來。在整個祝酒過程中，他都是這樣，與其說是要提醒人們對如此簡潔和鄭重其事的演講給予必要的關注，不如說是習慣動作。

詹妮對莫利斯先生富有感染力的演說謙遜地表示感謝。

理查德先生用並非簡短的語言嚮來賓祝了酒。

卡洛斯話雖不多但也盡了同樣的義務。

大家不斷祝酒，水晶瓶裏液體的高度也不斷下降。

詹妮起身告退，到了讓來賓盡興的時候了。對來賓來說，無拘無束的時刻到了。

卡洛斯嫉妬地看着姐姐走了。他不能步其後塵！他祇好留在那裏。

詹妮的白色連衣裙的最後一個裙褶在餐廳帷幔後完全消失了，餐廳裏的情景將要徹底地改變了。

布賴恩斯先生把腳翹起放在椅子的扶手上，任憑整個身子往下出溜，直到頭跟桌子一樣高爲止。莫利斯先生把胳膊肘放在桌子上，用手托住腦袋。再看他的臉，活像喜劇中的人物。理查德先生呢？祇讓椅子的兩隻後腿着地。

雪茄點燃了，餐廳裏烟霧繚繞。盃中的酒一次次飲乾。

僕人們小心翼翼地躲開了。

“唱一支歌罷，布賴恩斯先生。”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說。

“該讓莫利斯先生唱了。”布賴恩斯先生說。

“好！莫利斯先生！你給我們唱一支‘憤怒的日子’^①。”理查德先生笑着說。

莫利斯先生做了一個怪樣，想逗大家笑。

“一旦吃的東西消化了，莫利斯先生就會同人類和解。”布賴恩斯先生說。

“填飽了肚子的猛獸就不那麼兇殘了。”理查德先生快活地補充了一句，親熱地拍拍朋友莫利斯的肩膀。

莫利斯以他的方式，也笑了。

“我們還是聽歌罷！”理查德先生堅持道，轉身朝嚮布賴恩斯，“我們聽歌罷。”

“但是，我們的朋友莫利斯在此，使人害怕露克萊婭祝酒的重現。記得嗎？要是給我們喝錫拉庫薩^②酒呢？”

當眾人弄明白布賴恩斯先生的喻意後，不禁大笑起來。接着，布賴恩斯先生準備唱了。

我們這些葡萄牙人——不祇一次地稱我們的不列顛盟友為“沉默寡言、多愁善感”的人，實際上纔是當今歐洲最沉默、最獸板的民族。

我相信，不管是德國的哲學家還是其戰時的後備軍；不管是俄國的皮鞭，還是其黑暗的政局，不管是西班牙的絞刑或是它的軍國主義，不管是英國人的公民大會還是其芬尼亞

① “DIES ILLA”，為死者頌的經文“憤怒的日子”。

② 錫拉庫薩 SIRACUSA，意大利西西里島一港口。此處指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的女兒露克萊西婭·波姬婭在一次宴會中用錫拉庫薩酒毒死宿敵的故事。

運動^①；不管是法國的普選，還是拿破倫的狂熱，都不能使上面的這些國家像我們的國家一樣厭惡歌聲。我們有天空，我們有植被，我們有葡萄酒，我們有自己的語言，但卻對嚴肅的事情缺乏熱情——特別是這一點，沒有哪個民族能超過我們，所以我們對歌聲厭惡，這也充分說明我們民族智慧的特點——不太像南歐人。

在任何一個有民族特色的晚宴上，有哪位來賓膽敢模倣布賴恩斯先生，應主人之邀隨時放開歌喉唱一曲呢？

即使有人膽敢模倣的話，難道就不怕引起嘲弄？

沒有比葡萄牙人更怕受人嘲笑了；沒有比英國公民更有膽量面對眾人的奚落了。不過，嘲弄人可以用某些狡詐的狗來作比方。狗專咬躲閃他的人，你要穩穩當當地站着不動，它就會望而卻步。

讓我們來看看下面發生的事情罷。布賴恩斯先生雙手扶着椅背，兩條腿叉開，半閉眼，手摸胸，開始用無法歸入哪一類的調門，帶着特別重的鼻音唱起來。他唱的是夏普^②譜寫的一支歌，其曲調具有英國式的單調乏味，正適合今天這種場合。

歌詞大意是：

喝罷！不用怕我已斟滿了酒盃，

① 芬尼亞運動（FENIANS），愛爾蘭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爭取民族獨立的反英運動。

② 夏普（SHARPE）十九世紀英國詩人。

紅寶石色的葡萄酒；
女士們把它送到唇邊，
將這樣供獻。

葡萄酒在胸中，
使友誼情更深，
它培育的纔智，
將會使你騰飛。

我斟滿了酒盃，相信你們
在帝王的玉液裏
會擁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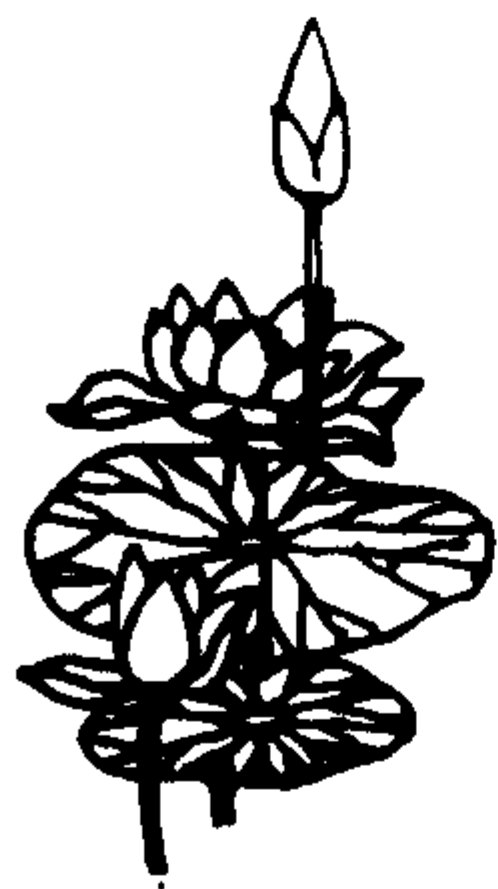
我已經說過了，布賴恩斯先生的纔學和文藝細胞很難恭維。人們提起露克萊西婭宴會的情景，看來在某種程度上是有先見之明的！

當這位英國人快要唱完這首歌的時候，從旁邊的客廳裏傳來一陣陣非常大的嘈雜聲。疾步行走的腳步聲和懇求與恫嚇交織在一起的嘈雜聲越來越近。唱的人止住了歌喉，懷特斯顿先生皺起了眉頭，在舉行正式晚宴的時候，他可不喜歡別人打攪。

他正要高聲詢問誰這麼放肆無理時，餐廳的門猛的一下被推開了，在場的人都驚獸了，闖進來的人竟是曼奴艾爾·肯迪鈕。從來沒有人見到過他情緒如此激動，臉色如此蒼白。

聽到響聲後，詹妮從餐廳的另一個門走了進來。

理查德·懷特斯顿先生目瞪口呆地望着這位一等書辦。



34 曼奴艾爾·肯迪鈕 發瘋了

讀者也許比所有在場的人更清楚曼奴艾爾·肯迪鈕為何來到餐廳以及他發瘋的原因。

我們已經看到了，僕人嚮他透露的那些事兒使他失去了理智。一到理查德先生家，他便聽卡洛斯的僕人說，上午塞西麗婭來過花園。但是又說她可能已經走了，因為他後來在家裏沒再見過她。為晚宴端菜的僕人們也都證實了這一猜測，並嚮曼奴艾爾·肯迪鈕保證她沒出席晚宴。

不可能說得出曼奴艾爾·肯迪鈕在聽到這一切解釋之後會想些什麼。他感到一陣暈眩，接着一層霧遮住了視線。他心中充滿着痛苦和憤怒，將所有能使他

清醒的念頭全拋在了腦後。他不顧僕人們的阻攔，大叫大喊着衝了過來，就像我們看到的，像個瘋子似的出現在理查德先生和驚獸的客人面前。

曼奴艾爾·肯迪鈕用奇異的目光掃了一下餐廳。

看到塞西麗婭不在場，老人的心更亂了。

他盯着卡洛斯，帶着隨時都要爆發的滿腔怒火，步履蹣跚地走到他面前，把手搭在他的肩上，竭力壓抑着過度的激動，用輕微、顫抖的聲音說道：

“卡洛斯先生，我來這兒是爲了找我的女兒。”

聽了這句話，詹妮的臉色變得蒼白。兩個英國人驚得半張着嘴。懷特斯頓先生用深邃的目光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曼奴艾爾·肯迪鈕和卡洛斯。

“卡洛斯先生！”曼奴艾爾·肯迪鈕用既焦慮又狂怒的語氣重複道，“是我！……是我……，你要看清楚！是一個父親嚮你討回他惟一的女兒！”

卡洛斯好像被突出其來的質問驚獸了——他感到吃驚，或許還有內心中隱隱的懊悔——望着曼奴艾爾·肯迪鈕，他臉色蒼白，渾身打顫，像是被老人氣勢洶洶地質問擊倒了。

曼奴艾爾·肯迪鈕見他這麼心虛，便失去了最後一點克制。

“卡洛斯”，他說，“你辜負了從不猶豫地爲你打開家門的人的信任。你無情地愚弄了這滿頭白髮、問心無愧、盡忠盡職的老人。你傷害了對你敞開心扉的人，他像一個父親那樣對待你……，你呢……你是一個無耻之徒！”

如果誰看到卡洛斯的樣子和表情，一定會相信老人的指

責並非虛妄。他被這突如其來的指責驚呆了，來不及給予反駁。

聽了曼奴艾爾·肯迪鈕這最後的幾句話之後，懷特斯頓先生的臉色變得刷白，他不相信兒子會做那種事。他的熱血直往上涌，雙頰漲得通紅。他的眼裏射出咄咄逼人的光芒，一動不動地盯着兒子，好像是期待着兒子對這嚴厲的指責進行辯解。

詹妮莊重地揚起頭，朝餐廳走了幾步。她知道對弟弟的指責是不公正的，但是弟弟緘口不語，急得她也漲紅了臉。

她走嚮曼奴艾爾·肯迪鈕，眼中冒着火，用從未有過的激烈語氣說道：

“曼奴艾爾·肯迪鈕，您剛纔的指責有失體面，因為您說的不是真的。”

老書辦轉過身，帶着疑惑和企盼的矛盾心理，焦急地問：

“不是真的？”

“對，不是真的，”詹妮語氣堅定地重複了一句，“它既不真實，又很殘酷！我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但是，您和塞西麗婭相依為命十八年了，她正值妙齡，假如曼奴艾爾·肯迪鈕善於了解她，假如您對自己親生女兒那顆情操高尚的心多一點信心，假如您對自己親生女兒再多一分信任，您就會慎之又慎，不會這樣信口開河，不會在這裏說出一些可能使您女兒名譽掃地的話來，儘管您女兒是清白的……”

此時，對着餐廳的門打開了，塞西麗婭從隔壁的餐廳走了進來。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女兒臉色蒼白，一幅失魂落魄的樣子。她聽出了父親的聲音，父親講的話她也全聽到了。

詹妮一見到她便疾步走上前，緊緊拉住她的雙臂，對曼奴艾爾·肯迪鈕說：

“您的女兒，這不是您要找的女兒嗎？剛纔她和我在一起。還用爲她擔心嗎？”

曼奴艾爾·肯迪鈕帶着狂喜朝塞西麗婭跑過去，擁抱了她。

可是，安東尼婭講的那些事引起的疑慮，還未完全消失。

看到女兒面色蒼白，神情沮喪，想到卡洛斯剛纔慌亂的樣子，曼奴艾爾·肯迪鈕輕輕地推開女兒，靜靜地、深情地注視了她好一會兒，然後用淒楚的、憐愛的聲音問道：

“爲什麼您的臉色這麼不好，爲什麼您如此激動，孩子？爲什麼你不像過去那麼快活？爲什麼你哭了？”

他轉過身，面對卡洛斯，雖然不像剛進門時那樣氣勢洶洶，但是仍用痛苦的聲音說道：

“你看看她的眼淚，我應該嚮誰算這筆帳，卡洛斯先生？不僅僅是她的……還是我的眼淚？”

聽父親這麼一說，塞西麗婭伏在詹妮的胸前，渾身哆嗦起來。

“夠了，曼奴艾爾·肯迪鈕！”詹妮嚴厲地說道，“自尊點！您發這麼大火有失您的人格。放尊重些罷。您的話正在傷害着這位天使，您應該乞求上帝的寬恕。我們走罷，塞西麗婭，我們別和他再耽在這兒了。本來應該是第一個爲你說公道話的人，卻如此懷疑你，反而成了第一個傷害你的人，我們走罷。”

曼奴艾爾·肯迪鈕伸手攔住詹妮。

“等一等！等一等！既然你能夠消除我心中的痛苦，那就求求你啦！難道還有人比我受的傷害更大嗎？”

人們可以從這位可憐父親的口氣裏感到最真摯的感情！

詹妮站住了，聽他說。

曼奴艾爾·肯迪鈕從身上取出卡洛斯的信遞給她。

“這是誰寫給我女兒的？”

詹妮望着信，茫然不知所措。她看了一眼卡洛斯，全明白了。

塞西麗婭也吃驚地擡起了頭。

見到詹妮心慌意亂的神情，曼奴艾爾·肯迪鈕更加焦慮了，他顧不得塞西麗婭的名聲將要受到傷害，不假思索地繼續說道：

“這封信是誰寫給我女兒的？幾個小時前收到的這封信是誰寫的？這封信原封未動，就像我剛收到時那樣。請你們打開它，唸唸罷。假如此信不能證實我的疑心……假如……”

曼奴艾爾·肯迪鈕說着，就要動手拆信，理查德先生開口阻止住了他。

“不必折開了罷，這封信是我的。”

這位英國老人，從此幕一開始，一直一動不動地、靜靜地觀察着，此時，開口說了第一句話。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洞察力敏銳、做事當機立斷。

他有應變的機智，很快就考慮出了一個具體的行動方案。對卡洛斯闖下的亂子，及其過失的程度，曼奴艾爾·肯迪鈕指責他的根據和詹妮申明大義、令人敬佩的解圍之舉，他都看明白了。他預感到女兒明顯地要吃敗仗了，因為對方有這

麼一封信，而且詹妮也不懷疑確有此信。他預感到女兒一旦失敗的後果。首先是塞西麗婭的名聲有被玷污的危險，其次是卡洛斯的姓氏也將要受到損害，這姓氏也是他“理查德”和“詹妮”的。他立即扮演了一個在特定情況下，祇有他出場纔有可能成功的角色。

一聽老闆的口氣那麼肯定和堅決，曼奴艾爾·肯迪鈕有些迷惑不解了。

詹妮凝視着鎮定自若的父親，立即明白了他的用意。

這個可愛善良的姑娘真想撲到父親的懷裏，感謝他果斷適時的決定。

看到父親做事如此寬宏大量，卡洛斯感到自己的臉紅了。

在這同一天裏，這是親人們給他上的第二堂課。他受到博大胸懷的教育，這顆心拯救了一個人的名聲，他是那麼誠心愛這個名聲，但是，由於他做事的冒失，險些再次敗壞了它。

“這封信是閣下的？”曼奴艾爾·肯迪鈕又問道，無意中手裏的信掉在了地上。

詹妮連忙跑過去揀起來，遞給父親，他會心地望了女兒一眼。

此時此刻，爲了維護一個無辜的弱女子的名聲，這兩個人十分默契地結成了同盟軍。

“是我的信，是我的，”理查德先生拿起信，神態自若地拆開信，“是我的……或者再確切地說，是……是我們兩個人的。”說話時，他用手指了一下卡洛斯，但是並未看他，“今天我們商定做一件讓詹妮驚喜的事。今天是詹妮的生日，所

以我們邀請塞西麗婭來，她有不少日子沒登門了。但是我們的計劃破產了，因為詹妮已經趕在我們前面，嚮她發了邀請。詹妮做得對。就這麼着，這……這封信是卡洛斯執筆我口述的……你真的懷疑嗎？”說着，做了一個要將信還給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動作。

這就叫孤注一擲，要麼滿盤皆輸，要麼滿盤皆活。

祇有勇敢、並且相當自信的人纔會運用這種韜略。在實施這些計謀時，他能臨危不懼，面不改色。

運用這樣的韜略，幾乎總能出奇制勝，挽救危難。

曼奴艾爾·肯迪鈕沒有勇氣接信。儘管他一時氣惱，顧不得禮節，幾乎神經失常了，但是，多年當差養成的尊上習慣，終於使他又恢復了溫柔和膽怯的習性。

“對不起，”他說，口氣中帶着明顯的謙恭，像是對剛纔過於激動感到後悔似的，“對不起；我以為……”

“好了，好了，”理查德先生打斷了他，似乎不願意再談論此事，“可別再這麼……沉不住氣……有時過於激動……不太合適。”

“不太合適”，這個形容詞他是斟酌了好一會兒纔說出口的。

曼奴艾爾·肯迪鈕張了張嘴，想道歉，但是理查德先生止住了他。

“我們別再講它了……沒意思。你請坐，和我們一起就餐罷。”

“對不起，理查德先生，可是……”

理查德先生佯裝沒聽見他的話，喚過僕人，吩咐給曼奴

艾爾·肯迪鈕安排座位和餐具。後者坐下了，幾乎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

詹妮和塞西麗婭又一次離開了餐廳。

晚宴繼續進行着。

不過，晚宴的氣氛再也不像開始時那樣輕鬆愉快了。

發生了這一切，加之卡洛斯在場，曼奴艾爾·肯迪鈕感到十分不安。理查德先生竭力想恢復剛纔閑聊的活躍氣氛，但是他的一切努力都徒勞了。

大家不停地飲酒，但是卻無人再發表長篇祝酒辭。

“爲你侄子的健康乾盃，布賴恩斯先生！”理查德先生舉盃說道。

布賴恩斯先生點了一下頭表示謝意。其他的人把酒盃舉到嘴邊。

“爲你的朋友羅克斯伯里的健康，乾盃，懷特斯頓先生！”布賴恩斯先生接着說。

懷特斯頓先生表示了感謝。其他人紛紛重複着這樣的祝酒辭。

“莫利斯先生，爲你在印度的舅舅的健康乾盃！”

莫利斯先生點頭致意。其他人像剛纔一樣。

就連如此簡短的祝酒辭，也無人再祝了。聚會的氣氛越來越沉悶。

爲驅散大家心頭的陰影，理查德先生做了最後一次嘗試。

“再唱一支歌罷，布賴恩斯先生！”說着，他給布賴恩斯先生斟滿了酒。

布賴恩斯先生迷惑不解地盯着理查德先生。

“我唱？大家得輪着唱，該讓莫利斯先生唱了。”

莫利斯先生嘟囔了一句，誰都沒聽懂他說的是什麼。接着，他把面前的一盃酒喝乾了。

“那麼也好，莫利斯先生唱罷，”理查德先生說道，但並不對莫利斯先生唱歌抱多大希望。

出乎衆人預料，這位沉默寡言的英國人站了起來，把雙手插進馬甲的口袋裏，用悲哀的語調宣佈他將要唱的這首歌的歌名。

“THE OLD SAATON，老掘墓人。這是帕克·本杰明^①作的詞。”

布賴恩斯先生打了個寒顫。莫利斯先生毫不理會，開始放開歌喉。

出於對此時此景的感受，他覺得應該選這首歌。這首歌的歌詞大意是這樣的：

“在一個剛剛掘開的墓穴之前，站着一個老掘墓人，倚着鋤頭，一把用禿了的鋤頭。他已經掘好了墓穴，正等待着。此時一行送葬人剛好邁進公墓敞開的大門。這位老人是消逝歲月的一件文物！他的頭髮如此之白，好似海洋泛起的泡沫。從他顫巍巍的嘴唇裏，低聲說：都來罷！都來罷！讓我把你們一個個看護好！我把你們一個個看護好！

“是的，我來看護你們！有成年人也有兒童，過了一

① 帕克·本杰明 (Park benjamin, 1809—1864)，美國詩人和出版家。

年又一年，有人不幸，有人快活，我修築了這麼多的別墅，他們一個個躺在那裏，躺滿這墓地的每一個角落。母親和父親，兒子和女兒，一個接一個，前來陪伴我這孤獨之人。但是，不論是外人，還是親友，都來罷！都來罷！讓我把你們一個個看護好！我把你們一個個看護好！

“是的，我來看護你們！多少人和我在一起，但是我仍孤身一人！我是死者們的國王！我用石墓碑或冰冷的大理石修成我的御座，我的權仗是鋤頭，它握在我手中。所有的男人都是我的陪臣，不管他是從茅屋走來，也不管他是豪門出身；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他們的內心難以平靜，或是為尋找快活而心焦，或是為尋找工作而犯愁！都來罷！都來罷！讓我把你們一個個看護好！我把你們一個個看護好！

“是的，我來看護你們！你們最終躺的床在這裏；在這裏，在這黑洞洞的大地之中。——掘墓人不再開口，因為送葬的一行人默默地走進那片平川。我自言自語地說：到本世紀末，另一個人的聲音，比這老掘墓人的聲音更宏亮，將發出比令人心驚肉跳、預示末日的喇叭聲還要高的尖叫：都來罷！都來罷！讓我把你們一個個看護好！我把你們一個個看護好！”

可以想像，在一場晚宴之後，這歌聲、這曲調的歌詞將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應。

這首歌的原作意在讓人一次再一次地重複每一節的最後一句歌詞。

莫利斯先生唱歌的節奏，使人想起爲死人敲響的喪鐘。

宴會上吃這種“飯後甜食”，恐怕胃是受不了的。

唱歌的人懷着陰暗的心理，邊唱邊觀察朋友們的五臟六腑有何反應。

布賴恩斯先生強忍住內心的憤怒。

唱完，莫利斯先生坐下來，又喝了一盃葡萄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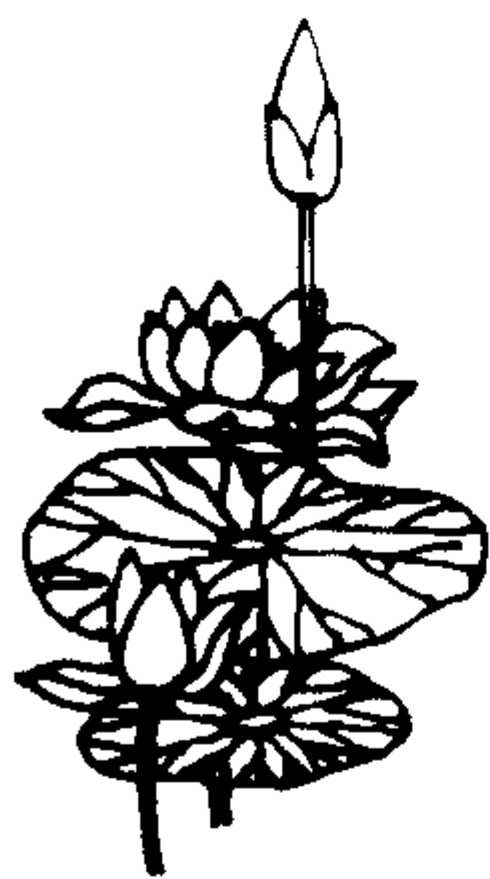
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僅用一個乾巴巴的音節嚮他表示祝賀。

由於曼奴艾爾·肯迪鈕的搗亂，莫利斯先生的厭世情緒更加重了，剛纔這個報復行爲使他感到快活。祇有當起身離開餐桌時，大家纔稍微感到松了口氣。

布賴恩斯先生是第一個站起來的，他敢帶這個頭。這位英國的德謨克利特^①，性格開朗，厭惡死寂一般的氣氛。莫利斯先生也效倣他，起身走了。當天發生的事情，使他的心情糟糕到了極點。他不聽話的胃口就要擾得他坐卧不安了。根據患過這種嚴重憂鬱癥的人的觀點，他必定要備受這種人性的折磨。

卡洛斯也回自己臥室去了。

① 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公元前 460—352）希臘哲學家。據稱，其著作達 73 種，幾乎包括人類知識的一切部門。其倫理體系提出了一個最終的善或“愉快”的境界，“靈魂在此境界中寧靜地生活，不受恐懼、迷信或任何其他感情的幹擾”。



35 父親的判決

曼奴艾爾·肯迪鈕和老闆在一起感到很不自在。塞西麗婭讓人傳話來，請曼奴艾爾陪她一起回家。聽後，他如釋重負。

他嚮理查德先生告辭時，再次語無倫次地表示歉意。這位和善的英國人顯出不想再聽此事的樣子。

曼奴艾爾·肯鈕去找塞西麗婭，她和詹妮獸在另一個房間裏。

“塞西麗婭，請你原諒我，我錯怪了你，”他聲音哽咽地說道，“請原諒我剛纔的冒失，孩子；我真是發瘋了。現在我明白了。你父親是多麼愛你，請原諒他的冒失……”

他激動得說不下去了。

塞西麗婭哭着撲嚮他的懷裏。

“曼奴艾爾·肯迪鈕，您在幹什麼？”詹妮說，“你沒看到她多麼傷心？”

“孩子，”曼奴艾爾·肯迪鈕轉身面嚮她說道“也請你原諒我，如果我當時想到你那聖女般的……——真正聖女般的保護，詹妮小姐，這種受到祝福的保護必然會成功。請您務必多關照我的女兒！”

“塞西麗婭最有力的保護人是您。”詹妮說，“您是一個堅強的人。”

女兒把頭依偎在父親胸前。聽了詹妮最後這句話，曼奴艾爾·肯迪鈕把女兒摟得更緊了。他竭力不讓女兒發覺，輕聲地嚮詹妮說道：

“堅強？……過去……當這顆心屬於她時。”

詹妮久久地凝視着老人的一舉一動。

這個回答可以理解為老人仍懷疑事情的真像，他相信女兒是清白的，不再用嚴厲和猜疑的眼光看待卡洛斯的一言一行。但是，他不會對明擺着的事兒視而不見，即兩人之間沒有共同之處。

詹妮意識到了這點，馬上答道：

“您一定會永遠堅強的；現在祇差讓您幸福了。”

“如果連詹妮都沒有那麼堅強，還有誰能做得到？”

“我會努力做到的，”詹妮微笑着說。

“把你內心的寧靜傳給她，她就會得救。”

此時，詹妮正在擁抱塞西麗婭，聽了曼奴艾爾的話，她搖搖頭，笑中帶着傷感，對着女友的耳朵說：

“我可不想這樣救你。”

這是她第一次用你稱呼女友。

當發生這一幕時，卡洛斯回到自己的房間，陷入了沉思。親人對他深情的關心和愛，一樁樁重現在腦海裏。這一切使他不能平靜，心不由得怦怦地亂跳起來。

怎麼做纔對呢？應該如何擺脫目前這種處境呢？在晚宴上，他羞怯到了極點。他想用一種高尚的，不違背個人心願的方式加以彌補，但究竟該如何做呢？

他正在這麼想的時候，傭人進來稟報說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叫他去書房。

發生了這一切之後，卡洛斯期待着這次見面，可以說這次會面也是不可避免的。也許他應該主動去見父親。儘管如此，但他並不認為已經有了與父親面談的思想準備。當然，遲早總是要見面的。

這使他有一種倉促應戰的感覺。

他猶豫不決地走嚮父親的書房，有如一名受審的罪犯走嚮法庭。

當卡洛斯進來時，理查德先生正靠在大理石壁爐邊站着。他像英國人慣有的那樣，表情十分嚴肅，手裏拿着卡洛斯的信，像是剛剛看過。

卡洛斯走到書房的中間站住了，等候父親開口說話。

懷特斯頓先生把信遞給兒子，開門見山地厲聲問道：

“這封信上說的都是真話？”

“全是真話。”卡洛斯回答說，竭力把話說得堅決些。

聽了他的回答，懷特斯頓先生額頭上堆起了皺紋。他不緊不慢地聳聳肩，抿抿嘴唇，把信遞給兒子，祇說道：

“拿着，撕了，把它付之一炬。你應該這樣做……因為這樣意味着毀掉了又一卑鄙行爲的……證據。”

卡洛斯的雙頰頓時羞得通紅。

“我的爸爸！”卡洛斯結結巴巴地說。

“我再重複一遍：這又是一個卑鄙行爲，”理查德用更加辛辣的口氣繼續說道，“我不是第一個這麼說你的人。當別人這麼指責你的時候，你卻羞愧得無言對答，聽別人第二次指責你，同樣……你也應該謙卑地聽着，這要求並不過份。”

說完這些，他開始在房間裏踱步。這是他激動時的習慣動作。他繼續說道：

“別人一句話就讓你驚慌失措、俯首貼耳的默認自己醜行的高傲是假高傲，是兒戲……我實在不理解。”

卡洛斯答道：

“當應該了解我的人指責我時，我會感到驚奇。他是第一個指責我的人，可那是出於一種極強烈的感情，這種過份的反應可以原諒，因為他有些失態。令我感到驚奇並且遺憾的是，在短短的幾天之內，我已經聽到自己的父親兩次指責我……卑鄙。”

在兒子講話的時候，理查德先生加快了一步步丈量書房的節奏，聽到此處，突然間收住腳步，用冒火的眼睛盯住卡洛斯。

“驚奇，爲什麼？請你給我講講？你還沒告訴我該給你的所做所爲冠以何種更確切的名字？……我確實不知道……我想你不會指責我過份苛刻罷？……我重複了另一天我嚮你說過的話。過去我一直對你過份溺愛，對你的許多荒謬行爲我

都有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覺得你年少無知，原諒了你。但是，有的行爲，即使孩子做了也不能原諒……如果他的舉止言談中有……下流的東西……”

當聽到這句話時，卡洛斯再也掩飾不住自己的反感。

理查德先生覺察到了兒子的表情，用眼睛死死盯住他，加重語氣說道：

“下流……粗俗！……在這種情形下，寬宏大量等於犯罪。對這種人批評得再嚴厲也不爲過份。你用不着裝腔作勢表示對我更嚴厲指責的抗議。剛剛你自己的良心已在指責你，它迫使你在那個人的指責面前低下了頭，那個人……而他……他……他是在詆毀你。”

“我已經和您講過了，先生，”卡洛斯插話道，他跟父親講話從未如此衝動過，“我在這封信上寫的全是真話。這樣做是有些不慎重，可我的確這麼做了。對此我也感到自責。但是，良心告訴我，我正在受到嚴厲的審問並因此……”

“你的良知及時覺醒了，這很好。在衆目睽睽之下，不能輕易地讓一個外人嚴厲指責你，並提到你父親和你姐姐的姓氏，我們爲了解救你祇好撒謊。這會兒你感到了內疚，但是太遲了。你應該承認。”

卡洛斯默默無言地低下了頭。

理查德先生沉默了好一陣，繼續說：

“這封信上寫的全是真的！還記得幾天前，你曾約人在這個家，在你姐姐生活的這個家，跟她……見面嗎？”

卡洛斯打斷了他。

“請您不要再舊事重提了，先生。我已經發過誓，您的推

論是不公正的。我拿不出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但是，我實難理解爲什麼您總不相信我的話。您提到那件事，就在發生那件事情的當天，我第一次聽自己父親斥責我卑鄙時，我即感到父親已經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請相信我，先生；我對塞西麗婭的感情，絕不是虛幻中的一見鐘情，也不是出於年輕人的心血來潮。我的性格發生了一生中從未經歷過的重大變化。性格的變化是不知不覺地悄悄發生的。也許是我猜到性格在起變化，而它卻從未嚮我透露半點。塞西麗婭這個名字本身使這種變化顯得毫不費力。不管是父親的訓斥，還是詹妮的勸解和請求都未能成功。我相信，我自己對她的感情是真摯的，所以……”

理查德先生極不耐煩地聽着兒子的辯解。兒子堅持說他的譴責有欠公正，這讓他感到十分不快。

聽卡洛斯傾訴對塞西麗婭——自己下屬書辦的女兒——的愛情，理查德先生的自尊心——我們不得不承認他也有自尊心——並未感到恭維。

許多偏見接踵而來。理查德先生的清醒和堅強的理智儘管也承認這些偏見沒有什麼道理，但不知爲什麼，他總無法擺脫它們的糾纏。

這些偏見來自許多方面。

首先，是英國人的偏見。大不列顛的兒子是絕不會看着一個外國女人把自己某個親人的心偷走而無動於衷的。英國人骨子裏有一種明顯的優越感，這種偏見如此固執，以致於絕不願見到本國人與外國人聯姻。

其次是來自商人的偏見。一個商人，即使對一位一等書

辦是多麼器重和尊重，但卻不會把他完全看成和自己是同類人，絕不會對娶他的女兒爲媳、招他的兒子爲婿而感到光榮。

此外，資本家的偏見也使他感到不安。縱然資本家在談論到財富時也會運用極富哲理的理論，但在現實生活中，當考慮如何生活得更美滿時，他們不會把財富問題撇開。最後，甚至還包括做父親的偏見，這使他無法理智地看待這一切。當然，除了我們聽到的那些嚴厲的指責外，的確，他也覺得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幾個女人能配得上他的卡洛斯。所有這一切，使他不太願意聽兒子講下去，所以，突然他打斷了兒子的傾訴。

“好了。我不需要聽你講性格是如何改變的故事，我甚至感到你的性格太容易變化了。如果你的真摯情感惟一靠的是改變習性，你必須相信，你的感情基礎太脆弱了。但是，不管怎麼說，在發生了這些事情之後，我覺得不必再教你做何種更有利的選擇了。”

卡洛斯擡起頭，用詢問的目光看着父親。

理查德先生沉默了一會兒，接着說：

“八天之內，有一班客輪將去倫敦……”

“但是……”

理查德先生佯裝沒有聽到問話，繼續說道：

“很早以前就應該去拜見伍德福·豪普先生了，因爲……”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按您說的辦，先生。”

懷特斯頓先生敏捷地轉回身，看得出，他十分氣惱。

“在發生了這些事情之後，我希望你別再在這裏惹是生

非。別讓我爲有你這麼個兒子而感到羞耻。”

不尋常的是卡洛斯久久地正視着嚴厲的父親。他自知在那種目光下無法反駁，便低下頭，一言不發。

過了一會兒，理查德先生用不那麼粗暴的，但卻更加嚴厲的口吻說道：

“你可以出去了，要做個正直的男子漢。過錯留下的痕迹，有的永遠抹不掉。要尊重你的親人，否則，將有損於自己的名譽。假如你想到還有一個姐姐……”

這會兒，聽到臥室門外有響聲。

“你們在幹什麼呢？”理查德先生不耐煩地問。

來人是詹妮派來的傭人，她讓傭人問理查德先生是否可以見她。

理查德先生做了一個肯定的表示，又轉過身嚮卡洛斯說：

“你走罷。你姐姐要和我談談。”

卡洛斯點了一下頭，一句話也沒說，出去了。他像個罪犯離開法官，而不是兒子嚮父親告別。

一出門，卡洛斯就在大廳裏遇到了姐姐。她嚮他伸出手，說道：

“看到了罷，查爾斯，看到了魯莽之舉的後果了罷？”

“魯莽之舉，詹妮！怎麼你也這麼說？”

“我想給它找個另外的名字，我剛開始考慮。正因爲如此我纔來這兒的。”

“你來幹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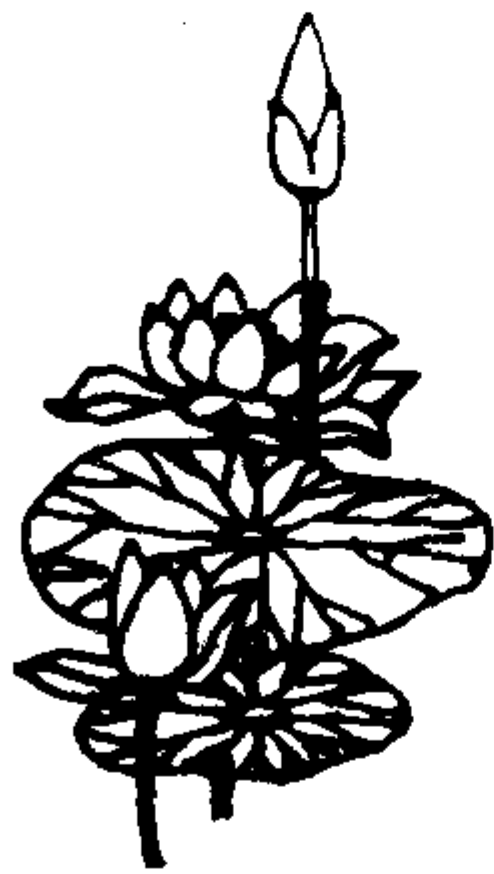
“爲一個不幸的人的案件做辯護，爲了關心一個可憐人，他與那位女孩結合沒有任何過錯。”

“噢，詹妮！”卡洛斯叫了一聲，滿懷着信心，握住了姐姐的雙手。

“好了！放開我，爸爸在等我呢。”

弟弟松開手後，詹妮笑着說：

“在這一整場戲中，我扮演的角色有多難啊！”



36 姐姐的辯護

詹妮輕輕地將理查德先生書房的門推開。

理查德先生正低着頭，倒背着手，邁着大步，來回踱着。

聽見門響，他停住腳步，等着來人走進書房。

“是你罷，詹妮？”女兒剛一露面，他便和顏悅色地說道，和同卡洛斯講話時的嚴厲口氣形成鮮明的對照。

詹妮走到父親跟前，拉起父親的手，充滿深情地吻了一下。

“你這是爲什麼，詹妮？”理查德先生說着，想把手抽回來。

“我要好好感謝您，先生，感謝無愧於您爲人的豁達、高尚之舉。我的感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烈，做爲您的女

兒，我感到自豪。”

“咳，這算不了什麼，詹妮。就爲這點小事兒？”

理查德先生滿臉微笑地問，早已看不到剛纔額頭上皺紋的任何痕迹。

“另外還有一件事，”詹妮的請求裏帶着女兒的親昵，誰聽了都不忍心拒絕她。

“那好，你就說罷。”

“您全都知道了，是罷？”

“是的。不幸的是我全都知道了。”

“您打算怎麼辦？請您原諒，我想知道您的解決辦法。當然，有多少次了，您總是自然而然地將採取的決定告訴我，這使我受到鼓舞……”

“你做得很好，詹妮，你做得很好，”理查德先生親切地打斷了她，“我可不會忘記你是一個好參謀。”

“那好。可這次呢？……”

“我已經考慮了，也採取了一些補救辦法。卡洛斯將乘客輪去倫敦……”

詹妮搖搖頭，表示不讚成。

懷特斯頓先生理解女兒的心思，靜靜地望了她一會兒。

“好像你不讚成，詹妮。”

詹妮沒有說話。

“請回答，你說罷。告訴我你對這個補救辦法是怎麼看的，坦率些。”

“那麼好罷，我就說了。我沒想到父親會這麼做。”

“那可怎麼辦呢？”理查德先生問，語氣中流露出一不滿。

“您剛纔的做法使我想到了另一個……另一個……另一個更合適的解決辦法，”她遲疑了好一陣纔說出口，想盡量把話說得婉轉些。

“那麼我能做些什麼？”

詹妮並不急於正面答話，接着說：

“您想支走卡洛斯，這一走，有如流放，心裏肯定不痛快。您這樣做實際上是把他驅逐了。您想逼他走，可他身後，這邊，還留下一位爲他抱屈的人，她會覺得您的判決未免太殘酷了！……”

聽女兒這麼一說，理查德先生流露出欽佩的神情。過了一會兒，他一直輕鬆的表情開始變得嚴肅起來，面對女兒，說道：

“不對，詹妮。我逼查爾斯走，爲的是及時阻止他再任性惹事，這將給他帶來不幸，而且……”這位英國老人遲疑了好一會兒，終於說道：“而且對她，就是你說的某人，也會帶來不幸的。你沒看到卡洛斯對她的傾心愛慕纔兩天嗎？”

“不對，先生，不是這樣的。我覺得不是這樣的。這次我看得很清楚，他真的動了心。”

懷特斯頓先生聳聳肩，滿臉微笑。

“詹妮迄今還未學會了解你的弟弟。”

“這次查爾斯戀愛，我從一開始就注意到了。我也曾經懷疑過他的痴情。我也曾經爲塞西麗婭擔過心。在我的想像中，卡洛斯恐怕又在逢場作戲，我竭力勸說他。後來，我承認自己判斷錯了。”

理查德先生搖搖頭，表示不大相信。

“你相信查爾斯這次是真戀愛了，有多長時間了？”

“有好多天了。自從……”

理查德先生笑了。

“如果我有證據呢？可以證明前不久，你的弟弟仍和從前一樣做事毛手毛腳的，欠考慮。”

“證據呢？”

“要是我拿出證據來呢？就在今天，還跟從前一樣，爲了滿足自己任性的近乎想入非非的怪念頭，他竟然不顧後果，做出了使家庭和睦、相互敬重之情受到傷害的事兒。”

“這不公平……” 您對查爾斯過於苛刻了，先生。”

“查爾斯過生日那天，我送他一塊手錶，可他給賣了。你問問他是不是爲了這個女孩的緣故，你覺得他愛她愛了相當長的時間了。這件事使我傷心，並不是這塊錶如何珍貴，而是因爲在這件事上暴露了我兒子的弱點，他太不尊重別人的感情，太缺乏自尊。”

“查爾斯告訴我，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必須把錶……”

“他撒謊！” 理查德先生話中帶着辛辣。

“噢！先生！” 詹妮叫了一聲，像是責怪父親的話太重了。

“他賣錶的理由，我知道是爲了……”

“你掌握確切的證據嗎？” 說完這句話，理查德先生猶豫了，接着說：

“幾乎是顯而易見的。”

詹妮微笑着重復了一遍：

“幾乎是。”

理查德先生似乎受了女兒這一笑的刺激，堅持說道：

“那天來找你弟弟並陪他坐車去金店賣錶的那位，肯定不是塞西麗婭？”

詹妮這是第一次聽說這些細節，但是，一想到她不會看錯弟弟的人品時，便毫不猶豫地說：

“責怪他的根據就祇有這些？”

“我認爲……”他突然改變了語氣，說道：“算了，甬提它了，要是不照我決定的去做，你希望我怎麼做呢？”

詹妮用眼望着桌上放的一本畫冊，說道：

“我不知道同意兩顆心結合有什麼不好，既然……”

理查德先生走到寫字臺前站住了，不耐煩地用手敲了一下寫字臺。

“我覺得詹妮祇知道看小說，對世界並不了解。”

“不，先生，我不是從書上了解世界的。當然，我了解的也並非是親身經歷過的。從我爸爸傳授的經驗和教訓中，我學到並弄懂了一點點。正因爲如此，我判斷生活中每件事的對與錯，首先要考慮是否盡了義務和是否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您不是這樣教育我的嗎？”

理查德先生笑了，這意味着默認了女兒的說法。

“有道理。我這麼做憑的是盡義務和講良心。”

“我覺得，在發生了這一切之後，您應該有義務做另一件事。”

“做一件荒謬的事兒？瘋狂的事兒？……想入非非的事兒？說到底，你真是個女人，詹妮！”

這會兒，父親正坐在壁爐旁邊的一把椅子上。詹妮走到

父親跟前，靠着父親的肩膀，壓低了聲音，半開玩笑地說：

“現在，這會兒，我不當您的女兒了，先生。”

“爲什麼？”

“爲了敢開口嚮您提一個問題。”

“我準許你提問，詹妮，”這位英國人回答道。在能言善辯的女兒面前，他徹底喪失了警覺。

“批准了？我理解得對嗎？！”

“甚至我要求你提問。”

“承認我是個女人！爸爸您說了……這樣……作爲女人也許我的感情脆弱，比如對良心的偏見……不是嗎？……但是……假如我不是您的女兒，我想說，您是個有情操、正直、享有盛譽和堅強的人……但是，這次呢，我要問您：您以爲自己不帶偏見嗎？”

“你想說我有哪些偏見？”理查德先生問道，眼睛望着別處。

“那誰知道？塞西麗婭是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女兒，他是一個高尚的人，但是……卻是您的下屬。他忠心耿耿，但是……卻很窮。他爲人豁達，但是……卻祇受過忠誠於別人的教育。他可以爲我們獻身，但是……卻靠咱們家給的薪水爲生。”

“豈有此理！難道你對我不能公正點嗎，你就不相信，假如我有……那些偏見，我的理智不足以戰勝它嗎？”理查德先生說道，但他在模倣剛剛詹妮說話時的腔調。

“我希望您能這樣做。所以我纔……”

“不對，”理查德先生打斷了她，“並不是因你說的那些纔

使我舉棋不定。令我擔心的理由很多。因為我不相信卡洛斯的感情能維持很久。因為我了解他做事輕浮的性格。鑒此，我對讓他成為一家之主的事猶豫不決，擔心他不會掌舵，並釀成家庭悲劇。”

“您對自己的兒子是不公正的，先生。他繼承了您的精神財富。他為人忠厚、豁達，要想挽救他，祇有推他走自覺盡義務的道路。”

“你自稱是塞西麗婭的好友，詹妮。這事關係到她的終身大事，你要好好想想，這樣做未免太輕率了罷？”

詹妮用幾乎是頑童似的目光盯着父親好一會兒。

“我嘛，至少，”她說道：“有一條我敢擔保：那就是查爾斯的良心，他和我的心地一樣。可是，爸爸剛纔在設想弟弟和另一個人結婚時絲毫沒有流露出這種擔心。當時您想讓他成為一家之主時，您就那麼信任他？這會兒倒舉棋不定了？難道說您的朋友的女兒艾麗斯·史密斯菲爾德的終事大事就無關緊要嗎？肯定不是的。但是，您明白，查爾斯如果許諾使她幸福，他就必須要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諾言。可現在……”

聽了女兒的話，理查德先生不知如何回答纔好。

他站起來，又開始踱來踱去。

踱了一會兒，停住腳步，面對詹妮說：

“再說，在這麼多人面前發生了這些事情之後，假如按你說的做，這個小女孩的名譽會不會因此受到損害？人們會怎麼看待此事？當然也有可能……甚至我也相信這是理所當然，人們會不會覺得我們這樣做是避免更加出醜？”

詹妮聽到父親講話的角度變了，十分鼓舞。

“在發生了這些事情之後，查爾斯突然出人意料地走了，並不能堵住別人說閑話，這對她，對他，……對我們大家都不利罷？”

懷特斯頓先生沒有答話。

“我對世界了解甚少，這是真的。”女兒接着說，“但是我認為，無論如何，人們都會議論。如果我們做得比較自然，人們獵奇的興趣就會少一會。當我們這麼做的時候，要讓人隱約感到我們這麼做的理由是再正當不過了。但是，我們也不能做作，大肆渲染，以免讓人懷疑我們的意圖，一再刨根問底。”

理查德先生望着女兒笑了笑，已經溫和多了。

“好極了！你真狡猾^①！真不知道你有如此手腕。我們看看現在該怎麼辦罷。”

詹妮也笑了，這是發自內心的笑，因為她已預感到自己勝利了。

“您做事有些猶豫不決，要讓人對我們做的事逐步認可纔行。讓公眾輿論感到這樣做是順理成章的。”

“怎麼辦好？你想教我怎麼做？”

“按心靈的啓示做。開導您怎麼做可不是我的事了。”

懷特斯頓先生低下頭，沉思起來。

詹妮又開口了，像是自言自語，可又像是故意說給父親聽的。

① 原文 Maquiavelismo，馬基莫維爾主義，意為狡猾奸詐。意大利政治家和歷史學家，以善於耍弄權術而知名於世。

“人們就是這樣。你要嚮他們一五一十地解釋事情的真相，他們往往不相信。你要瞎編一氣，儘管不嚴謹，並且不合情理，但是幾乎總能被人接受。比如說，從正面看是慷慨、崇高之舉，從反面看就成了惟利是圖、吝嗇。把查爾斯和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女兒聯姻一事僅僅解釋成他們倆人的互愛，這就令人奇怪並不能理解。但是，假如曼奴艾爾·肯迪鈕不是一等書辦，而是公司的一個股東……”

聽了女兒的話，理查德先生望了她一眼，她正在心不在焉地擺弄着水晶石鎮紙。

理查德先生想起了一件事。

他走到寫字臺前，拿起一張紙，在上面寫了幾行字。

詹妮臉上露出微笑，彷彿打老遠看清了父親剛纔寫的每一個字。

寫完，英國人又用心地看了一遍，仔細地把紙疊好，遞給女兒，像是擔心自己已決定了的事再變卦，急切地說：

“拿着它。把它交給曼奴艾爾·肯迪鈕。這是對你二十二歲生日的紀念。”

詹妮巧妙地想出這一好主意的愉快和光榮留給了父親，雖然這主意來自她的暗示。她立即猜到了是怎麼回事，熱烈地說道：

“現在好了！我再次感謝您的慷慨之舉。”

“怎麼，你已經知道寫的內容了？”

“我不看也能猜着。考慮到曼奴艾爾·肯迪鈕為懷特斯特頓公司供職多年，我爸爸從今天起吸收他為公司的股東。對嗎？”

“差不多就是這些話，”理查德先生說着，親切地用手摸

了摸女兒的臉蛋兒。

“還有什麼命令，詹妮小姐？”這位英國人快活地問。

“還得求您一件事。”

“說罷。”

“我請求您不要馬上使用這份東西。”

“怎麼了？”

“這個做法本身是爲了嚮公眾製造點輿論，並爲了另一件事……對嗎？”

“我還沒答應……”

“這件事，”詹妮佯裝沒聽到父親的答話，繼續說：“也得預做準備，否則會讓人愈加感到突然。”

“怎麼會呢？”

“我記起前幾天您曾同我談起過懷特斯頓商號要做的一筆生意，因爲曼奴艾爾·肯迪鈕強烈反對纔沒做成，避免了大筆資金流失，拯救了商號。是這樣的罷？”

“是的。這次他還真有點商人頭腦！……”

“您嚮多少人說起過一等書辦做的這件事？”

“我不記得跟誰提起過。出於某種考慮，並未大肆張揚。因爲嚮外界透露這件事不太合適，它會動搖人們對經商謹慎的懷特斯頓商號的信任。”

“然而，要是聽我的忠告，這次您可以打破常規從事。在這個星期裏，假如我是您的話，嚮所有的人講述這件事。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名字會不脛而走，僅八天時間，就會傳入所有人的耳朵裏。整個商界必然會知道他杰出的工作……接着，當您送給塞西麗婭的父親這份文件時——裏面盛着兩個

人的幸福——人們還會感到那麼驚奇嗎？”

“你認為，在人們看來，出於感激之舉遠比施舍更順乎自然？如果避開‘利益’這一點，人們將對我們所做的不理解！”

“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同時不讓人懷疑曼奴艾爾·肯崇鈕有一筆財產，並且從我們這裏……”

理查德先生笑了。

“最主要的是讓輿論認可，儘管……這個星期你要把我累死！但是，當然我不拒絕你交待的任務。讓我們來考慮一下哪些是可以做的罷。可我是個自私的人，不能光讓我一人忙，你落得個輕閒。”

“那好罷，我該幹點什麼？”

“弄清楚你弟弟賣錶的來龍去脈。我同意你剛纔說的幾個設想，詹妮，但這還要取決於你弟弟。如果你弟弟賣錶不是出於高尚的動機，那也就甭指望我……”

“可是查爾斯一直不願告訴我。”

“要是此事容易，那我也就不找你了。別以為這是因為我固執，你應該十分清楚，了解他為什麼賣錶，這十分重要。光靠‘相信’還不夠，必須要拿到證據。你對弟弟極其信任，纔提出這個計劃，但其基礎太脆弱了，這事關你為其辯護的人的終身大事。”

“我爭取拿到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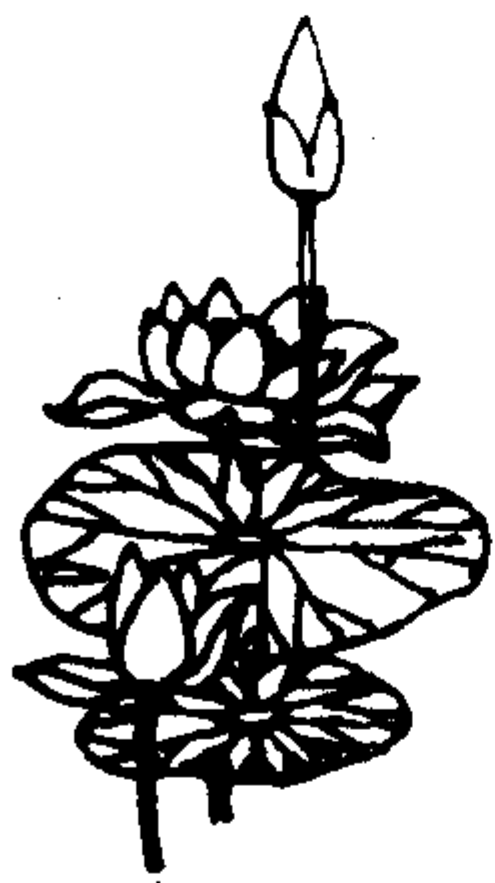
“那好，八天之內罷。”

“八天之內。”

父親和女兒分手時達成了一致。

理查德先生的偏見並沒有完全消除。但是，可以這麼說，

詹妮已使父親內心深處的偏見曝了光。這些偏見在父親心裏佔了主導地位，現在當面被抖落了出來，父親羞於提及，但並不願承認。對這場危機，理查德先生還在盼望着另一個解決方案。但是，在內心偏見的强大壓力下，他什麼事也不去想了。



37 如何引導公眾輿論

第二天一大早，曼奴艾爾·肯迪鈕就去寫字樓了。整個上午，一等書辦都在不停地琢磨着。

昨天發生的一幕和其它的往事，使他越想越懷疑理查德先生講的並非全是真話。但是，對理查德先生的那番話，老書辦也不願往壞處想。相反，從內心裏還感激他。可是塞西麗婭的心緒卻讓他擔心。及時勸阻她徹底割斷那種着了魔似的痴情，還是任其發展？

當曼奴艾爾·肯迪鈕正在思考此事時，一位嚮以精明強幹著稱的富商來到他辦公室，非常熱情地嚮他表示問候，並讚不絕口地讚揚他對懷特斯頓商號做出的卓越貢獻。稱他纔智過人，預先料定倫敦某家大商號已無付款能力，從而避

免了懷特斯頓公司的倒閉。對這突如其來的恭維話，曼奴艾爾·肯迪鈕感到驚訝。他早已不去想這些已經過去的事了，沒想到惟一的知情者——理查德先生還會記得如此清楚，並嚮外人大肆宣揚。

這位商人跟他說話時，感慨萬分，並對他大加讚賞，曼奴艾爾·肯迪鈕聽了，不得不仔細地加以琢磨。

這位商人剛走，又來了一位，以至那天上午所有接踵而來的人，好像都是專門來重複那些同樣的祇有在用詞上稍有不同的奉承話一樣。

由於懷特斯頓先生在商界的威望，曼奴艾爾·肯迪鈕對懷特斯先生有功的名聲很快便在商界流傳起來。懷特斯頓先生，這位富有盛名的英國人，忠實地履行了對詹妮的許諾，在讚頌曼奴艾爾時熱情洋溢，與他平素的持重大不一樣，這反倒平添了他每句話的份量。

像通常發生的情況那樣，消息越傳越走樣，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功勞大大被誇大了。此前，公眾輿論從未注意過他，祇是把他看成一個可有可無的人，這時卻突然轉變了態度。讀者們肯定知道一些這樣的例子。

一夥商人聚集在英國街的便道上，對曼奴艾爾·肯迪鈕議論了整整一個上午。其中一位堅持讓其他在場的人明白，在很早以前他就看準了曼奴艾爾·肯迪鈕。有一位已經把他稱做波爾圖的“第一書辦”。另一位提到他英文功底很深。有一位稱讚他的書法高超。還有一位讚揚他記商務帳目快，麻利，有多年的經驗，等等，等等。

“懷特斯頓先生剛剛告訴我，”一位男爵接着大家的話題

說，“這個人早就有一筆可觀的財產了。”

懷特斯頓先生沒忘記詹妮計劃裏的這一部分。

“這有什麼稀奇的！”一些人說。

“你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嗎？”一位巴西人煞有介事地說，“他是銀行行長的材料。”

“這倒是真的。”

這些議論說明了，沒過幾個小時，曼奴艾爾·肯迪鈕的信譽已經上昇了不少。堪任銀行行長，這是公眾輿論可以給予的最高的讚譽了。這就是詹妮的計謀達到的效果。

看到計劃實施得如此順利，理查德先生心裏感到由衷的高興。他是個聰明人，自尊心正在將他心中僅存的一些偏見消除掉。爲慎重起見，他在商業廣場碰到布賴恩斯先生時，單獨跟他談了談，讓他明白，最好別提前不久在晚宴上發生的事情。

“因爲，布賴恩斯先生，”他說，“你清楚，查爾斯那個白痴，他那副熊樣子，哪裏還有一個英國人的翩翩風度？要是讓人知道了……”

話說到這份上，民族的自豪感高於一切，布賴恩斯先生的嘴肯定是被封住了。出於同樣的理由，莫利斯先生的嘴也被堵上了，再說，他少言寡語，性情孤僻，也不會輕開尊口。

就在這同一天的上午，塞西麗婭一個人獸在家裏。她覺着有一輛馬車停在了家門口。

她走近窗前，看到詹妮正從一輛豪華的敞蓬馬車上走下來，朝大門走來。詹妮的突然到來使她高興極了。

塞西麗婭跑出去擁抱了她。

“從一大早這太陽就沒讓我心靜，塞西麗婭，”詹妮說，“我想出門兜兜風，於是我就來了，想請你陪我去。”

“我？”

“是啊，你。我嚮你宣佈，從現在起，我不喜歡再聽到你的托辭。快去換衣服，我們走罷。”

“可是，詹妮……你瞧……”

“我知道已經十點鐘了，我可沒耐心再等你。你想讓我付諸武力？”

“可我一人……”

“等你換衣服時，肯定會有人來。要是沒有來……不管怎麼樣，即使我的做法有多麼荒唐，看看你是不是我的對手。”

塞西麗婭被詹妮的任性逗笑了。詹妮平時很少這般任性。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女兒想，詹妮執意拉她出去恐怕還有其它秘而不宣的想法。

但是，塞西麗婭還是順從了她，回去換衣服了。

客廳裏祇剩下詹妮一人。

沒過多大一會兒，臺階上傳來腳步聲。

是安東尼婭出門回來了。

安東尼婭沒想到詹妮會在這裏，因為車伕擔心馬受涼，把車趕到了路的另一頭。安東尼婭回來時，在門口什麼也沒見到，所以不曾料到會有客人。

看到客廳的門敞開着，她以為是塞西麗婭在裏面，人還在走廊裏便嚷開了：

“常言說得好：日子一長了，什麼事兒都遮掩不住。剛纔，我可弄清楚了，那天上午卡洛斯坐馬車跟她一起出去的那個

女人家住何方。並不是我有意去打聽！我正巧要……”

說到這兒，突然間她打住了話頭兒，因為她發現客廳裏坐的是詹妮，而不是塞西麗婭。

“你好嗎？”安東尼婭大聲問候了一句，轉了話題。但是，她已經說得夠多了，以至於詹妮不會放過她。

“等等，把話說完，那位女士家住何處？說罷。”

安東尼婭顯得十分尷尬。

詹妮的英國人相貌馬上使她意識到，她面對的是卡洛斯的親姐姐，她剛纔說的話太冒失了。

詹妮不想讓她得到一點喘息的時間。

“你別不好意思。說罷。你面前是卡洛斯的姐姐。我知道你說的這件事。我也有極大的興趣認識你提到的這個人。所以，你把剛纔沒講完的事說下去……”

“可是這不值得說。我祇不過是想……”

詹妮決意不放過這個探知謎底的機會，她曾答應過要在八天之內找到答案。她暗暗地預感到通過盤問安東尼婭，可以得到為弟弟辯解的理由。

“說罷，”為贏得對方的信任，她用像對自家人說話的語氣說道：“你說是發現了那位女士的住處……”

“我沒說……”

“不用否認。聽我說。我知道了我弟弟與塞西麗婭之間發生的一切事情。”

“知道了？！”

詹妮不知道的是安東尼婭太太對此事有何看法，所以，十分謹慎地接着說道：

“我知道了，你清楚，我既是姐姐，又是好友，我應該……我必須……”

“你有什麼打算？”

“爲避免雙方遭不幸而盡點心。”詹妮模稜兩可地答道。

安東尼婭以自己的心思揣摩着詹妮的答話。

“那好罷。我知道你很明智，所以我告訴你說，今天上午……”

剛說到這兒，聽到塞西麗婭關臥室門的聲音。

“別說了，”詹妮說，“塞西麗婭來了。我要和她一起出去。在跟我講之前，你什麼也別對她說。這是爲她好，明天上午你來找我。知道我住在哪兒嗎？”

“知道，好罷，小姐。”

“那麼可別食言。你是個有頭腦的女人，所以我纔想跟你談談。可別告訴塞西麗婭！”

“你就放心罷，”安東尼婭說。詹妮的幾句恭維話贏得了她的同情。

塞西麗婭來到了客廳。

不大一會兒工夫，這兩位性格迥異的美人兒帶着年輕人的無憂無慮，走進豪華的馬車，又說又笑地出發了。

詹妮事先已經選擇好了兜風的路綫。

她們上了福斯路。整個上午，幾乎都是沿着海灘走的。

詹妮好像變了個人。一反英國人的莊重，快活地聊着，那高興勁，簡直像個孩子。不管聊起什麼事情她都高興。慢慢地，塞西麗婭也受了感染。

對性格內嚮的人來說，可以使他們受感染的東西太少了，

包括笑在內。

一上午兩個女子過得相當快活。塞西麗婭簡直不知道兜風還有結束的時候。

下午一點鐘，她們回到車上，兩點鐘時車行至當時的繁華街市——英國街，塞西麗婭此時又驚又喜。

在商業街廣場，兩位女士的光臨引起一陣騷動。所有的人都認識詹妮。可很少有人能說出塞西麗婭是誰。

一位英國人上前問候詹妮。利用此機會，她嚮他介紹了塞西麗婭。於是，那位陪着英國女士的小姐是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女兒的消息，很快傳遍了商業廣場。

懷特斯頓先生在門口迎接女兒。當看到塞西麗婭時，他望望詹妮，會心地笑了。他瀟灑地扶兩位女士下了車。

見到女兒到寫字樓來了，曼奴艾爾·肯迪鈕着實吃了一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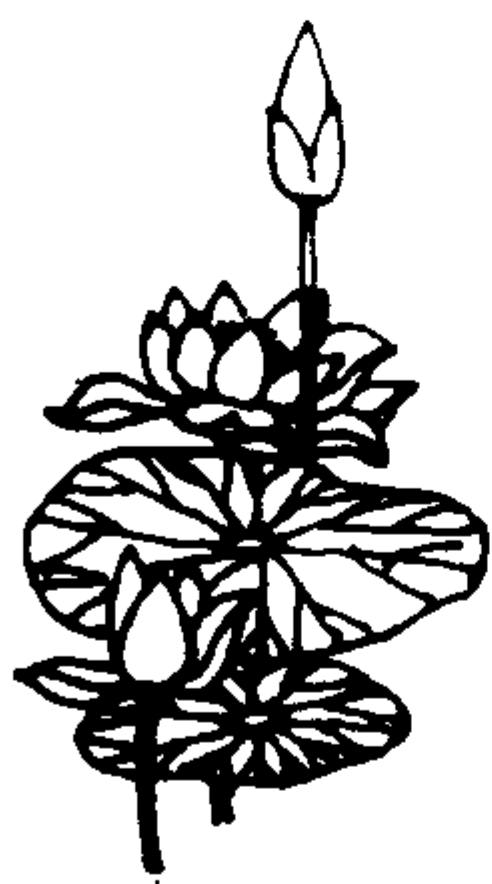
見老人吃驚的樣子，詹妮覺得很開心，理查德先生也沒再擺出神情嚴肅的樣子。

卡洛斯見到她們時吃驚不小，因為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在塞西麗婭、卡洛斯和曼奴艾爾·肯迪鈕之間有一種不可擺脫的不自然感。

快到三點鐘時，仍聚集在商業廣場的一夥人見到懷特斯頓一家人與塞西麗婭和曼奴艾爾·肯迪鈕從寫字樓大門走出來，上了馬車。接着，卡洛斯親自駕車，穿過人流，走過整條街。車過之後，他們這一行人便成了人們議論的中心話題。

曼奴艾爾·肯迪鈕顯得茫然不知所措；塞西麗婭暗自思忖；詹妮則興高彩烈。



38 卡洛斯的理由

第二天上午，安東尼婭太太被人畢恭畢敬地帶進詹妮的房間。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傭人受寵若驚，對詹妮感激涕零，十分慶幸自己成了“英國女孩”的心腹，從前她總把詹妮·懷特斯頓稱為“英國女孩”。

詹妮讓她挨着自己坐下，請她把所了解的、有關昨天提到的那位女士的所有情況都告訴她。

安東尼婭一說話就離題。她兜了好多圈子纔說到那天上午，她在聖·卡塔利納街偶然碰到理查德先生寫字樓的二等書辦保羅先生，當時他正站在街上衝着樓上一位女士說話。安東尼婭自然感到好奇，盯住她看了很久，終於認出她找若澤菲娜·達阿瓜本塔太太打聽消息

的那天上午，來找卡洛斯並陪他一起出去的就是這位女士。

“不用說，百分之百是她。而我，因為人們說她是劇院的一個喜劇演員……可是，請您原諒我跟此人此事有牽連。”

詹妮裝做沒注意聽安東尼婭的議論，問道：

“你問過她住哪兒了嗎？”

“住在聖·卡塔利納街。”

她開始詳細地講述起有關這位女士的住所，使人一聽好似身臨其境。

詹妮已經不需要再嚮安東尼婭了解什麼了。

爲了獎賞她善意提供的消息，詹妮又說道：

“請相信，我對您說的十分感謝。現在我還要嚮您請教另一件事。”

“說罷，小姐，您說罷。”

“安東尼婭太太一定不要說您來過這兒。”

“那還用說。”

“我相信您不會說。除此之外，講實話，您十分希望我弟弟倒霉嗎？”

“我？小姐？”安東尼婭說，她對詹妮的話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可能是這樣。在沒了解卡洛斯之前，幾乎所有的人對他都有不公正的看法。一旦知道了他居然是個大好人，慷慨大度並且有教養，都會敬佩他。”

安東尼婭太太對她教母的侄女的丈夫的嫂子作爲評論家的天資產生了極大的懷疑。

“好了，說罷，”詹妮繼續說，“不僅僅是懷疑我弟弟的所

做所爲罷？”

“是的……我……想說……說真說……”

“那好罷，我祇是請您在幾天之內，別去想卡洛斯是對是錯，直到……直到得到我的信兒爲止。”

“噢，小姐，不過我在想……”

“好了，好了，安東尼婭太太，可別讓塞西麗婭產生懷疑。別跟她說什麼，也別提起那位女士……”

“您就放心罷。”

安東尼婭剛一出去，詹妮就讓人備車。

傭人告訴她車已備好。詹妮走出大門，上車前，告訴攙她上車的傭人：

“去聖·卡塔利納街。”

功夫不大，車已到了。詹妮記住了安東尼婭描述的所有特點，一下子便認出了那位女士的住所，她命人把車停在門前。

在採取一系列行動時，直到現在她纔第一次猶豫起來，心情緊張，不知該怎麼辦纔好。

“我去的是誰家？”她想。“她究竟是怎樣一個女人？卡洛斯嚮我保證過……但是……”

在這家住處的另一家門前有一個傭人，他好奇地看着詹妮來時坐的馬車。

詹妮派人嚮這位傭人打聽一下有關她要找的這位女人的情況。

傭人回話說，這家住着一位寡婦和她的兒子。

詹妮沒再猶豫。她跳下車，走過便道，按了一下門鈴。

沒過幾分鐘，一位女士就在一個簡樸而整潔的客廳會見了她。這位女士儘管已過青春妙齡，但風韻猶存。

詹妮開門見山說到她來此的目的。

“太太，”她說，“我叫詹妮·懷特斯頓。”

這位女士驚得渾身一顫。詹妮繼續用英國人典型的簡潔語言說道：

“我是特意來找您的，但我還不知道您是誰。我來的目的是：幾天前，一位女士陪我的弟弟卡洛斯·懷特斯頓出門。他們進了一家金飾店，我弟弟把我父親剛送他的錶賣掉了。此事被嚷嚷出去了。我父親得知此事後很不高興，我弟弟被誤解了，這對我弟弟很不利。我家由此產生了糾紛。我為平息這些糾紛而奔忙。我弟弟稱，他把父親心愛的禮物送人，絕不是為了見不得人的事。但他死活不願說出事情的緣由。我相信卡洛斯的話，因為我了解他。但是，總不是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樣相信他。偶然間得悉是您那天上午陪我弟弟去的。您能否嚮我提供為卡洛斯辯護的證據嗎？”

當詹妮說話時，女士顯得越來越激動，各種各樣的感覺一樣涌上心頭。聽了詹妮的問話，她一下子熱淚盈眶。

“可以，不用說，尊敬的小姐。但是……當您看到這些證據後，請您告訴我，能否請求您不告訴別人。”

“那是為什麼？”詹妮驚奇地問。

女士沒有答話，走近一張寫字臺前，拉開抽屜，過了一會兒，手裏拿了幾頁紙走了回來。

“我是保羅的母親，保羅是懷特斯頓先生寫字樓的出納。”

“您想看看這封信嗎，尊敬的女士？”

是保羅寫給母親的一封信。

詹妮看了。看到一半，不由得眼淚往下淌，她全明白了。

信中，保羅承認犯了罪，自稱沒臉再做人了。在父親去世之後，他成了母親惟一的依靠。出於對母親極度的愛，他覺得不能再讓母親受苦受罪了。爲了孝敬母親，他失足了。他希望好好贍養母親，但寫字樓的薪水入不敷出。他先是舉債，爲還債，去摸彩。這樣一來就更糟了。後來，在曼奴艾爾·肯迪鈕患病的那個月裏，有一陣他絕望了，從銀庫裏拿了一大筆錢，根本未考慮後果如何。卡洛斯很容易被他蒙騙。但是，當曼奴艾爾·肯迪鈕快回到寫字樓之前，保羅預感到這一切遲早要被這位疑心重的一等書辦發現。驚悸之餘，他十分後悔，後悔之後，採取了絕望的辦法。爲免於自縊，他決定逃出城去。在這封信裏，他嚮母親告別，並建議她請理查德先生，特別是卡洛斯先生出面保護她。他盲目崇拜爲人豪爽的卡洛斯。

“噢，我的卡洛斯真好！”剛一看完信，詹妮便說。“我當時憑直覺感到他那樣做一定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我全都明白了，我的弟弟……”

“您的弟弟是一個高尚的人。我常常落下感恩的眼淚，上帝將降福於他。”

她哭了，詹妮激動地握住她的手。

保羅的母親詳細地講述起那天上午發生的一切：當她起床時，發現兒子不在了，看見兒子留給她一封信，解釋爲何出走。她感到絕望了，不知所措。而且也不知兒子的下落。後來，一個不知姓名的朋友給她捎來一張便條，告訴了她保羅

的行踪，以及登輪船的時間。

然後，她講了找卡洛斯幫忙的所有經過。她是在絕望之中求助卡洛斯的。卡洛斯對她的請求毫不推辭，他把錶賣了，換了一筆足夠搭救保羅用的錢，陪保羅的母親去了福斯，又登上客輪，幫她找回了兒子。當時她覺得已經失去了兒子。

“幾個小時後，”她最後說道：“她在家裏收到保羅的這張便條。”

詹妮看了。上面僅寫道：

“一切都有救了，我的好媽媽。卡洛斯的慷慨之舉使我未丟臉。現在我惟一應該做的是洗過自新，我覺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生命力。”

“現在請您告訴我，尊敬的小姐，我應該控告我親生的兒子嗎？還不是因為我，他纔步入歧途的嗎？我應該這樣報答他嗎？這太不公平，我非常清楚。但是……請原諒我敢如此冒昧地講話。您不會怪罪一個母親的坦誠罷？”

詹妮親熱地擁抱了她。

“您放寬心罷，尊敬的太太。我不能讓您的這顆心做如此犧牲。上帝會給我靈感，使大家平安無事。現在我感到我有力量面對這一切。”

“可憐的保羅！他是非常愛我纔做出那種事的。迄今每當想起此事，他還是那麼後悔！……他竭力想讓自己快活起來，但是……我知道這件事沉甸甸地壓在他心裏。‘如果我祇身一人，’幾天前他對我說，‘如果我的不幸不至連累他人，那我

早就全都講出來了！每當想到自己的沉默不語，我都感到無地自容。’我呢，小姐，時時都在祈禱，希望他自己主動承擔罪名，可我没勇氣告訴他：講出來！我覺得這樣做好像有些忘恩負義……我知道他是爲我纔做出不體面之事的，本是我的過失，我怎麼能當衆指責他呢。”

詹妮安慰着可憐的母親，答應她不嚮任何人透露剛剛聽到的事。

卡洛斯深明大義的姐姐離開保羅家時滿心歡喜。

走在路上，她想着如何將卡洛斯清白無辜的事告訴父親，但又不能辜負了保羅母親對她的信任。

突然間她產生了一個念頭，她笑了。她改變了先回家的想法，命車伕把她送到英國街的寫字樓。

理查德先生正在商業廣場散步，看到女兒來了，面帶着微笑走過來。

“今天怎麼起得這麼早啊，詹妮？”

“您奇怪嗎？我已經在外面轉了一大圈了。”

“怎麼，今天有集市？”

“不，先生。但是今天我必須要把您交給我的任務做個匯報。”

“什麼任務？”

“我答應過八天之內解決的問題。”

“噢！怎麼完成了？……”

“當然，而且也沒用那麼多天。我已經得到答案了。現在對我來說還有一個小難題。”

“什麼難題？”

“如何找到一個讓您了解此事來龍去脈的合適辦法。”

“這還用動腦筋。”

“可沒那麼簡單，因為我做了保證，不能從我嘴裏說出此事。”

“那該由誰說呢？”

“所以我來找他。”

“來這兒？”

“上這，寫字樓裏，請您讓我上去，並耽擱一會兒。”

“請便罷。能夠知道答案令人滿意嗎？”

“再好不過了。”

“我懷疑。”

“您就等着瞧罷。”

“我等着。”

“我想再問一句：我們所有的書辦都懂英語嗎？”

“曼奴艾爾·肯迪鈕……”

“他懂英語我知道。別人呢？”

“保羅不會說，但能聽懂。另外一個既不懂，又不會說。”

“好了。我再說另外一件事。您得答應我。”

“說罷。”

“當您得知了答案時，如果承認您對自己的兒子過於苛刻了，我請求您，做為補償，應寬恕那位該怪罪的人。”

“這麼說該有個人承擔過錯了？”

“您答應嗎？”

“但是……”

“您答應嗎？”

“我答應，但是……”

“再見。或是我着實被人斯騙了，或是半小時後，您可以來聽結果。”

“聽你的結果。”

“不是聽我的。再見。”

她沿着被蛀蝕的樓梯輕盈地走上寫字樓，消失了。

一進到辦公室，詹妮便恢復了平素那種莊重、深沉的表情。

辦公室裏有曼奴艾爾·肯迪鈕、保羅和另一個書辦。當看見這位年輕的英國女子進來時，他們全都站了起來。

“請隨便些，像剛纔似的，”說着，她坐到曼奴艾爾·肯迪鈕身邊。“我想在這裏休息一會。但是你們不必停下手頭的工作。”

“我從來沒想到你今天會來這種地方，詹妮小姐。”曼奴艾爾·肯迪鈕說着，繼續忙着。

“我需要和我爸爸聊聊……唉，您怎麼了，曼奴艾爾·肯迪鈕？我覺得您很難過。塞西麗婭好嗎？”

“感謝上帝，這孩子，塞西麗婭……她沒什麼不好的。”

“那麼您可別這麼愁眉苦臉的。我已經愁得要死了。”

“怎麼詹妮小姐也有傷心事？”

“可真不少，曼奴艾爾·肯迪鈕。”

曼奴艾爾·肯迪鈕笑了，像是不相信她的話。

“您笑什麼？您以為我就沒有傷心事？”

“那倒不是，但是，我不覺得有什麼事會使你難過。”

“那麼您聽我說完之後，方知我如此難過是否事出有因。”

突然間，詹妮講起了英語，用保密的語氣繼續說，像是祇想讓曼奴艾爾·肯迪鈕一人聽懂：

“查爾斯的心好極了，這您知道。但是沒頭腦！……儘管他並不是有意有，但我們家裏總是因為他不斷起糾紛。這不是，現在家裏又出了一件事，很蹊蹺，為此我纔愁眉不展的。”

接着，詹妮開始嚮曼奴艾爾·肯迪鈕講起手錶的事情，理查德先生的發怒，卡洛斯堅持着不說賣錶的理由，他祇說絕非出於卑鄙的動機。

“但是，他是出於什麼動機呢？”詹妮接着說，“有誰會相信他呢？除我之外再無他人。人們普遍認為我弟弟是一個不值得器重的人。這一點，在查爾斯和我父親之間很明顯。已經有好幾天了，他們相互間很冷漠……比冷漠更過之，幾乎是互相敵視，我十分難過。您是不知道，曼奴爾爾·肯迪鈕，我為他倆的事有多傷心！……”

詹妮，我們說過了，這會兒講的是英語，像是不怕被大廳裏的第二人聽懂，不時偷偷地用眼瞟一瞟保羅，看到他的臉色一會兒白一會兒紅地變着。他埋頭寫着，顫抖的手連筆都快握不住了。

詹妮快活地看着他發出的所有這些信號兒，她覺得保羅聽明白了她的話。

“他太嫩了點！”曼奴艾爾·肯迪鈕說，想為卡洛斯開脫。

“太嫩了點算什麼理由？正因為他太嫩了，纔讓我們大家跟着遭罪。”

詹妮一再強調這一點，故意把家裏的麻煩事說得十分嚴重。正說着，理查德先生進了辦公室。詹妮擔心父親即使一

句問話也會使她的努力落空，所以，她朝父親跑過去，佯裝擁抱他，在他耳邊低聲說：

“我剛和您說的您一點也別提，您在寫字樓這兒多歇一會兒。”

理查德先生微笑着，點了一下頭。

詹妮繼續聊着無足輕重的瑣事，但一直留意着保羅，他的惶恐顯出內心的鬭爭十分劇烈。詹妮從他的表情上預感到一切順利。

最後，她收住話頭，示意讓父親回辦公室去。懷特斯特頓先生照她的意思做了。

保羅愈加感到不安。詹妮注視着他的一舉一動。看他放下了筆，站了起來，像是決意做什麼。詹妮興奮得渾身一顫！接着，保羅臉色蒼白，用手摸摸額頭，又坐下了。詹妮泄氣了。終於保羅勇敢地站起來，不再遲疑，直奔理查德先生的辦公室走去，並敲起門。

“請進，”屋裏傳來商人的聲音。

保羅進去了，隨手關上了門。

詹妮喜不自禁，隨口說道：

“卡洛斯的官司打贏了。”

曼奴艾爾·肯迪鈕驚奇地望着她。

詹妮不禁笑出了聲。

“要是您知道了，曼奴艾爾·肯迪鈕，也就是在此時此刻妨礙您幸福的最後一個小小的障礙被排除了！……”

曼奴艾爾·肯迪鈕越來越聽不明白了。

詹妮沒再說話。

保羅和理查德先生談了很長時間。在門外祇能聽到裏面有說話聲，可什麼也聽不清。

門終於打開了。

詹妮忐忑不安的心放下了。

第一個出來的是保羅。他滿臉羞色，雙眼通紅。但是，從他略帶傷心的表情中，流露出心靈的某種歡悅，這使詹妮感到欣慰。

過了一會兒，理查德先生走了出來。從老人貌似無動於衷、冷酷的表情裏，詹妮一眼看透他內心裏是十分高興的。

理查德先生下達了幾個命令，又吩咐了幾件事，接着，轉過身面對女兒，說他隨時準備聽從女兒的安排。他破例地離開寫字樓一小時。詹妮陪他出來了。

“你的使命完成得很出色，詹妮，”當他倆單獨坐上馬車時，父親對女兒說。

“怎麼樣，我的任務完成得不錯罷？”

“你是怎麼打聽到的？”

“慢慢來！……這是我的秘密。您說，還不該為卡洛斯恢復名譽嗎？”

父親用笑聲做了回答。笑中有自豪、有愛、有激動，總之，一切為人之父的情感都包含在其中了。

“卡洛斯是個慷慨、忠厚之人。的確，我一直錯怪了他。”聽了父親悔過的話，詹妮心裏一陣狂喜。

“不要問了，”她說，“您是否寬恕了有過失之人。我正要請求您原諒，我不該事先要您做那種許願，您肯定會主動寬恕他的。”

“你想錯了，我要懲罰他。”

詹妮不安地望着父親。

“爲盡道義的責任他應受到懲罰，”父親接着說，“懲罰是爲使他重新做人。對軟弱、卑鄙小人要嚴厲懲罰。要調理好他們祇能靠嚇唬。對保羅嘛，儘管他軟弱，但是仍有極強烈的榮譽感。爲使他們這種人重新做人，處罰的方式是讓其將功贖過。曼奴艾爾·肯迪鈕成爲我的合股人的那一天，保羅將成爲咱們的一等書辦，給他增加月薪，並讓他掌管錢櫃。”

詹妮吻了父親的手。

“上帝也不會用別的法子處罰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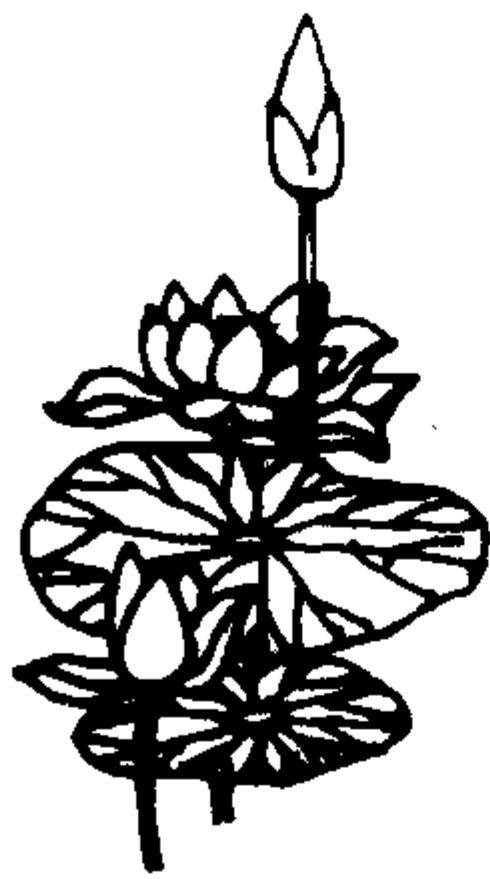
“別胡言亂語的，詹妮。”

他們來到家門口。

“現在你可以把禮物送給曼奴艾爾·肯迪鈕了，”理查德先生說。

“然後……”

“然後我們再慢慢地研究你瘋狂舉動中未實施的那部份。”



39 圓滿的結局

第二天早上，曼奴艾爾·肯迪鈕還沒上班，安東尼婭就告訴他“英國女孩”坐馬車來了，說是來找他的。

塞西麗婭和曼奴艾爾·肯迪鈕急忙去接詹妮。

“我這麼早來，你們感到驚奇罷？你們倆怎麼都來接我？一想到今天要來拜訪你們，一整夜都沒睡安穩。我想清早一定能在家里遇到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我知道他有早起的習慣……”

“還有半個小時，”一等書辦看了看錶說。

“我來此是爲了親自面交父親給您的信。現在您想看嗎？”

她把信交給的老人，信的內容讀者已經知道了。

當曼奴艾爾·肯迪鈕正要看信時，詹妮問塞西麗婭：

“怎麼樣了，你的心病？”

“我的心病？”

是的。我想祇有我纔能治好它。你明白嗎？”

“你覺得我有心病？”塞西麗婭問。

“你覺得你健康嗎？”詹妮模倣她的語氣問。

塞西麗婭正要答話，看到父親的表情，便止住了話頭。

“耶穌！我爸爸他怎麼了？你瞧！”

看完理查德先生的信，曼奴艾爾·肯迪鈕如墜五里雲中。
看着手上的信，面色蒼白，渾身打顫。

詹妮笑了。

塞西麗婭朝父親跑去。

“您這是怎麼了？哪兒不舒服了？”

曼奴艾爾·肯迪鈕一聲不吭，把理查德的信遞給她。

塞西麗婭瞥了一眼。看完信，她哭成個淚人，深情地擁抱父親。

“噢，您真幸運，我的爸爸！”

是選擇讓女兒快樂，或是讓女兒痛苦——我不知道這念頭有多麼苦澀——曼奴艾爾老人好像仍猶豫不決。

“肯定是多虧了這位天使，”塞西麗婭用手指着詹妮說，
“我們纔有這樣的幸福。”

一等書辦也望着詹妮，話中掩飾不住內心的慌亂，問道：

“詹妮小姐，我怎能無功得到如此慷慨的酬報呢？”

“曼奴艾爾·肯迪鈕，您盡忠盡職幹了十八年，功勞還小嗎？好了，”她微笑着繼續說，“您想看到我們之間有一個不

被信任的人嗎？我詹妮嚮您保證，”她用堅定、莊重的口氣說。因爲她注意到從曼奴艾爾·肯迪鈕目光中閃出一絲疑惑的眼神。

“我嚮您保證，是我看着爸爸寫的這封信，我感激他並吻了他寫信的手。我可以嚮您保證，您可以也應該接受這一酬報——假若可以將此舉稱之爲酬報的話——因爲您做出了卓越的、名副其實的貢獻。”

這些話消除了曼奴艾爾·肯迪鈕的疑惑。這封信帶來的疑團都被驅散了。

但是，一想到他們想用這種方式作爲對卡洛斯欺負女兒的報答時，剛剛平息的惱怒再次涌上了心頭。

但是他對詹妮的看法驅散了他的疑慮。

不過，此時塞西麗婭反而心事重重起來。

父親的幸運激起她的一陣驚喜之後，她腦海裏忽然想到詹妮的用意。她深思起來。

詹妮一直觀察着女友，把她拉到一邊。

“你怎麼這麼嚴肅，塞西麗婭？”

“詹妮，請允許我嚮你提一個問題。”

“不允許。不允許你這麼一本正經。你明白，我可沒把你當外人。”

“但是……”

“這是聽你提問的條件。說罷。”

“請告訴我……”

一見詹妮的示意，她笑着改口說：

“你告訴我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麼？”

“哪件事？”

“這個慷慨的行爲，我感到……是你一手策劃的？”

“怎麼，我嚮你作的解釋還不清楚嗎？你覺得這種報答是不可能的，這種報答……”

“不是這樣，但是事出有因……剛發生了……”

“這又有何聯系呢？”

“詹妮，請原諒我。我的良知必須讓我毫無保留地、並直接了當時嚮你問個明白。”

“現在還有必要問嗎？”

“請回答我……你的用意是什麼？”

“指的什麼用意？”

“你的用意……關於對我的？”

“噢！……它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美意了……爲了你的幸福。”

“但是，你要知道，詹妮，我永遠不會同意將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犧牲之上。”

“你說犧牲誰的幸福？”

“我不知道，但是……我突然閃出一個念頭……確實令我欣喜若狂了……但是，這個念頭使我很不安……你這麼慷慨，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我們聽聽你腦子裏這個令你欣喜若狂的念頭。”

“那天上午，你過生日那天，我有一陣很難過……你還記得罷？你對我來說像個仁慈的天使。”

“說下去……仁慈的天使，那天還有……”

“當時，我聽你說了幾句話，我聽了直打顫。特別當你和

……你弟弟說我有權利要求他給我愛……”

“你沒這個權利嗎？”

“你聽我說，詹妮。那天你天使般的降臨纔給我解了圍。但是這不遠不夠。當我身陷困境時，當時的特定場合，孤身一人，在那種地方，被所有人輕視和譏笑時，可能我將走頭無路。但是，儘管這樣，我的良心不會譴責我，我寧願問心無愧地離開那裏，也不願使用這種——如你所說的讓他們賠禮的權利。要求得到愛情！請注意，詹妮：要求得到！難道在那種情況下愛情能要求得到嗎？祇能得到表面上的愛情，而不是發自內心的愛！這會給誰帶來幸福？”

“你說得對，塞西麗婭。你瞧，我也同意你的想法，但我一定要讓你成為幸福的人。我坦率地嚮你說罷，今天的事是嚮實現此目標邁出的一步，我要堅持走下去，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可是……”

“有話直截了當地說罷，塞西麗婭。我們沒時間再兜圈子了。你相不相信卡洛斯愛你？”

“不相信。”

“你可不能斷然地說‘不’！”詹妮笑着說，“那我就不能原諒你了。我正在為弟弟尋找證明他清白的證據，你不知道罷。我已經取得了不少的進展。昨天我父親已經承認他對卡洛斯的態度不公平了。你的傭人安東尼婭也有些被感動了。”

“安東尼婭？”

“是的。我猜想她是我弟弟的一個死對頭，好像我猜對了。要不然的話，告訴我：是不是安東尼婭嚮你敘述過卡洛斯曾

接待了一個女客人的故事？”

提到卡洛斯的過失時，塞西麗婭轉移了視線。安東尼婭確實曾經用相當尖刻的語言嚮她講述過這件事。

“我清楚地知道我没弄錯，”詹妮繼續說，“最終連安東尼婭都被說服了。說起這位女士的來訪……我要告訴你的是，這一切你很快將會得到滿意的解答。”

“是怎麼一回事？”塞西麗婭熱切地問。

“這是個祇有我弟弟纔能嚮你透露的秘密，當……當你和他之間不應再有秘密可言時……”

“不過遲早我會弄明白的，你別吊我胃口。”

“對我說的，你滿意了，還是仍然懷疑？”

曼奴艾爾·肯迪鈕走進客廳，打斷了她倆的談話。

至此，塞西麗婭對未來更加充滿信心，一上午她笑口常開。

那天上午，在金融界迅速傳開了曼奴艾爾·肯迪鈕擢昇的消息。

各方人士的祝賀之聲不絕於耳，一等書辦的名聲在公眾輿論中扶搖直上。

聽到商界的高度評價，曼奴艾爾·肯迪鈕自己也感到身份不一樣了。對此，他不能無動於衷，開始擺出應有的派頭，儘管如此，但他還沒有得意忘形。

同一天，保羅被任命為一等書辦，加了薪水。

這個可憐的小夥子淚流滿面地接受了任命。這些眼淚算是對理查德先生的回報。

在詹妮的策劃下，兩家公開地親密來往起來。

一天晚上，在詹妮督促下，塞西麗婭來到了劇院。

卡洛斯的朋友們認出了她，於是，從此關於理查德先生的兒子將與他新股東的女兒喜結良緣的傳聞便在城裏不脛而走，傳播開來。

一些愛打聽小道消息的人把此事解釋為懷特斯頓先生另有其它不可告人的目的。經他們一說，使人感到，曼奴艾爾·肯迪鈕對懷特斯頓公司所做的貢獻遠不止該公司認可的那些，而且老一等書辦精打細算還填補了東家鋪張的虧空。於是此事也就被說成因利益關係所致，人們樂於接受這種解釋。

理查德先生有自己的理由。

一班輪船開往倫敦，接着一班又一班的輪船開往倫敦，這位英國老商人再也未提起讓兒子去倫敦的事。

一天上午，理查德先生正在書房裏興致勃勃地欣賞叫做“金鷹”或“皇家鷹”的標本，這種鷹在倫敦郊區很少見到。這隻鷹是前不久一位住在博克斯希爾^①的朋友在當地捕捉到的，不久便死了。當這位收藏家正如痴如醉地欣賞時，祇聽見開書房門的響聲。理查德先生轉過身，見到女兒嚮屋裏張望。

“請進罷，詹妮，請進。”他用平時總是對女兒十分和藹的語氣說。

詹妮走進了書房。

“你來這裏有事，為什麼起這麼早？”

“我要推薦一個人，特請您準許此事。”

① 英國西南部薩里郡一地方。

“推薦一個人?! 此人是誰?”

“是一個人,”詹妮頑皮地說,“此人想請求您派他去倫敦。許多天以前他就該動身去的。”

理查德先生微笑着,望着女兒。女兒帶譏諷味的話,使他很開心。

“那就快請,請你推薦的人進來罷。”

詹妮打開門,把卡洛斯領進屋裏。

雖然當着父親的面卡洛斯總有點羞怯,但是他預感到已經打贏了這場官司,此時來嚮父親申辯祇不過是走個形式,於是勇氣倍增。

“爸爸,”他說,朝懷特斯頓先生走了幾步:“許多天以前,您親口指責我做一件卑鄙的事情。現在我來請求您準許我採取惟一的補救辦法,以免使您的指責在某種程度上授人以柄。”

“什麼辦法?”理查德先生簡明扼要地問了一句。

“去找曼奴艾爾·肯迪鈕,請求他將我的名字,您正直的一生使其生輝的名字,獻與那位女子。我的不謹慎但絕不是有意的行爲,正在爲她付出代價。我姐姐的義舉使她免受了一次傷害。另外一次,是您使她擺脫了尷尬的困境,先生。那麼,請允許我學習你們如此崇高的品質,同時做良心讓我做的事情。”

“你已經考慮好了,卡洛斯?”理查德先生說,已完全沒有那種嚴厲的口氣了,“對將要做的事,你已經考慮好了?對這仍欠深思熟慮的一步,今後你不會再後悔罷?你不擔心自己將成爲這個女孩不幸福的罪魁禍首嗎?你是否做好了作爲

一家之主將要承擔義務的思想準備？”

“我知道，往事未能給我多少保證。但我對未來充滿信心，未來的歲月將證明自己……”

“信心？”理查德先生笑着說，“它是你惟一的擔保？”

詹妮把手放在父親的肩上，溫柔地說：

“還有我呢？”

理查德先生轉過身。

“你？你爲卡洛斯打保票？”

“是的。”

“你真勇敢！”

“這可不是第一次了。爸爸清楚我們倆誰應該後悔。假如爲我，將爲我的自信擔保，要是您呢，將爲您的多疑擔保。”

“最好不用爲誰擔保，我接受你的擔保。”

他轉嚮兒子：

“去罷，卡洛斯。要記住，這一步邁出去以後，你……應該是另一個男人了。”

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把手伸嚮兒子，兒子吻了一下，出去了。

“我不知道你是否做得對，詹妮。”父親望着剛剛離開房間的兒子說。

“我問過了我的母親，從她遺像的眼睛裏得到答案，所以我纔做了這樣的決定。”

理查德先生充滿慈愛地看了女兒好一會兒，然後，把她摟在胸前說：

“上帝在聽你說！……他一定聽得到的，他應該聽你說。”

“那我們呢，先生，我們就獸在這兒？”詹妮問。

“那你還有什麼吩咐？”

“還用說，卡洛斯第一次登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家門辦這種事，讓他一人去未免太尷尬了罷？”

理查德先生敲了一下鈴。

“馬上把車備好，”他嚮急忙跑來的傭人說。

“現在還有何吩咐？”

“謝謝您了。”

她擁抱父親後，跑着離開房間。

此時，讓我們看看在曼奴艾爾·肯迪鈕家裏正在發生的一幕。

塞西麗婭的父親，正準備出門時，見到安東尼婭神色慌張，急匆匆地走進來。

“出什麼事了，安東尼婭？這是怎麼了？”看了傭人的神色，曼奴艾爾·肯迪鈕吃了一驚。

“外邊有個人要找你，曼奴艾爾·肯迪鈕先生。”

“都這會兒了還有人來嚮我祝賀。在我當一等書辦的時候，從未有人登門……現在……”

他準備出去看看來人是誰。

聽了傭人的話後，塞西麗婭羞紅了臉，我也不知道她以何藉口躲進房間去了。

因為她當時想起，頭一天曾收到詹妮的一張便條，上面僅寫了幾個字：

“我預祝你將渡過一個充滿歡樂的早晨並為你高

興。”簽名——“你的姐姐，詹妮”。

塞西麗婭走後，安東尼婭來到曼奴艾爾·肯迪鈕身邊，神秘地對他說：

“他又來了！”

“他是誰？”

“英國人的兒子。”

“卡洛斯。”

曼奴艾爾·肯迪鈕懷着激動的心情走下臺階，去迎接詹妮的弟弟。

同樣卡洛斯也很激動。他的表情和話語都很莊重，對此，曼奴艾爾·肯迪鈕感到驚奇。

自從那天兩人之間發生了那件事之後，此時，又面對面地獸在一起，毫不奇怪，兩個人誰也不會感到很自然。

卡洛斯先開口，打破了沉默：

“曼奴艾爾·肯迪鈕，我來這兒是爲一個非常嚴肅的、並且對我們雙方來說都是最重大的事情。”

略停頓了一下，他加重語氣說：

“我來這兒是爲了嚮您的女兒求婚的。”

曼奴艾爾·肯迪鈕從椅子上跳了下來。

“嚮誰……？”

“嚮塞西麗婭求婚，”卡洛斯用堅定的語氣重復了一遍。

霎時間，一片烏雲從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心頭掠過。聽了卡洛斯的話，又重新勾起了他剛剛抹去的疑慮。

卡洛斯察覺到了，接着說：

“現在不必嚮您隱瞞，我對您女兒獨有情鐘已經很久了，我沒有辦法忘掉她。我在您的責問下低下了頭，曼奴艾爾·肯迪鈕，不是因為做了某件卑鄙無耻的事情，受到良心的自責，事實上我是擔心因我的不謹慎，有可能敗壞好人的名聲，對維護她的名聲，我不惜一切代價，不怕做出任何犧牲，對此，我很內疚。我來這兒不是爲了嚮您道歉，塞西麗婭不需要。我來請求您給我幸福。”

曼奴艾爾·肯迪鈕不知所措。

“我已經徵得我父親的同意，也得到詹妮的讚許，現在祇差……”

“祇差塞西麗婭？……”

“您可以問問她。”

曼奴艾爾·肯迪鈕似乎不知道怎麼辦纔好，進屋去叫女兒。顯而易見，她沒走遠。

剛一進客廳，一看她臉上的表情就再清楚不過了，無需再問什麼了。

曼奴艾爾·肯迪鈕沒再猶豫或做任何反對的表示，摟過卡洛斯的脖子，擁抱他，吻了他的臉頰，稱卡洛斯是他的好兒子。

“塞西麗婭，”過了一會兒，卡洛斯走近她說，“爲了尊重你的感情，你是否想聽我親口說說我的感情？你還在懷疑它們，對嗎？”

“但是你不懷疑了？”

“不用懷疑了。因爲……我猜到了你的心思。我覺得我猜中了。”

“你還想做什麼？不幸福的人不會這樣猜的，因為他們……事實上不是真心相愛。你不覺得嗎？”

“你也猜到了？”

“我想是的。”

“但是不久前你還那麼多疑呢！”

“不如說是你強迫我多疑的。”

“你沒有懷疑過我？”

“你很清楚，我沒聽你解釋之前便信任了你。”

“我嚮你保證，今後我不會再辜負你對我寬宏大量的信任。”卡洛斯回答，吻了一下她伸過來的手。

此時，安東尼婭對目睹的這一切十分吃驚。她把這一切全都看到眼裏，跑去告訴在另一個房間低聲哼着小曲的東家。

然而，曼奴艾爾·肯迪鈕聽說卡洛斯的舉動後祇是笑了笑！他並沒有像她那麼吃驚。一道亮光閃過，那位謹慎的太太全明白了。

她很有政治悟性，善於模倣議員的做法，當出現內閣改組的蛛絲馬迹時，議員們會小心翼翼地收拾好自己的武器和行裝站到反對派一邊，為的是等到第二天天一亮時，他們已經成為新當權派的人了。

很快，安東尼婭太太便找到了表現其政治嗅覺靈敏的機會。聽到門鈴響，安東尼婭便去開門，是若瑟·福杜那托來了。後者告訴她，他是專門來提醒她，他看見卡洛斯在街上走。

“你瞧，真是個奇迹！他已經在樓上了！”安東尼婭聳聳肩說道。

“就在樓上？”另一位叫了一聲。

“我們有一個大新聞。現在此事可值得說一說了。”

“什麼事？你要說什麼事，安東尼婭太太，你要說什麼事？”

“我猜想已經訂婚了。”

若瑟·福杜那托先生做了一個鬼臉。

“你跟我說什麼？！”

“是的。那麼還能有比訂婚更重要的事嗎？他們很般配，既同齡，又……”

她沒能把話說完。理查德先生的車已經停在門前，這位英國老人敏捷地跳下車，並扶女兒下車。

“聖母啊，瞧他們都來了！”安東尼婭叫了一聲，朝樓梯上跑去，告訴他們有人來了。

若瑟·福杜那托先生儘管心理有些反感，但是出於好奇，想看看究竟，也跟着進來了。

他看到一個罕見的場面！

詹妮熱情地擁抱塞西麗婭。

理查德先生緊緊地擁抱曼奴艾爾·肯迪鈕。接着，卡洛斯把塞西麗婭介紹給理查德先生，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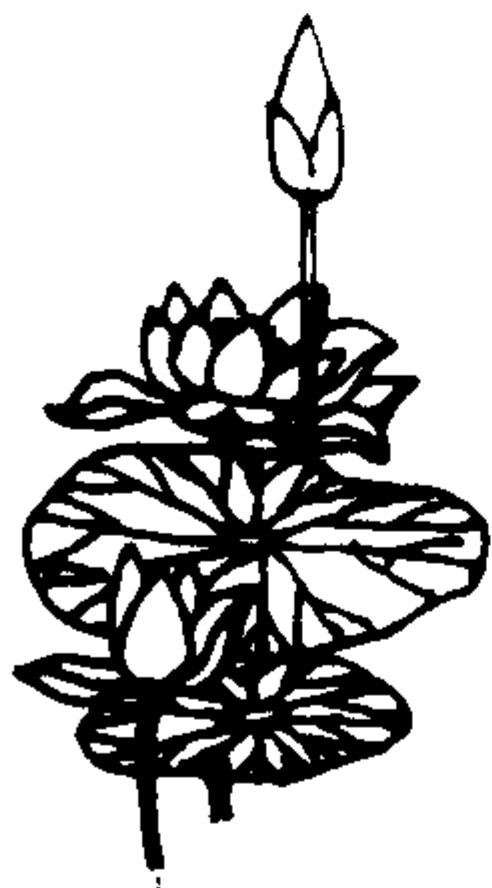
“我又給您帶來一個女兒，先生。”

理查德先生擁抱了她，說道：

“感謝你，卡洛斯。你給我的是真正的財富。”

塞西麗婭激動地吻着這位英國老人的手。曼奴艾爾·肯迪鈕說着前言不搭後語的話，同所有在場的人一一擁抱。安東尼婭嚮大家表示祝賀，要是在從前，她跟誰都不說這句話。

看到這些，若瑟·福杜那托一轉身走了，當做誰的話也沒聽見的樣子。他走下臺階，在門檻上磕磕鞋上的塵土，嘴裏嘟囔了幾句晦澀難懂的話走了，永遠不再回來了。



結 束 語

儘管卡洛斯和塞西麗婭的宗教信仰不同帶來麻煩，但是這些難題都一一得到了解決，兩人終於喜結良緣。現在我不想在這裏羅列他們達成婚約的條件，我覺得讀者對此恐怕不太感興趣。

曼奴艾爾·肯迪鈕在公眾中的聲望沒有下降。相反，他成了波爾圖某個時期被認為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中的一位。在這座新興的城市裏，他的名字出現在諸多社團、委員會的要職行列之中。

他先後擔任了一個銀行的董事，聖·卡薩慈善院的執事和市議會議員。

理查德先生繼續保持着英國人的生活習慣並繼續讀着《斯特恩》。

他的兩位同胞莫利斯和布賴恩斯則仍跟從前一樣：一位喜歡哭喪着臉；另

一位則是笑口常開。

還需要說明塞西麗婭和卡洛斯生活得幸福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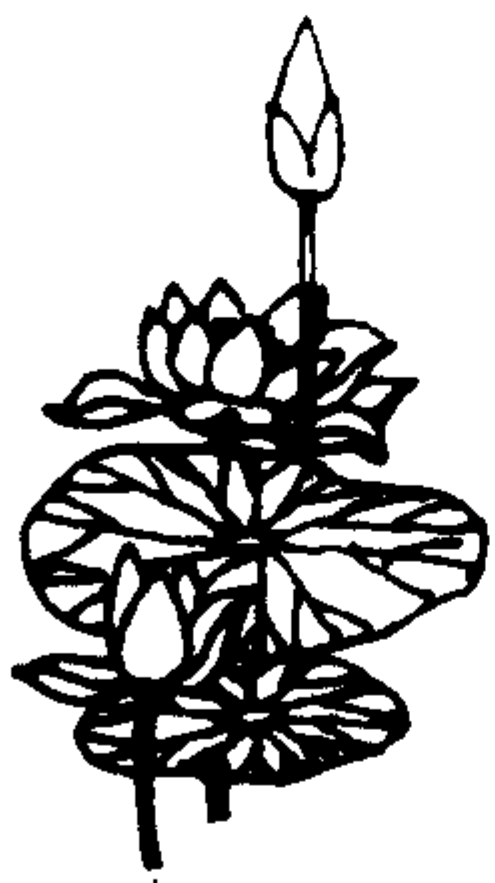
連我都不知道，如果他們後來生活得不幸福的話，我是否有勇氣寫這個故事？

詹妮繼續是家裏的好天使。

理查德先生從未再找她為卡洛斯的事做擔保。卡洛斯也從未給他提供過這樣的機會。

小說到此結束。

葡語作家叢書



這套叢書旨在嚮中國讀者介紹以葡萄牙語創作的主要著作。正如葡萄牙民族本身從 1143 年就從其鄰國獨立出來一樣，葡萄牙文學是歐洲最古老的文學之一。從那時起葡萄牙就有着其特有的語言和文化。

葡萄牙位於歐洲一端，版圖呈長方形，兩面瀕臨大海。確實，這種地理位置對其歷史和文化有着根本的影響。西班牙把葡萄牙與歐洲其他部份隔離，這決定了葡萄牙水手們要尋找新的空間以擴大其邊界。因此，葡萄牙人走過了前人從未航行過的世界，發現了陌生的土地，並為所遇到的不同文化和人們而驚異不已。他們在大海上駕馭自如，在人與自然鬥爭中無比堅強，所以他們嚮危

險挑戰的勇氣和忍受痛苦的能力婦孺皆知。當然，在曲折的歷史上葡萄牙人卻也曾經佔領過土地，統治過他國人民。這也是歷史事實。葡萄牙最傑出的詩人之一費爾南多·佩索亞在一首著名的詩篇中把這些特點描繪得淋漓盡致。這首詩的題目也意味深長——“葡萄牙的海”：

啊！葡萄牙的海，
你那咸澀的水，
飽含了多少葡萄牙人的悲傷苦惱。
為踏平你那萬頃波濤，
多少慈母曾把淚拋，
多少兒女徒然祈禱，
多少姑娘未成秦晉之好，
啊！大海，一切均為徵服你那駭浪驚濤！

葡萄牙被譽為詩人之國，這一傳統從十二世紀開始，至今猶存；但是，在小說方面也歷史悠久，尤其是在航海時代最為突出，至今亦然，其中許多詩人和散文家的作品翻譯成各種文字出版。

儘管葡萄牙文學中的一些重要著作已譯成中文，但澳門文化司署還是決定與花山文藝出版社合作出版這套叢書，其目的不僅僅是讓讀者瞭解這些作品，而且是讓他們瞭解作者及其寫作的時代和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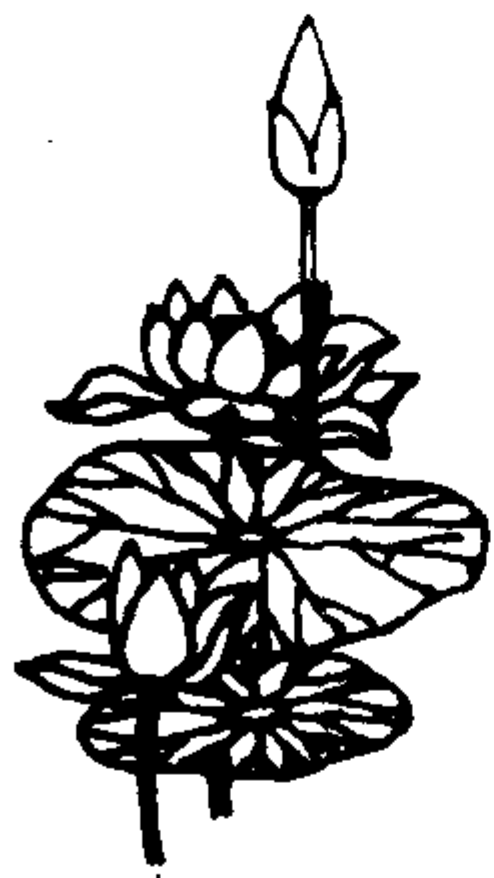
我們希望這套叢書得到中國公眾的喜愛，有助於他們更好地瞭解葡萄牙及其文化和歷史，而澳門是歷史和文化交匯

****葡語作家叢書**

與互相瞭解的得天獨厚的空間。

統籌：林寶娜

評介： 作家及作品



1. 儒里奧·迪尼斯： 生平及其作品

儒里奧·迪尼斯是若阿金·吉列爾梅·戈麥斯·科埃略使用的主要的筆名，1839年11月14日出生於波爾圖，1871年9月12日因結核病逝世於同一城市。結核病是19世紀葡萄牙的“世紀病”，曾使當時的不少作家和知識分子喪生。儒里奧·迪尼斯的母親家是英國人的後裔，因此他很早就接觸到英國文學，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儒里奧·迪尼斯的小說具有明顯的英國風格而不是像19世紀大部分葡萄牙文學作品那樣具有法國

風格的原因。

儒里奧·迪尼斯一開始是在波爾圖科技學院學習，1855年轉入該市外科醫學校學習，也就在這一年，他的兩個兄弟因結核病死去（儒里奧·迪尼斯的母親康斯坦莎·波特1844年死於同樣的疾病）。1856年，迪尼斯開始為劇院寫作，雖然多部作品被搬上舞臺，但影響並不很大。1858年，儒里奧·迪尼斯開始從事小說創作，部分作品為他贏得了聲譽：如第一部中篇小說《陛下的正義》。（後於1870年收入《鄉村夜話》）後來着手小說《英國人之家》的創作。這部小說最初以《一家英國人》的書名在波爾圖的一家報紙上連載，祇是在一年之後的1868年纔以單行本出版。

他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是《兩姐妹的愛情》（1867年出版單行本），之後是《英國人之家》（1868年），《甘蔗園的女繼承人》（1868年），《鄉村夜話》（選集，1870年）。在他去世之後，於1872年和1873年又分別出版了《莫烏里斯卡家的貴族》和一卷本的《詩集》。

他的創作生涯雖然十分短暫，但卻取得了鉅大的成功，尤其是第一次發表的長篇小說《兩姐妹的愛情》的成功大大鼓舞了作者繼續文學創作的熱情。這一成功首先應歸於迪尼斯的小說在當時葡萄牙文學中所具有的異軍突起、獨樹一幟的特點。

其實，儒里奧·迪尼斯代表的是在歐洲其它國家文學創作中已經相當成熟的一種傾向，但這種傾向在當時的葡萄牙文學創作中卻幾乎還沒有先例：這就是所謂的鄉土小說，其主題靈感是把一種新的人 and 社會的行為植根於貼近自然的日

常生活之中，這顯然符合 19 世紀中葉的時代思潮。除了故事發生在波爾圖（無論如何還不能說是“完全都市化的城市”）的《英國人之家》外，迪尼斯的其它所有小說均具有這一特色。在這方面，可以明確指出作為迪尼斯先驅的祇有很受他推崇的兩位作者：阿列山德列·赫爾庫蘭諾和羅德里格·帕卡尼諾。

另一方面，他的現代小說介於歷史小說（以阿列山德列·赫爾庫蘭諾為代表）和情感小說或者說愛情小說（其主要代表是卡米洛·卡斯特羅·布蘭科）之間。從這方面說，迪尼斯的小說既拒絕歷史小說的繪聲繪色和光怪陸離又與卡米洛小說的多情善感和凝重風格保持距離，這不能不使人感到驚奇。因為我們從根本上看到了一個在場面和情節以及對人物的整體處理上的自願的精減活動。作者創造的情節和人物完全符合我們可以稱之為“中庸”的理想。無論是日常生活或是道德倫理價值及原則均從屬於根植於家庭及勞作之上的思想觀念並把這些成分視為創造“社會和諧”的惟一可能的源泉。

我們在此概括勾畫出的這些特色適用於儒里奧·迪尼斯的所有小說。至於它們的結構，我們曾多次指出，則遵循着同樣的原則。另一方面，不難看出迪尼斯的寫作時代是一個經歷着政治、社會、思想和藝術的明顯變化的時代。從文學——美學的觀點看，這一時期在葡萄牙通常被稱之為“過渡時期”。一般說來，這一表述也適用於我們談到的這位作者的作品。這樣，置身於浪漫主義（迪尼斯無意迎合其浮華）和現實主義（尚未意識到它的逐步確立）中間，在當時葡萄牙

文學界，儒里奧·迪尼斯的名字相對來說是寂寞的。寫出真正的好作品的作者並非總能得到當代的承認。

2. 《英國人之家》：簡析

① 家庭

在迪尼斯的小說中，一個多次出現的常數是把家庭作為書中人物自然的、展示內心活動的場所。故事情節通常是講一個男性人物的變化：他自己逐步創造條件，最終營造起一個新的家庭空間。“終成眷屬”不僅是差異的認同，而且還是某種新事物的“創造”和兩個本不相交的原則的融合。這就是儒里奧·迪尼斯所有小說情節的概貌。這一點在《英國人之家》中尤為突出：它的兩位主角一個是生活在波爾圖的英國富商的兒子卡洛斯·懷特斯頓，一個是懷特斯頓先生從前的書辦曼奴艾爾·肯迪鈕的女兒塞西麗婭。

女人的出現是作為營造家庭空間並使其有意義而出現的，這也正是卡洛斯在第15章裏抒發的內心獨白的意義。作為妻子的女人是“自然”（母性的根本問題）和文化（男人空間：商業，辦公室，都市生活，街道，咖啡館）的聯係成分和“內”（關閉的·內心的）和“外”（街道，辦公室，交易場所）之間“和諧相處”的象徵。與所有這些相連的是“母親”這一形像。可是，正如我們多次指出的，在迪尼斯的小說中往往又缺少這樣一位人物。這樣，幼失慈母就成了中心話題。實際上，無論是詹妮或是卡洛斯還是塞西麗婭都是幼

年失去了母親（家庭的柱石），這也是卡洛斯渴求的特點（像迪尼斯作品中其他男性人物一樣）。卡洛斯在塞西麗婭身上尋求他失去的母親的替代，而在詹妮身上他祇找到了母性的一部份（姐妹永遠不能成為母親，而作為妻子的女人則有“母親的功能”）。所以，當得知化妝舞會上的假面女郎是誰時，卡洛斯最初的反應是某種拒絕，這是可以理解的。他明確拒絕社會——世俗（舞會）和家庭（家）的混淆。問題轉而成為“真正原諒”參加舞會的塞西麗婭，因為這一行為對於她被視為“妻子——母親”（回憶、傳統、崇拜和空間的象徵）是必要的。

②自 然

儘管不像在儒里奧·迪尼斯的其它小說中那樣（特別是《甘蔗園的女繼承人》和《莫烏里斯卡家的貴族》），在《英國人之家》中，“自然”同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卡洛斯和曼奴艾爾·肯迪鈕在散步時（分別見第14章和第20章）所抒發的兩段“內心獨白”。在這兩章中，人物實際上是在尋求使自己走出狹窄的都市空間的某種東西（歸根到底又存在於“內部”）。對於卡洛斯來說，他尋找的是一種自己也說不清的東西，而曼奴艾爾·肯迪鈕則試圖找到擺脫固執念頭——對塞西麗婭可能病倒的恐懼——的排遣。在這部小說的上述兩章中，對“自然”的藉助是為了製造一種對自身進行剖析的不同的空間，即進行心理剖析的條件。在上述兩章中，自然從功能價值轉化為故事本身，成了情節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卡洛斯的演變，曼奴艾爾·肯迪鈕的生病）。因此，我們可

以說，如果自然沒有在數量上起到突出的作用的話，那麼它卻在功能價值的轉變上，即作為觀察和描寫的對像以及故事本身的推動方面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③進 步

在對迪尼斯小說的總體看法中，“進步”問題作為一個基本的事實已被指出，這在我們分析的作品中也有所反映。它有兩個不同的卻又互相聯係的概念。在儒里奧·迪尼斯看來，是通過承認“和諧”或者說“協調”來實現的，它預設一個衝突，隨着故事的發展，它本身又承擔起了解決衝突的責任。

儘管是輕描淡寫（這有利於它們的解決），但在這部作品中還是有可能發現兩類衝突：兩代人之間的衝突和階級之間的衝突。前者一開始就以懷特斯頓先生和卡洛斯的關係而顯露出來，在後來描寫的曼奴艾爾·肯迪鈕和卡洛斯的不同的商業管理方式中也有所表現。不過，父（懷特斯頓先生）子（卡洛斯）之間的衝突，實際上表面多於實質。使卡洛斯疏遠父親的原因並非由於生活觀念的不同，而是個別的情況使然，這些個別的情況可能會發展到比實際嚴重的程度（典當手錶就是這種情況）。考慮到它的偶然性和非本質性，那麼也就不存在真正的“衝突”。我們相信這樣的事實是有意義的：迪尼斯所製造的場面像我們已經講過的，是以家庭結構容許的“保存傳統”為基礎的。

在小說中也是以和緩的形式提出的第二種衝突，可以稱之為階級衝突，它的協調將依靠“進步”和“現代意識”來

解決。在《英國人之家》中不難看出這一問題是被間接談到的，特別是在出現卡洛斯和塞西麗婭結婚的可能性時，詹尼預感到懷特斯頓先生下意識的反對，而這些反對和異議則具有社會性。

另一方面，當結婚問題從“家庭角度”得到確認時，問題就是如何從“社會角度”使這一事實成為真實，或者說使這一從社會觀點看是不真實的甚至是不可能接受的事實成為真實的。這樣，迪尼斯的進步觀念再一次通過“終成眷屬”得以體現。“終成眷屬”使進步以新的形式（未來的形式）顯示出來，而這種新形式則源於兩種開始相互衝突的原則的協調。故事的發展就是由分歧到匯合，由衝突到和諧，迪尼斯作品中的任何社會進步，這一過程都被認為是必要的。

④社會題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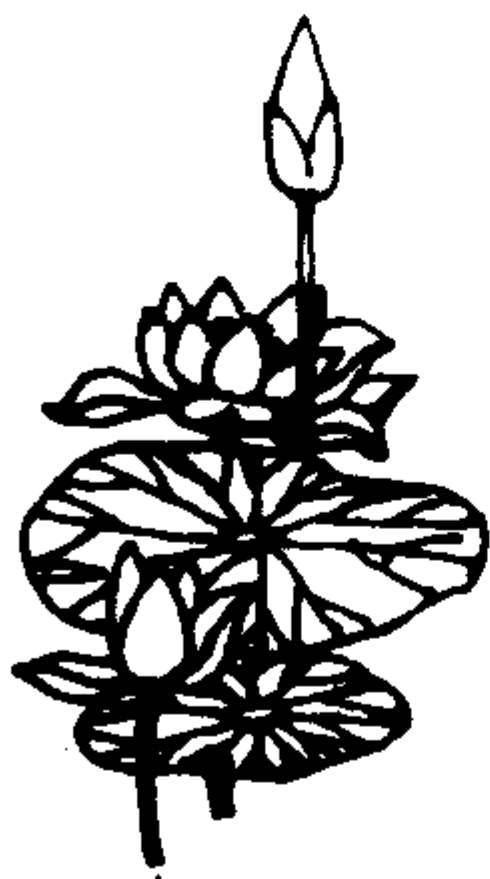
我們就是從這一設定來理解一系列表面上看來是不同的小說成分的，其共同特點是在情節中引進不僅與愛情故事本身無關，而且與家庭氛圍也無關的外部成分。事實上，有許多成分或者僅僅間接與嚴格意義上的情節有關，或者與情節毫無關係，它們的出現多少有點像“信手拈來”。這個問題是重要的，因為一方面這使故事越出愛情情節的範圍，其結果是埋下伏筆，在故事發展的某個時候引出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另一方面，從時間的觀點看，也是通常屬於個人的比較緊湊的時間和比較緩慢的，擴展的時間的交替。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和歷史的成分獲得了突出的意義。

一般而言，可以說迪尼斯的小說，尤其是《英國人之

家》，是符合夾叙夾議小說的慣例的。情節和動作服務於這樣的目的：即對部分決定人物生活的週圍社會環境進行內心的反思。同時，它們也是對小說進行可能的、真實的、有根有據的心理分析的重要根據，如在這部小說中對卡洛斯和曼奴艾爾進行的心理分析。儘管我們說過，儒里奧·迪尼斯的情況在19世紀的葡萄牙小說創作中是不多見的，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他的小說創作經驗，駕馭對話的能力（這得益於他的劇本創作）以及編織故事的正確方式（繁簡之間、懸念與答案之間有節奏的交替）使這位作者成為理解浪漫派小說是如何漸漸地消失以至後來孕育出如艾薩·格羅斯那樣意義重大的文學實踐的不可缺少的一環。

赫萊娜·卡爾瓦良·布埃斯庫

譯者的話



十幾年前，當我第一次讀到葡萄牙文學鉅匠卡米洛·卡斯特羅·布朗庫的代表作《被毀滅的愛情》時，便被作品內容所震撼，亦為作家的魅力所傾倒。當時，我還用葡萄牙文寫了一篇論文，把小說中的愛情悲劇與《紅樓夢》中的賈黛愛情悲劇作比較。

1988年，我在葡萄牙應邀參加了第五屆卡米洛研討會，作了題為《兩個愛情悲劇》的發言。當時，人們正在議論籌辦卡米洛逝世一週年的紀念活動。我以為，對於一個作家最好的紀念，應該是讓更多的讀者了解他，而把他的作品譯成中文，就是嚮中國讀者介紹他的最好辦法，所以我決定翻譯他的一部份小說，作為我的一份小小獻禮。

***葡語作家叢書

在卡米洛衆多的名著中，我選擇了《一個天使的墮落》，主要基於兩個理由：第一，卡米洛的一個主要寫作特點是運用諷刺手法，《一個天使的墮落》堪稱這一風格的代表作，他的犀利和幽默在此書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歷來為文學界和批評界所推崇。第二，在葡萄牙讀者中，小說主人公是個有爭議的人物。小說主要描寫了一個外省貴族卡利斯托當選議員進京後發生的種種變化，包括政治態度、生活習慣和愛情觀念。有人認為卡利斯托是葡萄牙的堂吉訶德，在小說開頭，他閱讀古代作品入迷，企圖用理想化的古代精神改造社會，在國會發表攻擊抒情歌劇的演說，提出關於制止奢侈的措施，並為糾正社會與人類的弊端到處奔走，與堂吉訶德以騎士身份出門行俠、改造社會何其相似也。有人認為在卡利斯托身上有作家本人的影子，難道卡利斯托的伊菲革涅亞不就是卡米洛的安娜嗎？有人認為卡利斯托的形像具有現代性，說葡萄牙在1974年推翻獨裁政府後新成立的國會裏就有類似的成員(?)。有人認為卡利斯托進京後忘了本，從坐懷不亂到與人姘居，從勤儉持家到貪圖享樂，構成了一部道德悲劇。但也有人針鋒相對地提出，卡利斯托的墮落實際上意味着他人格和精神的昇華，他不再土裏土氣，擺脫了陳腐觀念的束縛，敢於追求愛情；也意味着他在政治上的進步，因為在新舊葡萄牙的鬥爭中，他從一個落伍者變成了自由主義分子，趕上了時代潮流……到底應該怎樣看待卡利斯托這個人物呢？還是請讀者在看完書後自己下結論罷！

對於一個譯者來說，語言大師卡米洛筆下的《一個天使的墮落》是一部高難度作品。我自愧能力有限，不能體現原

文之精華，祇求把故事情節完整地介紹給讀者。卡米洛在小說中引用了大量的典故，提到了很多歷史人物和事件，還運用了不少雙關語，為方便讀者起見，在可能的情況下，我都加了譯註。此外，根據書中不同人的身份和情節，卡米洛安排他們說了不少拉丁語、法語等詞句，譯文中都直接譯出，用異體字表示，特此說明。

還要指出的是，我在釋譯過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難，承蒙 Leonor Seabra 女士、Luís Sá Cunha 先生和 Rios 神甫仔細地為我解答原文中的疑難；初稿完成後，黃錦炎教授（獲諾貝爾獎作品《百年孤獨》的中譯者之一）曾熱心閱讀全稿，提出了很多中肯的修改意見；當我進行最後的校審時，著名學者 João Bigotte Chorão 先生從百忙中抽出時間，為我答疑，並為此書寫了評介。在此，我謹嚮這些無私的朋友表示我真誠的謝意。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譯文未能趕在卡米洛逝世一百週年時出版。

最後，我要衷心感謝澳門文化司署，使我能夠有機會把此書獻給廣大的中國讀者，也獻給每年一度的卡米洛研討會。

譯 者

1992 年 12 月於里斯本

PRINCIPAIS OBRAS DO AUTOR

作者的主要作品

Publicadas em vida

生前發表的作品

As Pupilas do Senhor Reitor: crónica da aldeia (1863), 《兩姐妹的愛情》。

Uma Família Inglesa: cenas da vida do Porto (1868), 《英國人之家》。

A Morgadinha dos Canaviais: crónica da aldeia (1868), 《女莊園主》。

Serões da Província. Novelas. (1.º volume, 1870), 《外省夜話》（第一卷）。

Publicadas Posteriormente

身後發表的作品

Os Fidalgos da Casa Mourisca: crónica da aldeia (1871), 《莫里斯卡家的貴族》。

Poesias (1873-1874), 《詩集》。

Serões da Província. Novelas. (2.º volume, 1947), 《外省夜話》（第二卷）。

Traduções em chinês

譯成中文的作品

《兩姐妹的愛情》，(*As Pupilas do Senhor Reitor*)。

陳鳳吾、姚越秀，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英国人之家

作者 = 迪尼斯 D i n i s

页数 = 5 0 4

S S 号 = 1 0 6 7 3 6 4 0

出版日期 = 1 9 9 7 年

封面
书名
版权
评介：作家及作品
译者的话
作者的主要作品
英国人之家

- 1 . 前言之类——向读者介绍一位人物
- 2 . 再介绍两位人物，前言结束
- 3 . 在金鹰酒店
- 4 . 一位家中的天使
- 5 . 理查德先生的一天上午
- 6 . 当卡洛斯醒来时
- 7 . 前夜的回顾
- 8 . 在商业街
- 9 . 在办公室
- 1 0 . 詹妮
- 1 1 . 赛西丽娅
- 1 2 . 又一份证词
- 1 3 . 波尔图生活
- 1 4 . 危机迫在眉睫
- 1 5 . 英国式的生活
- 1 6 . 在剧院
- 1 7 . 卡洛斯的良心账
- 1 8 . 詹妮向卡洛斯算良心账
- 1 9 . 症状加重了
- 2 0 . 曼奴艾尔·肯迪钮想消愁解闷
- 2 1 . 一个决定有多大价值
- 2 2 . 商业知识课
- 2 3 . 心有灵犀一点通
- 2 4 . 安东尼娅太太要找什么样的理由
- 2 5 . 家庭风波
- 2 6 . 詹妮无效的调解
- 2 7 . 更重要的原因
- 2 8 .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 2 9 . 卡洛斯的朋友
- 3 0 . 轻浮之举的代价
- 3 0 . 发生在曼奴艾尔·肯迪钮家的事
- 3 2 . 理查德先生的嘉宾
- 3 3 . 詹妮的生日晚宴
- 3 4 . 曼奴艾尔·肯迪钮发疯了
- 3 5 . 父亲的判决
- 3 6 . 姐姐的辩护
- 3 7 . 如何引导公众舆论

3 8 . 卡洛斯的理由
3 9 . 圆满的结局